中華文史叢書之一一〇

清・嘉慶十五年刊本影印

王有立主編

滇南雜志（一）

曹春林編

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印行

中華文史叢書之一一〇
清・嘉慶十五年刊本影印
王有立主編

滇南雜志

（二）

曹春林編

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印行

滇南襍志

巾箱館仿
袖珍板印

序

滇開於楚附於漢廓於唐棄於宋通於元歸欵於明至
國朝順治十七年而奄有其地故以天下彊域論滇爲最遠荒服磽
朝亦惟滇爲最後且自永明弃緬吳逆負嵎廿載干戈文事未備范開
府尹文端先後制滇綱羅參考著爲通志而滇乘始有成書顧通志作
於乾隆元年迄今七十餘載矣中間郡縣之更置軍旅之修治漢夷之
順逆歷年既遥事多殊異余遊滇南思有所紀搜索之方策無可徵述
廼旁搜稗乘就所及見益以通志所載上自唐虞迄於
昭代凡天時地理人事之大綱殊方外域僰猓之細故件繫其事譌者
正之闕者補之分爲八門合廿四卷名曰雜志雜之云者言瑣細叢殘
無當大雅異日言旋鄉里有問及滇南古今事蹟者出此書示之以代
話言且聊自附於紀古滇說炎徼瑣言之末若纂修增輯固守土之職

非予私家褒纂所得竊其柄者也旹

嘉慶十五年庚午冬十月朔上海曹樹翘春林識於五華山館

例言十則

一志以雜稱示無條理也然門分類聚亦有後先如編年紀事最重朝章故首事略歷代久則傳聞多譌故次考據治亂本端自執政故次傳紀網羅散佚有益見聞故軼事次之輶軒採風文詞攸賴故遺文又次之同軌之盛疆域是徵故終之以殊方次種人於土司者不以齊民先王官也全編次第大略如此至圖史古昔並稱備舉太繁第繪全省輿圖於卷首以歸簡要若金沙爲襟帶要津交緬爲屏藩外域固王會之所當圖籌邊之所先務故亦狀其疆里以備覽觀

一事略一門就大事師旅兵防等考細爲刪訂而成其無關國是者概置弗錄

一滇南僻在荒服自莊蹻通道以來歷年旣遠竊據頻仍文事失修傳聞滋異山川疆域言人人殊兹擇其說之尤雅者列爲考據二卷庶

權古者得所折衷焉

一史有紀傳所以示勸懲也滇自漢至今不乏名臣而跋扈鴟張之輩亦所時有唐以前詳見事略元明二代最有功德於滇者厥惟咸寧黔國本朝吳三桂謀爲不靖流毒生民各錄其傳以昭法戒而建文永明之竄迹投荒亦附載其始末焉

一史家紀表志傳之外別有附錄原以迹涉不經入之雜紀滇本夷方事多怪異爰仿述異搜神之例別爲軼事一門俾知天地之大何奇不有彼齊諧志怪未必盡屬荒唐也

一世傳蘭滄歌僰道謠爲滇南文事之始外此單詞隻句雜見羣書遷客羈人亦多吟詠別爲一類標曰遺文他如風俗種人竹枝鼓子之作非遺文而亦爲收入者各從其類也

一今之滇南在漢爲西南夷在宋爲大理國元明而後始入版圖通志

雜紀內殊方一條所謂妙香國者即今之大理府也而與緬甸交南同列未免不倫茲編分爲三卷庶中外釐然華夷各別

一蜀粵皆有土司而滇之土司與他省異非有披堅執銳之功拓土開疆之績不過據地以獻願當差發當事者錫之號紙聊示羈縻而已且土司弱則爲邊之盜強則爲國之敵麓川烏蒙其明徵也編中詳載其世系沿革庶籌邊者有所考焉

一滇之土著僰猓之外種類極繁爰擇其有可稱者以著於篇他日修職貢之圖而旁及種人或可即是以考其類云

一通志一書考核精詳最爲簡當此外郡邑志闕佚不全幷有如普洱廣南昭通諸郡並無志書者是編祇就所見採輯至私家雜著從前原有多種然通志修自乾隆元年已云祇存其目此時更無論矣茲復廣爲搜訪雖得數種而賅博要推編年滇繫二書爲最編中所採

亦此爲多星漏之愆所不敢辭博雅君子倘其匡所不逮焉

滇南雜志目錄

傳紀下

滇南雜志卷一

事略上　　上海曹樹翹春林編

五帝

黃帝之嫡子昌意降居若水爲諸侯娶蜀山氏之女謂之昌濮氏產顓頊十年而佐少昊二十而即帝位（若水即今金沙江）

唐

鯀娶於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嬉年壯未孳嬉於砥山得薏苡而吞之若爲人所感因而娠孕剖脅而產禹家於西羌地名石紐石紐在蜀西川也（石紐即今麗江府之石鼓）

商

湯四方獻令曰西南產里（即今車里）百濮（即今順寧）以象齒短狗爲獻孔氏曰矩

狗狗之善者志作短狗非

周

周武王伐紂濮人會於孟津濮今順寧周王會白人即白子國貢乘黃似麟無角卜人即濮人貢砂丹砂也黑齒即永昌夷貢白鹿

成王初越裳氏獻白雉重譯而至曰吾受命國之黃耇曰久矣夫天之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盍往朝之及返迷失故道周公錫以指南車期年乃至其國越裳即今老撾

春秋時庸與百濮伐楚又麇人率百濮伐楚

周末頃襄王使將軍循江上略巴黔以西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報會秦擊破楚黔中郡道塞不通因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

秦

秦使常頞略通五尺道頗置吏

漢

武帝元狩元年命王然於柏始昌呂越人間出西南夷至滇指求身毒國是歲有彩雲見於白崖遣使跡之乃置雲南縣

元鼎六年復使王然於以破越及誅南夷兵威風諭滇王入朝

元封元年郎中司馬遷奉使西征巴蜀邛筰昆明還報命

二年以中郎將司馬相如持節開越巂按道侯韓說開益州授經教學復遣將軍郭昌衛廣平西南未服者舉兵臨滇滇王降以爲益州郡賜之王印最寵焉

六年漢既通西南夷欲前往大夏而昆明閉殺使者奪幣物於是天子赦京師亡命遣拔胡將軍郭昌將擊之斬首數十萬後復遣使竟不得通

昭帝始元三年姑繒楪榆反遣水衡都尉呂辟胡一作破胡將兵擊之敗還明年復遣軍正大鴻臚田廣明等並進大破之時句町侯亡波同入滇擊反者捕虜有功封爲句町王

宣帝五鳳三年遣諫議大夫王褒求金馬碧雞之神時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寶可祭祀而致上使褒往祠焉時蠻人叛路莫能通乃就蜀巴郡醮祭移文及還道病卒上惜之　成帝時夜郎王興句町王禹漏臥侯俞相攻殺帝遣大中大夫張匡持節和解之句町不服刻木作漢使射之後陳立爲牂牁太守誅興禹乃降　王莽時越嶲姑繒夷人叛殺略吏民莽遣將軍廉丹發巴蜀卒徒十萬擊之不克

東漢

光武建武八年渠帥棟蠶姑繒楪榆弄棟諸羌叛益州太守繁勝退保

朱提

十九年遣武威將軍劉尚擊諸叛羌破之

二十七年哀牢夷賢栗等率種人詣越嶲太守鄭鴻降求內附封爲君長

明帝永平元年姑繒叛益州刺史發兵討破之斬其渠帥傳首京師

十二年哀牢王柳貌率衆內屬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割益州郡西部六縣爲永昌郡始通博南山度蘭滄水

十七年白狼夷入貢作詩誦漢功德益州刺史朱輔譯進之（白狼今麗江也）

章帝建初元年哀牢王類牢反太守王尋奔楪榆詔募發夷漢討之

元和間神馬出昆池甘露降白烏見

和帝永元六年永昌徼外夷遣使譯獻犀牛大象

九年徼外蠻及撣國王遣重譯貢珍寶器物以金印紫綬小君長皆加

印綬錢帛

安帝永初元年永昌徼外焦僥種夷三千餘口內附獻象牙水牛封牛

元初五年卷夷大牛種封離等叛永昌夷皆應之衆至十餘萬遣中郎將尹就討之敗績詔徵就還令以兵屬益州刺史張喬喬遣從事楊竦至楪榆擊大破之封離降

元寧元年撣國王復來貢獻樂及幻人

靈帝熹平五年殺永昌太守曹鸞

蜀漢

後主建興元年益州耆帥雍闓等反殺建寧太守成昂

三年改益州郡爲建寧郡以李恢爲太守分建寧永昌置雲南郡以呂凱爲太守分建寧牂牁置興古郡以馬忠爲太守丞相諸葛亮南征討雍闓斬之擒孟獲益州永昌牂牁越巂四郡平即其渠帥

用龍佑那爲酋長賜姓張氏改號建寧

晉

惠帝太安元年建寧朱提大姓毛詵等叛南夷校尉李毅討破之

二年毛詵等復叛李建寧太守馬恢爲刺史李毅收恢殺之而夷愈盛毅疾甚不能出嬰城固守而已

光熙元年寧州刺史李毅卒

懷帝永嘉四年以王遜爲南夷校尉寧州刺史滅五苓夷以地勢形未便分永昌爲梁水郡改益州郡爲晉寧郡從之

明帝太寧元年蜀李雄遣李驤寇甯州王遜遣將軍姚岳等擊大破之是年遜卒以其子堅爲甯州刺史

成帝咸和二年寧州秀才龐遺起義兵攻李雄將任回李謙等雄遣將羅恒等救之刺史尹奉遣裨將姚岳太守楊術援遺戰於臺登敗

續術死之

八年李雄陷寍州

宋

文帝元嘉十八年晉寍太守爨松子舉兵反寍州刺史徐循討平之

梁

武帝時建寍越嶲叛都督王紀撫定之武陵王蕭紀也

高帝天監十二年殺寍州刺史李略

太淸三年寍州土酋爨瓚據寍以叛詔授瓚寍州刺史時侯景方亂不能討也

隋

文帝開皇十四年南寍夷爨翫反遣太平公史萬歲討之自蜻蛉川度西洱河入渠濫川破三十餘部爨翫降

十八年南蠻羌復反萬歲以受賂坐除名

唐

高祖武德元年以爨翫子宏達爲昆州刺史

四年昆彌遣使內附

七年命韋仁壽檢校南寧州寄治越巂仁壽將兵循西洱河開地置七州十五縣請徙治南寧州詔可

太宗貞觀元年以爨歸王爲南寧州都督

二十二年命右武衛將軍梁建方討松外諸蠻遣使詣西洱河諭其帥楊威等皆欵降是年西洱河大首領楊棟等皆入朝授官秩冊建寧張樂進求爲首領大將軍進求尋遜位於蒙

高宗永徽元年遣左領軍將軍趙教祖討白水蠻及大勃弄小勃弄大破之虜其酋長楊承顛改雲南縣爲匡州

四年蒙氏細奴邏遣使入朝賜以錦袍

五年西洱河蒙儉和舍等作亂以李義爲姚州道總管討之斬其帥
諾沒弄楊虔柳等諸蠻悉平

顯慶元年西洱河大首領楊棟來附

麟德元年置姚州都督府於昆明之弄棟川

咸亨三年永昌蠻寇邊殺長史李讓辛文協詔以太子右衛梁積壽
爲姚州道行軍總管討平之

調露二年永昌蠻復叛上命李義復總師討之敗績郎將劉惠等戰
死乃廢姚州

武后垂拱四年南蠻郎將王善昆州刺史爨乾福請復置寍州

延載元年永昌蠻酋董期帥部落二十萬戶內附

神功二年蜀川刺史張柬之乞省罷姚州使隸嶲州不納

睿宗景雲元年姚州附吐蕃攝監察御史李知古請發兵擊降之增置州縣羣蠻引吐蕃攻知古殺之姚巂路絕

太極元年姚州蠻寇蜀詔靈武監軍右臺御史唐九徵爲姚巂道討擊使吐蕃以鐵絙梁漾濞二水通西洱蠻築城戍之九徵毀絙夷城建鐵柱於滇城以勒功

元宗開元二年南詔晟羅皮遣張健成入朝迺築拓東龜城　姚巂蠻寇姚州都督李蒙討之敗沒

三年晟羅皮立孔子廟於國中

十七年巂州都督張審素討西南蠻破之克雲南昆明城

十八年南詔皮羅閣滅五詔

二十五年皮羅閣陷太和城又襲大釐城據之

二十六年皮羅閣賂節度使王昱求合六詔爲一許之遣使册爲雲

南王賜名歸義徙治太和

天寶元年南寗州諸蠻叛陷安寗命御史韓洽等督蒙歸義討平之

五載歸義遣其孫鳳伽異入朝授鴻臚卿

八載遣特進何履先率十道兵定南詔境　永昌人楊興爲蒙氏布

燮率所部內附上降璽書褒美旌其門世爲永昌酋長

九載楊國忠以鮮于仲通爲劍南節使雲南太守張虔陀淫虐南詔

閣羅鳳遂陷雲南僭號大蒙國

十二載復遣劍南留後李宓擊蒙氏於西洱河全軍敗沒前後死者

二十萬人閣羅鳳因陷嶲州會同軍據淸溪關以破越析

肅宗至德元載南詔陷越嶲

代宗大歷十四年閣羅鳳死孫異牟尋嗣連吐蕃入寇神策都將李

晟破之

德宗貞元元年異牟尋徙居史城僭封五嶽四瀆以點蒼山爲中嶽烏蒙山爲東嶽蒙樂山爲南嶽高黎共山爲西嶽玉龍山爲北嶽以黑惠江金沙江潞江瀾滄江爲四瀆

四年異牟尋徙居羊咀咩城請內附

五年南詔遣烏蠻鬼王夢衝苴聘於劍南節度使韋臯求入朝臯遣其屬崔佐時報之盟於點蒼山

九年南詔遣使上表詔册封雲南王以韋臯爲雲南安撫使異牟尋遣使楊嘉明詣臯獻夷中歌臯遣幕府崔佐時由石門趣雲南復通石門南道

十年臯以南詔兵伐吐蕃大破之取鐵橋十六城俘其五王來獻捷異牟尋遣弟獻地圖土貢請復號南詔詔以袁滋爲册使賜以金印

十一年南詔尹輔酋等隨袁滋入朝九月復獻馬六十匹

十六年南詔進奉聖樂舞上御麟德殿觀之

憲宗元和十一年南詔勸利晟寇安南

穆宗長慶四年始賜勸利晟印是歲勸利晟死弟豐佑嗣朝廷遣京兆少尹韋審規持節臨册豐佑遣洪成酋等入謝

文宗太和三年南詔入寇陷邛戎巂遣東川節度使郭釗以鄂岳襄鄧忠武軍伐之又寇成都入其郛遣右領軍董賢伐之豐佑上表請誅西川節度使杜元穎詔貶元穎爲循州司馬

四年豐佑遣使請罪

五年西川節度使李德裕索南詔所掠百姓四千人

六年南詔掠驃國民三千徙之柘東

八年南詔遣使貢方物

武宗會昌六年南詔寇安南經略使裴元裕死之

宣宗大中十二年南詔寇安南陷都護府發朱弩佉苴助守猶歲朝貢

十三年豐佑死子酋龍嗣朝廷以名近廟諱不行册禮酋龍遂僭號

攺國號曰大禮陷播州

懿宗咸通元年南詔遣淸平官董成等詣成都節度使李福囚之劉潼

釋之有詔成等至京師見別殿遣還

二年南詔寇安南陷邕州是年九月以左司郞中孟穆爲南詔弔祭

使不果行

四年南詔掠嶲州四川節度使蕭鄴大破之又寇邕州官軍敗沒

七年嶺南節度使高駢大破南詔復取交阯

八年南詔遣楊酋慶來謝釋董成之囚且歸成都俘三千人節度使

李師望殺其使

十年南詔入寇陷嘉黎雅二州
十一年攻成都節度副使王建立戰死
十四年陷黔中是年以牛叢爲劍南西川節度使南詔謾書求入朝
假道叢囚其使四十人釋二人還
僖宗乾符元年南詔寇西川陷黎州入邛徠關
二年寇雅州西川節使高駢擊之
四年酋龍死子法嗣請和親
六年嶺南節度使辛讜遣使徐雲虔如南詔
廣明元年遣宗正少卿李龜年使南詔與和親
中和三年以宗室女爲安化公主妻南詔遣趙隆眉楊奇鯤段義宗
朝行在高駢上言三人南詔心腹宜止而鴆之上從其言隆眉等
死蠻遂衰不復振

昭宗天復二年南詔清平官鄭買嗣盡殺蒙氏而滅之僭號大長和國

後梁

太祖乾化四年南詔寇蜀王建發兵大破之

後唐

莊宗同光元年南詔以朱鬃白馬求婚南漢南漢以增城公主妻之魏

王繼岌齎書招諭南詔

明宗天成元年東川節度使楊干貞殺南詔鄭隆亶立侍中趙善政

三年趙善政僭號大天興國干貞尋廢之自立僭號大義寧國

後晉

高祖天福二年段思平自立僭號大理國居羊苴咩城

三年南詔段思良廢其主思英而自立

宋

太祖乾德三年王全斌進滇地圖請上取之太祖鑒唐之禍以玉斧畫
圖自大渡河以外曰此外非吾有也不許
至道元年南詔酋長龍漢璘貢方物
太宗淳化五年李順亂蜀招安使雷有終遣辛怡顯使南詔
英宗治平二年蔣波繡雲龍賜等州蠻來貢波州今劍川雲龍卽今雲龍州也
神宗熙寧九年南詔廉義遣使入貢後爲其臣楊義貞所弒
元豐三年段氏臣高智昇討義貞誅之立廉義之子壽輝晉闡侯高
昇泰廢之立思廉庶孫正明
五年高昇泰廢其主正明而自立
哲宗紹聖元年昇泰僭號大中國昇泰死子明以父命求正明弟正淳
立之號後禮國
徽宗崇寧二年正淳遣高泰運入朝求經籍得六十九家以歸按乾道中南詔

使者見廣南人言其國有五經廣註春秋後語三史家註諸書

政和五年廣州觀察使黃璘奏大理求欵附

七年南詔遣進奉使天驅爽彥賁李紫琮副使坦綽李伯祥來朝貢馬三百八十匹及麝香牛黃細氊碧玕山諸物詔封其主和譽爲大理國王 按宋史作段和譽南詔通紀作段正嚴

高宗紹興三年廣西奏大理求入貢卻之

六年廣西經略安撫司奏大理貢象馬詔護送行在所優禮答之

孝宗淳熙二年知靜江府張栻令邕管提舉司精選峒丁以制大理

八年大理封其相高護子隆政爲姚府等三部演習 演習華言牧守也

理宗淳祐元年黎守閤師古言大理請道黎雅入貢安撫使孟珙卻之使道邕

四年蒙古攻鹽關大理將高禾逆戰敗死

十二年元太弟擊大理由臨洮踰吐蕃抵麗江所至望風欵附

寶祐元年元太弟入大理相國高泰祥死之擒其主段興智仍命安
輯大理

二年元兵克昆明遂定雲南諸郡以蠻部三十六路四十八甸皆設
土官命大理金齒都元帥府統之

元

世祖中統元年段興智入朝道卒以子信苴日爲總管守大理（南詔通紀作智興族弟信苴實）

至元二年諸爨部叛信苴日討平之

四年以皇子忽哥赤爲雲南王鎮中慶路（今雲南府）雲南都元帥寶合
丁毒殺忽哥赤王府文學張道遣人告變詔逮至皆伏誅

十四年遣信苴日伐永昌之西騰越蒲蠻阿昌金齒未降部族

十九年遣大卜相答吾兒率師從金齒征緬

二十五年以雲南王也先鐵木兒鎮大理

二十六年始立迤西各路宣慰等司

二十七年以皇孫甘蔴剌爲梁王鎮雲南

二十九年改封甘蔴剌爲晉王

三十年以皇曾孫松山爲梁王

成宗大德五年調雲南軍征八百媳婦雲南土官宋隆濟叛　八月遣

薛超兀等兵伐金齒諸蠻

六年宋隆濟攻貴州遣也速觧兒會劉國傑討平之

武宗至大元年以諸王老的襲封梁王　梁王伐大理破總管段光兵

殺其將高蓬

泰定帝元年封帖木不花爲梁王

文宗至順元年雲南諸王禿堅叛陷威楚臨安僭號雲南王詔道雲南

行樞密院以徹里帖木兒知院事率師討之

二年雲南平

順帝至正二十三年明玉珍紅巾賊攻雲南總管段功擊大破之梁王

以女阿襤妻功爲奏授雲南平章無何忌而鴆之阿襤投從官場

淵海皆從死子段寶嗣（此順帝至正二十三年癸卯年事也今志作成宗癸卯差一甲子矣正之）

二十七年梁王攻大理不克奏陞段寶爲雲南左丞

明

太祖洪武初段寶遣段眞奉表歸款

五年遣翰林待制王褘往諭雲南被留不屈死之

八年遣中書省知政事吳雲諭梁王不下死之

十四年七月命穎川侯傅友德爲征南將軍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

英爲副總兵征雲南平之梁王投水死

十五年三月克大理俘段寶二孫遂下鶴慶金齒諸路是年六月元普顏篤復叛據佛光寨也先不華陷鄧川十月金齒土官高大惠拜也先虎都搆麗川夷入寇屠永昌高大理土官高生等叛圍雲南都督郭英討平之

十六年征南將軍傅友德都督郭英擊元普顏篤大破之篤自焚死大惠逃爲白人所殺

十七年移中土大姓以實雲南是年廣南特磨道作亂總兵沐英討平之

十八年土民官復叛指揮李觀討平之

十九年命傅友德耿炳文再征雲南諸蠻平之

二十一年緬蠻叛總兵沐英往討大敗之生獲象四十七而還五月

命穎國公傅友德率兵再至雲南討曲靖普安孟定龍海曲靡馬乃等處未靖諸蠻

二十二年廣西府阿赤部酋者滿奚情構越州土酋阿資以叛西平侯沐英討之誅者滿奚情獨阿資不獲

二十八年西平侯沐春降越州斬阿資梟其首誅其同惡者一百四十一人

二十九年盜遠州刀拜爛麓川蠻刀千緬俱叛逐宣慰思倫法遣西平侯沐春討之

三十一年四月麓川平

成祖永樂元年車里宣撫司土酋刀暹答侵地虜官西平侯沐晟請討之上勑晟以理告諭暹答悔懼還所虜及地遣使入謝

三年遣沐晟征八百大甸平之

四年遣官招諭雲南西南夷大古喇小古喇等部落皆願內附置宣慰司二長官司五　緬甸攻孟養遣行人張洪持諭之宣慰使那羅塔遣使謝罪詔宥之

十年封汝南王於大理（後以遠改封今點蒼山無爲寺有王碑記）

仁宗洪熙元年戶部尚書夏原吉上言時政請罷雲南採辦金寶數事許之

英宗正統三年麓川酋思任法（法夷言王也志作發悞）反征南將軍黔國公沐晟討之不克都督方政戰死（晟駐師怒江思任法陽請降晟信之不進兵方政屢請戰不許政遂與麾下夜往襲其柵既而蠻兵大集政求援不答一軍俱歿事聞上遣使問罪晟曰我主將也失律在我遂不食至楚雄卒上憐之薄其罪仍賜謚遣行人祭政贈威遠伯謚忠毅立祠永昌）

五年七月廣南維摩師宗沙人儂人作亂都督沐昂討平之

六年五月遣都御史王驥定西伯蔣貴太監曹吉祥等統東南兵十五萬征麓川思任法逃獲其妻妾象馬寶玉算時維摩州蠻韋郎

羅作亂移師平之還朝驥封靖遠伯貴進侯爵其他陞官職者四十餘員

八年秋蔣貴王驥等以征麓川爲名再入雲南

九年七月緬人獲思任法函其首獻於軍

十三年靖遠伯王驥帥師復征麓川河西學教諭詹英上章劾其濫行爵賞老師廢財乃班師

景泰二年緬人執麓川思機法獻俘

憲宗成化十六年遣都御史程宗撫猛密故木邦部落也其地有寶井成化初木邦宣慰罕㐅淫虐猛密酋曩罕弄遂叛投緬甸既而鎭守太監錢能王舉索寶石不得疏於朝請征之罕弄懼重賂大學士萬安遣宗撫處宗承安意盡以所略宗邦地畀之孟養諸番不平洶洶欲亂適宏治改元安宗斥罷副使林俊始割其地還木邦

孝宗宏治三年你甸鐵索箐賊作亂官兵討平之　思任法子思祿攻
　猛密取蠻莫等十七寨遂據孟養

世宗嘉靖五年孟養思倫法攻緬甸破阿瓦城虜其宣慰莽紀歲殺掠
無算遂與木邦瓜分其地蓋以報執思任法之仇也詔遣永昌知
　府嚴時泰往諭之不聽

六年尋甸安銓及武定酋鳳朝文叛圍雲南命兵部尚書伍文定討
　平之

十年巡撫歐陽重以衛軍冒餉欲而核之軍士大譟詔罷重官

十九年雲南衛舍人杷天持等謀作亂伏誅

二十六年永昌枯柯夷作亂兵備副使韓撫定之

二十九年沅江土舍那鑑弒其主憲而自立都御史石簡討之不克

三十年那鑑殺左布政使徐樾時鑑詐降樾受命往撫之入賊境伏

誘殺害官兵從者殲焉詔贈其官逾年官軍大集鑾乃自殺 是

年緬酋莽瑞體據古喇宣慰司殺其酋長遂入孟養八百老撾 瑞體莽紀歲幼子避思倫法難奔洞吾與古喇相近古喇酋兄弟相攻瑞體和解之遂 都督其衆稱莽遂路二酋皆死盡有其地緬自此始強

三十七年木邦宣慰罕拔與隴川宣撫多士寧相讐殺遣指揮路九萬撫之

三十九年東川土酋阿堂與霑益土官安九鼎相攻殺巡撫都御史謝居敬集師討之爲巡按御史王大任所劾詔逮居敬赴京下獄論戍

四十年詔取點蒼屏石五十於大理巡撫都御史蔣宗魯奏罷之

四十二年易門賊季向陽等作亂自稱混天大王掠安寧三泊等州縣南安泥灘諸賊響應巡撫都御史呂光洵討平之

四十三年武定酋鳳繼祖叛殺掠無算

穆宗隆慶元年巡撫雲南尚書呂光洵討武定酋悉平之奏設流官改治立守禦建學作城

六年隴川宣撫司目把岳鳳弒其主多士寧投緬

神宗萬曆元年冬十一月命巡撫侍郎鄒應龍同黔國公沐昌祚西征鐵索箐赤石崖擒夷酋羅勤快等七十二村悉平

二年二月復東征猓㹤等夷八月征蒿甸等夷皆平之立營戍守

四年緬大舉攻迤西副使羅汝芳遣兵援之大破其衆瑞體遁去

七年緬破迤西據之

十年岳鳳以緬兵破干崖執士婦罕氏是時莽瑞體死瑞體生時值大雪惟瑞體屋上獨無夜所居室爛爛有光及長沈鷙狡譎善用兵信賞必罰故以亡命拓地萬里滇爲之敝死子應裏嗣尤險詐有謀略瑞體拓疆多其力云

十一年緬酋莽應裏糾隴川賊岳鳳寇順寧破施甸猛淋蓋達諸寨略殺無算詔以劉綎爲游擊將軍杜子隴爲叅將會諸夷兵大破

之斬岳鵬應襄遁去

十三年羅雄州土舍者繼榮弒其父者濬而自立巡撫都御史劉世曾討誅之初者濬悅營長之婦殺其夫而奪之逾年生繼榮稍長即欲殺父濬幽之十餘年既老無子欲以爲嗣釋之出即據州逐父當事往諭乃佯迎父歸竟弒之招集亡命出劫師宗維摩等州世曾乃遣游擊將軍劉綎及守備張先聲等合兵討之繼榮敗欲走交阯先聲追斬之奏改羅雄爲羅平

十五年應襄復攻迤西陷密堵送速二城兵備按察使李材遣游擊劉天俸擊破之復二城既而巡按御史蘇酇爲材上首級不實詔逮材及故永昌知府陳嚴之同知宋儒騰越州知州陳克侯等下獄材謫戍嚴之等皆削籍 密堵送速二城雖迤西屬而近永昌遠甚酋長思威來告急同知宋儒難之兵備李材方喜立功遣天俸等督土兵往援天俸亦僣行令把總杜某李朝以少兵往而多以中國旗幟授迤西兵緬兒謂漢兵大至驚潰思威追擊大破之斬首千餘天俸遂以爲功

報捷材以上聞及驗級則夷兵不知取級往返二千餘里半已烏有村等遂得罪既而迤西遣人貢方物入謝而御史疏業已發乃刪削其表文進故獄竟具

十七年征緬歸兵作亂討平之初劉鄧二帥入滇多募亡賴子弟及西事粗定議令散去人給三金衆以爲不足官復逼之發遂大譟行刼而東至楊林漆文昌往諭賊不聽幽之空室漆從地道出遂合霑州土官祿華階等兵殲之

十八年緬入孟養

二十年入緬蠻莫鄧子龍擊却之

二十一年緬入蠻莫破等練與猛卯多俺分道入寇巡撫都御史陳用賓擊走之　是年巡撫都御史陳用賓城八關於騰衝曰萬仞曰神護曰巨石曰銅壁曰鐵壁曰虎踞曰天馬曰漢龍每四關設一守備戍之自是緬人不敢深入皆廣南知府漆文昌之功

二十二年擒多俺及其子皆斬之用賓復檄暹羅同攻緬緬被於犇

命自此邊患少息　西韃虜寇維西麗江知府木旺擊破之

二十三年大侯州土酋猛廷瑞叛討平之改置雲州詔逮參政李先著下獄猛廷瑞之叛也與其妻父奉學興兵攻當兒思賢所過州縣殺掠無算巡撫都御史陳用賓疏請征勦遣參將吳顯忠直抵順寧破賊衆圍之廷瑞困急乞降而先著聞有旨令廷瑞擒奉學自贖遂令撤兵廷瑞得遁入觀音山勢復振顯忠乃再集兵討之誅奉學虜廷瑞檻送軍門用賓請先著受賄縱賊以狀逮聞下詔獄死

二十六年車里老撾耿馬孟養等各入貢　採雲南諸礦

二十七年緬攻孟養官軍往援破走之

二十九年蠻莫酋思正作亂焚掠干崖隴川

三十年緬攻蠻莫思正奔騰越伏誅

三十一年緬酋雍罕遣使欵貢

三十三年五宣慰司又爲緬所陷

三十四年正月指揮賀世祿梁高門等率衆攻殺太監楊榮殺之焚其屍時榮縱放爪牙四索金寶夷漢洶洶又日鞭責諸弁故乘衆怒戮之及其黨百餘人皆死事聞詔誅首亂者餘勿問

三十五年隴川宣撫司安民叛歸緬殺鎭撫林承恩十一月武定土酋鳳克叛陷郡城脅推官白明通索府印遂圍雲南巡撫陳用賓以印予之乃解雲南承平日久武備單弱上下束手無策而賊勢張甚用賓取和審司薛夢雷持不可既而賊日盛勢已不支索印竟予之及用賓得罪夢雷亦解任以其議不堅也

三十六年正月鳳克陷祿豐殺知縣蘇夢暘又陷元謀羅次嵩明等諸州縣殺掠無算用賓尋發兵討平之俘克等檻送京師旣而言者交章論用賓棄印總兵沐叡等失機罪詔逮治及都司張

名世武定知府陳典推官白明通祿勸知州黃榜俱下獄論死（用實在滇十六年其防西事最悉至於建關壘營屯田徼邏羅以分綑勢俾騰永之間帖席者二十餘年功亦懋矣而變起肘腋倉皇失措遂至身名俱殞悲夫大蓄嘗綜論滇事若游居敬無功而無罪者也李材李先著罪少而功多者也用實功罪相當者也而皆身嬰纍絏或以喪軀任事之難不其然乎）

三十七年多安民伏誅隴川平是年雲龍州土官段嘉龍縱妻虐夷爲族舍段進忠所殺

四十一年蕁甸賊攻宜良知縣龔著擊却之時諸賊皆[illegible]黔國莊丁節年流劫州縣官莫能捕而宜良庠生梅友竹者亡賴爲縣所蹤跡遂構賊至著以死守城募鄉民擊賊破之賊散去捕友竹於通海戮之

四十七年水西賊掠霑益守備方策禦之敗績時烏撒土官安效良娶水西女不相得水西攻之效良逃至霑益賊亦追至扣城索效良方策易之出戰兵寡爲所破僅以身免賊遂大掠而去

四十八年雲龍州平段進朝既弒其主時議務羈縻之而進思愈肆猖獗逼脅州官殺掠無忌於是巡撫中丞召諸道兵欲勦之進思窘急從間道趨永平至龍尾關分守道與大理守謀誘入關而檎之檻送軍門散其餘黨數百人釐理其地定賦稅焉　秦昌既即位巡撫沈儆炌請減貢金以蘇民困遂奉上諭云今既稱北方用派遼餉措處維艱特允所請准將每年貢金蠲免二千金仍進三千兩戸部知道　貢金之數原二千萬曆十八年特旨加三千時在京任諸紳往白司徒郎關中楊君應宿唯唯詣且入言於大司農蕭隊楊公曰雲南增貢金事某職掌也當力爭楊公即令具疏上請有旨免一千兩再有續陳仍如數增大司農謂彼此相傳姑無言竟以言者未已仍增爲五千節經撫按請免不報至是僉撫臣言　八月題裁大理府白崖督捕通判一員金齒打牛坪雲龍甸巡檢三員設守備一員於蔽甸統兵三百爲四小營防守禦寇

熹宗天啓元年九月四川永寧土酋奢崇明奢寅貴州土舍安邦彥相

繼迭叛兩省各移白便宜發兵赴救十月巡撫沉儆炌調合省土兵於曲靖以按察副使黃似華監紀並援黔蜀十二月遣都司李天常指揮黃懋勳張紳武等統霑州嚕峨漢土兵四千援黔師次安莊衛遇木巖官軍陷沒天常死之懋勳紳武俱被害嚕峨土官祿崇功子培被執

二年正月遣都司楊明廷統兵三千援蜀師次畢節會烏撒土酋安效良以助逆先伏兵阻截我兵敗績明廷並中軍程坤死之指揮蔣藩屏百戶盧應藩奉差指揮朱家相張聯斗縋城出走弼及俱爲賊所殺忝將尹啓易統兵四千次烏撒聞效良叛退保交水二月霑益土婦設科惡目補鮓奈科李賢期曲等叛焚刦霑倘炎松交白六站堡　設科李賢等陷平夷殺管操指揮曹三捷及軍民數百衆失衛所五印掌衛指揮唐九官千百戶等被擄奔逃　武

定夷目張世臣糾小東川夷賊千餘攻陷他頗補知二營殺管營
武舉官陳竭忠　巡撫沈儆炌便宜起原任叅將李思忠督兵赴
武定防守三月添設武尋游擊一員倘甸守備一員其霑平蕎甸
守備俱改遊擊　東川土酋祿千鍾及祿阿伽張世臣帥兵數千
與設科等合攻松明知州王育德率軍民固守官兵先至者犒賞
安揷便宜留之　巡撫沈儆炌便宜起原任叅將袁善督守備金
爲貴土官沙源至米馬爲貴衝鋒首擊賊衆斬級千餘賊退　袁
善又計擒倘甸夷目阿托捜獲爲美縣印一有元至正年號賊攻
嵩明袁善督沙源等兵至狗街大戰斬東川七州土官一人其餘
首功一百五十餘級賊屢經挫衂回巢遣夷目出倘甸乞降許之
設科等率兵入陸凉州境焚劫各鄉知州郭俊義統兵出禦兵
敗死之　武定賊張世臣阿歹阿堯張拱漢等脅撒裏等夷民叛

攻府城知府胡其愷師兵民守陴叅將李思忠領霑州祿傳祿洪等漢土兵與戰大敗之斬首四十餘師進撤甸撤厮邑撤里環州等砦追剿各賊幷各叛夷前後擒斬二百餘級各賊就擒惟張世臣遁匿張世臣最號凶悍與東川烏撤有婚姻之好阿歹等亂克之餘奇也是役實爲尋甸犄角且以我爲不能兩應耳一戰勝後迎刃而解世臣遂鼠竄　四月遣叅將尹啓易守備李加倍周嘉暎自交水督兵進霑益安効頁親統水西烏撤兵拒戰我兵陷沒奪去貢象三加倍嘉暎俱死之　七月補鮓安應龍等攻陷亦佐焚燬縣治民居知縣封存章逃赴廣西府　八月補鮓攻越州焚刼關廂村屯巡撫沈儆炌發曲靖兵往援　九月補鮓阿九安應龍等賊攻龍平州所署印通判梅守聘千戶傅畀重等率兵守城賊焚關廂攻城六日不克引去　十月安効頁兵入霑益軍民降附奔逃同城烏撤衛後所千戶劉受祿等棄城投交水　交岡犯安南長官司龍古哨

土官舍沙源等與新安所官軍堵截斬叟兵戰象叟人遁歸　十
二月阿九安應龍等圍羅平兩月不解州縣縋城以血書告急巡
撫閔洪學遣同知李聲揚統土官龍在田等兵往援遣恭將施翰
統土官沙源等兵策應
三年正月補鮓阿九安應龍等攻破阿邦等砦復攻師宗城聲揚等
力禦勝之賊退札偏頭山二月官兵攻阿邦此得等砦斬賊四百
八十餘級　賊首補鮓阿九安應龍等復攻州城官兵斬賊七十
餘級賊敗退應襲白韶如土舍吾必奎追之各斬賊首有差是月
奉旨暫停本省貢金候事平仍進　三月巡撫閔洪學遣副使黃
似華於羅平監軍遣游擊李思忠於師宗策應　檄施翰等兵勦
勦補鮓偏頭山等賊斬獲二百餘擒晉邑叛首施恩遠　四月計
擒羅平賊首阿九父子等於法于寨殺之是月巡撫閔洪學檄恭

將施翰乘勝追勦補鮓安應龍等至亦佐擒酋婦隆氏拔歸順坎者蘆塘三營至普安擒應麟及安應龍妻屬斬馘三百餘級師還勒石除羅平苛政七十二欵（羅平各夷之亂也由有司橫征無藝歲額之外溢千三百餘金而諸色橫索尤甚民不堪命亂所從來矣勒石除苛政七十二欵夷漢相慶不問可知）巡撫閔洪學遣叅將袁善率兵恢復平夷衛城幷白水站收招流散屯種如故五月建交水城移平夷右所官軍守之　改安盜提舉司爲琅井提舉司駐琅井安盜鹽課附州征解　水西普安賊兵萬餘攻平夷守將袁善用銃擊賊斬級無數賊焚屍野祭而去善又督兵躡之由芊腸亦佐越州賊復遁　七月建平夷衛城及白水站土垣　八月巡撫閔洪學發兵兩路援黔左布政使謝存仁督兵由黃草壩新城馬乃安南所進沿路剿撫斬級五十餘叅將袁善督裨將王聘選張雲鵬等統兵由亦資孔普安進襲土官營斬八十八級擒賊首段二　九月

袁善兵抵安南圍解守將許成名楊文炳郊迎犒師出帑銀千三百兩賑城中軍民　十月水西歸濟比恰并普安賊萬餘截滇兵於江西坡土官守備沙如玉單騎冲鋒賊敗官兵乘勝掩殺斬賊一百三十餘級奪器械無數　閏十月收復新興普安并平夷樂民亦資孔等站　十一月攻破八納山斬普安賊首尹玉保及餘賊七十餘級霑益叛首設科李賢就擒設科安邦彥之婿安效良與之通李賢爲之用破霑益平夷炎方等州衞驛站戕我職官殺官軍百姓無算至是兵備右參議王鉄參將尹啓易計擒之檄經歷魏天命之亦佐縣守招流散被擄人民七百有奇撫定夷砦一千六十有奇取其親子爲質補三年逋負築城守之

四年二月遣副總兵袁善督兵鵰剿霑益哈馬谷斬賊三十級三月水西賊入普安界副總兵袁善督兵堵截於簸箕羅朋七家等砦斬首級四十有一　四月鵰剿霑益革泥法墮以那冲等砦擒斬

俘獲共二百餘　七月檄武學官李璲率兵襲叛首張世臣於他頗賊黨勢孤斬世臣執其妻及子武尋賊平　八月新化州新平縣賊首魯魁魯克等潛伏山箐巡撫閔洪學檄分首臨元副使胡其慥遊擊劉崇禮分兵搜捕俘斬二百顆有奇餘黨悉降就地安插立十二哨戍之而還　十一月巡撫閔洪學遣裨將吾必奎等統兵恢復炎方驛招集其民　十二月朔黔國公沐昌祚卒是月烏撒土酋安効良縛亦佐縣賊首安應龍幷貴州烏撒衛經歷司各印信來獻勞其使而歸之還至曲靖府城外被殺

五年二月巡撫閔洪學遣副總兵袁善統兵復霑益州城修復松炎霑倘四驛站堡　三月安効良忿來獻功人見殺又因我兵進復霑益遂糾水藺二酋擁衆入犯我兵止六千人賊數甚夥分兵一圍霑益一攻炎方副總兵袁善督宣撫沙源力戰勝之賊不能窺

霑益守備吾必奎堅守炎方以老其師袁善等乘勝間出炎方內外夾擊又勝之於炎方前後五戰計斬級三百四十有奇他死烏銃者無算賊遁去　四月發兵霑益勦捕賊黨龍更斬賊級八十有奇俘賊屬牛羊有差　五月安効良復糾水西兵入寇巡撫閔洪學率布政使謝存仁副總兵袁善合尹啓易督守備郝太極宣撫沙源率兵堵截是月戊午賊前鋒游騎至馬龍與吾兵適相遇賊騎見戰象而驚我兵襲擊賊自蹂躪授首已未戰於磨拃山至甲子首尾五日斬賊級共二千有奇賊從間道走尋甸官兵追及戰於鳳梧山下殺傷相當賊遂由山頂分兩路遁走我兵又躡其後又伏兵截其歸路斬數十級賊假道東川因東川斫樹塞路不與通遂取別路而歸是役賊負山連營聲言十餘萬我兵僅萬人又阿　戈賁齋金投賊爲之鄉導賊縱橫曲馬之間及敗

走尋甸度龍勝江或從船或從七星橋又途窮於鳳梧路塞於東川而指示徑竇導之出疆皆戈資之爲也比調集景東兵象如干廣南銃手如干及赤石崖毒弩手俱入會城黔兵已入滇境而賊一夕遁去矣賊退遣人齎金帛諭東川賺戈資獻軍門數其罪逆斬之傳首諸夷六月從巡按之奏請以沐元爲征南將軍黔國公鎮守雲南

懷宗崇禎三年黔國公沐天波巡撫王伉巡按甘學濶屯兵曲靖勦安効良設科餘黨雞世昌平之

四年王伉統滇黔蜀土司吾必奎等屯兵臨安以討阿迷土酋普名聲初名聲爲馬者哨哨頭水鳥之亂與沙源吾必奎等俱奉調率兵破賊有功既而隨御史傅宗龍援黔及宗龍以內艱歸名聲亦回授迷阿土知州日益驕蹇後巡按御史趙洪範至臨安名聲率

兵逕之戈甲旗幟列數里洪範恐之貽書巡撫王伉請其養癰伉亦習聞名聲不法時霑州土官祿洮與名聲互訐入傳伉欲勳名聲懼乃詐爲土官家人訴名聲於伉以覘虛實伉果有即討之言名聲遂反伉奏請檄調黔蜀兵會討以右布政使周士昌監軍擊名聲敗之進圍阿迷名聲使人以重賄誘吾必奎復使其下僞約降王伉遣名聲故交莊承差往諭名聲留之佯使人告急且密語左右曰官兵四至皆不虞但從某箐入甚爲可憂莊得名聲語歸告伉伉不知爲計遂遣將朱永吉往攻某箐伏發必奎賣陣先走全師皆陷士昌殁於陣永吉亦力戰死名聲犯臨安參將溫如珍卻之事聞逮王伉及巡按趙洪範時名聲雖戰勝仍巧詞乞撫當道懲前事不復置討總督朱燮元至自黔以兵威撫定焉

五年普名聲死初名聲叛其兵頭何天衢不從反正自効名聲移兵

攻之中礮死其妻萬氏擁衆據阿迷州與沙源諸子定海定洲通
招定海爲贅壻已復殺定海而贅定洲
六年巡按姜思睿議撫萬氏所遣輒被殺廣西知府張繼孟單騎入
賊營諭以利害萬氏遂降

滇南雜志卷二

上海曹樹翹春林編

事略下

本朝

大清世祖章皇帝順治二年九月元謀土酋吾必奎反初必奎之先爲元謀土知縣久絕不嗣至必奎以戰功得官仍居故地自阿迷賁陣後桀驁益甚會黔國公沐天波遣叅將李大贇屯會川以防流寇大勢數侵擾諸夷必奎不能堪至是遂聚衆反陷武定祿勸楚雄諸郡縣天波調各土司從大贇進剿十月大贇與土司祿永命龍在田擊破必奎擒斬之元謀平　十二月安南土酋沙定洲反初定洲旣贅萬氏兼有安南阿迷之衆復併吞夷地南至交岡及吾必奎反天波調定洲赴剿逗遛不進必奎已伏誅定洲始至留

屯省城外不肯歸聞天波家饒富足定洲心動陰結其左右爲內應以是月朔入城辭行率衆襲天波時變起倉卒天波由小竇出西城太夫人陳氏夫人焦氏俱自焚死天波遂奔楚雄定洲盡得沐氏所有據省城劫巡撫吳兆元爲題請代天波鎭滇又至祿豐執家居僉事王錫袞置貢院脅之與兆元傳檄各州縣旋聞天波在楚雄自率衆追之是時楚雄新爲吾必奎所破金滄道副使楊畏知奉調監軍至楚雄人留之畏知遂駐楚聞定洲西出與天波計守禦之具未集曰公在楚賊之全力聚攻城必破公不如西走永昌使楚得爲備賊即西追恐楚襲其後留攻楚又恐公從西來首尾牽制上策也天波從之定洲至楚雄門閉不得入爲畏知所紿遂去遣其黨王朔李日芳等分攻大理蒙化陷之屠殺以萬計又圍武定推官陶光印固守攻四十餘日乃去

三年定洲復攻楚雄時賊恐畏知截其歸路又聞迤東祿永命龍在田等各自守因不敢至永昌撤兵還竭力攻楚雄楚雄守具已集屢攻不能下畏知覘賊懈輒出奇兵奮擊前後所殺甚衆圍數月賊稍稍引去東攻石屏石屏守堅復回攻寍州破之

四年正月沙定洲復攻楚雄時定洲既陷迤東諸郡縣又引兵而西分爲七十二營每七營各爲一大營統之環楚城鑿濠三重爲久困計畏知竭力固守經八十餘日糧盡援絕幾不能支會流寇張獻忠死餘黨孫可望李定國劉文選艾能奇率殘兵由遵義入貴州龍在田使人告變且勸其至滇可望詐稱黔國焦夫人弟率兵來復仇三月可望等入滇賊撤兵往援曲靖乃解圍去　孫可望等破曲靖及交水俱屠之執巡按羅國瓛聲言欲揭定洲巢穴分兵出蛇花口定洲時自楚雄還省城聞之大懼遂殺故詹事王錫

衰於貢院焚南城樓遁走臨安可望知定洲走即由陸凉宜良趨省據雲南　五月孫可望分遣諸將徇迤東諸郡劉文秀屠武定李定國屠臨安還至晉寧鄉兵拒之復屠晉寧昆陽呈貢歸化

八月孫可望自率兵逼迤西楊畏知禦於祿豐之獅子口兵敗被執可望聞其名不殺誘降之畏知曰果爾從吾三事一不用獻忠僞號二不殺百姓三不擄婦女可望皆許之即折箭對誓迤西得免屠戮畏知之力也時沐天波在永昌可望至大理以書招之天波遣子報命可望厚待天波子陰使劉文秀隨之疾馳至永昌會天波於北城樓遂携之同楊畏知等俱至省

五年八月李定國擒沙定洲及萬氏初定洲走臨安屯兵偏革龍與萬氏分險自守其下湯嘉賓陳長壽等各據一山立營相去數十里爲犄角之勢私通交阯借其援以固結蠻心一日偶集於嘉賓

嘗定國偵得之率兵遽至圍以木城困守三月絕其水源諸蠻懼出降者相續遂械定洲萬氏等數百人回省磔於市

六年六月姚安舉人席上珍起兵討可望被執不屈死之

九年二月大師取廣西明宗室由根奔廣南可望安置於安龍所初可望旣擒沙定洲自以無名爵難於號召滇黔聞由榔稱僞號廣西遣使請封乃僞封秦王尋以僞將軍賀九儀譖執畏知殺之至是由榔奔廣南可望安置於安龍吳貞毓等從由榔謀通定國以圖可望値定國在廣西不能旦夕相援可望知之遣人殺貞毓等十餘人

十四年可望自貴州舉兵入滇先是李定國由廣西還可望聞之遣其將白文選至安龍適定國至遂與合謀送由榔入滇文選回可望欲殺之旣而釋之至是舉兵復以文選爲總統九月李定國劉

文秀逆於曲靖之三岔口文選夜率其本部降定國可望大驚欲回兵諸將力爭乃止可望遂密遣馬寶武大定張勝由尋甸間道襲省城潛通其心腹王尙禮爲內應自領重兵與定國相持可望將馬進忠以其事密報定國定國與文選疾擊之可望大敗走時馬寶武大定亦密受由榔劄給張勝不由間道反出楊林至則舉火省城及曲靖皆知之悉嚴兵以待勝至省城絕內應又聞可望敗遂焚掠而逃爲定國所擒馬寶等同入滇　十月可望還貴州旋赴沙經略閣部洪承疇軍前歸誠詔封義王

十五年命安遠靖寇大將軍信郡王鐸尼由貴州征南將軍固山趙布泰由廣西平西王吳三桂定西侯墨勒根下都統李國翰由四川三路取滇李定國白文選等連營於安龍所七星關雞公背扼險拒守大師自水西潛度七星關繞其後定國等潰敗同由根走

迤西十二月大師三路會於曲靖迤東各郡皆歸

十六年正月朔大師抵雲南二月兵進迤西追殺王國勳於普安又敗白文選於龍尾關由根至騰越州李定國復集兵於磨盤山樹栅扼險死拒大師趙布泰吳三桂力戰破之李定國走孟艮由根走緬甸白文選走猛緬　三月僞將狄三品等投誠擒僞慶陽王馮雙禮來獻奉旨優叙三品等赦雙禮赴京安置　六月命洪承疇至滇南議進緬機宜招撫流民僞將王會等率屬歸降景東蒙化麗江姚安北勝鶴慶定遠楚雄鎭沅幷四川烏撒東川烏蒙鎭雄等土司後先歸附　九月元江土酋那嵩僞總兵許名臣暗通李定國叛鐸尼吳三桂討平之幷獲沐天波之子忠顯　十月僞將李如碧馬寶楊國等悉降

十七年正月命吳三桂爲總管移鎭雲南

十八年正月李定國攻緬甸緬甸請救吳三桂發永昌騰越等處防邊兵遙應之　四月昆明妖人張錡尹士鑣梅阿四等謀叛伏誅五月定西將軍愛星阿公至滇大師凱旋　十一月愛星阿吳三桂領滿漢兵入緬師至木邦兵追白文選於茶山降之幷降其黨萬人

聖祖仁皇帝康熙元年正月緬酋殺明宗室及沐天波等數百人大師次緬遂獻由根　八月李定國死於景綫其僞將馬思良胡順都王道亨以定國子嗣興及劉文秀子震來降衆悉平愛星阿等班師

三年吳三桂請勦水西土酋安坤安如鼎等兵次水西坤等負固久不下三桂計擒如鼎坤走烏蒙烏撒追擒之斬於市明年水西等處悉平

四年三月迤東土酋霑州祿昌賢新興王耀祖嶍峨祿益王揚祖王弄王朔蒙自李日森李世藩李世屏八寨李成林糾合納樓普率教化張長壽枯木龍元慶倘甸葉向陽葉正昌石屏龍韜龍飛揚路南秦祖根陸涼資供彌勒昂復祖維摩沈應麟沈兆麟王承祖王義王先任王先倫等謀叛衆至數萬攻臨安陷蒙自嶍峨霑州易門阿迷彌勒通海石屏宜良等州縣各郡震動總督卞三元巡撫袁懋功提督張國柱發兵討之吳三桂自水西遣王輔臣援彌勒趙得勝援石屏賊遁四月吳三桂自烏蒙回師次第剿嶍峨新興邸北等處克之擒王耀祖祿昌賢王朔張長壽李成林李世藩李日森沈應麟龍元慶俱得功悉誅之詔撫其餘黨李世屏普率勢窮來降悉寬其死迤東悉平　九月蒙古侵據麗江府屬中甸地西番二寶法王哈馬臨清格丁等挈家來奔

十二年十一月吳三桂反初三桂收畜亡命久謀不軌適命撤移家口逆黨胡國柱吳應期吳國貴夏國相郭壯圖衛璞方光琛方學範等密畫於內馬寶力贊於外張國柱高超隆王屏藩等應之殺巡撫朱國治按察使李興元不屈械繫於獄雲南知府高顯辰同知劉崑皆被杖安置復潛通貴州提督李本深爲援應雲貴總督甘文焜知勢不可爲謀趨守鎭遠扼賊咽喉以徵調援兵力圖恢復比至鎭遠而副將姜義先已從賊文焜父子及筆帖式何善雅圖皆死之三桂遂使吳國貴爲前鋒徑寇辰沅至荆江使王屏藩由蜀寇漢中夏國相寇江西又糾廣西孫延齡馬雄廣東尚之信福建耿精忠同反數省騷動上命滿漢大兵討之賊不敢渡江旣而四川兩廣次第克復三桂屯兵湖南搜括糧餉滇民困憊引領以望大師

十六年吳三桂求援於蒙古割麗江江內喇普地賂之

十三年三桂死於衡州

十八年海朝龍起兵鶴慶田進學起兵永昌討吳賊不克朝龍敗由

土番走京師進學死

十九年大師取貴州先是郭壯圖等因吳三桂死擁其孫世璠進屯

貴州以拒大師及定遠平寇大將軍貝子章泰統征南將軍穆占

鑲藍旗叅贊都統喇賽正白旗前先鋒統領薩克查巴圖魯正藍

旗都統釋迦保正黃旗先鋒統領陝納海鑲白旗副都統蟒紀錄

正黃旗副都統陶代鑲紅旗副都統花色正藍旗副都統公圖正

白旗副都統室思孝正藍旗副都統官保鑲黃旗內閣學士兼禮

部侍郎薩海署副都統盧崇峻綏遠將軍湖廣總督蔡毓榮江西

總督董衛國建義將軍林興珠貴州提督趙賴山西提督閣卜世

等滿漢官兵由湖廣克辰龍關攝木嶺取鎮遠清平破僞將軍韓
天福於平越一月世璠遁回雲南
二十年正月大師克盤江吳世璠遣僞將軍線緎屯兵江西坡扼險
以待章泰大敗之賊分兵據黃草壩征南大將軍賴塔統正藍旗
叅贊都統貝勒正紅旗叅贊都統希福鑲白旗叅贊都統馬齊鑲
紅旗副都統洪實鎔鑲白旗副都統祖椿兩廣總督金光祖福州
將軍馬九玉等滿漢兵由泗城州奪石門坎稜安龍所繞出賊後
大破之二月賴塔至曲靖全城歸附線緎始遁章泰遂會師於曲
靖十九日師抵雲南吳世璠遣郭壯圖悉精銳迎戰大師夾攻大
破於馬呼山下賊嬰城拒守大師圍之時滿漢兵數十萬方以糧
糗爲慮巡撫伊闢布政使王繼文開誠遍諭安集流移動餉召買
萬姓踴躍晝夜輓運未幾伊闢卒於軍以王繼文爲巡撫田啓光

爲布政使又命學士佛倫侍郎金鋐等馳至軍中總理糧儲四月賊將馬寶自遵義由尋甸犇楚雄都統希福雲南提督桑格迎戰於呂合敗之時胡國柱王緒王公良李匡等復合潰衆於迤西夏國相高起隆廖進忠王永清等潛聚於廣部大師分路搜討胡國柱王緒李匡自殺擒高起隆等俘馬寶夏國相於京餘悉磔於市迤西廣南平八月宣威將軍紀哈里同副都統希福覺羅西布勇略將軍雲貴總督趙良棟由建昌渡金沙江鎭安將軍都統噶爾漢護軍統領佟雅副都統得爾德翁艾署副都統張長庚由永寧會師於雲南十月初八日大師移營逼城賴塔進兵銀錠山蔡毓榮奪重關及太平橋穆占趙良棟王繼文奪玉皇閣遂至東西寺章泰策應賊悉力拒守王繼文遣人自鶴慶北勝運紅衣礮至銀錠山晝夜攻擊賊大懼章泰等復書告示射入城中諭以順逆賊

皆有離心二十二日賊黨余從龍吳成鰲出降趙良棟王繼文領兵攻得勝橋蔡毓榮攻大東門林興珠攻草海賴塔攻銀錠山並分兵防近華浦四面逼城復遣余從龍入城招撫二十八日城中賊亂綫緎等擁兵入郭壯圖家殺壯圖心腹郭得勝壯圖及其子宗汾舉火自刎世璠亦自殺綫緎吳國柱吳世基何進忠黃明等開門出降城下之日兵不血刃隨磔方光琛方學範於市斬世璠壯圖首級並戮吳三桂屍俱函送京師 三十日章泰迦穆占馬齊入城大兵分守各門籍吳世璠家產以 聞

二十一年以綏遠將軍蔡毓榮總督雲貴命勇略將軍趙良棟回京定遠平寇大將軍貝子章泰征南大將軍賴塔領滿兵暨楚粵山陝各路漢兵陸續凱旋 命馬齊為鎮安將軍同護軍統領佟雅副都統得爾德希福留鎮雲南

二十三年十月鎮安將軍馬齊領滿兵回京

二十七年七月援剿左協兵丁任二等作亂楚省兵變副將廖貴一陞見起行任二等遂挾黨㖸叛欲肆刼掠弁合楚兵右營游擊宣起鳳力戰不支總督范承勳遣游擊陳勳麥艮璽及曲靖中軍游擊張國勳等相機剿撫賊欲出不意攻霑益州承勳預檄千總孫廷標與宣起鳳內外夾攻賊黨潰散檎任二等誅之餘悉令歸伍亂乃定

二十九年十一月新平縣土巡檢李尚義誘集土夷數千大肆焚掠總督范承勳檄臨元鎮總兵王洪仁援剿游擊劉師周合兵討之

三十年李尚義被檎自殺餘黨悉平

四十五年九月奸民李天極等謀亂伏誅

四十六年四月調官兵協剿貴州三江獞苗

五十七年八月武定府撒甸土酋常應運等挾讐相攻總督蔣陳錫遣官兵討擒之請設兵防
五十八年二月命都統五哥副都統吳納哈噶錫等領江寧杭州滿兵二千名駐雲南先是準噶爾賊策妄阿拉布坦遣策凌敦多布襲取西藏殺拉藏罕湯古忒及蒙古人民驚惶奉旨三路進兵至是五哥等赴滇駐劄以候會師進討
五十九年五哥吳納哈領滿兵二千名鶴慶鎮總兵趙坤永北鎮總兵馬會伯領綠旗兵一千五百名及麗江土司兵五百名進藏六月五哥等至查木道會四川兵同將軍噶爾弼前進招撫結敦七月攻取喇里擒藍占巴丹巴拈撫工布竹貢八月克取墨竹工卡等處策凌敦多布敗走遂復西藏大兵凱旋留趙坤統綠旗兵三百名駐防

六十年六月復命五哥吳納哈領滿兵五百名進藏駐防副都統噶錫領餘兵回江浙

六十一年六月總兵趙坤領綠旗兵自藏回雲南

世宗憲皇帝雍正元年九月副都統吳納哈領滿兵自藏回雲南旋回江寗　十月魯魁土賊方景明等聚衆數百人攻殺猓目施和尙總督高其倬遣游擊李化龍領兵捕之景明等逃入土憂方四陳哈巴寨內復遣人招諭之景明及方四等出降　十二月苦苦腦兒羅卜藏丹津犯西寗邊界命雲南提督郝玉麟領兵二千名駐劄查木道

二年方景明黨普有才藏匿威遠土州尋逃入困堅箐官軍追殺獲其妻子有才遁走陳哈巴又糾合猓夷劫掠茶山一帶參將張應宗等率兵進剿八月陳哈巴爲官軍追擊自刎死幷斬其子阿堆

野賊悉平　苦苦腦兒平提督郝玉麟領兵由查木道回雲南

五年正月總督鄂爾泰發兵捕烏蒙土府祿萬鐘鎮雄土府隴慶侯等時東川新歸滇轄而烏鎮二土府與東鄰接壤向隸四川時行刼掠藏匿奸宄爲滇黔蜀邊地之患鄂爾泰至東川檄招萬鐘慶侯出鞫二酋竟不赴質各携印逃至四川官兵追襲其後萬鍾慶侯俱就擒以二土府改隸雲南　鎮沅夷賊刀如珍率衆作亂時鎮沅初改土設流署府事威遠同知劉洪度初至如珍等率賊衆數百人刼掠抱母井乘夜至府城焚燬官廨刼課縱囚洪度被害總督鄂爾泰檄副將張應宗領兵討之二月威遠猓黑老胖等結連鎮沅叛夷聚衆肆掠焚燬鹽倉總督鄂爾泰檄叅將邱名揚等領兵追剿前後擒斬三百餘人招撫千餘戶時新平江外土賊阿達烏圖白得等亦糾賊數千乘機仇殺楊土舍諸村寨直逼縣城

聞大兵至乃遁三月生擒刀如珍等老𤘻阿達鳥圖白得相繼就撫　四月茶山莽芝夷賊𠵈布朋等叛茶山爲車里宣慰司所轄其舍目刀正彥素懷不軌欲奪土司世職至是陰煽諸夷爲亂總督鄂爾泰檄叅將邱名揚等領兵進剿　六月西藏噶隆阿拉布巴等殺康濟鼐其康濟鼐下頭目坡羅鼐帶兵報仇戰鬭相持命雲南及川陝二省大員帶兵往藏安頓料理開化鎭總兵南天祥領官兵駐防脊木道　邱名揚遣守備李定海捕莽芝賊擊走之復遣人招撫賊黨多乞降𠵈布朋遁匿慢了慢五諸𤞑泥寨官軍捕之𤞑泥助逆九月李定海兵至倚邦攸樂及江內各山𤞑泥聚數千人刼奪糧運進圍官軍定海連戰兩晝夜退至慢岡賊衆復自四山箐內衝截官軍把總王朝選被害十二月邱名揚至蠻坡賊衆拒戰奮擊敗之賊遁走總兵孫宏本親赴倚邦督剿諸寨皆

平脈知係刀正彥主使將誅之正彥逃至九龍江外乃遣游擊雷應萬赴橄欖壩擒捕　總督鄂爾泰發兵討法戛土酋祿天祐等初天祐代其兄天祥爲法戛土目擅殺東川兵擢罪詐死以天祥妻沙氏管理其地天祐遂蒸沙氏爲妻私造軍器謀爲不軌至是復遣其子刼掠附近居民鄂爾泰檄叅將魏翥國楊國華領兵分道進勦天祐及沙氏屯集三岔口花椒園率賊衆拒敵殺傷兵練官兵奮勇來攻乃敗

六年正月楊國華攻克石城各隘魏翥國亦攻破花椒園祿天祐等奔潰入九龍箐官軍進攻復遁入多顆落　莽芝賊麻布朋就擒

二月祿天祐遁入老鷴老雪山箐爲官軍所獲沙氏跳崖死

三月刼名楊遣將弁追刀正彥至猛腊擒之時提督郝玉麟在茶山橄欖壩李阿先等復叛統兵討平之　烏蒙米貼土婦陸氏叛

初四川磨坡長官司祿永忠早死妻陸氏贅其夫兄永孝襲土職未就尋以其地改隸雲南管轄永孝緣事執赴省獄有司并拘陸氏抗拒不出至是副將郭壽域領兵三百往捕之陸氏見官軍至藏匿箐中潛與頭目立之戶呑野雞囵跨等謀刼營遣賊黨往四川呑都土千戶德昌砦糾兵助逆於是月十二日攻殺壽域陸氏遁入呑都井底蛮總督鄂爾泰檄叅將哈元生領滇黔兵討之并檄總兵張耀祖會兵進剿立之戶呑等於各要隘口設滾木擂石據險拒守四月哈元生領兵直抵呑都攻破蛇腰馬蛮及門坎山五險壟諸處殺賊數千人墮崖溺水者無算五月官軍追陸氏至羊泥箐獲之并斬立之呑戶等野雞囵跨德昌尋亦就擒時四川雷波土司楊名義赴營諭之不至其所屬部落復截刼糧運殺傷官兵事聞命四川提督黃廷桂統兵討之并勅雲南總兵張耀

祖領滇黔兵分路堵截鄂爾泰調兵三千助之復令哈元生於江外防守　七月廣西西隆州八達寨獞苗顏光色作亂總督鄂爾泰檄副將楊洪領兵赴粵助剿八月顏光色爲其下所殺持首出降八達賊寨皆平楊洪等兵回雲南　九月四川兵擒楊名義恭將哈元生等撤兵回時四川阿驢土司阿賓年幼不能約束夷人然頗效恭順哈元生之赴江外也留之行營候調阿賓母見其子久不歸疑有變又聞元生以事鞭撻其頭目乃與阿賓妻父拖科覺過等謀襲官軍是月二十二日元生還至阿驢賊衆突出圍之數重千把總死者四人兵亦多被傷殺元生力戰潰圍出總督鄂爾泰調諸營兵會川兵往救賊衆負險拒敵官軍奮勇攻破諸巢穴拖科覺過等俱就擒梟斬

七年正月西藏平總兵南天祥領兵回雲南

八年八月烏蒙夷賊祿萬福叛先是土府祿萬福以事當按以其季父祿鼎坤覬得代襲其職率子萬福萬貫首先來歸凡所調遣無不用命及事平改土設流授鼎坤守備赴都引見鼎坤失望臨行與其子及頭目數十人密約在烏伺間倡亂會東蒙鎮總兵劉啓元撫馭不善萬福等遂於是月二十五日集賊衆數千圍府城復引四川凉山蠻數萬踵至遊擊劉崑馬秉倫等力戰死起元潰圍出亦被殺於荔枝河符印皆失其他文武官弁及家口死者甚衆大關魯甸一帶悉爲賊盤踞總督鄂爾泰調滇黔漢土官兵分道進剿檄安籠鎮總兵哈元生總統威寧一路中軍副將魏翥國總統東川一路幷趣雲南提督張耀祖赴江山居中指畫九月烏賊分掠永善縣　都土舍木谷四哥乘釁殺阿興土千戶安永長鎮雄州逆目施額法滿亦聞風蠢動起於奎鄉參將韓勳連擊破之

又有副刀等以逆書要約故土府隴聯嵩妾二祿氏爲亂二祿氏不從飛馳各寨諭以順逆賊黨解散副刀旋亦就擒鎭雄始得無事是月十一日東川土酋祿艮珍祿承爵通於烏賊焚掠村寨進逼郡城魏翥國屢出兵擊之賊勢轉盛道路阻梗郵遞不通翥國遣人間行赴省請兵鄂爾泰飛檄楚姚鎭總兵官祿往援提督張耀祖分兵策應二十一日哈元生領兵至得勝坡衆二萬餘迎敵奮擊敗之明日復戰元生臨陣親射死夷目二人官兵乘之餘賊大潰時官祿聞東川賊衆恇怯不前鄂爾泰連檄趣之始於二十八日進東川旋下令閉塞四門堅守不出會大軍雲集搜捕各寨夷賊逃竄東川路乃得通十月初八日哈元生同副將徐成貞自得勝坡進兵至以那遇賊二萬餘元生與成貞夾擊斬賊數千人遂出稻田壩過松林直抵烏蒙恢復府治隨遣將於牛欄江邊監

造木筏以待東川兵至會剿十一月游擊王先領兵渡江至魯甸適遇哈元生遊巡兵爲夷賊數千人圍困內外夾擊大破之時所檄四川兵已抵豆沙關而韓勳既連破鎮雄夷賊復進屯伐烏關爲川兵應援偵知大關賊尚衆分三路奪其砦栅諸賊弃潰遂復大關川兵亦前一日攻克小關因會滇兵搜箐殺獲無算大關既復韓勳遣將進取永善哈元生亦檄貴州副將劉朝貴搜剿凉山一帶約至永善會合時四川遊擊王谷宰領兵自并底過江轉而前斬賊二千餘級亦抵縣城十二月哈元生攻破鼠蛩獲東蒙鎮印信鄂爾泰令徐成貞署理隨捕擒賊首祿萬福叅將南天章亦先後擒獲祿良珍祿承爵等東蒙悉平時祿鼎坤已授河南歸德營叅將押解赴滇究訊得實與萬福良珍等俱伏誅軍功陞賞有差決首祿下獄

九年九月命發雲南兵一千名駐防查木道先是查木道原駐雲南兵一千後議泰寧駐兵三千已足遙應西藏遂撤回至是以馬臘奏稱查木道通藏之要路且與滇省相近仍遣雲南兵一千駐劄

高宗純皇帝乾隆五年開金沙江已可行舟忽爲雷雨所沮兩岸巨石崩壅江心董事者被逮賠咎

十六年五月初六日劍川州地震壞城墻四十餘丈官署民房三百餘間壓斃老幼一百餘口西湖水鑽入東湖州牧張泓詳請撫恤人心始安　是年冬斃茂隆廠委吳尚賢于獄時尚賢貢象甫歸自京師

十七年敏家破阿瓦城走緬酋莽噠喇

十八年緬甸木梳頭目甕藉牙起兵敗敏家莽噠喇旋爲得楞子所殺甕藉牙擊走得楞覆波龍廠逐桂家以力脅諸土司遂篡緬甸

莽氏絶

十九年莽噠喇之子色元瑞凍挈妻子族屬男婦八十餘口至猛卯謀內附文武官以聞總督愛必達巡撫郭一裕檄猛卯土司衎玥驅之出境後亦爲甕藉所害

二十五年甕藉牙死其子孟絡立仍與各部搆兵如故

二十七年桂家宮裏鴈爲孟絡所追依孟連其妻囊占與孟連刀派春搆禍永昌守楊重穀誘宮裏鴈送省殺之於南門月城內囊占遁去

二十八年木邦降于緬助之擾邊遂犯猛籠殺土目次年春始退

三十年孟絡死弟孟駁立楊兵九龍江上出入無忌時提督達某閱邊在思茅飛咨總督劉藻遽率師往游擊何瓊詔奉檄巡查與賊遇爲所衝致迷歸路劉倉卒間以陣亡入奏既瓊詔由他道還劉

復自行檢舉照臨陣脫逃例斬瑣詔旋奉旨豁免止予革職而瑣詔已决多日矣劉恐子三十一年三月初三日自殺　是年夏楊應琚以次撥來任總督應琚故重臣且素習封疆旣赴普洱嚴守禦謹斥堠甫三月賊盡遁奏授夷目叭先捧召罔爲土司防九龍江而巡撫常鈞旋有莽匪辦竣即辦緬匪之請蓋不知其爲一匪也于是應琚移駐永昌年已耄而所用匪人致有新街之敗賊勢大張三十二年四月十八日木邦失守楊應琚及提督李時升皆被逮時升服上刑應琚賜自盡命承恩公明瑞以將軍兼總督統滿洲兵三千調川湖滇貴兵二萬餘大舉剿賊九月冒雨出關十一月整隊入木邦城留珠魯訥守之給兵五千明瑞自率萬二千人由錫箔進連戰勝賊破其十六栅逐北至象孔糧絕迷道而老官屯額爾登額譚五格所約會剿之師失期不至遂由猛籠引還

爲賊所邀三十三年二月初十日明瑞戰死領隊大臣札拉豐阿觀音保俱歿於陣賊仍進奪木邦珠魯訥殉楊重英被擄重英應琚次子官江蘇臬使先有順寧人萬全者爲緬主謀狡詐百出至是詗得之飭順寧府查辦不惟眷屬無存墳墓亦莫可蹤跡矣漢奸之可恨如此逮額爾登額譚五格入都皆伏誅三十四年春命大學士忠勇公傅恒經略兵事阿里袞阿桂爲左右副將軍四月由永昌抵騰越儲糧檢械七月二十日取道戛鳩江軍士奮勇大小十餘戰俱破之所歷已二千餘里矣天暑瘴興經略染病適緬酋以貝葉文乞降賊目渺旺模亦約哈國興入某營議事乃取成還師

三十五年經略回京奏裁永昌永北楚姚曲尋四鎮其餘協營各增減有差並添麗江順寧二縣附府郭裁鶴慶府爲州歸麗江裁姚

安府以姚州大姚歸楚雄降永北蒙化景東三府爲直隸廳歸迤西道元江鎮沅二府爲直隸州歸迤南道武定廣西二府亦爲直隸州歸糧儲迤東二道改建水祿勸師宗彌勒爲縣軍興後運米運軍裝夫馬浩繁無不踴躍從事然丁胥浮派冒銷滇之民富者貧而貧者逃至是經略有奏明再不動兵之諭六年積困得以少蘇

三十六年總督彰寶差都司蘇爾相執前約往緬索貢爲所拘自是每歲仍調兵駐邊防守

四十一年孟駁死子墜脚牙立四十七年爲其目孟魯所殺緬人殺孟魯立孟隕甕籍牙之第四子也

五十三年緬酋孟隕差大頭目業渺瑞洞齎金葉表文馴象方物求入貢總督富綱巡撫譚尚忠以聞許之時督撫以楊里英蘇爾相

未經交出難以遽信奉旨楊重英出與不出無關輕重著緬使於
萬壽前赴熱河六月送入都九月緬酋送楊重英蘇爾相入關重
英卒於耿馬爾相入京召對知重英無投緬情事賞道銜赦其子
楊長麟出獄擢爾相龍陵協副將　是年三月內安南國王黎維
祁爲其臣阮惠所逐奔廣西求救命兩廣總督孫士毅率師出關
會滇師合剿閒罪次年之正月粵師敗績滇亦撤臺還軍
五十四年春緬使細哈覺控等歸自京師　六月初七夜河陽宜良
江川路南同時地震舍宇人畜俱有損傷
五十五年緬酋孟隕遣使居末駝等齎金葉表文並馴象六隻奇異
花象一隻長壽佛一尊恭祝萬壽請給阿瓦封號詔許之仍賜詩
一勅一
五十六年命糧道永慧往緬甸册封六月出關八月成禮而還開關

互市約定十年一貢邊境以靖

五十七年六月命糧道陳孝昇駐中甸協辦廓爾喀凱旋兵餉十一月蕆事 廓爾喀原係藏中屬國每歲輙以土物前來貿易今年則取去年之價以為常後無行番僧怙駐防勢積數年指價不還遂致仇殺班禪達賴皆在番無狀先於辛亥春調滇兵會剿觀音山等處俱已設臺旋以道遠撤回至是始平

五十九年五月滇垣陰雨兼旬海水漫溢

今皇帝嘉慶二年黔苗煽亂蔓及維平師宗等處滇省戒嚴巡撫江蘭出駐曲靖沿邊俱被焚掠後以苗首韋七綹鬚被擒餘黨皆散兼遭時疫死亡略盡　是年三月之二十三四日蒙化太和鄧川趙州雲南永北鶴慶浪穹楚雄大姚元謀定遠祿豐等處以壓鹽致變州縣之丁胥死者無算 滇鹽原係官銷而坐井丁胥違例賣私自圖沾潤尚不大累百姓自署提舉某在本井攙和灰土濫報餘鹽幾倍正額主者喜之于是銷鹽之地以餘鹽之多寡為殿最反置額鹽于不問始則計口授食繼則按戶分派始則先課後鹽繼則無鹽有課各屬士民訴之大府大府故商籍祖州縣而州縣遂與士民為仇追比愈急或立斃于庭或瘐死于獄呈控督撫督不理遂成此變一二日間十餘州縣不約而同蜂擁蝗

聚聲如鼎沸惟不戕官而專縛平昔之假威以殃民者稍平摘辦十餘人以索錢仇殺揑奏定案有死者有徙者至其何以死何以徙卽死者徙者不知也

三年石屏等處地大震石屏較重六月至七月搖動無寧日人皆露宿被難者數千餘口

四年十二月巡撫初彭齡奏鹽務歸民由井收課並定夫馬章程滇人大悅

八年維西力些藤鮓蜂糾衆作亂總督琅玕駐劍川集兵剿之適年始授首餘衆咸就撫藤鮓蜂知醫施術以博飲食諸夷咸信之駐防某千總嚇以邪教賂之乃免繼之者復欲大索誘而繫之空室夷衆憤怒持械刼之去駐防遂以作亂報副將某令一千總以五十兵往捕反鬭傷兵十餘人並殺千總事遂不可已故有是役

十五年正月十九日賓川州民張兪謀反總督伯麟檄兵擒張兪并縛其黨陳老么陽當中磔三人斬十七人以聞

此亦編年體也縮數千載之往蹟彙而次之一冊雖所考貴精而所裁尤貴當若歲比而月計之可汗牛矣中用夾注亦發明補傳之意

欲知其詳者有全志者在分門而索之可也 通志有軍旅考雲南府志有大事考滇繫有事略繫合三者以成此關者補之繁者删之兩說互異者考正史以糾正之其曰事略者仍滇繫也

滇南雜志卷三

上海曹樹翹春林編

考據上

滇南星野考辨

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所封之域其後星經散亡惟漢地理志載分野始詳而鄭康成十二次之分大率因之晉天文志云班固取三統歷以十二次配十二野及費直周易分野蔡邕月令章句後魏太史令陳卓定羣國所入宿度固已詳言之矣而舊志載滇分野雜引星經卒無定論其曰太白主益州蓋太白秦分神主華岳華山屬少陰萬物由此而化生故金星位焉又少昊爲白帝治西岳上應井鬼之精下鎮秦之分野故天官書曰秦之疆也候在太白太白主秦晉巴蜀羌髳諸國梁雍以西之地皆屬焉是太白主益州之說蓋通秦蜀而言非專爲滇

言之也又曰北斗第二星主益州星經以五亥夜候北斗第二星乙亥爲漢中丁亥爲永昌巳亥爲巴郡牂牁辛亥爲廣陵癸亥爲犍爲觀象玩占曰北斗一星主楚二星主秦三星主梁四星主吳五星主趙六星主燕七星主齊則北斗第二星非專主益州分野明矣司馬遷曰觜觿參益州東井輿鬼雍州班固則曰秦地東井輿鬼之分其界盡于西南牂牁越嶲益州固去遷未遠若以史遷之言爲然不當輙有異同而唐志亦曰東井輿鬼鶉首也西南盡犍爲越嶲益州之地東至牂牁則滇之當主井鬼已有確據而志滇者猶以逾東爲觜參逾西爲井鬼得非襲乎星經之說而未攷乎分野之實耶夫分野之定起于井鬼唐一行以山河兩戒論星野謂南河北河分夾東爲天之闕門主關梁所以界天之南北也故北河曰北戒爲北戍衡星南河曰南戒爲南戍權星兩戒之間七曜之中道出焉春分昏中兩河當於午位就此時之中星觀

之井在赤道之北黃道經其內恰値嵩高之上以是知天之高者惟北辰而井與北極最近地之高者惟崑崙而秦蜀滇與崑崙爲近故定分野者必以此爲準矣又天漢經井自井而向西北參觜次之畢昴次之婁胃奎壁室又次之此由西北而漸下之大略也自井而向東南南河次之輿鬼孤矢次之柳井張翼軫又次之此由東南而漸下之大略也故天官家以黃河內外水之歸東海者爲北河以長江內外水之歸南海者爲南河因水勢南北分合爲星野南北所主此又自天漢而斷之也南河北河兩星列井南北於此求之秦在西北則黃道所經之井即秦分野蜀在秦西南則近參之井即蜀分野滇又在蜀之南則近鬼之井即滇分野是滇在井鬼之間明矣且天狼弧矢在井鬼南主南夷之地占南夷者必於狼則志滇分野者亦必於井鬼此又象之可據者也雖天道渺茫非可臆測而以雲漢與天勢揆之亦概可識矣世有甘石

當必辨之又考四川成都井鬼分野入參一度順慶參井梓潼疊溪皆參東川屬參今東川改隸雲南則以南詔大鴉首之位滇迤東連參入井迤西則連井入鬼云

滇南氣候略

滇南地列坤隅得土沖氣省會之區地勢開闊四時協序氣候尤和環拱之澂武楚姚諸郡無嚴寒溽暑大略相同兩迤迢偏寒熱各殊北鄙風高故麗江大寒有長年不消之雪南維地下故元江大熱有一歲兩穫之禾普洱鎮沅時有炎蒸瘴癘鶴慶永北亦多飛雪嚴霜至迤東之曲靖東川昭通較省會為寒開化臨安廣南廣西較省會為熱迤西之順寧蒙化景東則微熱雖有不齊非甚懸絕諺云四時多似夏一雨便成冬可因是以知其概云

滇南瘴氣

蠻煙瘴雨自昔稱之諸葛武侯表但云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並不言瘴大抵不毛之地山澤之氣不通夏秋積雨敗葉枯枝壓積而毒蟲出沒水際飲之輒痛脹又雨後烈日當空蒸氣鬱勃間有結爲五色形者觸之多病楊愼所謂交頭瘴九十月間潞江乾溝一帶露下於草草交相結此其證也霜降前後日田穀方割稻香冒爛謂之穀槎瘴最利害騰越分水嶺入西南卽盛夏亦淸凉入東北至潞江卽嚴冬亦炎熱過州城入土境黃果樹塘下卽漸漸鬱蒸南干盞龍五土司境無地無瘴惟戶撒臘撒氣候和平每隔一山一嶺卽日裘葛可更周髀經所謂南極左右冬有長靑之草天生此種地方如此

瀾滄江每歲五六月中江中有物色如霜光如火聲如折木破石觸之則死或云瘴母文選謂之鬼彈內典謂之禁水凡近江邊界有之不獨瀾滄江爲然也

黑井風吹嶺北夾道枲麻花時氣候頗濃烈中人能作瘴名曰草瘴

滇南幅幀說

雲南禹貢梁州之域有池周三百里源出邵甸南匯盤龍江西螳螂川又經富民北去迴環倒流故名曰滇其地東至貴州西至金齒北抵蒙番南界交阯縱橫數千里爲府州二十有三山原起於西藏枯爾坤兩江夾持老君山穹窿鬱葎爲通省衆山之祖惟永北一廳在金沙江外爲其左臂永昌順寧二府在瀾滄江外爲其右臂老君東入鶴麗西分大理地據上游有建瓴之勢焉正脊中出爲定西嶺爲碧藏山折而北至羅次之玉龍山復折而南至昆陽之鐵爐關又東北爲屼峒山又北爲邵甸折而西南爲陁山紆曲三疊旋轉如環乃建省治焉曰楚雄曰姚州曰武定西北之輔車也曰蒙兼曰元江曰鎮蕢西南之藩籬也曰澂江曰臨安正南之屏蔽也曰廣南曰開化東北之保障也曰

曲靖曰廣西全省之咽喉也曰昭通曰東川北門之鎖鑰也金沙江北折而歸西川瀾滄江南匯而入車里正東之水皆匯入八達河入廣西正西之水皆歸潞江入阿瓦而禮社一江發源趙州至蒙化歷楚雄而斜略其間故分爲東西兩迤此則雲南之大較矣若夫霑曲一脈由黔入粤入楚入閩以及江浙諸省雖按籍可稽而在滇言滇未暇侈陳也

滇諸國考

按滇數國其南爲昫町國其東爲夜郎國其西爲白子國又西爲哀牢國自莊王入滇以昆明爲滇王國仍故號與莊王爲與國相臣屬至漢武開滇滅夜郎與滇爲益州四郡而與白子國張樂進求玉印爲滇王在今白崖之間莊氏遂絶白子國其先阿育國即釋經所謂西天佛國也皆以佛教蒙氏在蒙化亦以佛教而所祖爲秘密法與牟尼教微不同其後張氏衰蒙氏遂以其術與皆邪教也唐永徽四年蒙舍詔入朝

開元二十六年請并六詔許之號南詔迤東爲莊王所臨風俗不甚信佛近楚迤西張蒙二氏國事佛甚謹佛經所云金沙布地人安樂無虞即今滇西及木邦孟艮諸地也男女無別行同狗彘處西南極邊地多邪故蒙張皆以邪史浸淫千有餘年中國居者甚衆尚不能以書變時以爲恥而中原之慕之者乃以爲迦瑜鄒魯豔而稱之不亦異乎滇起莊氏至張氏傳蒙氏鄭氏奪而有之楊干貞奪鄭段思平復奪楊以及於元入中國

䀀町國考

武王伐紂濮以其人從註言滇也按濮滇種人之一在順寧徼外後漢孟獲亦順寧人豈卽其苗裔耶然則濮之崛强爲大於滇固自周而然矣濮附越巂近東川故通中國早若䀀町在滇東牂牁夜郎之間僻於南夷黔道險阻故不能達京師也

畹町縣考

畹町故縣在通海縣史稱漢地南至於牂牁步頭步頭今建水州也步水浦也言水浦之頭其意指牂牁江源而言牂牁郡之爲臨安郡無疑夜郎則自曲靖以下及於貴州四川之間自爲一國與今滇王不同志稱夜郎竹姓非莊王後也莊王入滇取而有之復以夜郎子竹王使長其民爲與國或臣屬之耳漢開滇以爲益州夜郎牂牁三郡五代盡失之惟於近界遙立郡名以示制置故牂牁夜郎或在貴州或在四川或在湖廣非其舊矣兎園書生不深考地界遂以爲古地在此不亦誣乎

百濮考

牧誓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傳曰庸濮在江漢之南疏曰此八國西南夷也逸周書伊尹爲四方獻令正南百濮爾雅南至於濮鉛鄭語叔熊逃難於濮而蠻楚蚡冒始啓濮劉伯莊曰濮在楚西南左傳巴濮楚鄧

吾南土也又云麇人率百濮伐楚通典有尾濮木緜濮文面濮折腰濮赤口濮黑僰濮周書王會篇卜人以丹砂注云西南之蠻蓋濮人也諸濮地與哀牢相接按哀牢卽今永昌濮人卽今順寧所名蒲蠻者是也濮人之俗用虒尾末椎其髻且好以漆飾面通典所云尾及文面言其飾也木緜卽攀枝花濮地多產之可以夾纊言其居產被服也折腰濮人見尊者則折腰以趨言其禮俗也赤口濮人調舌爲音如鸜鵒然言其舌聲也黑僰其色多黑言其種類也濮與蒲字音相近今譌爲蒲耳或以全滇之地其人百種槩名曰濮亦甚謬矣百濮所居連壤以僰音按之濮字在僰音亦合一屋韻蒲字在僰音亦合七虞韻僰語稱其人爲濮而不稱爲蒲是一證也又濮俗截大竹爲筩以注水謂之濮作如鄭筩之得名以此驗之益彰彰矣今之論百濮者旣不得其地又不得其音雖近濮地者尙爾懵然因稽之載籍證以方音作百濮考

滇有二昆明

從來言昆明者多指滇國不知滇國外更有所謂昆明也前後漢書皆云自桐師以東北至葉榆名爲嶲昆明若以嶲昆明即滇國則滇王傳旣言武帝時平滇以其地爲益州郡何言後數年並昆明地皆以屬之乎攷顏師古注嶲嶲州也昆明在其西南崔浩注嶲昆明二國名謂嶲及南昆明夷也嶲則明言嶲州也昆明亦未言即今何地考一統志云昆明古西南夷之國名漢武通之改爲定筰縣屬越嶲郡晉因之齊屬獛郡後廢唐初置昆明縣屬嶲州後沒於南詔爲香城郡宋爲賀頭甸部屬大理國元初爲落蘭部至元中爲柏興府明改爲鹽井衛隸四川行都司按此則滇外別有一昆明在越嶲審矣由是知南詔傳所云昆明實吐蕃往來道綱目書韋臯破吐蕃圍昆明城及南蠻傳五代史所載之昆明者皆漢書之嶲昆明也概指昆明爲滇國何異刻舟求劍哉

益州

益州今四川成都府諸葛武侯所謂益州疲弊者是也然漢武帝以滇王國置益州郡則今雲南至大理亦益州也漢志所謂分益州置永昌郡者是也今人知四川爲益而不知滇爲益者多矣

金齒非永昌

永昌非金齒也金齒在永昌徼外二千里古蒙樂山之銀生甸綱目註云金齒地接八百媳婦其去永昌遠矣元置金齒百夷諸路而永昌則隸大理路初不相攝也及伐緬甸爲金齒夷所遮遂伐金齒諸國此正東漢所謂永昌徼外之夷即今大伯夷種也後元立通西府於銀生甸即金齒夷之地後不能守移金齒衛於永昌府洪武十六年永昌府爲思倫所屠指揮李觀猶以通西府印來著掌永昌府事又元初設大理金齒等處都元帥於永昌則內外之分猶嚴自指揮胡淵革永昌府爲

金齒司而世遂以永昌爲金齒夫武夫逞私固無足怪獨不解王靖遠驥楊刑侍寧能復立學校爲碑記竟不能知其原而以金齒夷名誤稱至今殊可歎也

明劉文徵曰唐書永昌南有茫天連茫吐薅大睒茫昌茫鮮茫施皆樓居無城郭有金齒銀齒漆齒三種以漆及鏤金銀飾齒寢食則去之今芒市長官司大伯夷以榴皮及藥染齒使黑初無金銀鏤飾及寢食脫去之說永昌郡傳尾濮穿空以安其尾廣志濮有折腰劇脊九州記哀牢渠帥耳至肩三寸南夷志穿鼻蠻在拓東以徑寸金環穿鼻中隔下乘過頤又有長鬃棟鋒皆謬妄不經雖永騰徼外僰夷盡境耳目親記所絕無也惟婦女穴耳寸許用銀筒貫其中爲夷婦之飾男有文身者耳按劉文徵昆明人曾修通志

永昌屬交州

晉書地理志云寗州於漢魏爲益州之域泰始七年武帝以益州地廣分益州之建寗興古雲南交州之永昌合四郡爲寗州又云交州建安八年張津爲刺史士燮爲交阯太守共表立爲州乃拜津交州牧十五年移居番禺蜀以李恢爲建寗太守遙領交州刺史晉平蜀以蜀建寗太守霍弋遙領交州得便宜用長吏觀此則永昌在蜀晉嘗遙屬於古之交州今之廣西矣

哀牢有二

永昌城東有哀牢山志稱云樂訛爲哀牢頃見成化十六年敕諭雲南鎭守撫按三官得爾等奏據車里宣慰司公文稱安樂國因娶哀牢女不得賴老撾宣慰奪娶恃强調兵攻破老撾地方成化十七年又敕諭鎭守撫按有云得爾等奏安南國王黎顥調軍開路將哀牢克破暨隨到老撾殺死宣慰刀板雅蘭父子又在哀牢蓄倉積糧要攻八百云云可

見雲南所有哀牢乃介乎博南騰越間者交趾所攻哀牢乃介乎車里八百間者據此則有兩哀牢矣

不韋

永平縣屬永昌府按永平東漢明帝年號是時哀牢王入覲請內屬因以年號爲縣名則此縣當是明帝時置而舊志云永平縣卽不韋縣也漢武帝置徙南粵相呂嘉子孫居之因名不韋而徙呂嘉宗族居之也今北直隸明有獲嘉縣以獲呂嘉名矣則不韋縣非因呂嘉而置可信但明帝時哀牢內附置哀牢博南二縣至元時始有永平之名曰永平千戶所後改永平縣明因之然則以年號爲縣名之說亦非也或云不韋秦之所置文信侯敗始皇令與家屬徙處蜀故卽以不韋名之哀牢曾用符船下江漢或先秦統爲蜀地未可知也

地理雜考

漢書益州二十四縣滇池連然(安寧)俞元(澂江)穀昌(昆明)秦臧(和曲)邪龍(麗江)味(曲靖)昆澤(昆陽)葉榆(太和鄧川浪穹)律高(南寧)不韋(永昌)雲南(雲南縣)嶲唐(雲龍)弄棟(姚州)比蘇(雲州)賁古(建水)建伶(呈貢)至同勞銅瀨雙柏牧靡母掇勝休來唯俱失考然注載來唯縣𧹘山出銅今𧹘山爲省城之鎮山牂牁十七縣漏臥(羅平)宛溫(霑益)平益(平彝)昫町(臨安)至故且蘭鐔封毋同並談拒(一作指)毋斂夜郎毋單漏江西隨都夢談膏進桑俱失考

唐書地理志載安南通天竺道由峯州至龍武爲爨蠻境龍武八十里至儻遲頓經八平城八十里至洞澡水又經南亭百六十里至曲江又經通鎮(南詔設節度使於此故稱鎮)六十里度海河利水(卽杞麓湖)至絳縣(卽江川)又八十里至晉寧又八十里至拓東城(卽省城)然則八平城洞澡水南亭當在蒙自阿迷之間

武侯五月渡瀘三國志注引昫町有盧唯水非也按水經注瀘水發源

於朱提縣東八十里廣六七百步深數十丈益州記曰瀘水源出曲羅巂下三百里兩峯有殺氣其實皆一水也俱入於若水（卽黑水今之金沙江）沈黎古志載武侯南征由黎州路行黎州四百餘里至兩林蠻琵琶部三程至巂州十程至瀘水四程至弄棟（姚州）金沙江繞姚安之北經左卻（今之苴卻營）自西而東武侯所渡當在今左卻也且漢時弄棟屬益州眗町屬牂牁縣隔西南盧唯水當在臨安然不可考矣或謂臨安城南臨江殆襲其名未知是否

水經注盤水出律高東南盢町山（考律高爲南寧縣而盤江實發源于霑益之花山洞與南寧不甚相遠）東逕梁水郡北賁古縣南水廣百餘步深十丈有瘴氣朱褒之反李恢追至盤江者此也但盤至阿迷仍東流繞羅平入廣西水經注謂與葉榆合入交阯引建武十九年馬援將駱越萬餘人承藉水利從麊泠（交阯地名）出賁古擊益州爲証抑又誤矣

滇中西東三道

經言遵王之道遵王之路又云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是皆旅途之觀也旅以人言途以地言我國家大化翔洽無遠弗屆黔蜀粵三途郵亭館舍鱗次櫛比蓋不裹糧而數千里間如履戶庭昔之日鈴柝時傳今之日萑苻絶迹昔之日虎蛇雜出今之日雞犬相聞則履此途者可不知所感動哉黔與蜀商賈所經粵爲銅運通衢敢就見聞所及次第臚之出滇垣南門穿重關過歸化寺歌驪者於此折柳蓋如長安之灞陵道旁銅牛重數十斤有亭覆之昔之人鑄以制水至板橋四十里卽楊升菴賦詩處六十里楊林舊爲縣今廢入嵩明有蘭隱君止菴墓過海潮寺寺踞嵩秀湖上極爲幽靜東經關索嶺有武侯會盟臺七十里至易隆驛屬尋甸州九十里馬龍乃四窮州之一七十里交水卽霑益州城五十里白水屬南寧縣六十里平彝縣過清溪洞頗可游觀出平彝縣

二十五里爲滇黔分界有石虹亭至亦資孔七十里舊路由此經普安州至鎭盌鄂文端擦制滇黔改由劉官屯以避斗郎箐之險上距亦資孔五十里俱屬普安州四十里上寨驛三十里白沙過老鷹崖爲黔道首險軍興時鑿山開路四人輿已可並行較之閩浙間已是坦途五十里阿都田俱屬安南縣過茅口渡亦稱西林渡瘴氣甚惡福文襄入滇時於此試炮演鎗瘴遂少減上茳邦坡山勢猙獰五十里郎岱安順同知分治苗亂後移協鎭於此六十里過石龍關至坡貢六十里鎭盌州過犀牛潭瀑泉三疊雷轟珠濺昔人謂勝廬山鴈蕩然河流由平地跌入深壍觀者從高望下殊覺恩闆六十里安順府貴州提督駐此略爲開障羣山皆拔地特起五十里安平縣六十里清鎭縣經龍場有陽明洞王伯安悟良知於此遂號陽明子至貴州省五十五里南門有甲秀樓鄂文端建煙窓水嶼頗踞一郡之勝五十里龍里縣過牟珠洞六十

里貴定縣舊路由此走平越過張三丰禮斗崖鄂文端改由酉陽楊老重安江共三驛屬平越縣凡一百一十里至清平縣清平至黃平州五十里經飛雲巖石乳懸結如夏雲矗起右即月潭寺投鞭几坐塵心俱靜五十里施康縣自楚來者舟抵鎭遠即止明郭子章撫黔開諸葛洞以通之今可至施康矣由施康陸路經華嚴洞相見坡文德關至鎭遠府七十里此則所謂中道也西路由霑益州九十里至來遠鋪八十里宣威州七十里舊堡子六十五里可渡橋爲滇黔分界七十里威寧州威寧鎭貴西道俱駐此六十五里至渾水塘五十五里齊家灣五十里平山哨六十里新屯六十里長春鋪屬畢節縣爲衡州張太守所居一門四詞林五進士一解元簪纓之盛甲於黔省六十里至毛溪廠七十里孫家鋪五十五里白崖六十里天官站爲黔蜀分界舊名判官腦福文襄入滇時改今名五十里牟尾鋪四十五里普市積陰淫雨稀見天

日六十里永寧廳有兩城廳與縣夾河分治黔鉛滇銅俱聚於此陸由江門四站至瀘州若登舟約三日可達納谿縣東道亦出滇垣南門七十里七店五十里宜良縣七十五里紅坡七十里大麥地八十里彌勒縣七十里竹園村七十里大江邊八十里新店子七十里架衣八十里芹菜塘九十里阿雞七十里阿記得七十里土庫房五十五里至廣南府七十里沙木橋七十里西洋江四十里羅貢七十里響水七十里土宿州四十里四亭七十里歸朝七十里者桑六十里剝隘爲滇粵分界四十里羅村塘九十里至百色自百色舟行經土田州土果化州至南寧府隆安縣宣化縣永淳縣橫州貴縣桂平平南藤縣蒼梧昭平平樂陽朔至廣西省經靈川興安全州至湖南永州府經東安零陵祁陽至衡州府經清泉衡山湘潭至湖南省城長沙府三路之大略如此至若建昌路越西間路亦往來無礙大一統之規不即此可見哉

滇中山水考

此考合論全滇山水而脈絡獨詳於大理之定西嶺合觀者瞭然

按滇中地輿一山兩水盡之矣欲知山之支派當察水之源流水流北則山脊向南水流南則山脊在北尋水則山見矣今考滇南之山當以麗江劍川之老君山爲鼻祖相傳其來脈擘自葱嶺其詳不可究問至麗劍之西則特結老君山崔嵬磅礴直入雲表高數十百里上有仙蹟龍池蒼鹿白鶴佳木葱鬱異草芬馨人不能陟其巔以窮其奥秋夏之交紫燕羣集於峭壁巉巖內以數萬計相傳老君西出函關係棲眞於此山以是得名焉其中支透迤東向爲鶴之西山劍之東山延袤至觀音山一支西向爲浪之標山至鳳羽爲羅坪側首東南結構點蒼洱水瀰水交合界斷其脈止矣舊有游滇者論滇中山水謂點蒼爲鼻祖諸山皆發源於此彼蓋不深究也又有謂由天生橋渡脈於蒙斯言益妄天生橋片石也原無根絆詎得謂脈從此度乎中嶺則自觀音山至佛

光寨綿延於浪穹鄧川通海趙州之左至定西嶺分一支於西爲蒙化其東至定邊西界止其西至綿亘環衍由南而東爲無量山直犇景東隨瀾滄江派衍爲南夷諸山而莫窮所止大約竟趨南海也由是西嶺之東則爲白崖雲南縣之北山至大波那轉安南關至普淜則爲沙橋呂合楚雄之南山又東至廣通舍資則北轉爲祿豐祿䘵草鋪一派之北山而姚安武定則北山之支也其南一支出新興由河西通海至臨安元江一帶以遞交阯而至於海東一支則至瀓江北轉爲蛇山南向而結省城下曲靖出東川以遞貴州由是而東北下則之楚之越之吳由是而正南下則之粵之閩可推而定也古人稱滇爲兩迤蓋謂其山脊逶迤或轉而南或折而北也今老君山之北流爲金沙江山脊以北之水若鶴慶賓川楚雄姚安武定所屬之水皆歸之無越山而南流者老君山之南流爲瀾滄江若劍川浪穹鄧川雲龍趙州雲南縣蒙化

景東祿豐臨安元江所屬之水皆歸之無越山而北流者爲滇山發源於老君山兩水夾流直送中國夫固有條不紊燦若列眉者今山水具在可按而稽焉

後漢書越嶲郡青蛉縣有禺同山俗謂有金馬碧雞今以姚安爲古青蛉而姚安竟無禺同且云有金馬碧雞則禺同又似在今會城矣又前後漢書青蛉屬越嶲弄棟屬益州而今青蛉弄棟同係姚安亦未確又前漢書云益州郡滇池縣大澤在西滇池澤在西北有黑水祠銅瀨縣談虜山迷水所出東至談槀入温俞元縣池在南橋水所出東至毋單入温行千九百里懷山出銅牧靡縣南山臘涂水所出西北至越嶲入繩過郡二行千二十里秦臧縣牛闌山即水所出南至雙柏入僕行八百二十里葉榆縣葉榆澤在東貪水首受青蛉南至邪龍入僕行五百里律高縣石空山出錫東南盢町山出銀鉛弄

椓縣東農山母血水所出北至三絳南入繩行五百一十里賁古縣北采山出錫西羊山出銀鉛南烏山出錫母掇縣橋水首受橋山東至中留入潭過郡四行三千一百一十里勝休縣河水東至母掇入橋來唯縣從蚀山出同勞東出徼外東至麋泠入南海過郡三行三千五百六十里越巂郡臺登縣孫水一日白沙江南至會無入若行七百五十里遂久縣繩水出徼外東至僰道入江過郡一行千四百里青蛉縣臨池灊在北僕水出徼外東南至來惟入勞過郡二行千八百八十里應劭日青蛉水出西東入江也牂牁郡句町縣文象水東至增食入鬱又有盧惟水來細水伐水都夢縣壺水東南至麋泠入山龍溪過郡二行千二百六十里西隨縣麋水西受徼外東至麋泠入尚龍溪過郡二行千一百六十里毋斂縣剛水東至潭中入潭今山川猶昔而名之相仍者十無一二矣漢初闢滇察地脈以載形

方考據最覈夫地從中國名從土人以古史較今志而流峙宛在目中固不必問諸水濱矣　諸葛亮表益州郡有耽文山澤山司彌壍山婁山碎龍山皆未詳所在　永昌郡傳曰朱提在犍南千八百里治朱提縣川中從廣五六十里有大泉池水千頃名千頃池又有龍池以灌溉種稻與䢼道接多猿群聚鳴嘯於行人徑次聲聒人耳有堂狼山山多毒草盛夏之月飛鳥過之不能去

華陽黑水考

禹貢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今華陽諸水皆入東海入南海者惟滇邊瀾滄江其南行之水有二一自緬甸以入過騰越[illegible]龍徼外東南行經臨安九長官司外達交阯入南海其上名潞江下名九龍江一自吐蕃以入麗江蘭州至永昌由故雲龍州界裏東南行經臨安九長官司內地達交阯入南海其上名瀾滄江下名把邊江三危山在交阯

三峯特出峙於二江之間緬甸不屬華陽屬華陽者川北徼外吐蕃故瀾滄江之爲黑水前人屢有考據而世不禹力以道不通必不能歷華陽以至日南至於三危則指舜殺三危之山以爲辭獨不思三危之山在楚南楚南水皆入東海何有入南海者與瀾滄之水多黑夜中隱隱見火星夷人以爲黑水神建祠以祀窮深洶湧不可測然猶未若潞江之甚而禹貢獨不及此豈懷襄時惟黑水爲患而潞江顧循道安瀾者乎不可考矣故表於此以見黑水之在滇無疑則滇之附於華陽國爲梁州之域無疑矣

黑水辨

梁雍皆以黑水爲界諸家考證互異酈道元謂其出張掖雞山南至燉煌過三危山入於南海樊綽謂其爲麗水程氏謂其爲西洱河蔡傳主之李元陽謂其爲瀾滄江張機謂其爲大金沙江按張掖河出祁連山

流至甘州城西與弱水合名曰黑水南至肅州鎭夷堡達合黎山麓北
匯於居延海流入沙漠是爲雍州極北境瀆爲梁州極南境中間祁連
山緜亘千餘里山南灃水湟水自西而東二水之南爲黃河走東北而
二水入之黃河之南有洮河亦走東北入河又南積石山河州二十四
關悉崑崙之脊而秦嶺之岡也高大蜒蟺東西且數萬里岡脊以北之
水曰河以南曰江一行所謂兩戒也黑水出張掖豈能飛越而南卽使
洑流亦不能洑數千里復出入海禹貢黑水西河惟雍州言黑水雍州
西界也其於導雍水也但云弱水不言黑水者何弱水與張掖河兩源
也至甘州匯爲一河曰黑水言弱水卽言黑水弱水旣西黑水旣西也
旣西不復南矣其於黑水也復言導者何別梁之黑水非雍之弱水也
界梁之黑水源出張掖則經文當純言導弱水至於合黎入於流沙經
三危踰於河入於南海矣旣言導弱水復言導黑水是二水也其言餘

皷者何餘波即下流也入於流沙非入於南海也然則雍入流沙之黑水非梁入南海之黑水明矣麗水今北金沙江也出吐蕃黎牛石下經麗江府循姚州府武定達馬湖入江不入南海洱河發源罷谷山流經浪穹合瀰陀江至大理府匯爲西洱河即葉榆水也遶府西南穿石穴出點蒼山後至蒙化界漾濞江入於瀾滄江瀾滄源出吐蕃麗石山下入滇境首過蘭州故曰瀾滄由麗江府永昌蒙化順寧景東元江達車里入於南海梁州境內別無水入南海入南海者惟潞江與瀾滄而潞源既近不足括梁境元賜耑指瀾滄爲黑水近似惜未辨其源不出於張掖也張機謂瀾滄非黑水以其有南金沙江也謂源出吐蕃近大宛國流至騰越外之鐵壁關廣十有五里名大金沙江澄若靛淇黝然深碧夏秋漲溢水色莫辨環緬甸太公江頭二城直入南海其見甚卓惜無明徵且亦未免源出張掖之見也愚意瀾滄南金沙二江皆入南海而

南金沙源廣流長大於瀾滄數倍其爲黑水無疑昔永明王走緬巳亥二月朔渡大金沙江人言即古黑水是一證也特不可謂源出張掖耳或疑三危山在雍州西境與南金沙江何涉然必謂三危山在雍州西境又與南海何涉自吐蕃距緬某山不可紀極三危山或逸其名亦未可知今大理雲龍州三崇山壁立萬仞舊志曰古三危山也謂必在雍州西境耶鄭氏曉曰韓苑洛言雍梁二州是兩黑水也不相通觀此知源出張掖合弱水爲雍之黑水則知源近大宛流入緬甸爲梁之黑水矣不然雍州之平凉盩厔俱有黑水蜀之豐溪亦名黑水滇地有黑水祠皆可臆指遷就而聖王畫野分州之大川大絡不復分明豈非禹貢之非人與

滇池有二

書傳之言滇池有二一統志云滇池在雲南府城南周廣五百里据地

志云滇池在叙州西二十里一名波淩池長五十里闊七里風雷一動波浪淩山武帝欲伐昆明以其國有滇池遂於長安鑿池周四十里象之以習水戰按叙州即漢犍爲郡去雲南府不止二千餘里兩地皆有滇池則漢史所言者彼此未詳不得不起後人聚訟也大概武帝欲用兵於昆明之滇池因犍爲郡亦有滇池先象之以習戰耳故綱目直書曰昆明有滇池方三百里雖與五百里之言不合已明明不指在叙云言矣或曰武帝欲討者乃嶲州之昆明也抑知嶲州昆明原無三百里之滇池乎且夫昆明之爵其顛末有可意度者昔當羌言不遜武帝惡之考滇王舊國當在今昆明地年月日又甚相近作池習戰或爲當羌之故歟記之以備叅考

樂些滇海

永昌志載驃國南盡滇海北通南詔樂些城界東北距咀咩城六千八

百里楊愼謂溟海卽今滇海又謂樂些卽杜詩所謂和親邏些坡今作麽些其學雖異地一也音一也按羊苴咩城今大理府古南詔所都旣東北距大理六千八百里安得以滇池爲南詔蓋驃國卽緬甸僰夷之域南盡大海自阿瓦江頭暹羅浮海而東或通閩粵唐書以南海爲溟海而用修承譌遂以爲滇海耳又按麽些今爲麗江府在大理西北驃國又不應越大理而北通麽些則謂樂些爲麽些者亦非也今臨安府南有麽沙勒巡檢司外通沅江老撾諸裔驃國北履殆其是乎

按唐以南海爲瀕海楊愼指瀕海爲卽昆明之滇海志旣辨其譌矣顧唐書則曰瀕通志則曰溟瀕與滇亦徜有異豈二字果通用歟錄以俟考

滇南雜志卷四

上海曹樹翹春林編

考據下

全書金沙江考

江源出吐番共龍州東至巨津寶山三面環麗江至鶴慶受漾共江諸水又東經北勝受桑園龍潭程海諸水又東經姚安受蜻蛉大姚龍蛟諸水又東經楚雄定遠縣受龍川諸江水又東至武定元謀縣受苴寧河又東至祿勸州受滇池海口青魚塘何基武定三泊邵甸螳川後甸松坪祿脿雨龍羅次石道五門河羅畝大石壩富民只舊普渡河廣翅塘諸水又東經會禮州受寧遠越溪雙橋長河瀘沽打沖東河熱池諸水又東經東川濤盧部過烏權山受尋甸牛欄江壁谷川鹵化溪諸水東經烏蒙南又東經馬湖受尾溪大小紋溪諸水又東至敘州府入於

江前僉事王惟賢議自雲南海口開至安寧羅次富民只舊你革連古普渡安革法七革干北色江邊納木姑共十三程內土革有疊水自武定金沙江巡檢司至馬喇毋白馬口爍喇則五曲革直勒則卓剌除魯圭盌折答甸沙吉撒麻村至土色大河阿納木姑凡十四處內則卓沙吉有疊水近莊按察司祖詰議自巡檢司開由白馬口歷普隆紅岩石喇鮓至廣翅塘皆祿勸州地其下有三灘水溢沒石乃可放舟泅則濟岸纜空舟以行又歷直勒村寫喇土色皆會禮州地其下有雞心石石如堆者三疊江中舟楫相水勢緩急可行又歷踏熖亂得頭峽喇鮓至粉壁灘甚駛皆東川地又歷驛馬河新灘至虎跳灘陰溝洞皆巧家地虎跳湍瀉陡石不可行舟陰溝二山積集水行山腹中皆從陸過灘易舟而下又歷大小流灘爲蠻夷司地又歷黃郞木鋪貫溪柴業灘至南江口爲烏蒙府地始安流自廣翅塘至南江木商行之可十日又至文

溪鐵索江邊漱灘歷楓柳灣激化巖為馬湖府地又歷拽灘蓮花三灘會溪石角灘至叙州府

按金沙經營滇北合江漢朝宗為南國紀昔在草昧夷落雄睨南土憑恃斯險負固抗衡今車書大同極滇西鄙遠及窮髮轍迹俱遍而其通道要津反棄之以與烏蠻巧色俾滋蟠踞非所以宏一統也攷之紀載漢武先擊勞浸靡莫以兵臨滇池而偽王俛首華陽國志云自僰道至朱提有水道步道水道有黑水及羊官水至險難行步道度三津亦艱阻而行人為之謠曰楢溪赤木盤蛇七曲盤羊烏櫳勢與天通今烏櫳在東川即絳雲弄其山多雪四時不消金沙江出其下羊官黑水非指茲江乎元至元十四年詔開烏蒙道愛魯帥師擊玉連州所過城砦盡下之水陸皆置驛傳今烏蒙有羅佐關其下有羅佐橋為入滇要路則水陸皆在東川烏蒙間即所稱勞浸靡莫非

控馭形勢商利鈍未有不先據此險而能控荒服破砦寨者甕寨幾
怒漩狀潟瀉地之險也晝州啓道崇伯子之智可師也陰陽詞說盜
弄兵甲人之險也三表五餌懷王傳之略可彷也玆江苟通則滇池
之輕軔可挽而之普渡建瓴之艨艟可汎而達瀘沽通滇蜀筋脈之
會續長江衣帶之勢是使諸夷不長纓而繫十五郡可裘領而挈也
大哉明高皇帝之言曰關索嶺非正路正路當在西北猷之遠矣
明正統間靖遠伯王驥南征會議開金沙江未果嘉靖初巡撫黃衷
仍踵此議工役垂興爲土官鳳朝明所梗會黃衷去事遂寢後巡撫
汪文盛委官查看朝明妻瞿氏阻之亦不行巡按毛鳳韶知其事鋭
意開導而人多附和其說謂迤東道自雲南海口至安寧羅次富民
只舊你革達吉普渡河安革法下土色江邊阿納木姑十三程惟土
色有疊水迤西道自雲南陸路至富民武定盧仁環洲至金沙江巡

檢司凡五程水路下船至馬剌毋白馬口𤏣剌則五曲革直勒則卓剌除魯圭盌抄答沙吉撒麻村土色大阿納木姑十四程則卓沙吉有豐水者武定府丞某也謂金沙江上自麗江永北姚安武定下至東川烏蒙芒部宏治正德間馬湖安監生於上江放杉板嘉靖十七年王萬安亦放杉板俱係拖梢大船建昌行都司奉欽取大木盌番越巂鹽井建昌等五衛俱在上江打冲河三江口並德昌千戶所或紮簰或散放會川衛在下江科州探斫開江船行魯開虎跳灘天生橋十分不爲險阻者金沙江巡檢李朝宣也謂自巡檢司西過江五十里界會川衛每見客人販木紮木簰筏江流六日夜即抵馬湖隨下船或一二十載糧食養猪畜跳簰擲船如履平地江下五十六里有大小虎跳灘冬夏水落可施開鑿者姜驛丞梁崧也謂自德昌所濺迷村伐木下江頭一程至白水一程至會川衛甸沙關一程至梅

易所三程至和曲州金沙江馬湖建昌客採大小板枋俱自德昌下河從金沙江巡檢司經過直至馬湖叙州因畫圖以進者建昌木客何松也鳳韶既得諸人之慫恿以爲迤東極徑便但聞江內有鑽尖石兩邊巖石生合成橋水從石縫流未委虛的若迤西水面洪闊四時橫流客商通販前後不絕中間雖有虎跳二灘然皆沙石易鑿此則斷然可通無疑因請行總司會布都二司計議開通不獨利於一時一方實國家久安長治至計會地方多事議竟不行然所論迤東迤西道分難易其說亦疏謬蓋迤西江行亦經陰溝洞天生橋未有他道可以軼出也隆慶初鳳酋誅滅巡撫陳用賓復爲題請而議者多甲乙之詞大抵謂江道一通則商賈競舟憚陸算緡之利告竭於程番之八府而九驛之途鞠爲茂草矣至天啓中安酋倡亂貴陽道阻顧議開之按察使莊祖誥謂自巡檢司開由白馬口歷祿勸之昔

隆紅巖石刺鮓至廣翅塘其下有三灘水溢沒石乃可放舟涸則躋岸纜空舟以行會理川之直勒村爲刺上色下有雞心石如堆三疊江中舟者相水勢緩急可行又歷東川之踏炤亂得頭峽刺鮓至粉壁灘甚駛又歷巧家之驛馬河灘至虎跳陰溝洞虎跳滿瀉陡石不可容舟陰溝二山積集水行山腹從陸路過灘舟而下歷蠻夷司之大小流灘烏蒙之黃郎鋪貴溪寨業灘至南江口始安流自廣翅塘至南江水商行可十日乃經馬湖之文溪鐵索江邊數灘歷廟柳灣教化巖又歷洩灘蓮花三灘會溪石角灘直抵敘州城下說甚明晰然此時明運將終救敗不暇所議竟托空言康熙間楚雄守馮甦亦綜此議迨乾隆五年憲府決計開之祿勸而上萬難施工即東川境內自蜈蚣嶺飛雲渡藤橋濫田壩小溜筒五灘阻絕乃越東川於昭通界內開闢阨塞費金不貲復阻於異石象鼻柯郎虎口諸灘之險

旋復棄去乃從永善之黃草坪施工自是順流達敘府然中鍋圈洞旋圈似鍋瀑流千尺泝舟者必挽縆而上嘗思益州記云瀘江自朱提至僰道有黑水羊官三津之阻行者苦之乃謠曰楢溪赭木盤蛇七曲　烏龍氣與天通烏龍即今烏蒙雪山則三津七曲諸名即今諸險灘耳茲特集說於此使從事者知所據焉

按古今之游宦滇南者莫不言開金沙江之利獨新安倪蛻以為不可似亦有見錄之以質籌邊者其論曰金沙一水合江漢朝宗固為滇蜀血脈然謂通道要津片帆可達吳楚此大不然也金沙江自塞外來通流無礙而滇水西行與合亦通流無礙然而舟筏之不由者一以迴遠二以險惡三以瘴癘四以無人煙就使兵貴出奇此道迂而無用何況商賈齎持重資而肯由此不測之危途也哉且滇省所需之物由粵楚而來者多則廣南巴黔中為捷道人又奚必逆泝而

上求入於金沙乎竊謂議開金沙江者甚無謂也野史歸咎於箕纘言利之人從中陰阻殊不知江固不塞何必言開使果能易遠爲近易險爲平吾恐商賈亦終不願出於其途耳籌邊者似不宜作無益害有益也

南金沙江源流考

按大金沙江發源崑崙山西北吐蕃地即夏禹所導黑水也雖與雲南小金沙江及瀾滄潞江皆發源吐番然金沙江之源較三江最荒遠且其源於三江源邈不相近其下流亦十倍小金沙江及瀾潞二江之水按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周文安辯疑錄云甘肅志甘州之西十里有黑水流入居延海肅州之西北有黑水東流荒遠莫窮所之是其源入雍州之西流入梁州之西南其正西別流遶西極之外而無所據見地勢西北最高故能經西而西南也雲南志載金沙江

出西番流至緬甸其廣五里徑趨南海謂非黑水源出張掖流入南海者乎源在中州西南直四川馬湖蠻邦之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江宣撫司之西北一千五百餘里愚觀黃河源近雲南地則大金沙江源自番雍之地南入緬海論雍梁間水惟此大耳此水爲黑水無足辯矣朱子云天下有三大水曰黃河曰長江曰鴨綠江此語無足怪也宋初斧畫雲南南渡又偏安一隅朱子又從何知有此江之長廣於江河哉黃眞元又云考大金沙江瀾潞三水雖皆入南海大小遠近迥不同瀾僅潞四分之一大金沙三倍於瀾潞瀾潞所出地名在鹿石山在雍望俱可窮源上流亦狹大金沙江之源則遠出番域上流已闊澄若重溟黝然深碧夏秋漲溢江色不變若比於楊子滄浪一小溪即詩語大金沙江之長廣又可知矣其注云旁多松有琥珀自孟養地來孟養在金沙江之旁今瀾滄不聞有琥珀大理志指瀾滄爲黑水亦不深考耳相傳

大金沙江上源近大宛國自里麻茶山至孟養極北不聞有所往號赤髮野人境峭壁不可梯繩弱水不任舟筏土人惟遠見川外隱隱有人馬形似殆西羌之域也今姑略其源惟自其經流支流入海可見者言之水流至孟養陸阻地有大水自西北來一名大居江又云大車江一名檳榔江二水至此合流又名大盈江今騰越州人總甸內諸水亦曰大盈江殆竊移其名也江流至此夷人方名其爲金沙江江中產綠玉黃金鈿子金精石墨玉水晶間出白玉濆江山下出琥珀舊志以琥珀綠玉出在瀾滄江者謬矣昔年王靖遠蔣定西追麓川叛賊思機發思卜發兄弟造船飛渡孟養後又與思綠盟誓江乾石爛乃許其過江者皆此江也滇人相傳名大金沙江若以別麗江北勝武定馬湖之小金沙江耳自此南流經宣猛莫噉莫鄖至猛掌有一江西來入大金沙江又南下昔朴怕鮓猛莫外經蠻莫有一江源自騰越大盈經鎮夷南甸

千崖受蓋西茶山古勇諸水伏流南牙山麓出經蠻莫入大金沙江又經蠻法魯勒猛拱遮鰲官屯大菖蒲山峽小菖蒲山峽誅馬孟養怕崩山峽戶董兇哭山戛撒昔年緬入攻孟養以船運兵餉到戛撒爲孟養所敗者此江也正統中蔡雄帥兵追思機發爲緬人所壓殺於江中亦此江也大約江自蠻莫以上山聳水陡正統中郭登自貢章順流不十日至緬甸者亦此江也下流經溫板有一江源自騰越龍川江經界尾高黎共山隴川猛乃猛密所部莫勒江至太公城江頭城入於金沙江下流又經猛吉準古溫板又名溫板江又名流沙河相傳唐僧取經過此渡故名皆金沙江也猛戛馬噠喇至江頭城中有太山極秀聳山上有大寺又有一江源自猛擀洗毋戛南來入大金沙江又經止耶龍大馬革底馬撒躋馬入南海其江至蠻莫以下地勢平衍江闊可十五餘里舊志云五里非也經南江益廣流益慢緬人善丹又善泅水操櫓楫

者如涉平地至是江海之水豬爲一色矣文選載佛經云拔提河一名金沙池脫履金沙云云金沙江亦名拔提河矣今再附考蒙化府志瀾滄江與漾江濞江蒙人謂之大小二江合西洱河勝備河至順蒙交界處土人謂之羅擦聚日出水光蕩射可觀不二十餘日至錦襴江即水下流海多客船會易於此漸漸至南海永昌府志潞江一名怒江水經注云瀘江今訛爲潞江源出吐蕃流經芒市至木邦地名隴哩江又流經八百車里地至擺古東入南海自木邦以來即可通舟楫昔年隴川多士寧前往擺古見莽瑞體由此江順流而下也舊傳潞江流至洪門車里沙磧浸散與近騰越志以爲入大金沙江皆非是愚嘗謂三江皆可舟可航夷人欲據險爲塞不使通行豈知天地設此三江正爲本朝制馭西南緬甸諸夷設當事者誠不可忽而不講也異日有聖天子開緬甸諸夷久不朝貢之罪則此三江者固漢家樓船下番禺奇制擧之

牂牱江也

摘錄水道提綱雲南水

按金沙江源出吐番共龍川犁牛石下謂之犁牛河又名犁水訛名爲麗又名麗江卽古名麗水者以其江內產黃金故名金沙江元憲宗取大理用革囊爲筏以濟金沙江者卽此江也其流經吐番鐵成橋東經麗江府巨津寶山二州又東經鶴慶府北勝州姚安府又自武定府北界經黎溪州蒙氏僭封爲四瀆之一亦卽此江也又自武定下流入濟慮部夷人鑿桐槽船以通往來行旅遂又名金沙渡又西過四川東川府一名黑水一名納夷然皆金沙江別名又經四川行都司會川建昌德昌打冲等衛所又經烏蒙府又經馬湖府蠻夷長官司與馬湖江相合下流至叙州入岷江矣今自其支流者言之大理賓川大江北入金沙江鶴慶漾共江東南至龍珠山入石穴伏流復出金沙江三莊河與

漾共江會流入金沙江北勝州桑園河經州西南桑園村下流入金沙江龍潭泉有九眼下流入金沙江程溯南入金沙江姚安府蜻蛉河西經大姚縣東入金沙金龍蛟江一名苴泡江合姚州連場香水二河入金沙江安寧州螳螂川卽滇池所洩下流濴洞州治上過昆陽州下經富民縣入金沙江楚雄府龍川江西合諸水爲峨碌川又東合諸水經定遠縣黑鹽井下流入金沙江考楚雄安寧二水雖小皆可通舟楫武定府西溪河經楚雄府至元謀縣西入金沙江又勒夷水普渡河俱入金沙江以上皆雲南之水朝宗於東海順流於中國者四川東川府牛欄江源出尋甸府入金沙江辟谷川源出尋甸府白津河西入金沙江越巂衛大渡河源出吐蕃下流合馬河江四川行都司寧遠河西南合瀘水入金沙江懷遠河南合瀘水入金沙江鹽井衛越溪河東合打冲河入金沙江雙橋河流經打冲河入金沙江會川衛瀘沽河源出小相

公嶺入金沙江打沖河千戶所打沖河蠻名黑惠江又名納夷江源出吐蕃下流入金沙江見橋千戶所東河源出小相公嶺會瀘沽河入金沙江四川行都司南瀘水源出吐蕃流入金沙江元史云水源廣而多瘴鮮有行者春夏常熱可燖雞豚諸葛武侯五月渡瀘即此水也元李景山云益州記水經俱以瀘水在永昌不韋縣寰宇記以爲在嶲州會川縣景因出使越嶲考瀘水源蓋建昌瀘川驛有孟獲城又有瀘沽州孔明渡瀘由嶲州入益即滇池此名渡瀘爲有驗今水出吐蕃過建昌會川合金沙江夾岸多高巖叢葦故下渡如經甑釜炎熱壅鬱多感瘴癘至今猶然或以金沙江即瀘水誤矣雲南之水迤東可通中國者如雲南府大城江自陽宗明湖經宜良入盤江臨安之瀘江曲江婆兮江入盤江澂江府之巴盤江鐵赤河入盤江廣西府之八甸溪入盤江盤江至府境水爲大曲靖府之瀟湘江白石江合盤江經交水至彌勒入

平伐橫山砦下經廣西鬱江入於海廣南府西洋江入廣西田州府右江南注溪亦入右江尋甸府阿交合溪入霑益州界北經廣西田州永行者安可忽之哉至如大理府西洱河下與漾備江合流入瀾滄江漾備亦名神莊江瀾滄江源出吐蕃自西而南至於麗江蘭州雲龍過永昌楚雄臨安東里大甸七十城門至交趾入海趙州白崖瞼江一名赤水江下流至定邊名禮社江合瀾滄臨安府西有禮社江入納樓茶甸界爲祿豐江徑合蒙自爲梨花江注於交趾淸水江楚雄府馬龍江源自蒙化境由定邊碍嘉合白崖瞼江南入元江景東瀾滄江大河源出定邊入馬龍江景東府杉木江馬涌江合南浪江入威遠州界永寧府羅易境乾過府境勒汲河入四川鹽井衛界順寧府備溪江西洱漾濞二水合流至永府鐵場山下合瀾滄江故名元江府禮社江一名元江源出白崖瞼江合瀾滄江諸水入交趾新化州摩沙勒江卽禮社江下

流至元江入交阯者樂甸長官景東河其源出景東經本甸下入馬龍江北勝州羅易江入永甯府白角河入西番界永昌府瀾滄江銀龍江入瀾滄江勝備河入備溪江潞江一名怒江經芒市木邦八百下流爲喳哩江經擺古入南海檳榔江出吐番繞金齒百夷經干崖阿昔下合大車江至江頭城騰越大盈江一名大車入南甸爲小梁河至干崖爲安樂河西流爲檳榔江龍州江下流至緬甸太公城合大盈江雲南府安甯河出安甯經富民羅次爲沙摩溪至祿豐爲大溪至易門爲九渡河入元江又星宿河出武定經祿豐過易門入元江蒙化府陽江出郡西北甸頭花判澗南至甸尾過定邊與彌川禮社江相合過元江入海瀾滄江與漾濞江蒙人謂之大小二江至順蒙交界處土人謂之羅擦聚二水相交日出水光蕩射可觀不二十餘日至錦龍江一名九龍船行會海客於此漸至南海愚謂雲南通緬甸諸夷水路舊惟知有金沙

江可通大舟不知潞江隨哩一派可通擺古瀾滄銀龍一派可通八百交阯皆可舟可船之水經理緬甸者誠不可不講求也姑附及之

牂牁江考

牂牁江廣數里深不可測由番禺入南海滇江通粵者惟阿迷州盤江西受石屏建水諸水北受霑益宜良澂江通海河西新興陸凉諸水匯於巡檢司廠流甚巨從此下羅平經廣西泗城州達番禺入南海今羅平江口有牂牁古渡是時道不通黔山多木石險峻複列蹻必不能入惟循水道乃可上溯蹻歷沅江水盡從他水道得牂牁江遂逆水而上至於夜郎地平衍乃舍舟登岸步行以戰故羅平有古渡跡其遺事也牂牁舟之至小者草中載以循水江因舟名非故名也而輿地無牂牁江臨安志首載牂牁亦不指爲何水夫山水之小者歷久可變大水如牂牁豈亦可滅乎予考盤江水入粵寬深與史所稱合遂斷以此爲牂

猓玀初不顧人之信與否也

八達江源流考

八達江源出舊霑益花山洞經霑益州東北會盤溪臘溪二水交合南流至曲靖府之橋頭再流而爲陸凉州之湖瀼經陸凉南流折而西北爲宜良之大池江再東南流而爲阿迷州之盤江合彌勒縣之巴甸江又爲廣西州之盤江經飛土坡再東北流而爲師宗縣之渾水江六慶拐村可渡稍東流而爲魯克之便柳可渡方水落時風五六十步耳水勢湍急截流乃濟夷人刳木爲舟如魚腹然狹而長僅容兩三人河流再折而東南合羅平州之喜舊溪又合清水江入粵西之西林縣達於右江此河之在師宗境者幾百餘里而夷人遂有江內江外之分清水江源出邱北舊城之龍潭東流近處漑田數百頃夏秋則漲倍之東流入粵西界

烏斯藏考

烏斯藏者古之姑臧也烏姑聲近姑臧今屬肅州距藏遠第古之邊邑或長數千里今亦尙然蒙自現長千餘里入安南腹中棄爲甌脫耳然則以烏斯藏爲姑臧豈不典雅乎古分藏地爲三康爲喀木卽今昌都則察木多也衛卽危爲今拉撒詔故中藏也藏則今後藏之禮什倫布部落也詔南北袤長四十里東西延廣四五百里推之前藏後藏其袤當亦如中藏若然則藏地無多耳察木多爲古康國其卽樂府中之西域文康也與周捨上雲樂已稱之矣至其假以爲重者尤在於唐唐僧三藏陳元奘當太宗時肇自咸京逝往西國窮覽聖迹經六載至摩迦陁城凡十二年造伽葉結集之墟撫千聖道成之樹虔心頂禮散大施會於是五天億衆十八國王獻氈投珠咸稱法師爲大乘法師身長八尺眉目疎朗凡所遊歷百十八國大詔寺壁繪師徒四像對河牛魔山

正月三十日打牛魔王蓋牛魔王出與達賴各矜法力擲骰而魔王輸遁乃逐之年以爲常雖活佛前知亦因俗而仍之若三藏實至於斯有師有徒不明其妄凡自無而造有者久且成眞圖之像之香火奉之有神有靈誰得謂其無何者人之生也亦自無而之有也藏之推算占驗皆唐公主所流傳唐之公主下降者太宗時有文成公主中宗時有金城公主此殆即金城公主也奏請河西九曲以爲公主湯沐邑並奏請毛詩禮記左傳文選想其另築城以居日從事於學問精通元象不下於三藏一行藏人敬之甚其薨也相與祀之至今大詔寺廊有唐公主吐蕃贊普及贊普妻白布國王女神像謂公主好善修大小白布國王女同參淨業因並祀焉十月十五爲公主誕辰番民盛服至大詔頂禮國人爲燈皆弓鞋樣謂公主履其不忘如此此其視青塚勝何如矣使其不外嫁而內降何以傳此名哉又傳公主所嫁之蘇隆藏干布爲大

士分體之化生雖在輪迴不昧前因轉生累世皆號達賴公主降於棄隸縮贊而蘇隆臧干布乃其本名既爲大士分體之化身則公主亦分大士之一體不知菩薩圓通其戲劇人間乃至於是也藏中炊具形如幞頭傳爲尉遲冠大詔前有唐碑二一爲德宗盟碑一爲穆宗盟碑即長慶碑今惟德宗碑存剝蝕不可讀其礟最大者鑄自唐時刊威勳除叛逆五字猶諸葛傳二銅礟於九龍江皆有刊字則知火礟自古有之行於夷地中國亦第以夷器目之不傳於內至向火器而古來戰陣之遺法掃地盡矣夫入藏雖自川而川無藏俗也惟滇有之麗江維西中甸皆藏俗也而活佛往往生於其地按滇志載維西於康熙四十三年爲達賴喇嘛竊據雍正五年移通判駐其地中甸於康熙八年爲達賴喇嘛所竊據自立營官徵其籽粒而以皮革等物貿青海雍正五年設州判駐其地若然則達賴亦往往出於竊據豈活佛所爲哉而所以隆禮之

者以其爲番人敬信故籠絡之猶元祖明祖之意耳元祖郡縣土番領於帝師西藏應在郡縣內烏斯藏之爲姑藏爲益信其地狹而長東接川滇西北鄰陝甘在禹貢雍梁二州之內雍梁皆以黑水爲西境經曰導黑水至於三危三危卽今衛藏也入於南海由南金沙江以入海也因知西藏原在內地包裹中以內地之法治之所以復古云

按滇中甸之距前藏凡四十七站站三十里或四十里多露宿懸崖峻嶺高入雲表路逢斷壑輒伐木塡塹以度霜降後雪已封山麗江鶴慶劍川之行賈其地者每歲二月往次歲六月始歸皆獲厚利藉以起家所產則藏綢藏繭削毯氆氌皮革茜草紅花催生石上品曰京青蓋以輸京局者青礦綠三寶法王三寶本麗江郭氏子明經維炯之叔年十二其徒來迓亦能前知藏中有活佛六大寶二寶三寶四寶其二卽班禪及達賴也

打牛魔王爲西藏歲節而殊近於戲雖非滇事亦夷俗也今從衞藏圖識摘錄之正月三十日諷經畢送老王夾布郎通志所謂打牛魔王也以喇嘛一人僞爲達賴喇嘛於番民中擇一人面畫黑白色作魔王直詣其前詆其五蘊未空諸漏未淨達賴亦以理折彼此矜尙法力因各出骰一枚如核桃大達賴三擲皆盧魔王三擲皆梟蓋六面一色也魔王大驚懼而逸於是僧俗人執弓矢鎗礮逐之先時於對河牛魔山列帳房待魔王鼠入擊以巨礮迫以遠颺而止凡作魔王者必以賄得之蓋先於魔王避居處預儲[illegible]數月之用以待之食盡始歸耳

莊豪

史記前漢書皆云楚威王使莊蹻略滇留以其衆自王後十餘年秦滅之按楚自威王後懷王立三十年至頃襄王之二十二年秦昭襄王遣

兵攻楚取巫黔中郡若蹻自威王時略地至王此凡經五十二年豈得如此淹久其後十五年頃襄卒考列王二十五年幽王十年王負芻五年而楚滅十五年而秦亡何止十餘歲乎范曄後漢書云頃襄王時莊豪王滇或云豪即蹻也舊志官師本史漢自稱莊蹻又取後漢謂豪爲蹻裔其實范曄書與註皆無此說明正德間巡撫議祀莊蹻或言蹻與跖爲盜遂止按韓非子曰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莊蹻爲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蓋楚有兩莊蹻一莊王時大盜一莊王裔孫爲將軍平滇自王者總之頃襄王爲是威王爲非莊豪爲是莊蹻爲非還固既謁頃襄爲威王又惡知不謁豪爲蹻作滇志當以范氏爲正

高駢

乾符中南蠻圍西川朝廷命太尉高平自天平軍移鎮成都戎車未屆乃先以帛書軍號其上仍畫一符於郵亭遞之以壯軍聲蠻酋交阯之

敗望驛而遁先是府無羅郭南寇才臨遂成灰燼士民無久安之計駢畫地議築之慮眘銜將施亭候有警乃命門僧景仙奉使入南詔宣言躬自巡邊自下手築城日舉烽直至大渡河凡九十三日樓櫓矗然旌旆竟不行而驃信讋慄不暇兵以詐勝斯之謂也　南蠻侵軼西川自咸通以後劍南苦之牛叢作鎮爲蠻寇憑陵無以抗拒高駢自天平移鎮成都蠻酋傳蜀城掌武光選驍銳救急人皆被符一道蠻覘知之望風而遁爾後僖宗幸蜀深疑作梗乃許降公主蠻王以連姻大國喜幸適常命宰相趙隆眉楊奇鯤段義宗來朝行在且迎公主高駢自淮陽飛章言南蠻心膂惟此數人請止而鴆之迄僖宗還京南方無虞用高駢之策也按此說本五代史與綱目異姑載之以備考

麓夷

南國漫錄正統初麓川思任叛屠騰衝據潞江時遣雲南鎮守太傅黔

國沐公晟爲總兵官左都督方政爲左副右都督沐公昂爲右副率師討之師至潞江晟以思任幼嘗育於其家決意招之時淜守江者思任黠酋緬檢法也已許思任決不容渡矣彼見駐師日久益罵詈無狀政故武將也不勝憤屢請攻之晟不許兵駐久運餉石費三兩師多是政遂夜帥所領兵渡江擊之大敗其衆走緬檢當時謂之飛渡潞江政遂乘勝逐北至上江上江思任所居也政率所領圍其寨不能半而兵盡夜追逐已疲又夷兵救援益衆乃以旗牌取救於晟日數至晟不遣曰我不曾教他去麾下苦言之乃遣一指揮率少兵往指揮陰探晟意紿以至夾象石遇夷兵不可進遂已政知晟決無援意遂復送其子瑛過江瑛與從者攀哭不已政拔劍叱之曰汝急去做將官不死不了遂復過江赴敵夷皆披靡馬蹶夷攢刺之爲泥時正統四年巳未正月四日也麾下盡死有潛江流而達雲龍州者州夷皆醉之而後以竹索穿其

掌送忠任覲之晟聞政死遂焚江上運餉披黑氈雜敗兵歸永昌雲南布政使應履平按察使賴巽以其狀聞於朝朝遣御史丁某問罪遣行人曹某祭政贈政威遠伯諡忠毅立祠永昌予瑛招魂歸葬郡人哭皆失聲晟駐永昌久聞遣官問罪遂陰遣人告之曰吾爲主將凡喪師失律吾皆任之遂發永昌日惟以冷水啖市所賣酥油燒餅行至楚雄遂卒時三月十六日也年七十二訃聞朝廷以晟位望素隆嘗闢土安南今又以敬畏國法自殞遂贈晟定遠王諡忠敬尋以子斌請立祠雲南斌卒子琮嗣琮卒無子嗣遂絕正統九年甲子兵書東麓王公驥始大征以政故歷陞瑛至南河侯瑛無他才技時號方三軟謂頭軟口軟膝軟也當驥爲總督偕總兵蔣貴來時政與晟卒已久而文達李公賢撰古穰雜錄謂麓川初叛沐晟尙在彼時只遣人宣布朝廷恩威赦其罪撫安之未必不從遂輕動舉兵又不委晟而另遣將以致王師失利適

王振操柄逞忿驥阿其意云云夫麓川初叛晟固在鎮晟爲總兵政爲左副昻爲右副統兵數萬討之在正統三年戊午政死節上江在己未正月四日晟敗回永昌在正月五六日自永昌回在二月晝卒於楚雄在三月十六日驥總督與貴大征在九年甲子事平在十三年戊辰李爲閣老最名有相業極遭際一時國史皆其總裁庶事皆其綜理顧失實至於此然則後世將安所憑哉良可歎也至論事理大意只以爲得地與人無益而勞費萬萬殊不思政以左都督死於夷極慘烈矣欲不興師得乎嘗見楊文貞公士奇作詩送楊郎中寍從征大意與李之見同而不敢露又見王吏書作沐忠敬廟碑與李所言同蓋李素敬王而王與楊同朝之見又同一得沐氏子孫隱蔽溢美之狀中其素見竟不復疑李遂據以爲眞以其事遷就之筆於書而不復考也夫振之惡雖不可殫述然其主麓川一事於國體於利害於忠臣義士之寃於久遠

之計自今觀之殊爲有得不然歷今七十餘年爲中外所壞不知群夷變亂幾番矣何以能帖然如此嗟乎如楊王李三臣在我朝可指數而於史於事於是非皆顛倒剌謬終身莫之省殴此朱子於撰張魏公碑而深悔只憑家草來所以爲大賢不可及歟

猛密考

猛密舊屬木邦其陶猛亦司姓初木邦宣慰罕㯝以女曩罕弄妻司歪因猛密有寶井故使守之㯝死子落立落死孫㲅爲宣慰嗜酒好殺曩罕弄遂以猛密叛然猶未敢侵占木邦也南甸伯毛勝旣以賄創始鎭守遂大誘取猛密寶石俾自入貢由是勢益張至成化十年雲南鎭守太監錢能日遣人誑之以取寶石其勢始熾至成化庚子太監王舉索寶石不獲遂疏其叛木邦之罪請征之曩罕弄懼有江西人周賓五教之曰今萬閣老名爲要錢又當權且新結昭德宮與萬皇親家最密若

遣人齎重寶投之不止不徃貝可開衙門討官矣於是遣人多齎金寶往見萬遂許之召職方劉郎中大夏啖以美遷俾往官司柄劉不從遂舉丁憂都御史程宗任之時雲南巡撫吳誠宗同年也言不可宗大怒曰今萬公甚嗛汝敢復忤之吳憂懣不知所爲遂卒程乃率鎭守及三司往時成化十八年壬寅冬也適曩罕弄所遣投萬之使已備悉萬意矣及宗往凡猛密使至皆犒宴之木邦使答辱之冀曩罕弄出迎不思曩罕弄以是益踞傲不出且索見欲坐講宗亦許之而鎭守藩臬多不欲直曩罕弄不至宗遂自往過南牙山就見之旣坐則曰我猛密之於木邦初如小象在大象腹中今小象長成大於大象矣可使復納於舊腹中乎宗遂以所奪木邦地界之爲設安撫司而木邦所有不過十之二三而已由是孟養諸蕃大失望程宗卽爲雲南巡撫驕奢貪縱日益甚尋陞刑部侍郎轉刑書而曩罕弄遂盡取木邦之地罕烈奔猛止不

如一村孟養不平遣六陶猛倫索提兵衛之僅得命矣適孝廟更始萬黜歸而復值林憲副俊方大叅守往猛密猶以緬書來如前桀驁林杖其二使猛密懼始得故地畀木邦又必欲進貢由木邦方達雖不果然以時政清明又林方秉政木邦始有故地什三四而足以自立矣當林杖猛密之使衆危之巡撫王都御史詔自滇來永昌以防變遂懾服王甚嘉後卒窆死予烈遂與猛密爲世讐而日交兵焉其心只怨成化之屈遂忘宏治之再生其命而在上竟無知之者夫猛密之失萌於毛勝盛於錢能王舉而成於蔣程終使再無以善其後如此不識史書其事可能不悞否故書予目擊耳聞者於此然亦撮其大略而不能盡其詳也

按明田汝成炎徼紀聞叙猛密孟養事與他書異附論曰猛密孟養之亂譬如蔓草樹以中官灌以閣輔日益滋長雖欲芟刈不可得矣

麓川之役舉朝皆以爲非謂王振專權逞忿而李文達公賢亦言麓川初叛不委晟遣別將遂至喪師此皆失實思仁抗王師殲大尾釋而不殊辱國益甚振之非惡通天若主征麓川義正言順不可非也三原王公恕言亦與文達略同溢美文過爲家狀所蒙未知國史所傳竟何稽也其敘諸夷附論曰堪輿乍分函夏之地黎首蠢蠢與鳥獸無異五帝三王賢聖遞作奬掖以仁義陶鎔以禮樂至匡弼以刑罰然後人知衣冠之華飲食之美而彝倫之重其在四裔魑魅之與遊豺狼之與居仁義禮樂之教刑罰之政曾未目覩猶如函夏之初何怪其俗之醜惡也夫四隅之地西北爲首東北次之東南又次之西南其最後者也周初封箕子於朝鮮卽爲嘉域而淮徐之區積爲外地太伯端委以治吳猶不革斷髮文身之習秦開百粵而漢武帝以閩夷叛亂徙其民於江淮間空其地時固薦莽狐兎之墟也乃今

聲華文物與中州等矣武帝遣唐蒙通夜郎元始拓土然直羈縻之而已我朝列於郡縣而西洋諸國亦皆賓貢蓋氣化漸開則人文漸被若旋風漸拂首西北而終西南焉知滇爨之地不將有聲華文物如閩廣之交者乎又焉知八百里緬甸諸夷不有列郡縣置官吏之日乎

滇南雜志卷五

上海曹樹翹春林編

傳紀上

節刪元史雲南行省贍思丁傳子納速剌丁次子忽辛附

賽典赤贍思丁一名烏馬兒回鶻人別俺伯爾之裔其曰賽典赤猶言貴族也元太祖西征贍思丁率千騎以文豹白鶻迎降命入宿衛從征伐以賽典赤呼之而不名憲宗命同塔剌渾行六部事遷燕京路總督帝伐蜀命主饋餉供億未嘗闕乏世祖至元初出爲四川平章宋將昝萬壽擁兵守嘉定兩軍對壘一以誠意相待將入覲萬壽請置酒爲好左右皆難之贍思丁竟往不疑將進酒左右復言未可飲笑曰若何見之小邪昝將軍能毒我其能盡毒我朝之人乎萬壽益歎服有旨大軍見圍襄陽各道宜進兵爲牽制計於是贍思丁率水陸兵至嘉定順流

縱筏斷其浮橋壽命行省與元專給糧餉十一年召還帝謂曰雲南朕

嘗親歷比因委任失宜致遠人不服欲選謹厚者往治無如卿者拜命

退卽訪求知雲南地理者畫其山川城郭驛舍軍屯險易遠近爲圖以

進帝大悅遂拜平章政事行省雲南賜金寶無算時宗王脫忽魯方鎭

雲南惑於左右言謂彼至必奪王權宜以甲兵爲備瞻思丁聞之先遣

其子納速剌丁至王所請曰天子以雲南守者非人致諸國背叛故命

臣來安集今事未敢專願王遣一人來共議王聞遽叱其下曰幾爲汝

輩所誤明日遣親臣至瞻思丁問以何禮見對曰吾等與公子偕來視

猶兄弟請用卑幼禮見皆以名馬爲贄拜跪甚恭觀者大駭遂設宴陳

所賜金寶飮器酒罷盡以與之還報王大喜由是開郡縣設長貳政令

一聽其所爲乃教民播種開陂池以備水旱修孔子廟明倫堂購經史

授學田由是文風漸與俗以貝代錢時初行鈔法民不便爲言於朝許

仍其俗又患山路險遠盜賊出沒爲行者病相地置鎭鎭設土司吏一人百夫長一人往來者或被刼則罪之有土吏數輩至京訴其專僭狀帝怒命械送回籍聽治旣至脫其械且諭之曰若曹不知上以便宜命我故訴我專僭我今不汝罪且授汝官可竭忠自贖衆叩頭謝曰誓以死報交阯叛服不常湖廣省屢征失利瞻思丁遣人持書願約爲兄弟交阯王大喜親至雲南乞永爲藩臣羅槃甸叛往征之有憂色或問故曰吾非憂出征也憂汝曹劫掠平民使不聊生及民叛則又從而征之耳師次羅槃城三日不降諸將請攻之瞻思丁不可遣使以理諭之其主曰謹奉命越三日又不降將卒有乘城進攻者瞻思丁怒召責曰天子命我撫雲南未嘗命以殺戮也無主將命而擅攻於軍法當誅其主聞之曰平章寬仁如此吾拒命不祥乃舉國出降由是西南諸蠻翕然欵附滇志云廣南儂士貴左江李繼昇右江岑從威其籍八十餘州戶四十萬來聽命蠻長每謁見爲具酒食製衣冠

襪履易其卉服衆皆感悅居雲南六年卒年六十九葬鄯闡北門交趾王遣使裒絰爲文致祭滇人立廟祀之成宗大德元年追封咸陽王諡忠惠按今省城東西數里有地名贍耳朵忠惠王墓也元以帳殿爲斡耳朵凡幕帟皆呼之因葬時張幕其地故以爲名但前後志俱稱墓在城北今本傳亦曰葬鄯闡北門然則其石虎關迤南一帶呼俗爲南古城者鄯闡城舊址也今省城是何時移建其在元在明皆不可知而王墓已在城之東南矣志宜更正長子納速剌丁累官雲南路宣慰使都元帥至元十六年分帥大理以軍抵金齒蒲驃曲臘緬國招徠蠻寨籍戶十二萬有奇定租賦置郵傳立衛兵歸以馴象十二入貢經世大典云至元十四年十月納速剌丁由雲南率蒙古爨僰摩些軍三千八百八征緬至江頭城招降帖木乃木晉蒙帖木巨木禿磨欲等砦土官曲蠟蒲折民四千孟摩愛呂民一千磨奈蒙匡黑答八剌民二萬蒙古甸蒲祿保民一萬木都彈禿民二百以天熱還師會其父歿世祖憂之仍以納速剌丁爲雲南左丞建言三事一謂雲南省規措所造金箔貿易病民宜罷一謂雲南宣慰司已革而元帥府尚存今行省旣兼領軍民則帥府在所當罷一謂雲南官員惟達官子弟當入質餘並宜罷又奏減合剌章冗官弛道路禁通民往來禁負販之

徙毋令從征聽民伐木取材資貿易戒使臣勿擾民居悉報可二十八
年調陝西平章以疾卒追封延安王
次子忽辛初以世臣子備宿衛世祖知其能累授同知河南宣慰司事
河南素多盜官軍收捕失利忽辛遣土豪持檄招諭有來歸者賜之冠
巾曰汝昔爲非今自歸卽良民矣俾侍左右無問已放還令遍諭其黨
數日後招集其爲首者十輩至身長各七尺餘羅拜庭下狀頗異觀者
悉驚怖忽辛命吏籍其姓名爲民俾隨侍出入夜則令臥戶外時呼與
飲食各喜過望羣盜聞之盡欵服成宗大德元年復還雲南右丞豪民
避繇役往往投王府宿衛家有司不勝供給忽辛按原額所無者悉籍
爲民去宿衛三分之二馬龍州土司謀叛陰與外賊通持所授宣敕納
賊以示信事覺宗王將不問忽辛反覆研鞫得反狀竟斬之廣南沙奴
素强悍宋時嘗賜以金印至今梗化忽辛遣使誘致待以禮留數月不

遣曰汝欲還可納印來不得已齎印至因置酒宴勞令齎印入朝帝大悅緬國負固不臣復遣諭曰我老賽典赤平章子也惟先訓是遵緬主聞之遂與使偕來獻白象一且曰此象古來未有今聖德所致敢効方物既入帝賜緬主以世子號爲白蠻驃輸租賦歲發軍致索忽辛以牓諭之不遣一卒而賦頌完武宗至大元年遷江西平章以母老謝歸養卒封雍國公諡忠簡

節刪明史雲南世守平西侯追贈黔寍王沐英傳 附

沐英字文英定遠人八歲而孤從母避兵母死太祖與孝慈皇后憐之撫爲已子姓朱氏年十八授帳前都尉守鎭江稍遷指揮使守廣信從大軍征福建破分水關略崇安別破閩溪十八寨縛馮谷保始命復姓移鎭建寍節制邵武延平汀州三衞尋遷大都督府僉事遷同知府中機務繁積英年少明敏剖決無滯后數稱其才帝亦器英久之命乘傳

抵熙河練諸部兵凡有不便更置以聞洪武十年充征西副將軍從將軍鄧愈出寨西略川藏耀兵崑崙功多封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西平侯食祿二千五百石予世券明年拜征西將軍討西番敗之土門峽徑洮州獲其長阿昌失納築城東籠山擊擒三副使癭嗉子等平朶甘納兒七站拓地數千里俘男女二萬雜畜二十餘萬乃班師元國公脫火赤等屯和林數寇邊十三年命英總陝西兵出塞乃渡河登賀蘭山涉流沙七日至其境分四翼掩擊之而自以驍騎衝其中堅夜擊破之擒脫火赤及知院愛足等覆其全部以歸其明年又從大將軍北伐異道出古北口克灰山四部度臚朐河執知院李宣盡俘其衆尋拜征南右副將軍同永昌侯藍玉從將軍傅友德取雲南梁王遣平章達里麻以兵十萬距於曲靖英乘霧趨白石江霧霽兩軍相望達里麻大驚友德欲渡江英曰我兵罷懼為所扼乃率諸軍嚴陳若將

渡者而奇兵從下流濟出其陳後張疑幟山谷間人吹一銅角元兵驚擾英急麾軍渡江以善泅者先至長刀斫其軍軍却師畢濟鏖戰良久復縱鐵騎遂大敗之生擒達理麻僵尸十餘里長驅入雲南梁王走死右丞觀音保以城降屬部皆下獨大理倚點蒼山洱海扼龍首龍尾二關關故南詔築土酋段世守之英自將抵下關分一軍由洱水東趨上關一軍從石門間道渡河扳點蒼山而上立明旗幟英亂流斬關進山上軍亦馳下夾擊禽段世遂拔大理分兵收未附諸蠻設官立衛守之回軍與友德會滇池分道平烏撒東川建昌芒部諸蠻立烏撒畢節二衛土酋楊苴等復煽諸蠻二十餘萬圍雲南城英馳救潰竄山谷中分兵摧滅之斬級六萬明年詔友德及玉班師而留英鎮滇中十七年曲靖亦佐酋作亂討降之因定普定廣南諸蠻通田州糧道二十年平浪穹蠻奉詔自永寧至大理六十里設一堡留軍屯田明年百夷思倫發叛

誘羣蠻入寇摩沙勒寨遣都督甯正擊破之思倫發復寇定邊衆號三十萬英選騎三萬馳救置火礮及勁弩爲三行蠻驅百象被甲荷欄楯左右挾大竹爲筒筒貯標鎗銳甚英分軍三都督馮誠前甯正左都指揮同知湯昭右百弩並發象皆反走乘勝焚其砦昔剌亦者寇梟將也殊死鬥左軍小却英登高望之取佩刀命左右斬帥首左帥見一人握刀馳下恐奮呼突陣大軍乘之斬馘四萬餘人生獲三十七象餘象盡殪渠帥刀思郎斯郎理等各被百餘矢伏象背以死思倫發遁去諸蠻震慴麓川始不復梗已會穎國公討平東川蠻又平越州酋阿資及廣西阿赤部二十二年冬入朝賜宴奉天殿賞黃金二百兩白金五千兩鈔五百錠綵幣百襲遣還陛辭帝親拊之曰使我高枕無南顧憂者汝英也還鎭再敗百夷於景東思倫發乞降貢方物阿資又叛擊之補衙盡俘其衆南中悉定使使以兵威諭降諸番番部有重譯入貢者英後

先鎮雲南十年年四十八卒軍民巷哭遠夷皆爲流涕歸葬金陵追封黔寧王諡昭靖侑享太廟英沈毅寡言笑好賢禮士撫卒伍有恩未嘗濫殺在滇百務具舉簡守令課農桑歲較屯田增損以爲賞罰墾田至百萬餘畝滇池隘浚而廣之無復水患通鹽井之利以來商旅辨方物以定貢稅視民數以均力役疏節闊目民以便安居常讀書不釋卷暇則延諸儒生講說經史太祖初起時數養他姓爲子攻下郡邑輒遣之出守多至二十餘人惟英在西南勳最大徐司馬何文輝雖名將遠不逮也子春晟昂皆鎮雲南昕駙馬都尉尙成祖女常寧公主春字景春材武有父風年十七從英征西番又從征雲南從平江西寇皆先登積功授後軍都督府僉事羣臣請試職帝曰兒我家人勿試也遂予實授嘗命錄烈山囚又命鞫叛黨於蔚州所開釋各數百人英卒命嗣爵鎮雲南洪武二十六年維摩十一寨亂遣瞿能等討平之明年平越巂蠻

立瀾滄衛其冬阿資復叛與何福討之春曰此賊積年逋誅者以與諸土酋姻婭展轉亡匿今悉發諸酋從軍縻之而多設營堡制其出入授首必矣遂趨越州分道逼其城伏精兵道左以羸卒誘賊縱擊大敗之阿資亡山谷中春陰結旁近土官詗知所在樹壘斷其糧道賊困甚已出不意擣其巢遂擒阿資并誅其黨沙陀普也等二百四十人越州遂平廣南酋儂貞佑糾衆蠻拒官軍破擒之俘斬千計甯遠酋刀拜爛依交阯不順命遣何福討降之三十年麓川宣慰使思倫發爲其屬刀幹孟所逐來奔春挾與俱朝受上方略遂拜春爲征虜前將軍率何福徐凱討之先以兵送思倫發於金齒檄幹孟來迎不應乃選卒五千令福與瞿能將踰高良公山直搗南甸大破之斬其酋刀召孟回軍擊景罕寨賊乘高堅守官軍糧且盡福告急春率五百騎救之夜渡怒江旦抵寨下令騎騁揚塵蔽天賊大驚潰乘勝擊崆峒寨亦潰前後降者七

萬人將士欲屠之春不可幹孟乞降帝不許命春總滇黔蜀兵攻之未發而春卒年三十六諡忠襄春在滇七年大修屯政闢田三十餘萬畝鑿鐵池河灌宜良涸田數萬畝民復業者五千餘戶爲立祠祀之無子弟晟嗣晟字景茂少凝重寡言笑喜讀書太祖愛之授後軍都督僉事進左都督建文元年嗣侯比就鎭而何福已破擒刀幹孟歸思倫發亡何思倫發死諸蠻分據其地晟討平之以其地爲三府二州五長官司又於瀾滄江西置騰衝千戶所戍之麓川遂定初岷王封雲南不法爲建文帝所囚成祖即位遣歸藩益驕恣晟稍持之王怒譖晟帝以王故召晟戒之貽書王稱其父功毋督過令晟仍還鎭守永樂三年八百大甸寇邊遏貢使晟會車里木邦討定之明年大發兵討交阯拜晟征夷左副將軍與大將軍張輔異道自雲南入遂由蒙自徑野蒲斬木通道奪猛烈棚華諸關隘具舟夜出洮水渡富良江與輔會師共破多邦城擣

其東西二都盡諸巢擒僞王黎季犛論功封黔國公歲祿三千石子世券交阯尋定復叛命晟佩征夷將軍印討之戰生厥江敗績輔再出率師合討擒定送京師輔還而晟留捕陳季擴逾戰不能下輔復出率師會晟窮追至占城獲季擴乃班師晟亦受上賞十七年富州蠻叛晟引兵臨之弗攻使人譬曉竟下仁宗立加太傅鑄征南將軍印給之沐氏繼鎮者輒予印以爲常宣德元年交阯復叛會安遠侯柳升進討升敗死晟亦退兵群臣劾晟帝封其章示之正統三年麓川思任發反晟抵金齒與弟昂及都督方政會兵政爲前鋒破賊沿江諸寨大軍逐北至高黎貢山下再破之明年復破其舊寨政中伏死官軍敗績發引還慚懼發病至楚雄卒贈定遠王諡忠敬晟席父兄業用兵非所長戰數不利朝廷以其絕遠且世將寬假之而滇人懾晟父子威信莊事如朝廷片楮下土酋所具威儀出郭迎盥而後啓曰此令旨也晟先後畫圖璽

田業三百六十處曰我日食其一足矣珍寶充庫藏後房曳羅綺者數百人役使閹奴亦百十輩兩善中貴賂遺歲不絕以故得中外聲晟有子斌幼嗣公爵居京師而以昂代鎮昂字景高初爲府軍左衛指揮僉事成祖將使晟南討乃擢昂都指揮同知領雲南都司累遷至右都督正統四年佩將印討麓川抵金齒聞賊盛遷延者久之參將張崇前驅至芒部敗昂不救引還貶秩二級已思任發入寇擊却之又捕斬師宗反者六年兵部尚書王驥定西伯蔣貴將大軍討思任發昂主饋運賊破還昂都督命督軍捕思仁發不能得驥等復出師索之緬甸破者藍而還十年昂卒贈定邊伯謚武襄斌字文輝昂卒始之鎮會緬甸執思任發送京師其子思機發來襲斌擊却之思機發復據孟養十三年復大發兵使驥等討之而斌爲後拒督餉無乏卒贈太傅謚榮康子琮幼以昂孫璘代鎮璘字廷章景泰初以都督同知佩印出鎮素儒雅濵

人易之既而號令肅然不可犯天順初卒琮猶幼璘弟瓚時爲錦衣副千戸特命以都督同知代鎭居七年先後討平雲龍諸寨及土官之構兵者降思卜法勒還諸蠻侵地功多然頗黷貨成化三年春琮始之鎭而以瓚爲副總兵移鎭金齒琮字廷芳通經義能詞章厲爽餽贄無所受尋甸酋殺兄子求爲守琮捕誅之廣西土官虐所部爲亂琮請更設流官民大便以次討平馬隆麗江劍川順寗羅雄諸叛蠻捕擒橋甸南窩反者卒贈太師諡武僖無子以瓚孫崑嗣崑字元中初襲錦衣指揮僉事琮撫爲子朝議以崑西平侯裔孫當嗣侯而守臣爭之謂滇人知黔國公不知西平侯也侯之恐爲所輕孝宗以爲然令嗣公佩印如故宏治十三年平龜山竹簀諸蠻又平普安賊再益歲祿正德二年宗師民阿本作亂與都御史吳文度督兵分三道進一出師宗一出羅雄一出彌勒而别遣一軍伏盤江截賊巢大破之七年安南長官司那代爭

襲殺土官復與都御史顧源討擒之再加太子太傅崑初喜文學自矜厲其後通賂權近所要請無不得寖驕淩三司使從角門入黜壽官論劾者輒得罪去卒贈太師諡莊襄紹勛崑子也既嗣封而尋甸土舍安銓叛都御史傅習討之敗績武定土舍鳳朝文亦叛與銓連兵攻雲南世宗遣尚書伍文定將大軍征之未至而紹勛督所部先進告土官子弟當襲者先予冠帶破賊立以請衆多奮搏擊賊大敗之朝文絕普渡河走斬之東川銓還尋甸衆猶盛列砦數十官軍分哨攻悉破之銓走芒部爲所執先後擒賊黨千餘人俘斬無算時嘉靖七年也捷聞加太子太傅益歲祿而是時老撾木邦孟養緬甸孟密相仇殺師宗納樓思陀八寨皆亂久不解紹勛使使者偏歷諸蠻諷以武定尋甸事皆懼伏願還侵地而木邦孟養俱貢方物謝南人悉定紹勛有勇略用兵輒勝然頗驕侈發民夫攻石大理山崩役夫多死又奪民田廣其莊都御史

歐陽　遷章劾之下詔請責卒贈太師謚敏靖子朝輔嗣朝輔素驕貴既嗣封都御史劉渠案略朝輔與之因上章言臣家世守茲土上下相承近有司紛更典制臣職守率不與聞接見不循故列臣孽遂孤危動多掣肘無以彈壓蠻方乞申勑諸臣悉如其舊詔許之朝輔益驕給事中萬虞龍劾朝輔並論渠詔羅渠而令朝輔治事如故卒贈太保謚恭僖朝弼朝輔弟也朝輔卒二子融肇皆幼詔視琮璘故事令融嗣公給半祿而授朝弼都督僉事佩印代鎮居三年融卒肇當嗣朝弼心害之於是朝弼嫡母李請護肇居京師待其長而還鎮報可肇未至京卒朝弼遂得嗣嘉靖三十年元江土舍那鑑叛詔朝弼與都御史石簡討之分五軍薄其城城垂拔以瘴發引還詔罷簡將再出師鑑懼仰藥死乃已四十四年討擒叛蠻阿方李向陽又明年平武定叛酋鳳繼祖破賊巢三十餘朝弼素驕事母嫂不知禮奪兄田宅匿罪人蔣旭等用調

兵火符遣人詗京師乃罷朝弼以其子昌祚嗣封給半祿朝弼怏怏益放縱葬母至南京都御史請留之詔許還滇毋得預鎮事朝弼恚欲殺昌祚撫按交章言狀並發其殺人通番諸不法事逮繫詔獄論死援祖功免錮南京竟死昌祚初以都督僉事總兵鎮守久之嗣公萬曆元年姚安蠻羅思等叛殺郡守昌祚與都御史鄒應龍發土漢兵討之破向盌鮓摩等十餘寨犁其巢禽得思等十一年隴川蠻岳鳳挾甸緬以叛旁近土司並遭兵昌祚壁洱海督裨將鄧子龍劉綎等斬木邦叛酋罕蘆以暑瘴退師明年復攻罕虔故巢三道並入擒其酋罕招等又破緬兵於猛臉岳鳳降論功加太子太保恐食故祿復以次平羅雄諸叛蠻再賜銀幣孟養思氏迸入於緬導緬兵攻猛廣於是大集兵壁永昌緬人循追繫至那莫江瘴作而還二十一年緬人復入寇昌祚逐之連戰皆捷會羣蠻內亂乃解兵沐氏鎮守雲南久威權日盛尊擬親王巡按

大臣往謁及門下車藩司以下蔑如也昌祚出僉事楊寅秋不避道昌祚笞其輿人寅秋訴於朝下詔切責革鎭守以子叡代鎭武定土酋阿克叛會城脅府印以去叡被逮下獄昌祚復理鎭事卒孫啓元嗣卒子天波嗣天波封十餘年而土司沙定洲作亂天波奔永昌亂定復歸於滇永明王至滇天波任職如故從奔緬甸緬人欲刼之不屈死初沙定洲之亂天波母陳氏妻焦氏自焚死比天波奔緬妾夏氏不及從自縊死踰數日收葬支體不壞人以爲節義所感焉

新安倪蜕曰黔寧幼育于帝后與太子同起居服食最相愛也則其哭太子而殞厥軀理則有之乃相傳云太祖賜英酖酒英于南城樓自盡人哀慕之稱南城樓曰盡忠樓而滇南野史又云上遣使賜英刀繩藥酒三物英預知之建小鼓樓于南城外詔至仰藥死夫野史傳聞多有謬誤難信者乃名山藏頗爲良史而亦有上賜之黃封而

遂卒一語何也其言國多與本紀異本紀只言哭懿文太子過哀嘔血而卒耳竊以爲太祖于諸功臣雖多猜忍而諸臣亦往往由于驕僭怨望以自取禍若西平四十年君臣父子之間初無瑕隙性既純謹功又最高太祖何爲而欲酖之也哉蓋此時英以哭太子而病病而將死適黃封至夫大臣出鎭在外帝心念之賚以上尊賜之珍味皆用黃封古今皆是也不幸而英適死百姓哀慕之餘不識事體遂疑帝之殺之而亦豈眞有是事哉至若欲自盡而先建小樓刀繩藥三物並賜此則負鼓盲翁之套語吹灰爨婦之恒談較斧聲燭影尤謬者也烏足深論　此說頗正足解後人之惑故備錄之按沐氏鎭守雲南凡二王九國公一侯一伯四都督明開國功臣傳世久而克保令終者惟沐氏一門爲極盛焉或謂黔寧系出孝陵故其後嗣亦與明祚相終始語雖不經然英因哭懿文而隕春試職而帝有兒我

家人勿試之論晟昂等陰護建文卒歸西內君臣之誼益以親親微
之史策昭然可信則漁渡誕辭之說不盡爲野史之無稽而建樓賜
畝之誣益信傳訛之不實矣漁渡說本宙載見卷十二

建文外紀

建文名允炆明太祖之孫故懿文太子之子也太祖崩以皇太孫即位
改元建文諸王皆以叔父行據方鎮元年七月燕王棣舉兵反五年燕
兵犯京師至金川門谷王橞啓門納之須臾宮中火起皇后馬氏崩帝
倉卒間忽內臣昇一篋至且述高帝遺命曰後有急即出此啓之得度
牒三曰應文應賢應能僧服如之于是帝及御史葉希賢吳玉教授楊
應能並爲僧編修程濟爲道人從宮中隧道出期從亡諸臣史仲彬郭
節馮潅廖平金焦黃直程亨梁良玉王資等自秦淮水關出諸臣稱帝
曰大師云師至鎮江會于史仲彬家至襄陽主廖平家遂行明年乃永

樂元年師入滇居永嘉寺惟應賢應能及程濟從二年師去滇入蜀又入楚入吳至史仲彬家一宿入天台三年復入蜀郭節黃直迎居于大竹縣之善慶里四年三月入滇居西平侯沐晟家明日去明年有言建文匿晟所者使使察無跡是年師結庵于白龍山六年師在白龍山金焦郭節黃直來七年去滇入蜀居善慶里八年三月還白龍山在菴憔悴夏月患痢不能出山覓膳適史仲彬偕程亨節訪至相對大慟各獻方物仲彬獨豐留一月彬請行師曰汝遠來固當久留因問其子之年歲能幹欲爲官否對曰必不敢相與晞嘘久之始行主臣慟哭失聲七月師避偵者他去九年有司毀白龍山之庵是年應賢應能更結庵于浪穹度居之十年師在浪穹三月應能卒四月應賢卒十一月馮灌黃直來十一年師南行至蠻甸十二年師在浪穹十三年師去滇入衡山還至馮灌家不遇歸値灌及黃直於途俱病師留視之二人卒葬之乃

還十四年師在浪穹十五年別蔡室子鶴慶山中史仲彬來曰龍潭舊處庵毀問僧徒不知何之史私泣曰彬不遠萬里來得見一面死且瞑目不則得一音耗歸家亦安凡値寺觀靡不拜禱尋歷數郡幾兩月餘一日在鶴慶忽遇一比邱指引乃得至師處留一月歸郭節之弟子了空來云節已卒十六年師至黔來往於鎮西廣順之間十七年在黔十八年入蜀登峨嵋十九年去蜀入粵十一月還鶴慶二十一年去滇入楚二十二年入吳遇史仲彬因至其家二十三年太宗崩仁宗立明年爲洪熙元年師渡海登普陀巖遂還鶴慶仁宗崩宣宗立師憮然曰吾其兗夫時出亡二十五年矣涉歷遍天下恒以滇爲家先是太宗永樂八年給事中胡濙劉儁御史史濡工部尚書嚴震太監鄭和假他事往來南中物色之一日震忽遇師於清水關道上相持而哭師曰何以處我對曰上自行臣計之熟矣是夕震至驛亭自縊死是時偵者頻至師作

四愁詩以自傷最後命瀠駐湖南偵師凡七載始報命太宗夜召入寢殿問狀瀠對曰某固在然天命人心去之已久無能爲也不若姑置之度外在陛下成就聖德在彼獲終餘年太宗領之自後遂罷四出之使者宣德元年師在鶴慶使程濟往河南覘王資金集未至而資集卒二年師在鶴慶八月麓川寇至師去滇三年在道聞史仲彬獄死哭之五月從西陵入陝十月至漢中四年五月還浪穹庵毀仍還鶴慶五年師在浪穹爲文哭從亡諸臣之死者且命程濟各爲之傳藏山巖中六年二月師去滇歷秦蜀楚吳越踰嶺至桂林凡六年而後還是年宣宗崩英宗立明年爲正統元年師欲東歸年六十有二矣遜國初爲僧十二年學易五年覩佛書疏楞嚴法華著曰文和尚又二年蓄髮爲道士講老莊又七年復爲僧又二年復蓄髮爲道士未幾又爲僧時從亡諸臣亡略盡師每一念及輒悲感累日不食故有東歸之志程濟力諫阻之乃

此三年師有主庵之弟子應知遁去師處迹露與程濟急行入粵西居橫州之山寺四年濟請師還滇不許五年復入黔至貴州之金筑司題詩羅永庭之壁上會有同寓僧竊詩詣思恩土知州岑瑛所自詐言是建文帝者械入京同寓諸僧俱逮遂及師時程濟已九十餘髮盡白負橐以從九月師至北京御史鞫他僧坐誣妄論斬英宗使舊時中官吳亮來視師言亮嘗舐食子鵝肉畢亮伏地哭不能仰視歸而自縊或曰吳誠非亮也詔迎師入大內帝在滇嘗賦詩曰牢落西南四十秋蕭蕭白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收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又題羅庵壁云風塵一夕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鳳返丹山紅日遠龍歸滄海碧雲深紫微有象星還拱玉漏無聲水自沈遥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臨閱罷楞嚴磬懶敲笑看黃屋寄團瓢南來瘴嶺千層迥北望天門萬

里遙欵叚久忘飛鳳輦袈裟新換袞龍袍百官此日知何處惟有羣烏早晚朝命程濟作圖因作歌曰菜色青兮菜根辛兮菜兮菜兮似予情兮又有澹菜歌云老菜根老菜根名固賤用何尊種鋤和尚走灌溉道人弃長雖新地力成實舊天恩休厭淡更嫌村嚼來滋味勝雞豚饜他日日飽黃昏聊將性命存師既入宮宮中人皆呼爲老佛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云

按建文之事初謂焚燬後疑出亡或生或死本屬未定然胡濙寢殿之奏云某固在則其出亡是實然志傳記載往往參差即就史書而論亦自互異名山藏云度牒一易知錄則三牒同通志也名山藏于正統時帝己年八十餘出自雲南跏趺布政司堂曰我建文帝也老夫不言一把骨更誰瘞耶易知錄以爲出誣妄僧口非建文語且在粤不在滇考建文生洪武十一年時未七十僧以九十餘冒之固非

即名山藏謂帝年八十餘亦非也又新舊志及諸書俱云元年正月至雲南永嘉寺滇考曰五華寺今志無永嘉寺而五華寺即元之憫忠寺志稱沐晟沐昂修有建文獅子座今止存正殿想獅子座當是建文曾坐沐氏尊之但昂是晟弟當物色之時岷王又與晟搆釁即此三字亦是後人指稱昂未敢也但不知永嘉即五華乎抑別有永嘉在他處乎又易知錄通志云四年結庵白龍山後爲有司所燬既卜築浪穹之鶴慶山中今志惟永昌有白龍山疑建文于此山結庵據史是年至晟家是年結庵白龍亦是年使察無迹自必去之絕遠如永昌始得無迹詎謂武定獅山之近足保風聲不漏乎群書俱無建文潛獅山事惟滇考云送至武定府今獅子山龍隱庵詩與像猶存在滇考本之野史然野史亦未嘗云建文隱獅山也按野史云帝爲僧逃出遊雲南武定御製一詩存獅山此詩即不贋亦是末後題

羅永庵句不是獅山所作而題羅永庵詩乃是初出亡作非暮年將歸句也何也建文出亡三十九年何在獅山郎云四十秋蕭蕭白髮後六句皆追前悼往傷天意入心之去而東歸之志不能忘聊題庵壁以寄慨至羅永庵二首悉係初出亡時情狀豈有三十九年後題詩而曰遙想猶瑩新換乎故以爲永樂元年而後在滇所作則可若以爲題羅永庵壁豈不謬哉要之遜國時事當之者固多曖昧因而所見異辭所傳聞又異辭忌諱深則存之以暗晦鋪張勝更益之以恢奇於是書者或不必眞而眞者反不得書矣

永明外紀 摘也是錄紀明永明入滇始末

順治十五年戊戌十二月十五日王自滇起行

十六年己亥正月初四日王至永昌府

閏正月十五日自永昌府起行　十八日至騰越自永昌一路入緬

文武官四百餘員隨從之役三千餘人其時隨護者則靳統武也　二十四日甫下營而未炊忽楊武兵傳言後面吳兵隨到各營兵士俱忙亂奔散馬吉翔與司禮李國泰催王卽行遂狼蹌而奔君臣父子夫婦兒女不復相顧兵馬亂處火光竟天各營行裝皆被搶刦貴人宮女俱爲亂兵所掠　二十五日至鐵壁關孫崇雅叛肆掠輜重凡文武遇厄稍後者悉爲所擄　二十六日靳統武棄王由斜谷而去　二十八日王入緬關緬人要請各從臣去弓矢刀仗勿驚擾緬人不從馬吉翔命悉去戎備衆乃遵行是日抵芒漠緬人迎貢亦頗循禮　二十九日黔國沐天波與皇親王維恭典璽李崇貴等計曰我等須引世子入茶山饒可在外調度各營且王在緬亦可遙爲聲援或不至受困王妃不許　三十日起行

二月初一日王至大金沙江僅得四舟止可供上用餘各自買舟走小河又訪問得陸行亦可達彼岸卽有從陸者計諸臣隨行之衆于騰越起行尙不下四千此時簡閱止一千四百七十八人從舟行者六百四十六人餘者從陸　初四日馬吉翔李國泰不候太妃世子卽命放舟太妃大怒曰連我也不顧欲陷王子不孝耶衆乃止　初六日長行　十八日至井梗緬人爲阻每日止行二三十里　二十日緬人來報我兵四集請勑阻之是晚諸臣悉會舟前議誰可往衆各推委惟鄭凱與行人任國璽請行馬吉翔恐二臣暴其過因私謂緬人曰此二人無家去則不還矣旋復報各營已撤去遂輟不行　二十四日緬酋來邀大臣過河議事王命馬雄飛鄔昌琦往至則緬酋不出惟令通事傳語所問皆神宗時事二臣不能答緬人哂之因所齎勑書與神宗時所賜御寶相去微

別以爲僞又出黔國公征南將軍印相對乃信蓋緬人于神宗萬曆二十二年因亂來朝請救朝廷却之是年遂與緬絶出此蓋以示前代未嘗受恩也

三月黔國公沐天波與綏寧伯蒲纓總兵王啓隆逖馬吉翔等集大樹下天波曰緬酋遇我日不如前可卽此走護臘撒孟艮諸處尙可圖存吉翔曰如此我不能復與官家事將三宮交諸公爲計可耳衆默然遂散時白文選率兵于二月初五日已抵緬亞哇迎王相去不過六十里寂無知者然皆不探聽虛實惟焚掠爲事而已

十七日起陸諸臣至亞哇城對河屯駐緬酋疑曰此等非避亂乃是陰圖我耳發兵圍之傷者甚衆因分居各村總兵潘世榮降于緬通政司朱蘊金中軍姜承德皆自縊死

四月芒漠來報有我兵祁姓者來迎請勅止之吉翔卽請以錦衣衛

丁調鼎考功司楊生芳往至五月望後始還祁兵得勅不進吉翔復與緬官之把隘者勅一道云我已航閩後有一切兵來都與我殺了

五月初一日緬酋遣都官備龍舟鼓樂來迎　初五日王去井梗　初七日至亞哇城對河安札　初八日至者梗即從陸諸臣所駐舊地也先建草房十間請入居之外以竹爲城每日守護者百餘卒其諸文武自備竹木結宇而居　初九日緬酋遣貢甚厚亦優答之時緬婦自相貿易雜沓如市諸臣恬然以爲無事屏去禮貌皆短衣跣足闌入緬婦貿易隊中踞地喧笑呼盧縱酒雖大僚無不然者其通事爲大理人私語人曰前者入關若不棄兵器緬王猶備遠迎今又廢盡中國禮法異時不知何所終也

八月十三日緬酋來招黔國公沐天波渡河幷索禮物葢緬酋以中

秋日各蠻皆貢獻故責幣帛以彰聲勢天波至脅令椎髻跣足以緬禮見天波不得已而從之歸而泣告衆曰我所屈者爲保全王也若使執抗不知將作何狀衆且不以我爲罪府乎于是禮部楊在行人任國璽皆疏劾之留中不發是月王患腿瘡旦夕呻吟而諸臣日以酣歌縱博爲樂中秋之夕馬吉翔李國泰呼梨園黎應祥者演戲應祥泣曰行宮在近王體不安且此時何地而行此忍心之事乎雖死不敢奉命吉翔等大怒令痛鞭之時蒲纓所居亦密邇西內纓大開博肆呼吆無忌王聞而怒之毀其居纓仍如故

九月十九日緬人進新穀王以賜從臣之窘迫者馬吉翔狗私散給鄧凱見之大罵吉翔於行帳吉翔旗鼓吳承爵捽凱而仆傷其足遂不能行

十七年庚子七月緬人復招黔國公沐天波渡河天波力辭緬使曰此

行不似從前可冠帶而行至則遇之有加禮始知各營將臨緬城晉王李定國率兵迎王有疏云前後具本三十餘道未知曾達否今與緬王約議於何處相迎伏候指示而諸臣在緬燕雀自安全無以出險爲念者緬營索勅朦朧而去外兵久候音問俱絕遂拔營去後緬人來言此輩全無實心爲主惟向各村焚掠亦不計議恢復方略或索本國象隻糧草相助而行乃惟播惡於無辜恐不邀天之庇也時馬吉翔楊在以潘璜能通緬語囑其扶鸞曰仙告我矣某處有兵來迎當以某日至岡上以邀賞取悅又恐定國至衆將疾攻其惡不得自恣故矯旨令勿入緬而一切惟事牢籠諸臣奸醜蓋難枚舉至文武陞遷仍由權賄國事至此尚可問乎

九月馬吉翔奏有大臣三日不舉火者王怒令典璽太監李國用可碎寶以濟之國用叩頭曰臣萬死不奉詔既而馬吉翔李國泰竟

璽以散各臣吉翔弟雄飛專恣尤甚託者必先通雄飛　得於是
行人任國璽纂宋末諸奸行事彙成一帖進之吉翔聞恨之不置
王方覽閱次日國泰竊袖之出
十八年辛丑二月二十八日鞏昌王白文選密遣緬人齎疏至云臣不
敢速進者欲其扈送出關爲上策耳候即賜璽書以決進止後五
六日文選率兵造浮橋爲迎蹕計相去僅六七十里緬人復斷其
橋文選候詔不得遂徹營去
三月有歃盟謀刼世子靳關以出者兼殺吉翔國泰以弭後患事洩
坐以結盟投緬密捕黔國公沐天波家人李姓王啓隆家人何愛
各付本主殺之
五月道臣任國璽有時事三不可解之疏意以禍在燃眉急圖出險
王令國璽以出險策條奏馬吉翔李國泰扼之不行　二十三日

緬酋弑其兄而簒其位遣官索賀不從

七月十六日緬人來邀當事大臣渡河議事皆辭不行　十八日緬人又遣官至曰此行無他我王子慮衆立心不善請飲咒水後令諸君皆得自便貿易生計耳否則我國安能久奉芻粟耶　十九日馬吉翔李國泰脅衆入緬止留年老內監一二人侍鄧凱以足疾得免已而緬人以兵三千圍之呼曰爾大臣可俱出飲咒水有不出者亂鎗攢刺之諸臣猶豫既無寸兵可以相持又慮王與宮闈有失延久無可爲計遂悉出出則以三十人縛一人駢殺之王聞與中宮皆欲自縊內侍之僅存者奏曰王死固當其如國母年高何且既亡社稷又棄太妃恐貽後世之譏盍姑緩以俟天命王遂止已而緬兵入宮搜財帛貴人宮女及諸臣女縊於樹者纍纍如瓜果然王與太妃以下二十五人同聚一小屋中驚皇無措已

而通事引緬官來護守惟曰不可傷王與沐國公時遍地橫屍緬官請移沐天波所居之室大小止存三百四十餘人聚於一樓哭聲聞於一二里外寺僧私以粗糲進賴以得飽且知諸臣之飲兕水俱爲所殺而黔國公沐天波及王昇魏豹王盛隆各擊傷緬兵數人而死死亦倍慘　二十一日緬人仍請王還舊居處　二十五日進鋪陳銀布等物且致詞曰我小邦主子實無傷犯諸臣之心因各營兵殺戮村民民恐實甚乃甘心於諸臣以快其忿也幸無介介於小邦王頷之而已王病所存大小男婦無不病者死亡相繼諸臣昔之由陸路而去者約離緬半月程住四五日皆爲緬人所啗其子身無家累者約離緬一月程方住於一小國中緬人以兵洗之而擒其王以歸蓋從王入緬者無噍類矣

十二月初二日未時有緬官二三人來謁云此地不便於居處請移

他所爾國兵近我城將發兵取道於此恐驚王耳語未畢而緬人舁王所坐杌子即行太妃大哭隨之繼有二肩輿舁太妃次王妃以行大小男女步行五里外渡河至岸已昏黑不知所行爲何徑三鼓後至營始知爲三桂營也　初四日王入大營　初六日王復轉亞哇城　初九日王長發歸滇滇雲歷年傳吳三桂送由榔在路以罪囚待之人心無不歎惋由榔體貌修偉然趾爪內卷素不能騎恃轎而行今不可得故其苦彌甚

康熙元年壬寅三月十三日王入滇城　十八日王被縊

雲南府志大事考康熙元年三月吳三桂送永明回省四月吳三桂縊殺永明及其子於昆明先是愛星阿等議送永明京師三桂奏以道遠不便請就雲南處分　旨下愛星阿問當如何三桂曰斬首愛星阿曰如此未免太慘三桂以　上命對時卓羅在坐厲聲曰彼亦曾爲君全其首領可也此事我自當之三桂色赧乃遣

固山楊坤章京夏國相等縊永明及其子於篦子坡永明母大哭呼天曰吳三桂逆賊汝立心謀反而以我家爲汝固寵之計我張目地下見汝之碎屍萬段也時正午晴明忽陰晦雷雨有黑雲二股蜿蜒入空去滇人見而哀之有流涕者三桂恨甚令焚其屍揚其灰於翠海中家屬送京按翠海俗呼菜海子九泉所匯故又名九龍池沐氏初種柳牧馬其間亦名柳營

雜錄曰吳三桂標將有商於吳者問以舊晚坡之事據云十二月初三日三桂至舊晚坡檄緬送王緬亦遣人相聞薄暮緬人送人首十七至三桂營營中訛言王薨及二鼓譁言王至矣隨衆出迎見二艘渡江來一爲王及太妃王妃世子郡主其一爲遇害諸臣家屬有緬相及蠻兵二百餘人俱至三桂送王及宮眷於公所王南面坐達旦三桂標下各官相繼入見或拜或叩首而退少頃三

桂進見初甚倨傲見王長揖王問爲誰三桂噤不敢對再問之遂伏地不能起及問之數至始稱名應王切責良久三桂緘口伏地若死人王卒曰今亦已矣我本北京人欲還見十二陵而死爾能任之乎對曰臣能任之王令之去三桂伏不能起左右扶之出則色如死灰汗浹背自後不敢復見

東昌李君調云緬酋送王舊晩坡在庚子十二月辛丑三月十八日以弓絃絞於金蟬寺調時在三桂營中目擊者此云壬寅未知何據

行在陽秋云辛丑五月江西道御史任國璽奏爲時事三不可解謂上年本請世子開講期年不行今勢如累卵不思出險尙然如此次日着任國璽獻出險策國璽奏能主入緬者必能主乎出緬今日事勢至此乃卸肩於建言之人乎時王祖望鄧居詔各疏劾

翙泰有內官曰爾上于本萬本亦何用其權若此禮部楊在講書賜之坐典璽李崇貫以爲非禮次日亦賜崇貫坐崇貫辭曰今雖亂世禮不可廢每講崇貫出外一日世子問楊在曰哀公何名在不能對

龔彝順寧府人天啓乙丑進士旣從王至滇具酒肴進謁王所守者不許彝厲聲曰此吾君也我爲其臣君臣之義南北皆然我祇一見耳何拒我爲守者往啓三桂三桂許之彝遂得入堂上設宴請王出朝禮畢進酒王稱謝痛哭不能飲彝伏地痛哭亦不能起再勸王飲王勉飲三爵彝再拜不止遂觸地而死王撫之慟幾仆

滇南雜志卷六

上海曹樹翹春林編

傳紀下

吳三桂傳

吳三桂字長白遼東籍高郵人提督京營吳襄子也幼試武舉出華亭董宗伯其昌門下以父蔭得官歷都督指揮積勳至大總戎崇禎十四年薊遼總督洪承疇出山海關會八鎮兵於寗遠三桂偕王樸馬科楊國柱等與我　朝兵戰於松山國柱敗沒三桂與樸等俱夜遁樸被誅而三桂僅鐫秩未幾奉命鎮守寗遠三桂年方及壯勇冠諸軍十七年春賊李自成由晉入燕漸逼京師給事中吳麟徵疏請棄關外地速召三桂入衞陝督余應桂亦上言闖賊勢大非全力注之不可請調關東吳三桂及天下雄鎮會師眞保之間併力協剿庶賊可滅廷議以棄地

非策疏請不報三月自成破陽和賊將入眞定京師戒嚴始信麟徵乘寍遠封三桂平西伯飛檄令入關東討賊三桂被命遷延不即發簡閱步騎携挈人民徙五十萬衆日行數十里十六日次山海關而昌平陷二十日抵豐潤而都城陷三桂聞變回至關門頓兵不進猶豫未有所決自成聞三桂回師據關執其父襄令作書招之略曰汝以君恩特簡得專閫任非眞累戰功歷深資也今汝徒飾軍容怯懦觀望使李兵長驅直入旣無批吭搗虛之謀復乏刑格勢禁之力事機已去天命難回吾君已逝爾父難回嗚呼識時務者亦可以知變計矣及今早降不失通侯之賞猶全孝子之名萬一徒恃憤驕全無節制主客之勢旣殊衆寡之形不敵頓甲堅城一朝殲盡使爾父無辜並受屠戮身名俱喪臣子均虧不大可痛哉遣降將唐通齎四萬犒師并襄手書以往而別令賊將率兵二萬守關拒三桂三桂得書欲降爲書覆父有國破君亡兒

自當以死報今蒙吾父諄諄以孝字督責兒又不得不勉遵嚴命等語適有愛妾陳沅在襄所爲自成奪去三桂詢知大憤乃遣使乞降於我朝求兵討賊時九王統兵十餘萬西向以觀動靜總督洪承疇及三桂舅祖大壽皆在　本朝親信用事求發兵助中國三桂又自齎詣大營承疇大壽即引見九王遂定盟起師先是三桂佯受賊犒師銀而襲殺其守關兵殆盡賊帥負傷遁歸至是傳檄遠近略云闖賊李自成以么麽小醜蕩穢神京日色無光妖氛吐燄豺狼突於城闕犬豕据於朝廷又云弑我帝后刑我縉紳戮我士民掠我財物二祖列宗之怨恫天壽悽風元勳懿戚之誅鋤鬼門泣血又云周命未改漢德可思誠志所孚順能克逆義兵所向一以當千自成聞之大驚自率兵六萬東行以禦三桂挾太子二王與襄自隨僞將劉宗敏李過等皆從前鋒至永平三桂與之十三戰無勝負及自成大隊至薄三桂營拔之進圍山海城

數回復分兵從關西一片石出口東突外城遍關內三桂不能敵九王度勢已急統大兵馳至英王率二萬騎從西水關入三桂見九王薙髮稱臣令關內兵悉薙髮迫於戰期兵不及薙者裂白布三條纏縛於身以爲別九王居後隊三桂爲前鋒九王令三桂先與賊戰既而遣鐵騎繞出吳兵之右以白標爲號急擊賊兵劉宗敏負重傷自成大敗走永平英王豫王急令三桂追之自成一日夜馳入京師仍立十二寨於城外大兵攻之連拔八寨斬首二萬級自成大懼令僞將上城巡守遣唐通出戰爲三桂叅將馬有威所殺自成益窘乃使使議和三桂曰還我太子二王而後罷兵自成出太子見三桂三桂先令守備張成指揮范玉各率兵一千用賊旗幟東西設伏俟太子出疾擊賊營又令都司耿士艮率大兵爲應以奪太子自成果中伏大敗然所出者非眞太子也自成復令挾吳襄上城以招三桂三桂射殺左右挾者自成遂斬襄懸

其首於城上幷家口三十餘人盡殺之四月三十日縱火焚宮殿棄京城而去三桂見火起料賊必西走戒諸將勿入城救火分路追賊及於定州之清水河下岸賊將谷大成勒馬迎戰爲三桂所斬軍士斫祖光先馬光先墜傷一足自成復大敗走三桂在定州以賊將首級遙祭其父將奪回金銀散給將士三軍感悅聞自成屯兵眞定與遼東巡撫黎玉田合兵追及之自成屢敗而憤復勒精騎迎擊三桂三桂張三翼以進斬僞將三人首萬級自成復益兵搏戰率諸賊帥直逼營前大罵曰今日決一死戰勿令外國來助乃爲豪傑耳三桂分兵迭戰自辰至酉互有殺傷會東風大作黃沙蔽日賊營旗倒馬蹶自成急收兵三桂射之中脇遂拔營而遁度固原入山西三桂乃還軍京師時九王已定燕京奉命攝政以三桂有大功封平西王南京福藩僭立以三桂討賊復讐遙封薊國公世襲贈父襄爲遼國公母祖氏遼國夫人遣使臣沈廷

楊海運米十萬銀五萬犒之三桂弗受八月復遣使臣左懋第陳洪範齎銀幣謝我　朝幷勞三桂懋第等至謁三桂出銀幣且致福藩意三桂謝曰時勢至此我何敢受賜惟有閉門束甲以俟後命耳懋第被羈北京洪範南還始知　本朝渡江之志時自成適至平陽發兵守隘攝政王命三桂復率兵西伐自成合數十萬悉力而戰三桂率鐵騎衝陣所向披靡斬首數萬賊衆大潰自成遂出武關南走荆襄大兵旣定三秦復追賊入楚自成走死羅公山其衆降於何騰蛟闖賊遂滅順治七年庚寅是時餘逆未靖桂王僭號永歷黔滇蜀粵之間猶阻聲教　世祖命三桂及定南王孔有德平南王尚可喜嗣靖南王耿繼茂統兵南下以淸宇內三桂由秦入蜀郡邑皆迎附九年永歷走安隆張獻忠餘黨孫可望以兵迎之遂遣僞將劉文秀王復臣收復四川文秀善撫士卒多樂爲死蜀人聞其至所在響應重慶敘州諸郡邑爲三桂所克者

次第失陷三桂迎戰輒不利乃歛軍退守保寍文秀躡其後惟恐失敵復臣諫曰三桂勁敵也且我軍驕矣以驕軍當勁敵能無失乎不聽至保寍又諫曰毋圍城圍則兵分力弱師老則潰文秀曰三桂坐守孤城計日可下將軍何怯甚也令張先璧軍其西南先璧驍將號黑神軍容耀日然勇而輕敵三桂巡城至西南曰是可襲而破也乃開門出精騎犯其壘果驚潰轉戰而南至復臣營營爲亂軍所擾又阻以水勢遂不支三桂乘勝合擊復臣手斬數人圍者益衆乃曰大丈夫不能生擒名王豈可爲敵所辱遂自刎文秀解圍去三桂按兵不追曰平生未見如此惡戰特遺一着耳令如復臣言吾軍休矣文秀既敗退三桂益統兵入四川遂平十五年戊戌大兵三路入滇經略洪承疇由貴州大路取雲南與僞將李定國相拒於曲靖征南將軍趙布太由廣西至黃草壩而入三桂則由四川至遵義水西以取滇省永歷遂入阿瓦以蕩平功

上命三桂總統全師鎮守雲南晉爵親王而經略及將軍貝勒等俱
復命始三桂西征留長子於京師以固朝廷意其子龍眷有加旋尙主
爲額駙恩禮優渥亞於親王貝勒而三桂包藏禍心日伺釁以動 世
祖賓天三桂入臨慮廷議見留乃提兵遠道絡繹啓行三桂未至前驅
在燕者人馬塞途居民走匿朝廷恐其爲變令於京城外搭廠設祭三
桂哭臨成禮而去吏部兵部選用文武官三桂欲市恩於人每以藩府
龍鳳王批咨部曰某爲某守令某爲某叅遊雖部選已定例必撤回而
用藩府所咨選者號曰西選西選之官幾滿天下所選官莅任督撫大
吏亦改容加禮惟恐得罪藩府也三桂自討闖平藩以來幕府故舊散
亡殆盡乃擇諸將子弟及四方賓客資性穎敏者授以黃石素書武侯
陣法以備將帥之選一時少年浮夸之士人人自以爲大將材所收士
卒又皆孫可望李定國張獻忠之勁旅故部下多勇健善鬬鎮滇據守

戰馬漸倒斃而川馬力弱難以臨陣三桂密諭養子陝西總鎭王屏藩王輔臣等選西馬之勇健者歲進三千匹皆從西番繞道至滇兵火之後在在凋敝所征財不足以充府藏因招徠商旅資以藩本使廣通貿易殖貨財以給軍需又以遼地產參利盡四海而連附獨出巴蜀因嚴私採之禁設官監之官收其直而鬻於市犯者至死當是時三桂自以滇中形勢南扼黔粵西控秦隴財用富饒兵甲堅利且治軍嚴整號令肅然屯守攻戰之宜無不畢具乃復僞爲恭敬虛懷延納由是將士樂爲之用民心亦翕然歸附强藩雄鎭咸受其籠絡其不軌之志固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康熙十一年秋　上以三桂逆謀漸著欲先發制之以其乞師入關有功社稷不欲顯正其罪特召三桂移鎭關東予以世職蓋欲銷其逆志以功名善終也詔至雲南全藩震動奸謀益急然恐舉兵滇蜀所在阻隘不能全進謀至中原據腹心以制指臂長驅北向可

以逞志乃拜受詔命待使者益勤而陰部勒將吏使者不知狡謀乃曰
以　上命促之督責過深頗淩辱其將吏始請改期繼請緩行皆持不
可三桂欲反恐其下不從乃設宴大會諸將酒三行起而歎曰老夫與
諸君共專垂三十年今四海昇平無所用吾輩行且遠矣未知　聖意
所在且盡今日歡與諸君敘故未識異日復相見否諸將聞言皆泣下
時有十三太保者皆麾下都統首領官三桂寄其心膂令將強兵護藩
府至是皆喻意約期待變越兩日使者促益急三桂下教會諸將曰行
期迫矣朝廷之嚴譴不可逃也若使臣之驅策老夫不意至此諸君行
矣毋徒受使臣辱也諸將怒曰行即行耳何相逼為三桂復慰之曰朝
命也誠不可緩但向者諸君得處此土以有其家以享富貴伊誰之力
歟諸君思之諸將皆稽首曰邀殿下之福曰非也諸將曰然則君上之
恩曰是已未盡然也昔我受先　朝厚恩待罪東鄙值闖賊搆亂召衛神

京計不能兩全乃乞師　本朝以復豕父大讐繼平滇蜀得棲息於此今日之富貴皆先朝餘蔭耳故君之陵寢在焉可無別乎先是辛丑冬三桂兵臨阿瓦檄取永歷以歸縊死雲南府治殮其遺骸藁葬府城外故云爾大事考康熙元年四月吳三桂縊殺永歷及其子於昆明之篦子坡焚其屍揚之家屬送京　諸將皆拜聽命於是卜日謁陵先期復集諸將謂之曰別故君當以故君之衣服見諸將皆曰諾乃下令三軍擇某日啓行趣使臣先發滇雲歷年傳三桂反狀漸露使者遂行至滇界聞果反遂疾驅至京至日各具漢官威儀集陵下三桂易方巾素服酹酒山呼再拜慟哭伏地不能起三軍皆哭聲震如雷人懷異志蓋至是而三桂之反謀成矣將行復下教屬將吏曰老夫耄矣行且戍邊惟是戎伍之事不可以不習明晨當於郊外大閱後期者按以軍法向晓鳴鼓角整隊伍軍容肅然三桂披甲上馬揚鞭疾馳發三矢皆中的長鎗大劍畫甲雕戈羅列左右每馳一回即於馬上接一器運之風馳雨驟英武絕人其意欲

以力詘衆心滇雲歷年傳康熙十二年十一月馬寶自楚雄入省城昆明縣稽詰之遂毀其冠而進時巡撫朱國治令六門巡警以備不虞昆明縣劉登雲守大西門馬寶至將入登雲詰其因何離汛奉何行調寶呵斥入登雲擁其馬首寶揮鞭裂其冠而進遂三桂所會讌羣嚾寶怒容立筵前三桂命酌之曰寶爾來何遲三巨觥屬爾矣寶飲盡勃然曰勢至此必宜亟反三桂曰總兵醉扶之出於時方午三桂入坐花亭令人取素所乘被之馬甲來于是貫甲騎馬旋步庭中自顧其影歎曰老矣光琛於左廂曰王欲不失爲富家翁乎一居籠中烹雞由人矣各默不言而散 癸丑冬三桂就道命前隊先行自擁大軍殿後日行三十里行數日即稱疾不起滇雲歷年傳康熙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吳三桂舉兵反磔巡撫朱國治於市二十三日大雨逆賊統兵入犯自稱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兵行大雨如注識者以爲此洗屍雨必不歸矣 撫臣驅之急使者日三四輩至榻前詞益峻色益厲三桂堅臥不起諸將數來問疾勸進藥餌不聽故以言激之曰吾疾在心豈藥石所能愈乎想曩者披堅執銳身經百戰開拓疆宇有功於王室 章皇帝不以老臣爲不肖錫之藩封載在盟府今撫臣一外吏相凌乃爾一旦入國門付廷尉我豈有生路耶諸將聞言果忿忿而出軍士裹甲露刃矢在弦馬塞道風動塵生日色慘淡居民皆駭走襲執撫臣殺之持其首見三桂三桂頓足

國將王師定滇降於三桂儀表魁梧驍勇絕倫每戰必飲醉眼赤操鞭槍縱馬入陣所向披靡歸則兩手凝血沃以沸水所持械始脫又以夏國相爲僞將軍金吾衛大將軍武英殿大學士與其將李本深攻陷湖南諸郡規圖進取以其姪吳之茂爲僞西蜀大將軍與屏藩輔臣合兵破甘肅下臨鞏駐師隴右謀據關中與我之西大將多羅貝勒巡撫華善靖逆將軍張勇提督王進寶相持於武關三關諸將惟屏藩最善用兵每出偏師絕糧道斷驛站以隔燕秦音耗散布流言煽動三秦我軍數爲所困以其姪吳世賓爲僞親軍金吾衛大將軍率兵下廣西降我嗣定南王孫延齡廣西提督馬雄三桂封延齡僞臨江王授雄僞東路總管以其將馬承蔭率兵下廣東降我平南王尚之信俾仍掌藩事兹藩下都統王國棟爲僞輔翼將軍協守廣東復遣使至福建招靖南王耿精忠至臺灣招鄭成功子經使各起兵侵擾閩粵以分我軍勢精忠

經皆通欵於三桂其時　本朝之將大軍鎭守岳州與吳逆相持者爲川湖總督蔡毓榮將綠旗兵與督臣協守三楚者爲江南水師提督楊捷統滿兵與提臣爲犄角以撓吳師者爲大將軍賴塔奉命招撫楚蜀以輯寧軍民者爲大將軍公圖海總統諸帥擁重兵爲南北聲援者則順承郡王也當三桂起滇南窺荊楚本深應於黔精忠叛於閩之信延齡擾於粵巴蜀旋破鄂岳告急王輔臣據平固下隴右王屏藩出陽平闚圖鳳翔人心搖搖當官無固守志天下事幾不可問矣幸天奪其魄逗洞庭而不即渡得劍南而不能守僅徘徊衡湘間此乃天命非人力也三桂初發難時洛邑頑猶思祿父故訛言煽動所在響應耿尙二王及臺灣鄭氏皆通使往來及聞其南面自尊建號改元設官製歷由是天下解體角材而力者皆思有以誅之矣自癸丑軍興滇蜀之間屢歲不登米一石價五六兩鹽價三兩四錢一斤軍需孔殷則加稅田畝地

失聲以頭搶地曰爾輩殺我爾輩殺我我三百口死不旋踵即爾輩亦且族矣諸將大呼曰惟有反耳反耳三桂大喜霍然而起即部署諸將囚執二使以撫首祭旗纛其妻聞變哭而出曰殺我兒矣以長子尙主留京爲質故也（東華錄康熙十三年四月吳三桂子應熊孫世霖伏誅）三桂不顧傳檄於四方前隊在荆楚者皆舉兵反時奉使筆帖式王新命乘間得脫疾馳五晝夜至京師赴兵部告變至則以手抱柱目上視氣蹶不能出一語堂吏見狀知有異急以湯灌之半日始甦乃大言曰三桂反矣撫臣被殺使臣見執矣舉朝震動貴州提督李本深張獻忠勇將也從孫可望入京後鎭黔中陰與三桂往來至是遂從之反發兵守險隘勢甚大貴撫曹申吉以片紙書三桂造反本深內亂內之函插雙羽馳告川湖總督蔡毓榮所在戒嚴陝西提督王輔臣聞三桂反即欲舉兵爲應因羅羌告警以請餉不給激怒軍士即回秦州據平凉以叛誘降我鞏昌游擊袁成棟協

防階文岷洮叅將潘瑀臨洮游擊曾文耀蘭州游擊董正巳遣趙陳兩僞總兵進厄鞏昌攻陷河東諸州郡三桂以輔臣爲僞鎭西大將軍陝西總鎭王屏藩與輔臣俱受僞諭僞印密相聯結閒輔臣叛逆據守城隘發兵以應吳逆入秦之師爲西道主三桂以屏藩爲僞將軍時有欲求先朝後以繫人望者有欲疾行渡湖全師北向者或勸下九江扼長淮以絕南北運道者或勸據關東巴蜀塞殽函以自固者三桂皆拒弗從甫至湖南遽僭大號改常德府治爲行宮易黃瓦不及以漆黝之築壇衡山下告卽位於上帝建國大周改元利用（大事考十三年三月郭壯圖開局省城鑄利用錢）十七年三月吳三桂僭位衡州僞號昭武復於山下結席廠萬間爲受朝之地文武以次稱賀舞蹈未畢大風忽起席廠捲入雲中俄而驟雨如注逆黨草草卒事識者早知其不克終矣於是三桂以其壻胡國柱爲僞親軍金吾衛大將軍文華殿大學士與其將馬寶鎭守成都控扼滇黔以通餉道寶本李定

丁額征畝至五六錢徵催嚴迫怨聲四起故所破州縣旋得旋失加稅不足又於雲南麗江等處繫山開礦採取金銀日役苗夷萬人土司多忿怨而三桂窮極奢慾愛妾陳沅自收京時仍覓得之攜之入蜀入滇寵以專房晝夜酒色自娛不理軍務脇從之衆日引頸以望王師之至十六年丁巳大兵定浙東下八閩入兩粵精忠之信旋皆反正延齡爲馬雄所斬謀復背吳事泄被殺鄭氏亦退屯島中閩粵既定三桂之勢益孤王師無東顧憂遂并力西向王輔臣據守平涼與張勇等相持三載輔臣承僞旨屢以王爵餌勇遣僞守備陳旺齎僞諭僞印併吳之茂密書至勇卽遣子雲翼從口外入京奏聞與陝西提臣王進寶孫思克進攻益力河東州郡漸次恢復輔臣勢蹙遂率平涼慶陽固原諸州郡以降大軍乘勢謀取漢中興安分兵五路屢有殺獲三桂漸老耄援秦之師不繼所得州縣以次仍失屏藩之茂據陽平關爲平涼聲援輔臣

既降屏藩力益弱屢為大軍所挫後戰敗自刎死之茂遁入成都綦省蕩平王師遂由隴入蜀吾及國相同李本深規取楚地與我督臣提臣滿帥等軍隔洞庭湖扎營湖中飛矢雨繳晝夜不息國相等不能進取尺土士氣漸阻順承郡王遣大臣遺書三桂三桂不從明年戊午王師四集湖南故土奄然還定時三桂已退守成都本深見勢不支謀復歸順大將軍公圖海遣使諭以威福遂降國相西遁三桂抗命數藉苗兵為助所為標槍發無不中得數十萬兵扼險而守百萬之衆莫可誰何至是皆遁歸胡國柱為逆藩額駙有紈袴習好用師一切服用玩好奇花怪石棐几湘簾茶鐺博具悉載以行軍壘未定先為經營日以詩酒自娛不以軍事為意及王師壓境國勢日迫國柱密謀歸順有爭之者曰王以大任屬將軍將軍足一動則黔中斷左臂滇南援絕荆楚解體王之全局俱敗且將軍今日降明日誅矣與其降而死不若力戰而死國

桂意已決不聽馬寶亦力爭不得乃馳告三桂値中秋三桂方擁歌姬與所嬖陳沅臨軒玩月忽國柱變閒大呼曰吾事去矣卽氣噎仆地遽絶左右姬妾莫不遑駭急救之不復甦矣東華錄康熙十七年八月己未吳三桂死賊將馬寶胡國柱迎三桂孫世璠於雲南初三桂病中風噎膈有犬登其案而坐因病甚口不能張且下痢於本月十七日死滇雲歷年傳康熙十七年十月逆賊吳三桂死於衡州賊黨胡國柱以其屍至雲南三桂死夏國相等扶其孫世璠於柩前嗣立築園寢於成都皆踰制後大兵破蜀發其塚粉骨爲塵無餘留焉三桂構逆凡五年卒年七十有五滇雲歷年傳三桂屍至雲南羣賊議寘安阜園擇地移葬後至十九年冬十月賊孫世璠自貴陽回滇時勢已危迫忽一夕遷屍去事甚秘無知者或云沈之陽宗海中或云早已葬於僞殿墳之下或云克城後所戮屍是也東華錄康熙二十一年正月分發吳三桂骸骨於各省嗣孫世璠僭號雲南改元洪化世璠吳應熊孽子也生於京師吳逆密令人盜之而南匿養於滇吳逆死胡國柱郭壯圖立之僞號洪化以五華山爲宮城昔僞永歷在滇築宮於五華山三桂益廣其址繚以垂垣俯以傑閣極土木之盛至是遂駐蹕焉拜僞大學士夏國相爲上柱左丞相宮府機宜咸咨詢之拜僞將軍馬寶爲元帥專司閫外先是靖逆侯張勇密奏擣巢

之策　上命議政親王會議未報至是命大將軍多羅貝勒大將軍公圖海從貫鐵大路駐軍曲靖而平南將軍賴塔率平閩粵之師由廣西入滇屯黃草壩會軍進討雲南大震自粵入滇有石門道之險兩山直立中通車馬一人守隘萬夫莫窺平南兵至奪於先聲守兵皆撤營遁歸大軍過險衆志始定吳軍於要路聯接營寨以拒我師一夕傳言關帝顯聖敵疑我軍劫寨自相殺天明始散遺皮盔皮甲無算吳軍恃苗兵鐵槍發必洞腋我軍以鳥鎗制之團牌十伏槍百火至齊發苗兵多死是時吳軍於石虎關口築砲壘二座臺前飭田百頃鑿池爲淖時値播種上插青秧以陷馬足我軍偵知夜傳令軍士各備泥一斗竹梯千乘迂道至關下先以泥實地乃附以竹梯蟻登矢石雨下屍與臺等攻至第六次吳軍不支悉遠遁我軍反據其上開大砲擊之死者萬數馬寶將大兵居外（東華錄康熙二十年三月大兵逼雲南掘濠圍之世璠嬰城死守密召蜀中賊將馬寶胡國柱夏國相等歸援）我撫遠大

將軍公圖海日遣使賚金幣至其營諭以朝廷威福寶惑於利心動復縱反間譖寶將擁衆入城謀不利於孺子世璠亦信之軍糧調遣每不如其所請寶衆進退維谷圖公以愛子爲質誘令釋甲歸順遂信質來降以兵衛入京　上欲原之迫於言者與耿精忠同磔於市死之日天鼓鳴日無光愁雲四合寶謂行刑者曰我將歸天也體無寸膚面不改色寶死圖公亦被醢焉寶臨陣所過必衝一血路滿兵死者凡數萬將刑八旂軍士雲集爭市其肉歸以祭沒於王事者東華錄康熙二十年七月總兵李芳述敗賊胡國柱復建昌偽將軍馬寶巴養元等降命俱械送京師九月馬寶伏誅大事考二十年六月馬寶就擒馬寶自遵義由尋甸奔楚雄都統希福雲南提督桑格迎戰於呂合敗兵潰散遂擒馬寶械送軍前滇繫考馬寶於大兵克復省垣後引餘衆西奔我師追至天城擊敗之遂逃入瀰渡之南山匿阿札營矣姓以搜捕日急自詣軍門納降今尚有俗語云馬到天城人自散天城屬鎮南州去阿札營百餘里其所弄琵琶一面予猶及見之至胡國柱亦走死雲龍是皆確有可據者二十年春二月平南大將軍侯平西大將軍至會議進剿四月大軍集雲南城下諸將數請攻城大將軍不許曰軍士冒矢石觸鋒刃裹創走萬里得至於此

今遺孽釜息昆明諒無他虞我按兵不動曉以大義必有起而爲變者何忍令我軍士復塡此堅城下乎遂撤攻具築長圍以困之會城外援昆明池池內橫以木筏上設樓櫓與大軍爲犄角勢以防奔逸城中樵蘇不通者閱月數出銃卒衝擊營寨我軍堅壁不動吳勢益窘僞丞相夏國相慮其黨謀變悉移諸將家口屯五華山宮城凡僞僚府署亦移宮城左右分門守禦以示必死秋九月巡守南門僞總管獻城約舉火爲內應我大軍會訊得實傳令三軍五方齊進至夜僞政府火起我軍銜枚至南城下門啓師遂入夏國相知有變趨至宮城號哭而言曰吾聞守社稷者死社稷王毋自辱遁世璠自縊并殺其宮妾數人

滇雲歷年傳十月二十五日余從龍入城宣招撫令逆璠諭諸賊曰城中生靈可憫爾等受撫出降不必固執自悞有請突奔迤西者璠曰自黔至此矣又將安歸乎於是相顧無語郭壯圖憤然獨出曰城中子弟兵尙二萬餘何不背城借一而先爲此降伏奔亡之計乎郭賊卽下令選拔二十歲以上者悉授兵出戰婦女皆髽髻而送於閭閻兵至龍王塘我師迎擊大敗之金汁河屍與岸平人馬於屍上行如平地其未被刀斧者俱潰入空村屋舍中自焚縊死蓋還城者僅千餘人耳逆璠聞之愴然曰多殺人何爲乎我其有以處

此矣璘日謂線緘等曰守固不能逃亦不可我志已定汝其勉副我志以保遺黎緘等皆哭是夜泣涕逼旦線緘等擁兵入郭壯圖家殺其心腹郭得勝壯圖及其子宗汾舉火自刎吳世璠佩劍入中閤令不應存者各各自縊訖遂出外舍坐有小閹侍令之取水遂自刎頭幾殊懸於後劍乃血淋漓臥中庭去死所蓋數丈云他日棄其屍於黑土窪狗園之而不食 歸殺其妻子遂自殺 東華錄康熙二十一年正月交吳世璠首級與刑部懸挂示衆逆黨夏國相凌遲大事考胡國柱等自殺夏國相等就擒時胡國柱王緒王公良李匡等復合潰衆於迤西高起隆廖進忠王公良王永清等就擒卽斬於市 比明大將軍統全師入城雲南平諸將以城中百姓爲逆死守照律應屠大將軍曰滇民不幸爲吳逆誘脅死於兵役者半死於饑荒者半幸天兵弔民伐罪民困稍蘇殘黎有幾忍復殺之乎宜仰體聖朝一視同仁至意暫緩斧鉞之誅候旨定奪尋邀大赦與民更始滇民大悅初三桂僭號衡州衡州山嶽廟有白龜大如錢每多靈異三桂志希神器卜日詣廟供天下輿圖於神座前默視龜之所向盤旋循走不出長沙衡永間已復從貴州至雲南而止再三虔禱白龜三復如之三桂君臣相顧失色後果如所卜外史氏曰嗟嗟三桂不忠不孝身陷大逆家破屍戮爲萬世笑信哉自

倖孽不可逭也當其稽首　淸庭乞師討賊六軍縞素禹姓同仇使有明九廟神靈一舒在天之憤厥功非不偉也徒以耽情優笑蠱惑妖淫而爲牝舉則豈志存君父者哉洎　本朝定鼎燕京錫之圭瑁爵列親王河山帶礪之誓載在司勳可謂榮矣乃居寵而不思危被恩而不知感驕奢淫佚恣行無忌據滇南尺土欲與天朝抗命僭號改元妄竊神器抑何愚也巫之毒流搢紳禍延黎庶徒覆其宗而絕其祀哀哉（此傳識於滇繫不知何人所作中有與他書迥異者夾註於下以備參考）

平緬紀

緬甸古朱波地宋寧宗時始通中國元世祖遣兵三征之責其貢賦而還明初設宣慰司嘉靖萬歷間有莽瑞體者漸強盛傳及其子莽應裏世爲邊患參將鄧子龍游擊劉綎各率兵五千入平之而其雄長於南徼如故明初所設邊外三宣六慰諸土司大抵皆服屬於緬矣殘明僞

永明王由榔竄其國緬酋莽應時陽欵而陰拘之李定國率兵入欲護王以出莽應時弗與定國肆焚刼莽應時密遣使乞援於我　勅約大兵至即俘永明以獻時吳三桂以親王鎮雲南偕將軍愛星阿率兵萬餘人莽應時送永明於軍時順治十八年也是時三桂未及爲善後計遂外木邦猛密大山諸土司聽其仍爲緬屬不復能如明初之衆建而分其勢由是緬何竟國於西南乾隆十九年緬酋莽達喇與得楞錫箔諸夷構兵爲所殺緬國無主有緬屬木梳土司甕藉牙起兵聲言爲故主復讐擊敗得楞諸夷遂自竊據緬酋位初在其木梳築城繼乃徙於故緬酋所居之阿瓦城凡緬國舊所屬土司皆降服之有不服者輙治兵攻擊無虛日貴家者隨永明入緬之官族也其子孫淪於緬自相署曰貴家據波龍廠採銀向有歲幣輸緬甕藉牙僭位後貴家不復輸甕藉牙擊潰之貴酋宮裏鴈猶糾合餘衆以拒此乾隆二十三年事也而

木邦土司罕莽底亦不甘爲甕藉牙屬遂與宮裏鴈合兵攘藉牙又遣其土目落覺攻破之罕莽底遁於孟坑二十五年麗藉牙死其子莽紀覺嗣構兵如故二十七年宮裏鴈亦避於孟坑而我孟連土司刁派春者素嗜利聞宮裏鴈之竄於近邊也遣人招之宮裏鴈疑未決而其妻曩占先率衆來附刁派春勒索其貲財婦女殆盡曩占怒襲殺刁派春而去宮裏鴈不知也而永昌守楊重穀誘致之至則坐以擾邊罪肆諸市於是緬酋益無所忌浸尋而及我耿馬土司矣耿馬雖我土司而於緬亦舊有歲幣至是莽紀覺遣其目普拉布率兵二千來索先闌入我孟定執土司罕大興使爲鄉導入耿馬土司罕國楷邀之於滾弄江擊斬普拉布餘賊遁去二十八年冬緬賊復至我遮放邊外揚言來索木邦官會罕莽病死賊乃退三十年莽紀覺死其弟懵駁嗣即今緬酋也三十一年賊復索幣於我孟連土司相傳孟連之先本緬支子有緬酋

所賜象及金刀爲重器毎替襲必封上舊所賜而更請新者至是刀派
先嗣緬酋遣人來索舊物揚言有衆六千已至隴戍又千餘人各帶船
釘十枚將造舟渡滾弄江訛言流聞邊民一日數徙此永昌邊外之擾
也蓋我諸土司之近緬者往時皆於緬私有年例自木梳據位號諸土
司以其故等夷不復予而木梳方與貴家諸夷相攻未暇遠問及貴家
木邦相繼爲所幷乃漸及我土司此起衅之由督撫大吏倘以此情入
奏　上自有裁度其時普洱邊外雖有匪徒倣擾而永昌邊外或不必
用兵也普洱之役自乾隆三十年始車里土司忽有賊百餘突入爲土
目刀銑等敗去其冬又有賊數千掠九龍江小猛崙諸處初不知爲何
賊也督臣劉藻親往勘亦莫得要領傳聞孟艮土司之族人召散者糾
緬賊爲助簒據孟艮導賊擾邊於是遣總兵劉得成參將劉明智等分
路堵截而參將何瓊詔失律敗歸三十一年春劉藻自刎死大學士楊

應琚來滇辦賊會賊漸退得以其間平整欠以土目叭先捧守之又平孟艮以土目名罔守之部署粗定而永昌邊外適有緬賊徵索孟連之事撫臣常鈞奏請普洱事畢後當即辦永昌邊外賊　上是之於是楊應琚移駐永昌而僚屬之喜事者輙爭言緬甸可取狀楊應琚初弗聽曰吾官至一品年逾七十復何求而以貪功開邊釁乎有副將趙宏榜者少爲波龍廠丁頗悉緬事曰願假某兵數百可生縛緬酋於麾下矣騰越州知州陳廷獻曰幷不煩官兵某已集土練四千以待矣楊應琚遂心動欣然許之於是趙宏榜率兵二百襲蠻莫之新街一鼓克之以蠻莫土司瑞團來降陳廷獻遣人招猛密土司不聽則誘致其所屬之猛獄土目線官猛來降而木邦故土司罕莽底之弟線甕團及其子線五格猶在孟坑緬盜通判富森亦招之降降者皆曰我地若干人戶若干願內附歲輸糧若干楊應琚遽以拓地千里人戶數十萬歲輸糧數

萬石入奏而其地其人其糧則固尙在邊外我初未嘗得而有之也新街者南大金江水口緬人與中國市易處順流而下六日可至阿瓦爲賊最要地賊聞其入於我也率數萬衆來爭趙宏榜出拒之恃勇不設備全軍皆覆於是新街失守賊尾而入直薄隴川之虎踞關提督李時升檄諸將禦之戰於楞木戰於嶺岡寨互有勝負輒以大捷奏賊復分兵繞入萬仞關掠蠡達越隴川而出會賊遣人議和約各退兵毋相犯諸將許諾賊渡猛卯江去李時升復趣諸將哈國興等追之被圍於猛卯城救至圍始解先是楊應琚見賊勢大知事未易就乃以得不償失奏請棄新附各土司地有　旨切責至是楊應琚以爲賊已遁也檄總兵朱崙等進據木邦木邦空無人野無所掠自宛頂運糧以給天漸暑瘴癘方興人多病將軍楊寧後至甫數日而賊大集我師遂潰而歸木邦失守時三十二年四月十八日也楊應琚及李時升等皆獲罪　上

命明瑞以將軍兼總督給滿洲兵三千調川貴及滇兵二萬餘大舉剿賊至則飭軍實練士卒議分兩路進明瑞由錫箔路參贊大臣額爾登額由猛密路約相會於阿瓦以九月二十四日出師會大雨三晝夜不絕人馬俱立泥淖中糗糧溢濕至芒市易糧以行而負糧以牛不能速十一月二日始出宛頂越八日整隊入木邦軍容甚盛留參贊珠魯訥守之給以兵五千俾爲聲援明瑞自率萬二千人抵錫箔江結浮橋以渡至蒲卡始遇賊之前哨擒數人詢知賊聚於蠻結遂進蠻結賊果立十六柵以待領隊大臣觀音保麾衆先據山之左臂賊來爭不得上翼日兩軍相持未決而顧賊柵甚堅其法立木爲柵聚兵於其中我槍礮僅及其柵而賊從柵隙處發鳥槍擊我兵輒中此賊之長技也哈國興請分三路登山俯瞰而薄之軍士皆奮時出邊已逾月未見賊至是始與賊遇無人不欲殺賊也一呼而直逼其柵有黔兵王連者先躍入十

餘人繼之賊恇亂不知所爲多被殺遂破一栅乘勢復攻得其三而十二栅之賊乘夜盡遁蓋賊自新街交兵以來從未經此大創已首竄喙伏不敢復吭矣會明瑞一目中傷幾殞越數日始稍愈乃復進兵至象孔迷失道而軍中糧已匱集諸將議進止諸將莫有敢言退者明瑞念糧既斷勢不能復進而又慮猛密路之師或已先入而將軍退兵則法當死聞猛籠有糧且其地近猛密冀可得猛密路聲息於是定計就糧猛籠賊探我兵不復向阿瓦又我病兵有被掠者詢知軍糧盡乃糾衆來追及我於章子壩自是無日不戰明瑞及觀音保哈國興更番殿後至猛籠果多糧軍士賴以濟會歲暮即其地度歲而猛密之信杳如三十三年春乃取道大山土司以歸猛籠糧尙多而牛馬俱盡無可馱運人各携數升餘皆火之將至大山又有蠻化之捷先是賊之綴我也每夕駐營猶相距十餘里不敢逼至是我兵營於蠻化山巓而賊即營於

山半瑞謂諸將曰賊輕我甚矣若不決一死戰益將肆毒於我無噍類也賊久識我軍號每晨與我三吹波倫而起行賊亦起而追我明日仍吹波倫者三而我兵盡伏於箐以待毋得一人留營者令旣下翼日三波倫畢賊果謂我兵已行也爭蟻附而上我兵萬衆突出槍礮聲如雷賊惶遽不及戰輒反走趾及頂背自相蹴踏死者無慮二千餘人我兵乘勢擊殺又一二千坡澗皆滿自是賊不敢近數日每夜在數十里外轟大礮數聲而已而賊之先一日過者已柵於要路明瑞留蠻化五日以所得牛馬分犒軍士畢行至其處則已攻不能拔有波龍人引以間道始得出過波龍老廠新廠貫家所採銀處民居遺址徑數里計當日廠丁不下數萬已俱爲賊衝散蕩然者久之而賊復增兵追至賊之分路襲木邦者正月十八日已潰我木邦之師珠魯訥自刎死叅軍楊重英被執於是木邦之賊亦至額爾登額之進猛密也道聞老官屯有

賊欲先取之既至而攻柵不克頓兵數月　上以明瑞久絕軍報趣額爾登額援之於是老官屯之師撤而老官屯之賊亦至明瑞行抵小猛育賊已蝟集不下四五萬人我兵尚分七營而環視四圍皆賊也而額爾登額之援不至明瑞遣人探路曰路旁已有賊柵矣乃令諸將達興阿本進忠等率軍士乘夜出而身自拒賊相從者領隊大臣觀音保札拉豐阿總兵哈國興常青德福及巴圖魯侍衛數十人親兵數百人及晨血戰於萬賊中無不一以當百已而札拉豐阿中槍死巴圖魯侍衛皆散觀音保發數矢連殪賊尙餘一矢欲復射忽收而策馬向草深處以其鏃刺喉死恐矢盡無以自戕而被執也明瑞身負數傷亦慮落賊手力疾行距戰處已離二十里氣僅屬乃從容下馬手自割辮髮授家人使歸報而縊於樹下家人以木葉掩其屍而去二月之十日也計自章子壩與賊相接賊日增我兵日少孤軍無援轉戰五六十日未嘗一

敗明瑞每晨起即躬自督戰且戰且撤及歸營率以昏時勺水猶未入口糧久絕僅啖牛炙一臠猶與親隨之戰士共之所將皆飢疲創殘之餘明瑞體恤備至有傷病者令士練舁以行不忍棄故雖極困憊無一人有怨志其死也非不能自拔歸蓋以阿瓦未平愧無以返命　上亦有全師速出之旨而路阻不得達遙望闕廷進退維谷故徬徨展轉決計以身殉而又不忍將士之相隨死也結隊徐行持重自固使賊不能覆我直至小猛育距宛頂不過二百里度將士皆可到然後遣之出而自以身死賊中嗚呼此意良可悲已方車勢日蹙時門愈力嘗謂諸將曰賊已知我力竭然必決死戰者正欲賊知我國家威令嚴明將士用命雖窮蹙至此無一人不盡力則賊知所畏而後來者易於接辦此其謀國之深尤非徒慷慨赴死者所可同日語矣然明瑞之死緬人不知也而餘威猶震四月中緬酋遣我兵之被俘者許爾功等八人齎貝葉

書求和副將軍果毅公阿里袞奏其事　上慮賊非出於至誠不可輕許戒勿答冬阿里袞駐兵於邊　上命雕勦以怵之於是遣侍衛達里善等搗南坎殺二百餘人海蘭察等搗頓拐亦殺二百餘人會副將軍阿桂亦至營兩將軍合將八百人襲戞鳩殺六七百人三十四年春上命大學士公傅恆來滇經略兵事以四月朔至永昌越八日至騰越州兩阿將軍及將軍伊勒圖偕至南徼地多瘴羣議宜俟霜降後出師經略遲之謂若是須坐守四五月旣縻餉且軍初到當及其銳用之久則先懈非計也其進兵之路以阿瓦城在大金江之西若從錫箔路進則阿瓦仍隔江外惟騰越州西有戞鳩江卽大金江之上流過江則爲猛拱猛養兩土司前明王驥征麓川追思機發至此刻石江邊所謂石爛江枯爾乃得渡者也由猛拱猛養可搗緬酋之木梳老巢由木梳至阿瓦又皆陸行步騎可直抵城下乃定議大兵渡戞鳩而西其偏師先

議在普洱遙爲聲勢後改議從猛密路夾江而下造舟於蠻暮以通往來部署既定七月二十日經略大兵起行阿里袞從留阿桂於蠻暮督造戰艦經略至戛鳩集舟結筏凡十日乃畢渡師次猛拱土官渾覺先遁繫其小妻招之乃來降獻馴象四貝葉書一（夷語謂之標格丁蓋編年紀候之書）牛百頭糧數百石至猛養亦有牛米之獻於是所歷二千餘里皆不血刃而下惟途間忽雨忽晴山高泥滑一馬倒則所負糧帳盡失軍士或枵腹露宿於上淋下潦中以是多疾病猛拱猛養雖緬屬非緬腹地故緬酋不遣兵來而緬俗以八月前刈禾至中秋則集兵出九月下旬阿桂造百船成所調閩粵習流之士亦至將由蠻暮江出大金江賊已列舟扼江口阿桂擊敗之賊目賓雅得諸被創死由是江路無阻伊勒圖往迎經略遇於哈坎經略以十月朔渡江回蠻暮緬賊遂以大衆水陸來犯阿桂將步兵哈國興將水兵陸路之賊先沸脣至旌旗蔽野勢甚張阿桂

麾兵以鳥槍連環疊進弓矢繼之騎兵又從旁蹂之賊不支遂大潰我兵追殺無算哈國興率舟師順流下賊猶列艦以拒有閩兵躍入賊船一賊泅水遁閩兵即入水斬之賊駭奪氣我軍讙而奮因風水之勢蹴之賊舟自相撞擊多覆凡殺溺者數千江水爲之赤江之西岸亦有賊結柵自固阿里袞提兵往攻連破二柵餘賊皆逃是時諸路軍皆大捷會經略已病諸將欲遂以此蕆事阿里袞曰老官屯爲賊柵前歲額爾登額進攻處也距此僅一舍不往破之何以報命策馬先行經略以下皆隨之賊柵據大坡週二里許自坡迤邐下揷於江柵木皆徑尺埋土甚深遇樹則橫貫之以爲柱柵之外掘深濠三層濠外又橫臥木之多枝者銳其末而外向名曰木簽守禦甚備我軍阻旬餘不得進先用大礮擊之柵木堅不折有折者賊輒補之哈國興斫箐中老藤長數百丈者繫鐵鉤於端募敢死士夜往鉤其柵三千人曳藤以裂之爲賊覺砍

藤斷而罷經略又命火攻先製擋牌禦槍礮一牌可護十數人以兩人舁而前十數人各挾薪一束隨之百餘牌同時前舉如牆而進拔簽越濠至柵下方爇火忽西南風起火反燒我軍遂卻回最後遣兵穴地至其柵底實火藥轟之柵果突然起高丈餘賊驚擾喊聲震天我兵皆挺槍抽刀待柵破而掩殺無何柵忽落而平又起又落如是者三不復動柵如故蓋立柵之坡斜而下而地道乃平進故坡土厚不能迸裂也然賊自是懼其柵之插入江者開水門以通舟運糧械不絕阿桂謂如是則賊終無坐困之日也將戰艦五十越過其柵以截之時阿里袞已病甚猶力疾督攻柵視槍礮最多處當之經略慮其傷令統舟師以息勞戰艦整列賊糧械不得入柵由是益懼其酋帥曰眇旺模者遣人來乞和願結柵於兩軍適中地請將軍等往蒞眇旺模親來面受要約經略不許諸將以兵多染瘴日有死亡爭勸受降撤兵乃遣哈國興往責眇

旺模以進表納貢返土司地諸事議未決眇旺模左顧而去哈國輿單騎入其柵責之眇旺模不敢見別遣人出請如約適緬酋懵駁亦遣使齎貝葉書來乞降乃取其成而還緬甸平

滇南雜志卷七

上海曹樹翹春林編

軼事一

天開

明正德中楚雄王某者居山谷中秋初夜起星月朗徹忽見西南方天開旌旗前導中爲元武神向北而去

壽星降

明天啓甲子年八月十七日麗江空中如剪鵝毛狀紛紛飛墜里民競覩忽見肉髻長眉須髮皓然者鶴衣跨鶴而下坐則出袖中粒飼鶴色如青麥與童子語有頃以袖招鶴復乘之去且云明日當有老人星見次日果有老翁如世所畫壽星者亦乘鶴降民家據牀而坐以半桃分啖童子良久乃去土知府木青異其事因建樓繪圖祀之

望夫雲

俗傳昔有人貧困遇蒼山神授以異術忽生肉翅能飛一日至南詔宮攝其女入玉局峯爲夫婦凡飲食器用皆能致之後問女安否女云太寒耳其人聞河東高僧有七寶袈裟飛取之及還僧覺以法力制之遂溺死水中女望夫不至憂鬱死精氣化爲雲倐起倐落若探望之狀此雲起洱河卽有雲應之颶風大作舟不敢行人因呼爲望夫雲又呼爲無渡雲

虹飲

雍正丙午年琅井虹入陽孝廉家飲石槽中水紅光燦然

曉霧

永平縣於九十月間天初明有霧自馬街河石洞中出宛若游龍沿銀龍江泝流上至靈化山麓卽東折而下須臾布滿城市江村俱在眢霧

中已午始散有即晴雲無則多雨土人以此卜陰晴

賣雪

夏月大理人自蒼山頂負雪來雜以糖蜜水賣之居人爭買以解熱渴

小庄節

雲南會城自明初拡擴爲九里餘遂包三山在內然螺山東北麓猶在城外隍中也其石色黑而玲瓏磥砢頗不蠢惡旁居數十家爲小庄蓋其地在小東門外每年二月二日遊人雜沓遨床遍設於碧蕪綠樹間絲竹管絃悠然盈耳似亦脩禊之遺而獨無湔裙之女時有諸童子以瓦礫承筐而至遊者買之遙擲於石竅中之則欣然而喜謂宜子之兆云竟日而罷是爲小庄節

火把節

火把節即星回節六月二十五日農民持炬照耀田間以祈年通省皆

然其說有三一武侯征南於是日擒孟獲侵夜入城城中父老設庭燎以迎之一曼阿奴之妻阿南時阿奴爲漢將郭某所殺欲妻之阿南恐逼已給之曰妾欲從君君能從我三事乎曰從曰一須作幕次焚故夫二須焚故夫衣三須令國人徧知禮嫁明日如其言聚國人張松幕置火其下阿南抽刀出令火熾盛乃焚夫衣告曰妾忍以身事仇乎遂身躍火中以刀自斷時六月二十五日也國人哀之歲以是日焚炬聚會以弔之一鄧賧詔慈善開元中南詔於星回節召五詔燕會慈善逆知其謀止夫無往夫不可乃作鐵釧約其臂而去既而南詔果焚五詔佯以醉失火焚死告各詔骸骨無從辨認獨慈善輿尸而去南詔聞其哲欲娶之慈善閉城自固發兵圍之三日食盡乃盛衣裝西向自縛於座竟以餓死臨卒曰吾往訴夫寃於上帝矣南詔聞之悔曰悞逼此貞婦乃旌其城曰德源城三說均有所本今則農人卜豐年相率歡宴而已

雲南風俗

班固云自滇以北皆椎髻耕田有邑聚西自桐師以東北至楪榆編髮隨畜移徙無常處范曄云有鹽池田漁之饒金銀畜產之富人俗豪汰居官者皆富及累世唐書云男女勇捷不鞍而騎四時大抵與中國無差犁田以一牛三夫前挽中壓後驅然專於農無貴賤皆耕圖經云漢夷雜處田地肥磽相半民氣和柔天時無劇寒甚暑按班范所云皆蒙昧初開時事今則室廬安處無隨畜移徙之俗而貧戶望衡率從織嗇舊時官族飢窘堪憐又焉得而有累世之富乎惟圖經數語則古今如一未嘗變也至於士女好游與蜀相同而各節宴會約畧荊吳其婚喪等事漢人亦頗得中或反有過厚過奢處然較之維楊燕薊諸方俗鬧喪炒親之惡習撒潑爭聘之澆風固無之也惟嫁女而死者要回奩賸僦居而產者出就便房是非厚道大替古風所宜速化二者為先

橫土直土

土性有橫土直土之異橫土載水點滴不漏卽取作土屋可居百年直土則一望赤地而已考周禮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鄭注土化之法化之使善也其用在糞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瀉用貆勃壤用狐埴壚用豕輕爂用犬今旣不能分晰土性亦無麋鹿貆狐之矢可用每遇直土卽棄之不顧然亦可種果樹木以爲百年之計而勤者苦牛羊之踐踏惰者歎地力之薄磽惜哉

三農

周禮三農鄭氏云山農澤農平地農也天下土田形勢各各不同則禾苗菽麥所栽亦異秧馬不上山柞氏不下水地利與農事相因也惟雲南悉備三農跬步皆山雖少平地然綠水青疇雷鳴雨集秋可以禾而春可以麥者卽平地農矣若芟柞焚燒其草木而强犁大鏵治爲纍略

種杷栽蕎抑或有泉可引之處則刳木梘於懸崖創壁鑿梯田於疊巘層巒亦種秋禾或栽旱穀是皆山農之謂也至於蒭草留沙海䈪圍埂長刀割裂小艇蒙牽水滑崖角停泊滯沿動經數載漸可施功當其栽插則龍尾車聲滿林皐及夫收割則諸葛鐮欄橫秋水諺所謂尋水栽私撐船割穀者此可不謂之澤農乎

雷鳴田

滇地山多田少土人依山麓平曠處開作田園層層相間遠望如畫至山勢峻極躡坎而登有若梯磴名曰梯田水源高者通以略彴數里不絕至高亢處待雨播種曰雷鳴田亦曰靠天田

地震

順治九年六月初七日辰時蒙化地震有聲次日巳時地復大震時其下若萬馬奔馳上有黃灰遮蔽雞犬皆驚嬰孩喊叫城郛盡壞民居半

傾壓死十餘人日夜之中震動不可數計有若簸揚民懼覆壓皆露宿復雷雨大作平地水泛偶有聲息呼喊惶亂莫能自主鄰郡次之惟彌渡更甚官舍民居不存片瓦壓死人民三千有餘客商無名者不知其數地皆崩裂湧出臭泥鰍鱔盤結地上不知何來山上亂石飛墜河內流水俱乾自後日震數次或間日又震直至十二年始漸息

王質爛柯山

九州要記在嶲昆明縣

白龍廟石

晉寧州白龍廟前有一石出土周圍有五六尺人有坐履其上者必罹疾掘之根大不能起或云其下有符章制蛟至今人猶禁之

牛戀鄉

昔有一人牧牛於晉寧海邊牛夜入水戀草忽雞鳴盡化爲石今石在

水儼若牛形因以名鄉

石牛二則

祿豐西㵎有兩山並峙中通衆流元時有二石牛一北入黑龍潭一西入河每年雨水漲兩地輒有牛逐水浮沈土人彷彿見之至今猶然

明天順間爲牛夜見於姚安府東十五里忽泉水湧出利灌溉後人見而射之牛化爲石泉遂涸

文筆峯

在安寗州東五里正對明倫堂大門磚甃嵌狀石浮屠合尖時先輩以五經遜擲其內維納葩經至今州士科甲得遇者多詩經卷也

倿天石

在安寗高山前怪石嵯峨形如獅象層駕疊峙高逼雲端莫敢仰視眞異境也

石虎頭

安寧州北虎邱山一幹皆土有石昂出如虎頭其石深不可測上有梵字石碑鎭之

醒酒石

大理石屏有山川雲之狀唐李德裕以爲醒酒石

天橋

大理城南三十里洱河下邊處俗傳爲大士所鑿以洩洱水絕壑深塹石梁跨之憑虛凌空可度一人故名天橋橋西百武層石當流水激浪飛珠如梅綻因呼爲不謝梅橋北有省嶂又名一線天水故道也石林古色可吹洞簫

石花

雲南縣西南十五里珍珠泉峯有洞昔人入洞得花鮮豔異常出視之

石也遂不敢入因名其洞曰石花古洞

武餘糧

相傳諸葛武侯行軍軍士以湯團用飼傾其餘者成石擊破之內黃外白名湯團石徵士曹晟曰此禹餘糧也因武侯行軍而成更名武餘糧可入藥

象鼻嶺

臨安郡城西北隅有岡曰象鼻嶺相傳洪武間徐伯陽築城言此嶺係白虎口爲城過峽宜培不宜去後沙定洲叛人恐城低接嶺守不能固掘斷之深入丈餘得銅秤一銅尺一銅神像一城隨不保今則隆然漸復矣

飛來石

臨安郡城北聖母祠有一石相傳一夜雷雨中飛來隱隱有人形二遂

祠以爲神祈嗣者輒有應前明知府鄭重威爲之記今易名曰廣尺宮

石坪

三國漢建興三年孔明南征句町北望雲凝如蓋恐有蠻兵潛伏密訪其境就雲之團聚處掘土尺餘遍地皆石其形如盤孔明占云石爲雲根雲爲文彩千餘年必有規方是域而文明儼中州者元至正十年建州爲石坪令羅撒巡鎭明太祖易坪爲屏

研山

在石屏州城南三十里尖峯插天產文石可作研雲南研山諸郡邑往往有之惟此山之石潤如紫玉扣之鏗然有聲亦發墨不損筆惜製手不工未稱文房之用耳

神僧石

在通海秀山之半神僧李畔富拂衲而遊尸解去人得石一塊可三尺

餘僧像伏龍宛然如生

石羊

在白井大界冲內相傳洞庭龍女嫁涇河龍子遭讒被逐牧羊羊嘗舐土掘之得石羊因獲鹵井聞於上遂封郡君爲聖母石羊爲將軍立廟祀之

雪山

在順寧城東南二百二十里大猛麻地經年積雪如瓊樓花放雖溽暑不化其中平原一區杳無人煙有雞鳴犬吠之聲田畝隴畔之形葱韭芃芃僅可取葉若掘其根頃刻雷雨交作內有石廚藏古書甚多若取其書卽迷失歸路棄之乃覺外有石門無心遇之可入而游玩有意覓之四望峭壁不得其所桃源勝境庶幾似之

石燕

石燕產廣西桂林載皇輿考今無本草載祁陽縣沙畔沙灘上間有之雲南南寧縣亦載此產外此不產也相傳療目疾胎產房中之藥均用之詳本草綱目南寧產此者數地一嚮水與馬龍州接壤產者小不佳一南門外石婆婆山偶見之惟界東山脚下張官營軒家山者大而佳每風雨日空中見其飛舞又聞其鳴聲其形酷類燕圓而大者曰雄長而小者曰雌或掘之巨石之下或尋之亂石之中或舉一石劚而得之如孕卵然毛羽之細者極佳以斧碎之堅而微有白粉者此類甚多惟擊碎之時軀殼自脫中藏有肉或紅或白或光瑩如明礬如水晶色醫家必有煅煉之法此不可多得考一統志蜀潼川雅州出空青南寧土八相傳城北亦出空青而志不載

宣威嶺

在平彝縣城東十五里爲滇黔交界迎送之盡境有亭曰萬里亭明景

泰中巡按洪弼立坊其上曰滇南勝境黔旅至此覺山平天闊東望則菁霧嶂雲天限二方也

諸葛壇

在元謀縣北二十里清淵澗武侯征孟獲時過此築遺址尚存按滇南到處俱有諸葛遺蹟但當日南征往返不過數月未嘗師久暴露而益州之人感慕威德沒世不忘托遺蹟以志甘棠未必當年六師果親駐其地惟元謀地本越巂渡瀘必經所傳築壇庶幾確耳

諸葛磧

在白馬口龍川江經流至此兩山壁立橫亘石龍水穿龍腹而出銅礦鐵壁中鑿石磧故老傳言諸葛南征時所開也非神工豈能闢此

姊妹峽

昔姊妹二仙一住章波羅一住苴那境於河頭西壁穿硤引水灌二壟

之田一夕而成其纖指利屣遺蹟如新

神石

麥宗常游獵雪山中見一麞色如雪以爲奇逐之變爲白石重不可舉獻獵人所獵石視之又舉其輕如紙負至今廟處少憩遂重不可移因設像立祠祀之元世祖忽必烈征大理由麗江路勅封雪山北嶽安邦景帝時土府木氏與吐蕃戰神屢現白袍將跨白馬助陣萬歷間重拓殿宇鑄大鼎大鐘以紀其事至今每歲二月八月土人祭賽祈禱多驗

雪山新峯

萬歷戊午歲麗江雪山主峯之旁突生新峯瑩玉爍日勢若卓旗

山移

明成化庚子五月內麗江巨津州白石雲山約長四百餘丈距金沙江計二里許一日忽然山裂中分其半走移於金沙江中與兩岸雲山相

倚山上木石依然不動江水壅塞逆流淹沒田苗蕩析民居州府鎮守具聞諸朝

石槽

麗江郡西南木保里文筆峯下有石槽形似鼎每歲深秋木落時里民往視槽中積葉滿來歲必豐僅半槽歲半收若槽中無葉來歲定歉屢驗不爽

石鼓銅釘

麗江石鼓山峭拔聳秀又有長江迴面朝來昔有人謂此爲牛眠吉地欲移防汛衙門於其處方平基鋤地下有石棺啓石棺再挖有方銅釘一莖寬五寸餘挖深至五六尺此釘不可動搖遂驚爲神異覆土瘞之傳爲孔明斷地脈鎮吐蕃云

牛魔王洞

在劍州西南四十里石寶山箐中洞口高七八尺水從中流內可容數百人上有天窗停午見日山腹處處皆空前人書千字文於崖壁秉炬循字而入直抵山陰有竇可出若不循字誤投旁洞即迷難出俗傳唐僧取經迷於此

魯魁山

在新平縣東南六十里本哀牢山之一支明天啓時有土賊魯魁魯克兄弟踞之刼掠商旅窺伺村庄遠近疾之曰此魯魁山也後巡撫閔洪學勦平之立十二哨以防障焉本朝平滇後見此山土目爲各村保固無他遂聽其因利乘便而盤踞之所謂保頭錢者亦如內地之收斂工食之類而人顧循循樂與之蓋以每年人率三分而地方寧靜犬足生氂不似在官保捕喜於有事以民人爲魚肉不至血盡髓乾不止也及吳逆反叛僞將軍郭壯圖授賊目勒昂等僞總兵等官而年合助餉於

是大索保頭錢遠及千里外郡邑矣蕩平後總督蔡毓榮具疏所謂魯魁在萬山中跨連新嶍蒙元景楚之界內則新平新化元江易門禮嘉南安景東一帶賊皆可入外則車里普洱孟艮鎮沅猛緬交趾一帶賊皆可出其所謂野賊者初係新嶍阿蒙之人嘯聚為盜以其飄忽無常故名之野非土夷之外別有此種其言是也康熙二十六年總督王繼文遣官招撫楊宗周卽勒昂給與縣丞巡檢等世職而其沿村索保如故甚至貪孱有司派斂民間錢米與之以圖苟免無事餘潤歸囊者有之因而魯魁之名遂以不朽魯魁之賊遂以難清識者曰此山不險峻泉甘土肥周三四百里而亦本有糧賦分屬州縣苟於其中設一府治而以新平南安威遠者樂石屏等原牙錯之地方為屬自足為雲南雄郡而安內攘外之功可立是在實心經國之君子矣

太保山

在永昌府城西高數十丈嵯峨東向岡橫二里明洪武間指揮胡淵增築新城羅此山於內山巔平曠可習騎射掘地者往往得巨磚上有平好二字傳爲武侯所遺山頂有武侯祠　按太保爲永昌鎮山其過脈處高峻而甚窄今掘斷三丈深又凡西山少有風水皆掘斷相傳諸葛不留鎮兵恐蠻得山脈以叛故俱斷之此愚瞽誑惑之言斷不足信蓋山巒之起伏斷續本自天生亦有氣衰土朽蟹發蛟騰而致截然中裂者爲塹爲坑何山蔑有安在其爲人力使然哉況諸葛南征通滇俱不留鎮何獨於永昌一處獨論風水且夷人每據山險而叛未聞得山脈以叛也卽使專就永昌風水爲此壓勝之術則備稽傳記自武侯而後直至元明惟永昌之禍獨多其術亦不爲靈效矣嗟乎孔明王佐之才而每以機祥小數稱之如祭蜂有臺雞鳴授枕徒供負鼓盲翁豆棚閒話而已君子其信之乎

飛石

羅岷山極高峻下臨瀾滄江巖上常有飛石下擊每以爲野獸蹤踏者不之異也昔有一商偶以他事至山頂夜宿巖上親見將曉時石自江中飛上於霧中此事出南園漫錄似非無據然石自高飛其理殊不可解

高黎共山

山在騰越潞江之間潞江冬月無霜而山巔冰雪嚴沍一山之上下其氣候不同如此共亦作貢

僧化石

南甸內弄山在司東十里昔有僧自大理來此坐化形變爲石後經兵燹止存其首土人祀之

寄箭山

隴川有孔明寄箭山知武侯威略甚遠

紅石崖

開化城東百三十里邕亮寨後一崖紅色高十數丈河水環繞俗稱土酋邕亮王伏此每朔望雨夜有鼓㪚聲

仙樂

開化城西七十里魯哨山寬敞豁目清爽異常每年元日笙歌鼓吹颯颯自洞中來

蜂王硐

在開化城東東文麓一名風硐相傳中常有異物爲虐乾隆二年大風知縣曹國弼爲文祭之遂息一說有蜂如驢每出食馬羊等物人莫可如何有方士以法封閉硐口今向存堆砌形

睪魚石

開化城北二十里許石壁雙開河從中流一石橫截居然砥柱旁缺一道湍急迴旋上下漁舟至此皆停近崖下有一龍潭魚出游及石而止漁人多於此候捕之

石城

在開化新現阿打克山嶺山下有井旁立石碑字跡磨滅難辨紫竹繁茂人不敢伐沿路石街迤邐到城內有棕樹百株碓磨軍器諸物人取之即中毒死其城四面石壁惟一徑可通不知何時創造

石棋枰

在開化楊柳井坡頂一平石方廣丈餘上有石棹一石櫈二棹上著石棋盤石子如象棋者十餘枚人偶移之則動再即不能復舉常有煙霧冥濛相傳爲神仙著棋處云

人犬化石

昔有兄弟捕獵者嘗牽一犬至赤暘山下遇異人授以仙術人犬皆化爲石其母迹之見二石宛如已子觸石死亦化石土官以爲此山之神歲祀以羊至今巖石遠望白色有母子與獵犬狀

若水

世傳黃帝長子昌意德劣不足紹承大位降居斯水爲諸侯娶蜀山氏女生顓頊於若水之野有聖德二十登帝位承少皞之政以水德王按若水出旄牛徼外卽今之金沙江也番名穆耳烏蘇

刳木取泉

山家引水用竹空其中百十相接跨溪越澗或用楮閣或架以竿或墊以石延緣溝塍直達廚竈唐詩所謂刳木取泉遙也

龍盌水

雲南府城西玉案山下有龍湫其流隱山腹中出達於海源寺所經兩

山之中陸地數十畝冬春土人植麥牧牛羊其間每至夏秋或見異物其水忽然不流頃刻瀑漲沒出山腰滇池上數百里內皆大雨漲消而霽土人呼爲龍盪水盪則附近居民之家盆盎皆滿此理之不可解者

溫泉

雲南溫泉是處皆有而熱者可燖牲畜色惡臭惡者不少惟安寧州泉爲天下第一不獨偶勝也不寒不熱純粹如柔盎然如坐春風古人湯井溫泉所以分言也又其色湛深光潔如碧玉投之瓦石不論元白皆碧色浴者之肌體亦然而身上垢膩皆片片自起浮去不用摩擦理亦莫解曾有人見其竅出丹砂數粒王褒云白礬上徹丹砂下沈殆其然歟或擲錢於中皆如蝶翩翩飛舞而下童子泅水拾之撲捉無定跪與他泉不同楊升庵稱爲天下第一泉今俱名之碧玉泉皆稱其實者也

葱山頂水池

在安寧山高八百餘丈頂有大石自成窪竇中藏尺水歷年不涸飲盡復出甘冽異常

洱河水怪

元大定年洱河中有水怪牛首猪形金精短項數致水患有術者求得氏黃金百鎰爲索制之索成即日移浪穹寧河河無底明宣德年漁人李態網得金索收之傍有漁翁曰旋得旋斷李貪甚索盡怪驚逸其舟沈之

青神分水

浪穹縣天馬山下左澗有水右澗無水有樵青神者善呪法衆樵謂之曰若能分水於右澗乎曰不難遂以斧柯觸山右澗水湧出與左澗均居人利之

井中斧鉞

黑鹽新井滷偶縮衆濬治之穿地十仞得戟枝斧鉞數事今皆尙在不知其爲陵谷沈埋抑古人爲厭勝之具耶或云是霹靂碪之類

江心禹蹟

在順寧府城東二百里外西窰瓦屋山下卽瀾滄黑惠二江合流處有鐵柱圓徑尺嘗與江水同上下或高出水面一二尺里人往往見之舊傳爲大禹治水至此制鐵以定海眼者在蒙化志爲鐵椿言雖水泛不沒日出時與水光潟射可愛

三台相井

井在順寧之三台山東北百里相傳漢武侯平蠻分兵至此行陣苦無水有人見一老嫗指地得泉味殊甘冽因呼爲觀音井亦曰三台相井

珠簾水

在元謀縣西七十里芝痲村旁卽多克河之尾也旁有深洞漁人猝入

洞中初覺微暗後則清朗洞口瀑布如挂珠簾中有牀枕几席燈藥罏瓶釜竈之屬皆生成細潤光耀非常因携數盌出則皆石也

籐索渡

祿勸所屬昔渡河金沙江多有此渡巖崟峻極水勢險惡旣不可施舟楫乃以篠絙一大索縛於兩岸樹上所謂度索也繩上縛一小木筒所謂橦也欲渡者以小繩縛人於橦上人自以手緣大篠而進行達彼岸復自解之所謂尋橦也

耕者入潭

昔有人耕於麗江之野忽風雨暴至捲入龍潭俗傳向見其人及牛犂旋繞其中

漾濞江

在蒙化城西北一百八十餘里其源亦出浪穹之罷谷川入洱水西寫

蒙境爲濞水一出劍川州邆賧蒼山後南流蒙境一出西蕃可跋海歷雲龍南匯蒙境爲漾水三水合流爲漾濞江自雲龍橋下兩岸無舟楫可渡夷人則視石履坦無懼也下至郡西名備溪江昔用小舟每遭覆沒今建橋其上民不病涉矣流而東南至密馬郎歸浪滄江

浪滄江

在蒙化西南百八十里水色甚黑其源出吐蕃嵯和歌甸鹿石山下名鹿滄江因經流蘭州故又名蘭滄江漢武由博南渡蘭津此水也由永昌之東南流順寧入蒙化之密馬浪地受漾濞江水合流處有物狀若鐵椿水泛亦不能沒日出水光瀉射可愛南過崑崙爲浪滄江側轉而東爲神舟渡兩岸皆崇山峻嶺水勢湍急聲吼如雷莫測其淺深下至景東經車里爲錦龍江以入南海蒙氏僭封爲四瀆之一按禹貢導黑水入於南海今滇中水之大而入南海者惟浪滄其爲黑水無疑

毒水

永昌城北舊有毒水人畜悞飲多有死者昔有江西人至此曰此毒在其源當窮之因跡至山中水所出處見一𧒑蝨大如豕予取而焚之腥聞十餘里其毒遂絕

眢井

永昌施甸長官司舊屬夷州也地名鐵毛嘴有眢井深窅莫測明宏治間有莊指揮出獵縱鶻搏雉隨入井左右逐之至井邊鶻雉復騰起聞井中有嗚嗚聲莊命引繩取之乃一婦人遍體衣觸風皆碎氣息僅存徐飼以粥逾月乃言爲大理楊棋妻張氏也從夫貿易於施甸夫素惡婦紿以歸寧至井邊縛手足推入壽下大石有崖蔽之得不死餓而繩索斷掬水以飲經四十餘日旣而髮脫殆盡莊以白於直指杖其夫而歸張於母家

霽虹橋即鐵索橋滇中鐵索橋甚多而此爲最險故特錄此

在永昌府城北八十里跨瀾滄江古以舟渡狹隘湍急行者憂之後以篾繩爲橋攀援而渡武侯南征架木橋以濟師元也先不花西征始更以巨木題曰霽虹後圮復以舟渡明洪武間鎭撫華岳鑄二鐵柱於石以維舟後架木橋尋燬成化中僧了然者乃募建飛橋以木爲柱而以鐵索橫系兩岸下無所憑上無所倚飄然懸空橋之上復爲亭二十三楹兩岸各爲一房副使吳鵬題於石壁曰西南第一橋岸北設官廳以駐使節歲以民兵三十人更番戍守然橋搖動無審晷鐵纜恒蝕明季復燬本朝克滇復建兩端繫鐵纜十六覆板於纜上又爲板屋三十二楹長三百六十丈南北爲關樓四宏敞堅緻視昔有加後燬於兵康熙初年重建吳逆亂又燬二十年重建二十七年增置兩亭於南北岸橋旁翼以欄杆日久損蝕橋復搖動又重修之乾隆十五年水發橋斷復

修之明楊升菴有霽虹橋詩云織鐵懸梯飛步驚獨立縹緲青霄平騰蛇遊霧瘴氣惡孔雀飲江煙瀨淸蘭津南渡哀牢國蒲塞西連諸葛營中原回首逾萬里懷古思歸何限情讀此可以知其險矣

天池

開化化乙山頂上一天池水雖大旱不涸中有二紅魚非大富壽人不得見旁多叢木風吹葉落卽有翠鳥銜去

熱泉

在以勒老夷云昔時其地煎鹽有夷狀人抱一雄雞索易鹽百斤賣鹽者云不須汝雞其人嚙指血滴水中乃閃身入鍋鍋與俱入水成熱泉

后稷葬處

山海經云西南黑水之間有都廣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穀是生

崑崙別宮

名山洞天福地記云第三西城洞天周廻三千里名太元總眞之天在梁州西王母所居崑崙之別宮魚湖洞在姚州之西

銅牆

神異經云西南裔外老壽山有宮以黃銅爲牆

永昌郡城

南國漫錄云永昌城之山曰太保俗呼爲寨子山舊城於山下洪武十四年爲麓川思倫法所屠十六年指揮壽州李觀築今城於山下又築子城於山上日輪兵守之二十三年觀卒指揮胡淵代之始去子城而以觀所築之西面移包於城上蓋淵見京師城包鍾山故也遂盡滅觀之績以爲皆已所築故至今亦無碑記率肅傳以爲淵之績業淵子孫又世官於此故再無知者淵旣徙城得寵遂革府爲金齒司學亦廢爲

倉至今招鎭守之禍皆淵作俑也據淵更觀之舊而免輪守之兵旣可
禦寇防險又使山居城內林木蓊然其績亦可不泯但據觀之功而無
文記又革府爲司廢學爲倉以貽鎭守之禍其惡亦不可掩而憲副林
公俊劉立名宦祠於學宮而淵盲與焉其亦悞已廢學之人而祀於學
何居謂宜別祀於所移之城上斯得已
通志明初胡淵奉旨修築永昌郡城欲羅太保山於內至仁壽門之上
山勢陡峻屢築皆壞淵繪圖以進太祖以筆畫其處曰如此築何難後
果成至今諸處俱圮此處獨存呼爲御筆勾云

糧堆

嘗見永昌東南去山中墩阜甚多而不及山高大歷訪之蒲蠻老而知
事者乃曰此諸葛糧堆也凡降附者陰令爲此堆以糧覆於外防遠夷
窺其糧乏而阻守也又永昌城內鎭山名太保山其過脈處高峻而甚

窖今決斷三丈深及西山少有風水皆決斷其過脈蓋旣不留鎭兵恐
彎得山脈以叛也其爲漢計也深矣按此說亦出南園漫錄倪氏滇雲
歷年傳深以決斷風水之說爲非其說甚正然張南園生明中葉其時
已相傳有此說則或者果有所本亦未可知故並載之

灣甸州

在姚關東南七十里兩山高峙一水中流華夷之大阻也瘴癘最惡而
草木貫四序不凋冬雪至春方消夏秋炎熾每至五六月水不可渡地
不可居諺云冬時欲歸來高黎貢上雪夏秋欲歸來無奈灣甸熱春時
欲歸來囊裏資糧絕按今灣甸有土知州志稱自古不通中國元中統
時始內附人皆僰種以芭蕉實當果其地有孟通山枯柯河

倘甸

倘甸在今大理府蒙自縣之西七十里昔名茧柴沖鄒撫軍平寇之後

始鬬草萊築土城名之曰倫甸其地燥熱有瘴氣嘗以盛夏時發秋後則正觸人鼻如稻花香卽病有毒水從石洞中出不可澡

子雞杜魯

阿泥里有子雞杜魯二寨向爲交阯所屬里民有藏其帖文者其署銜曰平邊營駙馬都尉兼輔道丹義祿侯其詞似簡札不似文誥也

滇南雜志卷八

上海曹樹翹春林編

軼事二

楊子山

漢帝旣置永昌郡每以哀牢事詢人令爲文傳哀牢事時楊子山名終爲郡上計吏至京見三府爲哀牢傳不能成篇乃歸郡作傳以獻明帝奇之徵在蘭臺

呂凱

呂凱永昌東北三十里金雞村僰人也當漢昭烈崩後諸夷皆叛時凱爲永昌府從事獨守義武侯南征知凱之節歎曰不意永昌風俗敦直乃爾遙封凱爲陽遷亭侯憲副莆田林俊宏治初分巡至此毀梓潼祠爲鄉賢又自書扁作文勒碑意甚美矣然只憑據官報遂以呂凱同各

官如靖遠伯王驥都指揮胡琛李昇俱入又誤以呂凱爲𣳘昌太守正德中張南園爲正陽遷亭侯之名今凱墓在金雞村村中人尙知奉祀而官則無知之者已

孟優

孟優世居蒙化之巍寶山與土帥孟獲兄弟也素懷道念常往來於瀾滄瀘水間得異人授長生久視方藥諸書隨處濟人後主建興三年丞相亮南征誤飮啞泉者輙手足四禁而不語或言優有良藥使人往優進仙草立驗武侯驚異之與語人天運會深有契焉後入峨嵋山不知所終子孫於元時賜姓猛

尉遲恭

唐敬宗𣳘歷三年豐祐于善闡建東寺塔高四百十五尺西寺塔高八十尺又建妙應寺幷塔皆大匠尉遲恭造按秦蜀閒廟宇往往有稱尉

然恭建者而考其年月大抵在大歷之後相傳鄂公暮年好佛每多建造遲其年歲不符之故靡可考也今閱南詔野史則知自有大匠尉遲恭其人而非鄂國公尉遲恭也先是開元二年晟羅皮奏請大匠營造崇聖宏聖二寺詔令恭韜徽義至滇然則尉遲恭焉知非亦係請來之大匠乎

麥宗

麥宗者通安州麽些人也生七歲不學而識文字偶入玉龍山中見石盎中水飲之遂知禽鳥語一日羣鴉在林有一鴉從南來哀鳴甚急羣鴉從之宗曰此雄鴉爲白沙里人所弋迯之果然長而百蠻諸夷之書無不通曉善闡國稱爲異人焉

轆角莊

在大理城南二十里南詔閣羅鳳之女請自擇配倒坐牛背任所之至

一委巷左右側其角而入見老媼問有子否曰子往樵薪女即拜媼爲姑嫁其子令報王王大怒絶其女一日婿於樵處得金磚載歸會女請謝王王曰汝能作金橋銀路吾當來果作迎王王歎曰信天婚也後人名曰轆角莊言牛入隘巷中其角如轆轤轉也

大渡河蠻

西川自劉闢構逆後久無干戈人不習戰每歲諸道差兵屯戍大渡河蠻旗才舉望風而潰唐咸通中長驅直抵府城居人有扃戶而拒者蠻亦不敢扣也嘗有一蠻迷路入廣都縣村野里人相率數百吁噪而逐之蠻一迴顧却走如堵牆崩焉自晝及暝終不能擒致其怯懦如此又王蜀先主時雲南寇蜀蜀軍勇銳欲吞之俘擒啗食不以爲敵與向前之兵百倍其勇也

張安道

宋儂智高自邕州敗歸南詔西南夷聞之聲言智高將借兵南詔以入蜀時知成都程戡適罷去轉運使高良夫權知成都得報大恐特擇屬郡勸民遷入城郭且令逐縣添弓手蜀人久不見兵革懽甚洶洶待亂文潞公彥博爲長安帥知西蜀無武備即車載關中器甲入蜀蜀人益懽朝廷遣張安道出師成都於道見所運關中器用即令所至納下又罷所添弓手蜀人聞之皆安歸田畝安道徐聞智高入蜀之報本雅州蕃牙郎號任判官者所爲遂呼至成都詰其敢虛聲動搖西蜀狀將斬之以徇任震恐伏罪乞以舉家數十口繫雅州獄身自入蕃窮問智高指實逾月不至請舉家爲戮安道久之乃許任如期至得小雲南書言智高至南詔復謀爲亂爲南詔所殺安道乃釋任而奏其事初州邕之捷朝廷未知智高存亡故未盡賞戰功至是乃命加賞將吏

元諸將征緬

元史緬國列傳世祖十四年三月緬人以阿禾內附怨之攻其地欲立砦騰越永昌之間時大理路蒙古千戶忽都大理路總管信苴日總把千戶脫羅脫孩奉命伐永昌之西騰越蒲驃阿昌金齒未降部族駐師南甸阿禾告急忽都等晝夜行與緬軍遇一河邊其衆約四五萬象八百馬萬匹忽都等軍僅七百人緬人前乘馬次象次步卒象披甲背負戰樓兩旁掩大竹置矮鎗數十於其中乘象者取以擊刺忽都下令賊衆我寡當先衝河北軍親率二百八十一騎爲一隊脫羅脫孩以一百八十七人依山爲一隊交戰良久賊敗奔信苴日追之三里抵寨門泥淖而退忽南面賊兵萬餘繞出官軍後信苴日馳報忽都復列爲三軍進至窨山口轉戰三十餘里賊及象馬自相蹂躪死者盈三巨溝日暮忽都中傷遂收兵明日追之至于崖不及而還捕獲甚衆軍中以一帽或一兩靴一氈衣易一生口其脫者又爲阿禾阿昌邀殺歸者無旣官

軍負傷雖多惟蒙官軍獲一象不得其性被擊而斃餘無死者

劉正

元大德元年雲南行省劉正字清卿方正有幹才時有建言征緬者正以爲不可俄俱被放又極言其不可不從師果無功時雲南民多輸金銀近省戶口多詭稱逃亡其甸寨遠者季秋則遣官帶兵往征之凡人馬芻糧往返道里費以巨萬計所差官皆重賂省臣得之其徵收金銀之數必十加二折閱之數又如之其送迎餽贐亦如納官之數所遣官齎銀還均攙雜銅上納正首疏其弊給官秤俾土官身詣輸納其弊始革觀此則差官至土司徵收滋擾之弊斷不可行也元史諸王表封緬國王與高麗國王王諶安南國王陳光昞並封緬之以王自號本自元封之也

韓貞女

元末保甯有韓氏女年十七明玉珍兵亂懼爲所掠乃冒男子混處民間旣而被擄居戎伍中七年人無知者後從玉珍攻雲南邂逅其叔父贖之歸蜀人稱韓貞女云

巫女

明太祖開基金陵段寶遣使歸欵時有巫女歌曰莫道君爲山海主山海笑諸諸園中花樹千萬朶別有明主來寶數日卒

傅友德

友德字惟學其先宿州人後寓杭州元末時曾從明玉珍入蜀不得行其志歸陳友諒亦無所見太祖攻江州友德率衆降太祖知其才信用之累功封潁川侯十四年以征南大將軍平雲南封潁國公十九二十一年兩次征雲南蠻寇悉平之二十六年藍玉旣以事誅友德懼不自安定遠侯王弼曰皇上春秋高忌我輩欲盡誅之我輩會當合縱連橫

以待耳友德不答語稍聞於太祖未發一日侍宴竟撤未盡一俎太祖怒甚且曰召爾子來友德出衛士或言上欲取爾子頭友德遂斬二子提其頭以進太祖矍然曰何遽是忍人也友德出匕首曰不過欲我父子頭耳乃自刎於帝前帝大怒命以其家屬分發雲南遼東王弼亦自盡帝竟不究其言按傅公家屬發遼東者後人有巡撫都御史鑰發雲南者後人有吏科給事中弼皆在嘉靖年間而昆明之傅忠壯公宗龍或云亦是穎國後也又按良弼是公第三子添錫後添錫先仕滇非分發派也

高莘

高起居者名莘山東人也洪武中以起居注充軍於永昌始至掌印指揮欲延之為西賓高固辭由是發左所左千戶所俾守昇陽門以苦之久而千戶意其倦也乃使人代其役而教其子高又固辭乃復遣人誘

之高曰吾旣不爲指揮教子顧爲千戶教子乎執役守門分也千戶怒傳日持鎗不使代高安之千戶益怒適大雨彌旬高妻挈皆居城旁之官舍千戶遣人雨中逐出不使居衣衾皆狼籍於雨中妻挈對泣同學往請曰某等俱有屋請移去何至自苦如此曰彼怒至此而吾卽有所歸是誤之也遂處雨中至昏乃徙嘗自言爲起居注時同罹法者三十餘人刑部尙書開濟引奏上閉目不答久之開目濟又敷奏如前上復閉目不答如是者三始曰某人幷山東大鼻子生員做的著去充軍其餘都殺了因自問同罹法者每見上意喜皆爭先進言一値上怒皆縮誤矢措惟某與吾喜亦不敢肆言怒亦不敢默揣所以遂蒙天鑒貸死耳

蘭隱君

楊林有蘭隱君者名茂字廷秀號止庵明洪武時人少有大志於學無

所不曉鄉里稱爲小聖王驥征麓川茂授以方略得成功若要麓川破船往山上過至今傳爲美談其指杉木籠乎

解軍

永昌人葉景和南京人也充軍於金齒即居東鄉治田嘗言隨父母充軍來此年方十四母甫三十而有色解官千戶屢欲私吾母不從凌虐備至尋值父亡欲置之死從之景和遂逃回京撾鼓即時召入太祖俾盡言毋恐急遣提解千戶又語之曰那孩子你等着不久提到無詞遂使景和看而斬之仍解發隨母充軍景和初見聖意優容憫悼意必寬宥未滅而卒解至此時年方成童奉母萬里艱難苦楚如此其極景和可爲孝太祖之執法亦云公矣

學士後人

明宋學士濂之子愼洪武初坐胡惟庸黨徙臨安衞後徙石屏誥册譜

系向存子孫能世其業咸稱曰學士後人

補鍋匠雪廨和尙

補鍋匠無姓名不言以啞子稱永樂間常憩武定獅山往來村落間業補鍋有從學者不索謝但令負擔前行數載人不識也一日於南門外獅山道上揀柴枝作三字云要南下奄然而逝土人異之收棺未瘞越三日屍不見傳啞子又在省中補鍋

雪廨和尙永樂時嘗於振衣千仞處朗誦詠歎人以爲梵典也就探見袖中一冊不知何書和尙見人至輒貯袖中避他處深秋薄暮每登眺盤陀石上亦取袖中冊讀之住獅山或經年去遂不知所往按補鍋匠爲王之臣雪廨和尙爲郭節皆建文從亡舊臣而秘其迹者也帝從亡者四十餘人如程濟葉希賢等皆可數其名而二公并不欲以名顯心更苦矣武定志列之仙釋諒哉

楊益

益字用謙安寧人明永樂中以貢入太學先是成祖夜夢赤龍扈從若扶掖之狀次日視朝畢獨見益以國子監隨朝著赤氈衣於藍衫內上大悅欲以卿貳待之冢臣謂非例遂授兵科給事中歷工科嘗召以對奕上對手撫之恩遇篤至洎仁宣二朝乃出守漢中調成都多惠政告歸

沐晟

沐忠敬王晟初征麓川時駐永昌久嘗以布汗衫二命一指揮浣補指揮浣補畢則再以細布如其製成之以上沐顧笑曰汝以我爲無此耶但不可以侈自奉耳所謂不欲折福者以此遂却之故當時皆服其儉德

龍者寧

明阿雅長官司龍者寗因叙功久滯京師永樂十三年八月帝夢南門一柱將倒忽一龍扶之次日早朝查百官龍姓惟者寗一人自南方來帝大悟勅命兵部准前功禮部造印章以者寗爲長官司

又者寗於永樂十一年入貢京師欽賜紵紗鈔錠等物適五月五日上幸東苑觀擊毬射柳聽文武羣臣及四夷朝使聚觀自皇太孫而下諸王羣臣以次擊射皇太孫連發皆中上大喜曰今日華夷四集朕有一言爾當思對之曰萬方玉帛風雲會皇太孫叩頭對曰一統山河日月明上大喜大宴羣臣命儒臣賦詩盡歡而罷時龍者寗亦在觀焉後者寗回阿雅感激聖恩每年以五月端午日令目把等騎射以誌不忘後世子孫習以爲常

王驥

王驥征麓川時有陳儀者曾領前鋒三千名開南牙山斷賊走路時緬

匿思任法驥激緬使獻賊緬約重臣往取郭登願行由蠻莫江入緬其酋卜剌浪來會頒驕登折之氣沮乃叩頭請命登回緬令其目剌劄以思任在樓船來有嫉登功者譏留守沙壩剌劄至貢章不見登遲疑不獻驥謂蔣貴曰此紿我過江紿我歸路也陳儀自許知天文以爲熒惑犯輿鬼可克驥乃密令蔣貴率師趨江而下大戰一晝夜焚其舟數百剌劄竟持思任去貴子雄陣亡後楊寧遣使赴緬許以孟養地卜剌浪乃函思任法首來獻也

驥既以孟養賞緬甸卜剌浪因以長子銀起莽守之卽以爲宣撫司夷民不服乃以思任幼子思洪以攻緬緬因棄孟養保其子以歸思洪隨上狀願永供朝廷差發銀驥以西南用師久財力疲困賊又未可卒滅乃許之因以金沙江爲界礱石與立誓曰石爛江枯爾乃得渡洪懼聽命孟養遂世爲思氏有按孟養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又千餘里漸近西

海矣諸夷咸謂自古漢人無渡此者今大軍至眞天威也

驥征麓川初用江西徐節仙用符術說忠任用黑犬等物有識皆笑之後於所斬慢功官士皆以爲奇功各陞其子曰當時不如此功不就令不嚴也有識又稱之

呑山

明正統間琅鹽井有彥章者夜夢呑山忽生膂力時靖遠伯征麓川章隨征每衝鋒輒有斬獲後爲忌者中毒方陷陣毒發死之僵立不仆賊莫敢近

鎭守太監三則

錢能女眞人兄弟四人俱有寵成化間能號三錢來鎭雲南其怙寵驕恣貪淫侈虐古所未有不能悉記有二事最可資笑語者雲南有一富翁病癩其子頗孝則執其子曰汝父癩傳於軍士不便且又老矣今將

沈於滇池其子出厚貲乃免又王姓者業賣檳榔致富人呼爲檳榔王家則執其人曰汝庶民也敢惑衆借號二字王復出其所有方免後繼之者雖貪求無厭聞斯語未嘗不爲發笑也能後雖挑覺安南三原王端毅公挫其虐通志王恕再來天有眼錢能不去地無皮明成化間能以太監鎮守
淫虐民不堪命王恕至能虐斂少挫深不便之乃以金寶賂權要召恕還故
民謠如此 然壽復守備南京宏治末老死南京不識天道何在或言其幼畜錢寧於滇晚俾與鎮錀能病竄利其有遂進壽於能而死竄初名福竄兒者是也本李巡檢之家生子然則能之報亦不爲無也

崔和衡水人也當正德時內臣勢殊大金騰鎮守無及二年即易歷前後如吉慶張成朱奉王楊孫緒劉玉無辭去者至於張成之貪酷王陽之愚冥劉玉之昏虐又必致地方大變乃歸惟崔和至鎮三年從容引退益足見其獨出夷等矣其生平與何文鼎爲友受知孝廟在鎮凡有過江年例軍伴紙劄等銀多不受即有一二受者即以爲修寺建橋之

用每言人生在世也須幹些好勾當若只要錢也沒來由使人輕又嘗言京中人說冢宰楊公是十分天官謂其爲吏部用人三分門生三分勢要三分賄賂一分公道湊成十分故號爲十分天官也嗚呼以文襄之淸正而猶蒙此譏可畏哉

鎭守金鵬太監劉玉任一向京官言無不從橫暴特異至鵬越强姦婦女不可計鵬人至千百告於御史訊之不言榜之乃曰京中某寺僧也寺與玉鄰玉時借其銀後因幹鎭守謀以所蓄假之玉無償因言金寶婦人之多誘之養髮還俗名之曰尙京官也幼出家承師之貲足以自給因誤於玉遂至此官遂擒之乃借和尙之銀來鎭守即以尙爲姓而恣其强姦婦女不敢戒止皆有先約鎭守內官之來此類固多此特其尤者也

陳麒

麒字夢祥廣東南海縣人也天順丁丑進士爲大理評事遷江西按察司僉事陞雲南按察副使總鎮太監錢能兄弟四人俱有寵於朝而能號三錢尤有寵而酷好女色雲南總戎黔國沐公往候不見以茶供之巡撫與行能先莫敢並至於藩臬五司一揖只令錦衣指揮通受揖遍亦倨惟陳往揖正立不與能左右言託疾即退久之能見之遂曰你這蛇蠻食蛇慣了爲此心毒陳答曰豈但蛇豺狼虎豹也要食能大怒目左右欲毆之陳趨出無何能遣人求夜明珠於交阯交阯遂叛兵至蓮華灘雲南大振朝廷遣三原王端毅公假便宜巡撫先是能久鎮漸萌不軌造兵甲極堅利紙甲至百兩一副者殆千領而弓刀在公私者必擇而藏之二樓陳於王至首以告之欲乘民心之怨籍其兵甲以擒能而後聞王不聽翌日能盡焚之王乃以能貪虐疏於朝而督學僉事眉州黃明善雅佞能王不知黃導投大學士眉州萬公安能兄蓄回回指

揮馬某與大名王公越親暱乃大賂王萬能誣端毅公共下二疏於都察院有旨王恕錢能都餙這遭其年八月王端毅取回能復肆榜死人多矣而陳猶在按察司凡能所變罪大惡極者陳仍加刑能遣寬之陳不從能遣其僚言之則曰有王巡撫則做人無則不爲人乎後以進表行中途亡一女能以血喪隨表奏之從南海提解至滇能以鐵鎖備五木牽陳過其門經旬乃間爲民卽日就道至平彝總戎武信沐公贐以助行始克抵家年八十餘乃卒

劉大夏

宏治末兵部尙書劉忠宣公大夏受知孝廟一日語其僚曰昨承宣上問兵事對畢上復起問曰你每常說內官害人內官怎麽害人急不能對上又曰有話你只管說不妨我不是聽內官的皇帝方言臣在兩廣見鎭守內官一日供銀三兩而廩給不與焉上頷之而退因自計初不

料聖問及此倉卒遂舍其大而舉其細也悵然者久之又公在吏部撥送雲南一承差見之獻紫蒼石屏風一面不納承差乃懇言二錢市之非比重禮叩頭求不已公取而玩之云置諸室暇則玩之承差喜甚不數日呼之曰看足矣遂歸之承差曰大理買此用銀八兩以爲上驛計而値如此誠命也

辛巳進士

葉瑞爲諸生時貧甚嗜酒一日醉臥窖溝中夜深聞有數鬼曰大水將至恐淹死辛巳進士相與舁至諸天寺門外及覺已身在寺門外大水果漲翌日記所言爲笑以巳年無春榜也後中正德庚辰進士東駕南巡至辛巳始殿試

鎭異

明正德二年永昌東城鎭夜半自開占之當有兵其後郡人果爲內豎

張誠激變祭將沐慈撫之乃止

天榜

明嘉靖甲子郡士赴省試見雲霧中神人馳驟云齎天榜問鶴慶幾人曰無請少留查次科曰留下莫查是年果驗及丁卯大發者劉臣莫讓仁查偉三人

虎榜易名

大理趙汝濂應嘉靖壬午鄉試與友詣進耳寺忽遇一道士拉趙松下出袖中一劄曰此虎榜也趙閱之無名歎曰名不可求乎道人曰汝端人也乃徧檢之指第三名者云某德行劣可易與汝即宅補改趙汝濂三字復用三圖書鈐於上遂別去後塡榜至第三名監臨疑未定提調曰此仕宦之子夙有才名監臨曰如此則私矣乃命宅去取一卷塡之即趙汝濂也鈐以三印一如道人所補云

左氏春秋

孫清愍公繼魯幼有疾夢漢壽亭侯授以左氏春秋覺而疾愈讀之遂成誦

杜甫後身

明嘉靖年間有請乩仙者久不至及降問之仙曰時在龍泉門外觀杜子美蹴踘故遲遲耳人趨視之則張含也

王純心

王純心臨安人登嘉靖辛酉鄉試年三十餘病死一晝夜心微熱未敢殮卽時託生於妻弟家見其母妻弟婦也急趨出聞房內哭聲又至河南陳州一巨室見一貴人皓首盛服焚香祈嗣旣生知河南嫌其遠又奔出復聞哭聲至廳前見黃蜜果摘其一食之竟回家中大呼而蘇妻挐驚視但聞口內蜜果香後任縣竹知縣又三十年而卒

赤文寀人

陽向春謁巡按歐陽重重書一梅字令之占而不言所占何事春曰梅有兩人字而下有母字公將舉兩子後生者男赤文寀人也後歲餘公復見曰子云信然所言赤文寀人隱語也今可得聞乎曰是兒生以天赦日當名赦保公服其神命斯其義曰赦從赤文寀人卽保字也歐公歎曰其驗乃爾乎又布政徐樾將征那鑑迎春問之時正署文案見春至置筆而進之額脫於督春前揖曰不利公宜勿往樾不應後竟蒙難

季氏婦

永昌郡北有北津橋俗名板橋有李姓歸季氏家在城中有色而寡居景泰末都督毛勝來鎭守以達旦降中國又首謀鎭守其勢燠焮聞者震讋聞季色卽遣人取之其姑與父母聞之皆覜䩄爭勸從之婦不應乃以刀隨坐臥不置曰再來卽自刎勝乃別遣官以勢動之守死不二

遂養兇乃當時及後世旌表卒不及且湮沒不可究惜哉

蕭崇業

建水蕭崇業致位清顯而明史無傳其奉使册封琉球見琉球國傳郤餽金見謝杰傳是時官戶科給事中後擢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以養母告歸未幾廷推內臺卒萬歷十九年二月朔五日旨下遣雲南布政司左參政虞德華諭祭文曰惟爾性資篤慎才識疏通發跡制科儲英中秘立朝風議有光青瑣之班航海賢勞不辱皇華之使比歷階於卿寺尋領鉞於留臺方行樽俎之籌已决林泉之志召環有待遽爾長終追憶往勞良深悼切特頒諭祭用示殊恩爾靈有知尚其歆服

湯賓尹

萬歷時湯賓尹嘗入閣甚急給事中王徽嘗語王元翰曰公語言妙天

下郎一札楊湯君湯君且爲公死世間如湯君者可恃也元翰辭焉給徽銜之因嗾御史鄭芳劾之

段恭節

節爲諸生時祈夢於金華山土主夜夢神云蘇老泉二十七若要中五十一旣覺自念雙親垂老五十一而中不已晚乎起再禱復寢又夢神云賜汝一榜文明之會後中丙午科十一名時年二十七其榜首乃賀文明也已未復與文明同榜

杜雲程

蒙自有張王李杜段何楊七姓同祖於九隆居蒙自最久明天啓間有杜雲程者以明經授武定教授置杜氏鼻祖墓碑於西郊盡書其遠祖之名自南詔迄元明凡數十人歲時伏臘七姓之裔合祭於墓有古風焉

李發揚

天啓五年河陽東城人李發揚畜一虎皮牛每放嗽玉泉旁日落後發揚尋覓必騎而歸一日往尋時已昏黑茂林陰翳中見一物臥地以爲牛也騎之其物大驚躍起丈餘飛騰而去李方知其爲虎也兩手攫其耳兩脚抱其脅越山躍澗瞬刻至宜良一夜往復數次是夜牛回家家人疑慮徧訪之次日發揚騎虎在陸赫嶺畔虎威危力竭家集衆斫其四脚虎斃發揚已粘貼虎身兩手如拳不能開兩脚被虎後足抓皮將盡見骨調治半載始愈後閱九年而卒

沐啓元

黔國公沐昌祚卒子啓元嗣爵邑諸生往祭其父中門啓一生翹首內望門吏杖箠之多士怒亦箠其人反爲衆桀奴所傷遂訴於直指金公公諱瑊將逮諸奴奴聳啓元先疏誣多士事下御史金逮奴如故啓元

益瞋徵兵祭纛環直指門發巨礮恐之金不爲動汰遂掠多士數十人毒痛之囊其首於木金戒多士毋與爭急疏聞下黔督張鳴鶴劾張奏以實時魏璫專政下調停旨而啓元愈猖狂不可制母宋夫人懼斷世緒泣三日以毒進啓元隕事乃解宋夫人疏請孫穉未勝爵服乞權署名俟長賜襲崇禎登極憐之輒賜勑寶授卽嗣公沐天波時僅歲一周也

櫻樹園

邨之建字用皇昆明人當明末恬退不樂仕進居櫻樹園習稼圃時䌷書窗樹中讀之每有所得輒爲詩歌牧童趨聽卽輟書與語孝弟勤儉皆信而化之其字法得黃慎軒筆意按省城西十七里積泉池上大漁村舊名櫻樹園想卽是也然問郭先生則罕有知者矣

繡衣巷

石屏城西巷曰繡衣巷以御史許鐵王夔龍張一甲張漢居於此故名

狀元館

楊慎至臨安寓主事葉瑞家今其巷稱太史菴至阿迷寓王頴𢧐家館曰狀元館故葉淶詩云高蹤何處不升菴

彌渡善人

彌渡人田古坡者樂善好施罄家貧建玉皇閣歿無以爲葬友人哀之爲硃書其尸臂曰彌渡善人田古坡後生於麗江土府木氏爲應襲臂上朱字宛然訪至彌渡修其塚墓載前配歸麗江以養之

叚新所

琅井有叚新所者秉性最孝嘗負母避寇入山忽見樓閣煇煌旁有泉一泓飲之爽然旋不復見後殺賊有功年至九十七

曾廣

臨安郡西關曾廣有至性母疾篤割股肉湯以進疾不愈廣復炙其肉爲末餤母母睡夢中呼云還肉來忽一物從染鑒下如雀躍不已其妻急捉之則鮮肉一臠也呼廣視廣覩已肉驚愕不敢言久之不見

難當節婦

節婦江戎寨沙夷之婦夫死有把事愛其色欲强娶婦紿曰俟祭夫後嫁卽於是夜至難當坡口向夫墳涕泣登崖懸石自縊至今石上猶有節婦影焉

黑娘

黑娘土獠也居黑墩天堂壩膂力絶人常負米一石二斗至府往回五百餘里未暮能飛石至數里宅旁有溪深莫測爲黑娘捕魚之所今人無敢下者安靜廖司官倩黑娘栽插黑娘命一女一媳往自辰後已插畢籽種三石秧廖宅有溝將爲橋得巨石長可二丈五尺寬五尺厚三

寸餘然不能舉姑嫂扛其石以成橋遂坐橋上各識錦帶一副始歸黑娘所居對河有石大如厫上通二竅吹之聲聞五六十里爲海螺石卽黑娘吹以集衆者

阿九黑娘弟兄輩魁梧多力能拔生牛角嘗乘馬拔路旁喬柯兩股夾馬虛懸踰時馬不能下土官忌之命堪輿掘斷所居地脈陰遣刺客殺二人滅其族聞掘地時有二白魚飛入河中今名白魚塘塘畔巖上書大唐二字因知爲唐人云

盜娼仁義

永昌有偷兒知一家夫不在而其母與妻織布且畢夜伺之寢將穿窬取之至久姑詈其婦怒而先寢俄而婦自經於機旁偷兒大呼其鄰與姑起而救之婦得不死又一娼滇士有事至者醉宿其家有銀數兩在袖中夜竊置枕下向曉有友急呼之告以家禍其士驚起遂歸行十里

許方憶所袖銀置娼家枕下自以爲必不可得矣試返而求之娼曰固在此完封還之夫人至爲盜爲娼本心已盡亡矣而因憐死止盜因假義不取然則仁義之根於性有固無時而息耶而仕以行義乃貪利無厭殺人喪己方揚揚然大小交慶而略不耻何也

李如月

孫可望旣磔陳邦傳自雲南傳屍安龍御史李如月劾可望不俟請旨擅殺勳舊永明以小臣妄言杖四十疏留中如月奏劾時以揭帖遞張應科外封書大明山東道監察御史揭帖遞至僞營提塘張應科開拆應科聞之於可望卽遣人往安隆於王門置剝皮具石灰盆一草蔑刀劍鉤剔等物訖適如月至問曰此何用人曰要剝汝皮捽其胡而偃之如月大呼曰太祖高皇帝臣身不被賊汚今日更得潔淨也時衣冠已去刀劃脊中以灰灌之始開剝如月大叫好凉快人者旣而大罵孫可

詈逆賊我死後爲厲鬼殺汝將死猶喃喃罵不已後以草楦其皮懸之通衢可詈使至忽繩斷墜馬前其人卽時驚怖死乃令瘞之

李定國

李定國聞桂王被執遂死於黃綠所葬之地至今寸草不生夷人過者必稽顙跪拜而去有入其地者曾目擊其事云

楊玉奇

楊玉奇黑井人吳三桂分藩時借三桂課金數十萬皆隨耗無償三桂恚將重治貸者玉奇挺身自任應對不懾滑稽可喜三桂奇而釋之收滇時奇於兵燹間得銅琴一張疑是沐天波遺物今不知在何許

侯之馬

魚尾寺在黑井玉壁山今圮相傳昔江西賈修廟垣墉繪心猿意馬圖於壁猿舉手指馬意態生動已而輕齎返其家妻子夫望相怨尤賈曰

吾病不能復如滇顧黑井有吾友曰侯之馬吾托以巨金苟兒能見之無憂不富買既死子如所言訪於黑井固無侯其姓者一入廟見畫壁憬然心悟潛穴馬腹則藏鏹滿中亟輦以歸稱富人焉

李灣脚

黑井水磨箐在西山下近箐居民數十家山崩覆壓數十家皆虀粉惟李姓稚子名世卿者仆巨石間三石鼎峙巔合趾離其下空如懸厓壞土不侵翼日畚鍤所及如蜉蝣掘閱而出竟得無恙但微損足骨人遂呼爲李灣脚云

李犁頭

順治十八年大兵進緬騰越斗米值銀二兩高山寺下居民李犁頭者積穀一倉人以價買之彼固不賣將待價之益高也一日他處皆微雨獨高山寺下大雨傾聲若鳴雷者久之天晴則山崩一大石正覆其屋

倉厫俱損穀無一粒存焉又騰越州界頭村民亦有積穀待價者忽風揭其倉穀亦隨風飄去數十里一粒不能復收今尚有記其事者噫積穀以防饑可也積穀以望饑不可也況於已饑而故閉糶以待價乎覩此二者報施之說如此亦可以知天道矣

滇南雜志卷九

上海曹樹翘春林編

軼事三

三生語

順寧貢生文在兹里閈中稱謹飭士每爲所親言少時夢人指示太極圖與論先後天理其說甚詳且云數數見意中人可繪而得也康熙二年有趙黃曹允昌號石霞者明末已卯解元癸未進士因其父巽之牧雲州故嘗來遊順寧一日晤在兹遽相感觸謂向在楡城曾夢人笑貌如是及問所夢若合符契遂各背疏太極圖上題句證之皆書曰太極原無極先天與後天爲吾曾識得以此學神仙二十字蓋同見者咸咄咄稱怪事旣而在兹有子文經纔七歲患痘危急石霞請入視之經見石霞忽作勢起曰我昔同根土都爲壬佛明經。我可居東曾兒委之次

在東牆南院作朱衣典者拔君進士檍子卷得之最遲獨見賞瓊林花市君其忘耶但我日迫而緣未盡還當再晤於丹山碧水間索筆作辭曰一曲歌終日江竿半首詩黃牛關歲月四照散天機更予一錦囊內有詩云及蚤歸及蚤歸莫待黃花八月飛花飛茫茫路杳然行人未至雨絲絲五羊城中我去也大家同上渡頭船石霞得句雖不盡解見鬼委二字即立地拜牀下曰是我魏老師後身也低徊歎息無已乃去是夕文經趺坐而逝郡守米公聞於上時李公晟爲方伯作童謠記異千餘言大率引李長源石上精魂故事郡中人多能道之後以兵燹失傳又十年吳逆弄兵雅欲用昌昌力疾走荊楚久還來順窆終於客舍蓋石霞在明末爲廢進士顧無足多特玩童謠詩意似猶與永歷相終始故首句一曲歌終日隱曹字江竿半首詩似等字黃牛指辛丑關開也明年爲康熙元年辛丑四月而永歷死天機散矣又十年而吳三桂反

殆囊中句指其歸路言黃花八月飛寓桂字雨縣縣則花來久五、音作陽疑指湖廣之襄衡耶漢岳爲五陽地否則訂來生所睹在秦培亦未可知特詩在事前人不知覺耳此順寧府志所載也首尾不甚了了今閱嘉善徐季方見聞錄又大有同異故並載之錄曰曹石霞名允昌楚黃名士領己卯解癸未捷南宮父爲雲州佐歿於官石霞入滇扶櫬抵常德疾作假寓德山古剎及病愈就道德山和尚元直送別曰居士勛斗不遠老僧亦隨後來及石霞病卒雲南柩過德山元直上堂說法次日圓寂先是石霞入滇出順寧府巷遇四齡童子板輿大叫曰曹某係我楚闈首卷門人也石霞挽入密室中耳語言予爲浙江山陰章格菴投胎此地相候久矣石霞贈詩云幕中堂上換投胎誰把原封錯用來滿口胡謅雙脚跳至人終是未曾孩是夕童子歸語其父母云我與曹某共結蓮胎去矣遂坐化此事似順寧府志所記爲是而徐錄得

之傳聞或未足信也

王錫袞

王錫袞字仲山祿豐州人崇禎間以詹事致仕家居唐王竄閩僞號隆武因遙起錫袞爲大學士仍令募兵東赴錫袞因至省城適沙定洲作亂遂死於難其風節亭遺詩曰兀坐風節亭萬苦日日至焚香告皇天墜我烈皇淚新君飛海甸畀臣恢剿事臣袞血性存封疆慚大吏闈中弱息流饒有鬚眉志臣袞復何言安能死魑魅

嚴起恒

流寇孫可望遣使賀九儀沈嚴起恒於八達江中忽有一虎入江負其屍於岸上以爪挖土埋之有見之者急趨歸告其家人迫家人至虎猶守其墳旁見人始徐徐搖尾去烏乎忠義之士虎猶知敬況於人乎

胡一清

胡一清曲靖越州人殘明時爲將封越國公授金印一清故農家子當本朝定鼎大兵臨滇遂散衆棄官歸農於越率其家屬耕田而食怡怡如也吳逆反遣人召之一清佯作風癲狀言笑歌哭若憑妖祟已抱豬而臥鼾聲如雷忽起而走不知所如往詢之村人咸云病兩年矣於是僞員去一清終不污僞命爲農如故康熙二十六年其家奴赴總督范承勳密首一清有金印勑書將謀不軌范素聞一清前後事乃執拘其奴而呼一清以來聞之時一清老矣囚首跣足長跪階下范公曰老農有首汝密藏勑印者果然否一清曰誠有之遂出諸懷中金章一大小方寸許勑書一道列永歷年皆初封越國時所給也乃詰之曰此二物歷經三十餘年而汝猶守之弗失何耶一清泫然出涕曰故主之恩未報故主之賜難忘是以佩帶三十年未嘗去身者意欲殉死同埋以見故主於地下耳非有他也范公曰懷璧其罪獨不聞乎留之無以間執

讒慝者之口遂令斃之一淸叩首而泣曰老百姓犬爲戀主之心如此死生悉惟公命范公令起立深慰遣歸行令中軍杖其奴至死云又數年一淸乃死

武風子

武風子者滇南之武定州人也名恬先世以軍功官於衛恬以胄子少學書已棄弗學性好閒不謀榮利嗜酒日惟謀醉簞瓢屢空晏如也凡游藝雜技過目即知之滇多產細竹堅實可爲箸武生以火繪其上作禽魚花鳥山水人物城門樓閣精奪鬼工人奇之每得其雙箸爭購錢數百於是武生之交戚貧者因以爲利生顧未嘗售也頗自矜重一箸成輒把翫不釋保護如頭目或醉後痛哭悉焚之醒復悔悔而復作然靳不輕與人好事者每瞯其謀醉時置酒招之造必盡歡酒酣以火與箸雜陳於前而不言生攘臂起頃刻完數十箸揮手不顧也或於酒中

以箸相屬則怒拂衣出終身不與之見或遇貧士及釋道者流告以困窮輒忻然爲之雖累百不倦於是滇之士大夫相餽遺咸以武生箸爲重王公大人遊於滇者不得武生箸即不光生固落落儒生耳未嘗以風子名丁亥之歲流賊從蜀敗奔假號於滇滇士民慴於威波靡以從生獨匿深箐中不出賊於民間見其箸弄之遍召不得因懸賞索之或告曰曷出以圖富貴生大笑曰我豈作奇技淫巧以悅賊者耶偵者聞於賊縶之來至則白眼仰天喑無一語賊命作箸列金帛於前設醴醪於右以誘之不應陳刀鋸以恐之亦不應賊怒揮斬之縛至市曹而神色自如終無一語時賊帥有侍側者曰腐鼠不足膏斧鉞曷縱之徐徐俾自逞其技也釋之而生自此病矣披髮佯狂垢形穢語日歌哭行市中夜逐犬豕與處人遂皆呼武風子武風子云及王師定滇風子病少差亦稍稍爲人作箸以謀醉人重之逾常時安定守某者受貴人屬召

爲之不應守怒撻之於庭血流體潰終不應自此風子之蹤跡無定矣或琳宮梵舍或市肆田家住必數日留留必作數十箸以謀醉然出入無時於是其箸可得而不可得矣余嘗見其箸作淩煙閣功臣圖者箸粗僅及繩而旌旗鎧仗侍從衞列無不畢具至褒公鄂公英姿毛髮道予傳神莫或過之其畫細如絲深紺色入竹分餘如鏤武定太守顧輿山爲余言其作箸時削炭如筆數十置烈火中酒滿壺於旁伺炭末紅若錐左執箸右執炭肅肅有聲如蠶食葉快如風雨且飲且作壺乾即止益之復作飲不用杯杓以口就壺不擇酒期醉醉則伏火臥或哭或歌或說論語經書多奇解及醒而問之則他囈語以對或正作時酒未盡忽不知其所往逾數十日或數月忽來復卒成之其狀貌如中人年近六十餘拜揖跪起無異惟與之語則風子矣輿山曾作武異人歌贈之故時往還也但所繪故事多稗官雜劇有規以不雅馴者笑而不答

亦終不易或曰非病風者也狂人也或曰其有道者歟不然何富貴不淫威武不屈耶余於是作武風子傳

任二李天極謀叛始末

康熙二十七年六月十六日裁剔左協兵丁任二等謀叛伏誅時楚省裁兵夏包子作亂風聞相煽適左協副將入覲起行之後兵丁任二等挾黨謀變欲肆刼掠并合楚兵十六日夜半放火競入州署尋殺知州不獲遂復迫脅右營游擊宣起鳳爲首起鳳率領不附餘兵及親丁數百人奮勇格鬥互有殺傷十七日早叛兵數百人潰走出城飛報到省遣游擊陳動麥艮璽等一面撫諭一面檄曲尋鎭中軍游擊張國勳選撥精兵五百名游巡堵禦相機勦撫叛兵一路潰走村民各自保屯不得擄掠於二十一日至交水城下意在穿城而過時城守單弱百姓相率登城力拒鎗礮磚石齊發打死數十賊此係千總廷薛吏目成龍拒

戰之功也已而張國勳宣起鳳之兵先後繼至內外夾攻賊遂敗走二十二日追至白水地方叛衆綁獻首賊任二等八人餘皆棄甲投戈受撫者三百一十四名總撫查明並無將弁激變情由照處決叛軍例臨陣斬獲事旣顯明不在委審公審之限事後奏聞於八月初十日將叛首任二王麻子李七趙棍兒陳么兒王進福崔麻子王三等請王命斬訖其餘歸伍安插槩不深究是時知州朱焜初任兵心不喜故臨變欲先殺之而焜裸避庭蕉叢內叛衆跟尋必向叢蕉施刃莖葉剁截盈堆而無一刃及焜者亦異矣先是六月二十日督標兵丁張麻子李禿子等謀叛事發捕斬十三人餘不問安堵如故時駐省兵丁初聞楚變訛言四起又尋旬叛兵潛相勾結居民或有竄匿是日午前有兵民鄰居其婦素相和好兵婦告民婦云今夜五更時分外邊若有聲響不可起來豆腐且不必磨我們相好故告訴你民婦細詢緣由兵婦又云衆人

約定五更三點摘去帽纓反穿號衣放礮站隊天明搶掠城內外等語且囑不可說向別人知道民婦告其夫張喬喬出遇雲南府知府羅衍嗣公謁歸隨之至署請問告變衍嗣詣兩司同上院總督傅昆明縣張世琦中軍林雄密諭且命備船往近華浦游讌至西倉昆明縣辭回至白馬廟中軍以家事辭回至近華浦坐未久按察司許宏勳請歸審錄案件亦回至酉刻督撫各官俱還署復有督標左營兵郭之盈密稟叛首張麻子等餘與張喬所言同時按察司與中軍及昆明縣部署事宜恐已妥洽是夜誡司更者鼓只二擊雖天明弗許已初更鼓嚴差員分頭查拿仍諭凡去衣而偃息在牀者即有名亦免捕於是查獲叛首張麻子李禿子唐金劉應奇周邦彥許進孝袁國泰馮國臣李洪新龔一先張一道楊起龍李自貫等十三名審稱餉內搭錢低賤窮苦不過幹此勾當倡首是實而甚根布政司李世昌遂按謀叛例處決餘已捕附

從二十餘人分別責革外概不問是日早間城外居民尚聞城頭二鼓出門乃見街巷俱有桌櫈等物阻塞駭愕不測然已聞有謠傳諒係發動是以各回閉門靜守直至未刻放礮開城決叛犯府縣官曉諭士民照常開肆內外晏然如未有是事者呼吸機宜弭變頃刻許范二公之功偉矣

康熙四十五年九月奸民李天極謀亂伏誅天極昆明人世居石嶂上村本楚雄府學生小有才氣頗能詩文好談六壬奇門遁甲有時在家耕讀有時出門遠游亦庸人耳是年三月冡自縣妖人朱六韭縣學生也素行不軌先有峩峨魏訓導廣西府人携其孫四甲兒之任四甲不率教欲責之乃逃遇六韭奇其貌引之歸藏於家已而師宗州武生朱漢泗爲知州孟以恂所暱委征五嶆夷糧橫擾恣肆適上司風聞檄飭恂懼詳褫之漢泗因逃附六韭相與導四甲稱係故明桂王後改姓名

王之葉僞著文典三年又向聞李天極名四甲密詣石嶍延聘天極欣然從之於是督標中營千總林某撫標右營領旗張平山富民縣練總楊枝榮皆聞風往附其一切賊中文檄封拜等事皆歸天極漢泗心銜之未發也雲南霜降節每年於南教場祭旗行禮先一日出城幕帳連營軍容甚盛而士民亦於是夜達旦歡游故賊等欲於此節乘間行事六門各安數百人魏四甲潛居城內相約放火爲號六門俱應標兵亦共天極賊合搶劫三市街其亂機已成忽於是日午間飄風暴雨教場中水深二尺餘所有已設帳房闌錡之類催捲俱盡於是督撫下令次早於大箭道行禡祭禮不更出城矣然而竟有文典三年僞封一角混入制府上下駭異不知所由忽一日朱漢泗赴轅投首據蹤查拏獲魏四甲楊枝榮於富民縣山箐中獲李天極於廣南儂蠻中餘林某引鎗自擊死張半山朱六蜚在逃無蹤李天極亦混供人固極多不容深究

若必窮根株則大人而外無非吾黨也總督心是其言且以事方萌芽剪其魁戢其羽斯已矣遂不更聞雲南向有宣諭勸懲凡事之可以不必奏請者卽供設龍亭集諸官朝拜而後依法行事卽古稱制賞罰之意一日備法駕迎龍亭供奉演武堂府縣官先已朝服里甲坊廂士民亦依所建旂志集革僉謂如此行事可以安反仄之心不意朱漢沺以爲外間完結彼遂無功可邀乃密稟伊等勾通外省奸徒恐別有發覺總督信之竟擊不行然亦只以天極爲首而四甲枝榮六壟平山次之俱擬斬決六壟平山獲日照案棄市奏聞下部議悉如擬其首人朱漢沺既經給賞留效應無庸議於是李天極魏四甲楊枝榮決於市後陸續獲張平山朱六壟皆斬首訖是時朱漢沺心甚怏怏遂假去不來使人唤之乃大言曰貝某太負心我救其身家性命且保全通省人民而不爲我奏功此人豈可相與兵時兩軍對壘當與貝某見耳會廣南僕

廣南二陸酋搆爭漢泗走主陸酋煎勾合蓍五沙夷案遲變知府茹儀鳳素有心計善鈎距聞漢泗至業佈置嚴密故一奉督檄不終日而獲之如捕豘彘然猶恐羽黨多或中途有刼奪事乃碎其脛納之於檻且囑解官在道斃之既至省城尸諸市而後棄之於野人心稱快焉

謠惑

順寧民多近樸略鮮爲巧言獨康熙五十二年癸巳正月初九日忽傳有賊兵自永昌來攻掠諸郡前驅至矣四境民夷一時驚懼倉卒入山谷父子或不相顧百室皆虛城野間所强留僅百餘人耳信宿後漸次來歸杳無實事多言親見旗帳兵甲徧列郊原故先遁徐聞大理猛緬等處同日皆然

避災

康熙五十一年壬辰秋八月順寧府東北觀音里有居民楊德美者一

日就夕陽與鄰人話俗事忽心動自謂我不欲處此携片席去高阜岩下坐人以爲怪久之雷雨大作至夜半乃止山崩左角楊家男婦數口房屋牲畜盡爲壓覆一無餘者而斯人獨存

刀正彥

金塔在橄欖壩內高十數丈飾以金箔夷刀正彥築時有塔存與存塔亡與亡之誓雍正八年五月十三日壩內電掣雷轟其塔倒圮次日戮正彥於市

搏豹一

乾隆五十四年五月霑州諸生豆芳耨於鳳山之麓妻王氏餉之里人有逐豹者豹挺而走至芳前搏芳於地將噬之其妻王氏從後力持豹尾豹不能還旁有耨者二人趨至以鋤擊之豹立斃懸之樹大如虎觀者如堵至今過者皆曰此王氏搏豹處也

軍屯

明洪武制外衛軍七分屯種三分操備蓋以七人所種之穀養三人也但初一軍授田二十畝種穀三石二斗歲徵穀五十石入屯倉每月支穀二石歲支穀二十四石爲家小糧支三石二斗爲種穀穀是徵五十石入倉其實在官止二十二石八斗後官吏爲奸屯倉既遠漸不可知七分軍歲納穀五十石益困每告訐皆云莫可改後都指揮張鮮精審其弊遂奏改名曰與除謂以家小喫穀二十四石其種穀三石二斗皆與軍而除其歲徵之穀也然穀之納亦多弊遂照例以米四斗折穀一石使歲納米九石一斗二升於是軍不困而官易徵當時便之

籽粒

明洪武初西平侯沐英請置勳莊除國賦爲籽粒莊民不隷有司本朝順治十七年吳三桂疏乞以家人管莊與有司抗禮莊民亦橫暴之甚

至康熙二十四年允憲臣徐元文請以勦莊還民乃不受害

陸運法

征緬運糧最難入緬之路跬步皆山徑亦錯出將軍明瑞出師用裹帶法每兵給以二月糧變馬爲牛運郎以征兵驅之兵力已疲二月糧盡運道不通皆因運於敵之言悮之也元史董摶霄傳有陸運糧之法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一百里負米四斗以夾布囊盛之用印封識人不息肩米不著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計路二十八里輕行十四里重行十四里一日可運米二百石每運給米一升可供二萬人施之山徑更便

異俗七則

市肆嶺南謂之墟齊趙謂之集蜀謂之亥滇謂之街子以其日支名之如辰日龍街戌曰狗街之類嚮俗每五日一街村城不同日土司地方

皆同

滇人一歲有十二市俗皆以市爲景正月燈市二月花市三月蠶市四月綿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寶市八月桂市九月藥市十月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

夷俗每月戌日則祭祖於家萬物發生於辰而歸寂於戌日出於辰而沒於戌理或有之又釋氏則云戌日四獸不守地獄門亡魂得出此邪說也漢人祭祀則近服禮教久矣

元旦清明端午七夕長至除夕風俗與中土相類人家咸用赤豆作飯昔共工氏有不才子七人死而爲厲性畏赤豆故作糞以祛之其遺意也

滇中用貝今已漸少而近邊夷婦嘗蓄之以爲首飾俗名曰肥子一枚曰莊四莊曰手四手曰苗五苗曰索按許氏說文曰古者貨貝而寶龜

至周而有泉秦乃廢貝行泉漢書曰王莽時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
爲一朋直二百十六牝貝三寸六分以上一朋直五十公貝二寸四分
以上一朋直三十小貝寸二分以上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不得爲朋
每枚直錢三是爲貨貝由是觀之漢時錢貝並行秦亦不能盡廢之也
貨殖傳貝五種大貝牝貝公貝小貝不成貝不成貝者不用惟大貝直
錢多餘三種皆今所用也然則漢末天下尚用之今所用乃小貝之尤
細者習爲邪璞有贊云先民有作龜貝爲貨貴以文采賈以小大簡易則
資犯而不過蓋用錢則有檢選用貝則校數而已故曰簡易則資也秦
滅六國惟楚莊蹻王滇秦雖使常頞略五尺道然未嘗屬秦故貨貝之
在南中獨不變明嘉靖乙未滇人掘玉案山得大黃布刀製如磬折衡
重三鍰考之泉志蓋王莽時鑄也然則漢世之泉固嘗行於滇矣天啓
甲子又有鋤地得錢者其色盡綠其郭不甚厚其方孔較他錢爲巨左

右書五銖二字考五銖錢起於漢元狩間劉禹錫先主廟詩有勢分三足鼎業復五銖錢之句是後晉鑄之梁又鑄之皆曰五銖然背所識字磨滅不知何時又滇中凡葬禮皆以古錢入壙中斯錢也果前代通用而今出之土耶抑亦昔人所殉葬物也明天啓以後銀貴肥賤遂滯不行轉發夷方本朝錢法疏通久不復用矣

玀夷字大約龔爨字而爲之漢時有納垢酋之後阿畇者爲馬龍州人棄職隱山谷撰爨字字如科斗二年始成字母十千八百四十有奇夷人號爲書祖

夷酋姓曰刀曰罕曰曩者居多聞明初平諸蠻以其反覆賜以刀曩斧砍四姓今砍作罕或作衎斧姓無傳夷姓有茶只伽卞阿絞斐豈矣喇字等俱中國所無夷語謂天爲法故其酋皆加法字稱內地官長曰法

弄夷人有號爲僕食者不論男女至老輒夜變異形若犬若騾若豕於

人墳前拜之其屍即出爲彼所食蓋出伯夷一種馬楊升菴滇載記百夷家畜一撥廝鬼無形而善噬人魂中者越宿死死則伯夷取其屍爲醢鬼畏犬聞犬聲則遠遁不返殆謂是耶

回回教

回回教其設教之祖曰馬哈麻死葬天方墓頂常有光日夜不熄後人遂遵其教也明史西域志載天方古筠冲地一名天堂又名默伽其人皆向善俗禁酒有禮拜寺月初生其國上下咸拜天號呼稱揚以爲禮寺分四方每方九十間共三百六十間其堂以五色石砌成四方平頂內用沉香大木爲梁凡五堂左有司馬儀墓其國稱爲聖人塚土悉寶石圍牆則黃甘玉兩旁有諸祖師傳法之堂其崇奉回教如此馬哈麻墓後有一井水清而甘泛海者必汲以行遇颶風取水灑之即息又有默德那國回回祖國也地近天方宣德時其酋長偕天方使入貢相傳

其初國王莫罕驀德生而神靈盡臣服西域諸國尊爲別諳拔爾譯言天使也國中有經三十本凡三千六百叚其書旁行兼篆草楷三體西洋諸國皆用之其教以事天爲主而無像每日西向虔拜每歲齋戒一月沐浴更衣居必易常處隋開皇中其國撒哈八撒阿的斡葛思始傳其教入中國有回回推步法極精迄於今其人遍天下皆守教弗替俗重殺不食猪肉常以白布蒙頭去四方皆不易其俗騰越各練此教最多其中讀書入膠庠者自有儒生氣象此外并其立教之本意而先亡之竊盜打降半出於中律例特嚴治之有以也滇多教門故附記之

夷兵

唐南蠻傳曰南詔人丁壯者皆爲戰卒有馬爲騎軍人歲給韋彩袴以邑落遠近分四軍以旗幟別四方一將統千人四軍置一將凡敵入境以所入面將禦之鄉兵爲四將羅苴子戴朱鞮鍪負犀革銅盾而跣足

走險如飛更置羅苴子統一人師行人齎糧斗五升以三千五百人爲一督其法前傷者養治後傷者斬自當長以降㸑金有功者加錦又有功者加金波羅金波羅虎皮也

夷長

土司先世擇所屬歷𢋹僉大頭目五六人戴白纓大帽穿黑靴中土目十餘人戴花纓大帽小土目二十餘人戴藍纓大帽共理事務分管各山寨凡入衙者令束紅㸑腰僉軍理戴花纓大帽管軍戴藍纓大帽有事防禦率領土兵俱戴黑纓大帽僉把事通事登答文書差遣貢獻每歲正月初二日大研下六里拜年初八日白沙上六里拜年二十日山外百姓拜年贄見每人進箭一枝土司待之酒食

夷葬

麗江於外夷中傳獨久且盛其居有雪山秀拔然死後盡以生時所好

鞍馬玩物器用起屋於焚燎之處以棺置於中舉火盡焚之成灰然後遣一人馳健馬過灰燼中於馬上拾其骨以首獲者爲神乃珍以藏於一匣之內塞於山巖石縫中不擇地不選年或曰馬馳急人於馬上俯身於灰燼中取之何必骨也又不欲大須可置小匣中便納諸石隙內焉其實只一物非遺骨明矣如是則地理風水陰陽吉凶選年月皆無用而自唐至今千有餘年奕世有土有官益蕃且盛此理良不可曉

夷姓

哀牢舊皆夷姓武侯平南後始賜以趙張楊李等姓又軍卒遺於此聚族居於諸葛營之旁謂之曰舊漢人姓氏乃漸蕃衍然山谷之間今猶如故也

夷種

伯夷種性思倫氏最貴洪武中嘗曆永昌擒守城指揮王眞後遣使往

諭方放還鎭至正統初思仁遂叛盡取孟養宣慰之地孟養宣慰刀玉賓挈衆來詐養於永昌暨沐忠敬征之而敗王靖遠始大征而破之思仁走緬甸死時刀玉賓已死靖遠以緬匿思仁與子思機不獲遂以思仁所取孟養之地畀緬人緬以其長子銀起莽居守方以思仁尸與思機解京師無何思仁幼子復爲衆所立而攻孟養緬不能禦而思殺其子遂盡以孟養地還思氏而保銀起莽歸緬却以狀上求得孟養幷驢蠢達沿江之地思氏亦狀上言緬不能撫其人民願立思氏永當朝廷差發時大征之後兵力已疲王因允其請使居孟養歲當差發立誓金沙江乾方許過江蓋知夷種獨貴而深防之也然彼雖無官其地自尊之如王者旣幸王允其請凡中國使至皆不遣坐多餽始得侍坐雖千百戶皆然毋敢怠成化中太監錢能勢熾時遣京官求緑玉琥珀諸寶京官皆小輩貪其重利始與上下坐復與並坐矣至宏治初給外夷金

牌信符兵部只據官制有孟養宣慰司遂塡給以金牌信符至滇雲南鎭守及布政司亦莫辨時酋土思祿最能事遂以此遍諭其所統勢益張乃取遮些外國拓地益廣値猛密叛木邦事久不平巡撫官以兵部督逼適値毛叅政急於求進因以平猛密自任張大喜許毛功成保之代已遂會鎭守俾用兵挾撫相機乘之毛徃訪計於騰有千戶尹銘言惟調孟養兵猛密卽可破毛信之遂以銀牌調兵孟養孟養見毛勢輕不與則憒猛密叛木邦而得官與之則弱乃以羸兵來隨毛攻猛密猛密旣輕毛勢又欺兵少則宣言曰天兵且退後毛官入要孟養殺我與他殺了看孟養兵原無鬥志又無甲冑遂大敗毛燒營逃出猛密設伏要之殲十七孟養怒因復起兵過江敗猛密遂占蠻莫十七處不回而舊畫江不過之誓始不守矣時綿州金御史獻民巡按漢兵餓死於道傷於兵者甚衆欲奏以閣老謝公遷庇毛不敢欲不言事迹甚露乃具

署節呈都察院後毛降貴州按察副使兵備趙炯降漢中府同知孟養遂過江不可制矣毛乃以策干京師雲南巡撫承前意乃以使功不如使過保毛復往撫孟養益無所畏毛遂嗾巡撫請兵征孟養事下兵部兵部只請遣官再勘孟養乃入貢訴無叛情惧致大罪願以蠻莫等地歸之朝廷且請比普安州米魯叛逆伏誅尋以其族爲土官例欲復宣慰如舊內閣洛陽劉公健以爲無官彼亦自王其地有官則可制與吏書馬公欲議討之而內閣謝公遷以毛故議不許値刑書閩公珪浙人也亦右毛而與兵書劉公善竟不許而遣歸孟養思祿死子立復弱地復歸於猛密矣然靖遠盡江不過之防終不可守基禍將來此其端與

夷稱

大伯夷謂天爲法法作上聲故其酋皆加法字如思任法思機法是也其有告請則不敢加法字中國行彼亦不用法字也

夷義

永昌所統二十八寨上江潞江之夷惟大伯夷最多其次即僰人其次即蒲蠻其次即阿昌阿昌志名娥昌今只呼爲阿昌惟去永昌一程有羅古羅板羅明三寨而已其人亦不如他寨之多識字伶俐不如僰强力不如蒲詐僞不如大伯夷無文字刻木爲信耕種爲生兄死弟妻其嫂皆同各夷近羅板寨百夫長早正啟再娶羅古寨土舍女爲繼室幾三年正病妻事之謹一日語妻曰我欲殺汝妻驚泣問故曰我死必矣我阿昌的禮汝就與小叔爲妻因此欲殺汝也妻有一女誓以守女正不許妻不敢近俄正死遂大慟不食而死夫以阿昌之愚而正耻其俗之亂而欲殺其妻妻已避其殺而卒能死禮義之在人心雖夷尚如此

夷俗

夷亦有美俗一切借貸賒傭通財期約諸事不知文字惟以木刻爲符

各執其半如約酬償毫髮無爽如有不平赴酋長口訟以石子計其人之過因而訓之使改不改則死惡殺酋長侵伐則從以爲死乃分之當然有紀律所過不犯一草閨門嚴肅婦人既嫁婿有言其婦外窺者婦父母親戚掘地縛而埋之以爲辱宗夫死不嫁自稱鬼妻種藝紡績有織大布者機闊八尺口頌佛號乃織一梭婦人敬夫進食必叩頭至地人敬酋長雖暗室間過必跪舉手加額兩酋爭戰既久勝負未分有僧入陣止之遂罷戰而歸其自稱國號皆唐虞之舊是知封建之法薄海內外皆有之也木刻相沿木夾之制唐徐雲虔使南詔授木夾遣還宋宣和間高泰運貽木夾書於邊將以求貢其製用兩漆板夾文書而刻字其上以爲信今夷人交易用木刻各執一半符合爲信即其遺意也

夷卜

外夷有雞卜法其法縛雄雞於神前或向空祝之旋撲殺雞取兩股骨

洗蒜以線束之用竹籤插其中再祝左骨爲儂儂我也右骨爲人人則所占事或占所指人也兩骨上有細竅以細竹籤之斜直多少任其自然直而正者多吉反是者凶其法有十八變按漢武帝令越巫祠鬼用雞卜知此法相傳已久後有霑益州烏蠻閉珊居集者精雞卜法並用細竹四十九枚代蓍草占算如神其由來舊矣

夷語

方言出之夷玀者實難曉其義如山川村落多用矣字者打頭村哨謂之喧保甲謂之牛叢曰甸曰賧曰賧皆沿蒙段遺法至水稱海子嶺稱坡子溝曰籠江呼院曰萬呼關曰官松炬曰明子虹曰水椿皆土俗方言也田四畝謂之一雙蓋西域語如卷之二云芍也金王庭筠詩寺僧乞與山前地招客先開四十雙滇西近天竺故其方言云爾唐書南詔傳云五畝爲一雙則四十雙爲二百畝犂田每用二牛三人佐之前者挽

車中者扶犂後者服耕種以五月穫以十月

奇婚

爨僰聘婦議銀幣娶議牛馬輕重多寡憑媒妁口貧者不易得婦爨之父母將嫁女三日前持斧入山伐帶葉松樹於門外結屋坐女其中旁列米淅數十缸集親族執瓢杓列械環衛婿及親族新衣黑面乘馬持械鼓吹至女家械而鬭婿直入松屋中挾婦乘馬疾驅走父母持械杓米淅逐澆婿大呼親族同逐女不及怒而歸新婦在途中故作墜馬三新婿挾之上馬三則諸爨皆大喜即父母亦以為是爨女也新婦入門諸弟抱婿持新婦襆跌人拾一巾一扇乃退及月爨女歸寧子生婿家別議以牛馬廼之否則終身不娶也未生子夫婦相見不與語

緑瓢（志作秋狐）

雲南黑白猓玀往往有壽至百數十歲者相傳至二百歲則子孫不敢

同居异之深谷大箐中爲留四五年糧此猓漸不省人事但知食臥而已遍體遂生綠毛如苔尻突成尾久之尾長於身朱髮金睛鉤牙銛爪其攀徙巖壑往來如飛攫虎豹麏麂爲食象亦畏之土人呼爲綠瓢今撒後山野人有生尾者人恆見之

滇南雜志卷十

上海曹樹翹春林編

軼事四

文昌二則

蒙自李一流童子時肄業文昌宮屢見神像離坐而起衆以爲妄及領鄉薦出宰梓潼則知帝君之起者蓋敬父母官也歷官至參政

黑井文昌宮舊爲書院忽中夜山石霣小石如斗破牕入山長牀下巨者從屋後躍入殿庭中塞庭無尺隙垣囿無恙石工鑿石旬月乃碎而出之庭中損杏一枝甃鶩一今杏枝創尚未合也

關帝十則

蒙自祿有政事關聖最謹鄉試時見神執刀立闈外刀上書誠意章首節及入闈果得是題遂獲售

明正德間賓川北力角三營遇賊村人皆避惟卜御蓮環二人持棒與賊鬬良久人謂其必死頃之賊奔退後村人追得一賊問之賊曰彼時見關聖綠袍赤馬揮刀下來是以敗也

明嘉靖中定遠縣民孟繼祥事母甚孝且虔奉關帝朝夕無懈貿易廣東失利不能歸族人以爲死逼其妻改嫁暗受聘儀約於歲暮強之妻設靈守哭誓不再適繼祥在廣因值殘臘念其母妻悲咽昏睡夢關帝諭曰吾憫而孝義欲歸可瞑目攀吾刀繼祥拜謝如命但覺耳內颯颯風聲將旦命繼祥釋手開目則身在獅子山塔下矣踉蹌歸家皆疑爲鬼繼祥道其故母妻相對痛哭是日卽逼嫁其妻之日也因捨宅爲廟終身虔奉關聖不怠

黑井二聖宮祀關張像山石崩摧甍折棟而下衆奔視謂像必毀石顧在侍從所執矛鐏一縷撐拒了不欹墜

永昌有漢壽亭侯廟宇甚莊重成化辛丑鎭守太監命撤之而更以武安王廟蓋內寺不知前代名臣皆題其故封乃洪武初定五嶽四瀆爲神之詔格也

前明忽緬酋犯姚關距永昌將二舍忽雲中隱隱見關聖提刀馳騎後擁旌旄戈甲無數賊仰視懼怖遂遁去

岳罕自芒市謀寇騰越距州地五十里忽仰見關聖挺立雲表如拒敵狀罕遂驚潰不敢入境

崇禎間郡人王磐勾夷人作亂攻永昌推官陳旬業禦之至暮忽自退去後擒其人問之云因見關聖率衆當城故驚走耳

萬歷初保山縣知縣尹從淑涖任吏胥潛移廟鼓於縣尹實不知夜夢赤面長髯神索鼓驚寤跡之吏以實對還鼓於廟

明初解州俞保補戍騰越妻王氏頗識書日將粒米作信香旦夕禱關

帝誦詩曰信香一粒米驛路萬重山一香一點淚流恨入蕭關終歲米積若干俞保在伍一夜聞關帝呼曰汝婦虔誠汝欲歸否保伏地乞歸呼令揪馬馳行獵獵風聲己落平沙中天曉乃知爲解州城外抵家即戶王氏驚疑保道所以方出抱哭隨詣廟謝明日赴州言狀移文騰越查之保離伍僅一日而伍籍復有關聖免勾四字保軍遂得免

龍神四則

易門小龍泉有僧苦修力田以供香火常出耕至暮歸則廚饌已具僧異之一日歸早見一美女烹饌僧至投入潭中

大理人鄒經走懋乃廠遇一人同伴自稱西沖人及抵廠告鄒曰我赤子龍來與黑龍爭地願助我來日池中二牛鬬視黑者擊之我即勝矣當厚報也鄒如其言黑龍果遁前人來邀至一所留欵三日贈紅白飯二盒及出啓之皆紅白寶石也

趙州出西門行十八里有池一泓上塑龍神乃女像也土人稱之爲四老太每旱極則州牧預牒城隍至期設醴禱於祠以一瓢浮水面俄頃得一魚狀如蜥蜴魚鱗魚尾四足五爪州牧率吏民鼓吹迎歸供城隍几案前俄而風雷挾雨俱來四野沾足卽備牲醴謝龍母仍以瓢浮水面逡巡而沒按滇稱婦女以老太爲尊於神亦然

趙州飛來寺西有龍潭相傳有衆舁鐘將至寺屢休見一少婦笑曰以衆人舉一鐘何屢休也若我則一人舉之而有餘衆曰汝曷來舉婦遂頂鐘疾行入潭而沒隨竭泉掘取之已見鐘紐而愈掘愈深水溢不竭遂舍之

雷三則

明永樂間趙州雷擊死一夷人朱判其背曰李子唐朝一佞臣罰他千刼在牛羣而今逃脫爲夷土辟歷來時化作塵火烙字曰李林甫

趙州白尾有屠至一婦人家買猪婦人得銀三兩置桌上屠匿之婦人自縊死其夫歸見婦死不知其故棺斂葬之將葬爲暴雨所阻明晨婦乃在門夫怪問之婦曰我但記自縊不知何以復生夫乃偕婦往視之則棺中無屍只見屠子死跪於棺旁手捧前銀驗其屍則爲雷擊也

河陽西街玉皇閣建自正德間高聳壯麗年久有猫精匿穴其上爲附近居民之害人莫能除閉閣不敢登崇禎十六年五月內雷神掀瓦三椽入閣而殛精潛聖座下雷移其座而誅之聖像無損僧人安妥其位閱三日雷雨復作則所掀之瓦完補如故片片帶有苔色其祟乃絕

土主四則

蒙自有土主廟木像最靈異有香火祠記云神本在通海廟中邑有老人宿其祠中夢神語願至蒙自老人竊負而逃通海人覺而追之急即棄置灌叢中通海人舁之不能動於是遂歸於蒙人爲之立祠其後交

趾入寇祠中忽有蜂數百夜飛入賊帳中盡螫其目賊大驚解散蒙人益畏之賽禱至今不絕

相傳己丑歲張虎亂自大姚入白井意在盡擄井民殺之行至黎武坡隱見黑面七星冠帶者擁大蓋來迎虎不知其何神執井民訊之乃知爲土主是日即入廟謁且寓於側以寶刀倒挂神手祝曰神若有靈不忍無辜被戮使此刀柄下墜而不出口挂三日果如其言張虎神之井民因保全又雍正二年鹽道李衛來巡亦見有神冠服來迎問知爲土主次日入廟謁焉又開光日生員王琮默念未知神之來歷是夜即夢神以印照官銜示之醒而忘其文祇記末有大唐天寶八載三月云

新興玉乞城土主廟相傳地中有石堆屢散屢聚地主怪之夢神語曰我土主也石下有金及印可取祀我民得金及印構廟祀之禱無不應廟數焚石印無恙

曲靖眞峯山一僧功行神異成化閒黔國公過宜良見有一人皁冠緋衣迎謁旁道左右不見公問此中有神祠否對曰有土主廟禱祀甚靈時公尙無嗣乃禱焉久而無應欲毀之夢神告曰當有積功者生君家勿以嗣晚爲虞也後內人有娠一日坐廳事見一僧入俄而不見內報生子已而詢之眞峯僧以是日坐化其子爲繼軒穎敏邃學多所樹立

城隍五則

萬曆丁巳省城有道士白衣垢面右手掌皮肉臭壞幾欲脫每至人家募銅錫鑄白衣大士像且云嘗入陰司報人間淑慝事以詿悞爲冥府所罰故壞此手人家所行陰事皆歷歷道之不爽其蹤跡莫測舍人顧錫之與游一日偕至城隍廟忽不見尋至廟右有賞善罰惡之神旁立一塑像折右手厥形類焉錫悟爲修整完之後不復見

甲申年沙定洲未寇大理時有太和縣張姓者縣吏也忽熱寒兩晝夜

及覺妻問之曰城隍神拘令造册去妻問曰造册何爲曰册中所載人數千其姓名不能記憶妻叩之再三曰猶記册末一人爲縣庠蒲敏政也未幾沙賊寇陷大理城慘毒備至殺七千餘人乃止時敏政無恙人以張言爲妄迨賊去擄政行政不從遂殺之卒如張言

石屏城隍之神舊傳爲鄭相考順治十六年大民平滇相首任知州忠勤慈煦與民休息未四月卽死高應鳳之難（鳳初投誠鎭守石屏兵丁滋擾相每鉗制之遂遣卒殺相後伏法）州人王用賓夢謁相于城隍祠追往道故儼若平生又嘗降乩云爲國憂民化羽胡然蝴蝶夢成仁取義回光仍是菩提心遇有疾者乩方輒效州人謝唐符築岩北山爲躬耕之計山下田高苦旱鄭降乩指方向鑿之果得泉以資灌漑

萬曆壬寅貴州都勻府商民郭仲明自江南買貨至宜城縣客邸遇一人方巾皂服狀類儒者相見甚歡商叩其姓曰姓尹何往曰往雲南遂

與偕行至荊門州尹對郭曰晚有小盜須加預防郭是夕儆戒得無恙至白高渡之次日又曰此舟伏水賊可速易他舟次日未易舟者果被劫而郭無恙語言歷歷響應郭愈加敬禮抵滇省尹曰子往澂江任不克久聚君貨畢肯顧我乎郭許諾前後郭貨獲利數倍閱四月到澂訪問無尹姓之官心甚疑異夜夢尹告曰吾本郡城隍候公久矣幷囑廟祝明日故人至當具茶以待次晨郭備香燭往謁神廟司香者告以所囑郭再拜瞻仰將所獲之利建坊以彰靈異

武定城隍祠大門左右塑二馬作騰驤狀左邊者忽失所在廟祝異之忽傳南門外有群馬往來馳騁府民多往觀少頃馬復立原塑處

土地二則

明太祖方有睿謨尙未發衡童即謠于道窮究之云有老人泄其事于童子盖後湖土地上怒謫雲南憑于昆明進耳山寺中人往祈夢奇驗

不可殫述比于闐之九鯉今皆稱之爲謠神

彌渡有楊董二姓者同自波弄廠歸董携有貲楊久欲圖之夜宿茅草哨天未明紿之使行隔石泉哨里許楊遂刼其銀而去董于昏暈中覺有白鬚老人扶之而走比醒則身在塘房矣說者謂爲本山土地之靈云

三淨神

宋時雲南有鄭姓者兄弟三人皆從征苗蠻死後勅封爲靈王廟在晴州會同縣

大黑天神

大德間昆明池有蛟化美少年淫婦女居民苦之有趙伽羅世精阿吒力教尢通梵經鄉老請治之伽羅遣黑貌胡奴擒至以水噀之立見蛟形因斬蛟人問胡奴爲誰曰大黑天神也後不知所往

洱河神

大理洱河神像嘉靖間盜刮神面金旦不能去如醉如狂覩者探其懷得之送官銷金五兩貯庫

泉神

阿盌東川人唐武德初牽牛過安盌牛秖地出鹽泉卽大界井是今淸濁福邦鹽泉神祠左卽井跡石塑阿盌牽牛像

孫眞人

黑井提舉司廨後瀕河舊有潭潛蛟爲患龍門寺中來一賣藥孫道士者適里人張萬母病乞藥餌之愈萬遂恒從道士游至漢陽道士謂萬曰汝家有母可歸矣畫一錢掌中囑曰擊腕則錢墮几上可供歸途資萬泣請後期道士予黃袱一題某歲月日啓遂去不可跡萬如所教歸養母數年母沒憶所囑如期啓之見符紙曁杻械之屬有小札數字囑

投潭中既投霹靂暴震有物如龍騰出波面械貫其爪萬乘之飛去潭遂患息或云萬投潭中爲水仙至今人呼張萬潭疑道士卽千金孫眞人云

禮斗

滇俗九月朔至九日民間禮斗極虔明正德甲辰永昌地震民居多覆死傷無算惟眞武觀屹然不動禮斗人居其下無一傷者

天妃

楊光祿掄明萬歷癸丑進士官行人奉使歸里至關嶺道拾一香囊上書天妃二字抵家患病疑其爲祟虔祀之及痊入京卽有册封琉球之役領勅有天妃勅一道乃航海者所崇奉之神像預洩其兆耳

觀音六則

唐永徽間有一老人美髯戴赤蓮冠披袈裟至家舍細農羅家乞食時

農羅與羅晟耕於巍山下其姑與婦亦往餉田見僧乞食遂食之再炊往餉僧坐不去姑婦持餉中道僧已在彼復乞食姑婦又食之返而復炊持餉至巍山則見僧坐磐石上前有青牛左白馬右白象上覆雲氣中二童子一執鐵杖於左一執方金鏡於右姑婦驚喜復以所饁供之僧問何所願二婦不知僧曰奕葉相承及趨羅農等至則但見一人持鉢坐五色雲中而磐石上惟餘衣褶痕及象馬牛之跡耳

南詔羅晟時又有一僧手持杖鉢牽一白犬乞食於窮石村村人盜其犬食之僧曰汝村盜吾犬村衆反詈僧僧呼犬犬遂嘷於衆人腹中衆耻僧辱已指爲妖殺之須臾復生已又殺之如此者三焚其骨灰之盛以竹筩棄之江心須臾僧裂竹而出形體復完持柳瓶着㬥履向山而去村人奔馬追之不能及射之箭落皆變蓮花始稽首伏罪村衆自是棄弓刀務農業今洱河東有上滄湖產蓮花棻是其迹也

明成化間太和縣趙弼以進士爲邯鄲知縣老母在堂家信久隔値生日思母心切忽風飄黃紙落案前取視之乃其母以是日禱於大士之章也

錢少司馬仕雲爲太史時主講黑井夫人病困恍惚如在水中有嫗青巾跣足來掖之出曰吾活汝大汗出遂瘳明年夫人將產太史坐齋中覩一嫗如夫人所述狀携嬰入俄報生子他日游滴露庵見大士像正類所覩乃悟普門示現也

昔有人從交阯負一觀音像至開化城西門外鎭西橋忽不能舉焚香祝曰佛意居此乎遂建閣以妥之今爲小西門樓

唐天寶間崇聖寺有僧募造丈六觀音像未就夜忽雨旦視之乃銅也即取以鑄像像成白光彌覆凡三日夜　野史謂丈六銅像乃鄭買嗣合十六國銅所鑄也劉人李加亭塑像說非無據併載之

韋馱

黑井香山寺韋馱天尊銅像絕偉盜潛負去鬻諸冶人去寺四十餘里冶人熾炭洪爐忽炎焰徹天電熀霆震妙相不毀冶人喪魄崩角禱請懇至久乃歛㬋鄰村愕爲回祿奔走往瞰乃覩斯異衆咸驚歎亟廻還寺今像尙在金輝燦爛異他像乃橐鑰之遺跡也

接引佛

黑井士子數人游萬春山歸已暮過觀音寺半邊樹見火光從地起衆疑爲礦折枝記之明日發土深數尺得巨石一石有刻像無識者遂棄樹間是夕像見夢於提舉孫必榮牓而求之果然遂具鼓吹迎祀於玉皇閣卽今所謂西方接引佛也

忠烈夫人

夫人姓李氏諱秀字叔賢父毅晉武帝以爲南蠻校尉寧州刺史領雲

南三十七部甚著威惠卒於官夫人生而明忠性識剛毅綽有父風父歿羣蠻皆叛救援莫至衆推夫人領州事嬰城固守城中糧盡掘鼠及煮草木而食夫人志氣愈厲親擐甲冑侯輒稍息蠻出擊之蠻兵敗走終得保完因以夫人爲寍州刺史南蠻校尉嗣父統三十七部在職三十餘年羣蠻慴服州民肅安境內清晏終於州任百姓哀號若喪考妣相與立廟歲時致祭水旱疫癘禱之必應隋開皇中刺史梁毗奏於朝封鎭靖夫人自斯禱請愈崇唐武德元年以爨宏達爲寍州刺史會羣蠻叛擾圍城宏達禱於祠是夜風雨晦冥蠻兵驚亂因而擊之大濱州境遂平宏達上其事於朝請加封鎭靖明惠夫人自後蒸嘗非一開元初賜其廟額曰忠烈之廟

此忠烈祠記也載安寍州志按滇考稱光熙元年寍州諸蠻攻圍州城毅臥病不能督戰上疏請救會晉室多故終不得達毅卒衆無主

推毅女秀領州事秀明達有父風奬厲戰士嬰城固守糧諡炙鼠拔草食之伺蠻稍息輒出擊之孤城獲全及毅子劉自洛來州衆吏奉劉爲主遣治中毛孟詣京師求刺史久不見省孟乞賜死朝廷憫之乃以魏興王遜爲寧州刺史遜至表李劉爲朱提太守住南康據此與記中以夫人爲寧州刺史在職三十餘年等語迥異不知記本何書並錄之以俟參考

寗伯妃

廟在劍川其神傳爲慈善最靈異舊稱祠前有池妃出浴士人見之妃日勿洩授爾異術惟所欲日願得呼風雨妃授以杖此人遂得所禱之術非所禱之家雖隔埂不雨

銅佛

昔李某耕田得一銅佛僅徑寸沈之水中立雨炙之則晴雖值陰雨其

家常曬麥世傳銅像爲贊陀所遺

臥佛

在安寧州法華寺眞空菴之下鑿石爲之長二丈餘桉南詔通紀先是金葉楊宜所建被火公主段氏延壽姐更建氏佛耶天王楊凌之妻也旁石壁鑿羅漢十八世傳一尊飛去

佛言

鹽州鹽井有佛像獵者逐鹿鹿奔匿佛座下引弓欲射佛作言曰鹿有胎殺之不祥獵者驚異舁至鶴慶因名活佛

李賢者

李買順大理人戒律精嚴人呼爲賢者常宿黑塔寺及金輪寺募修圮廢梓人土工數十人日不舉火惟持巨鉢丐食而人各足南詔建崇聖寺成蒙氏問以何佛爲尊賢者曰我爲中尊蒙氏怒其不遜流於騰越

之南甸所宿主家婦難產乃摘念珠一枚使吞之珠在兒手中擎出棄之於地叢生珠樹每苞百八枚及死南甸人焚其骨瘞黑塔寺至今無畝蚋霜雪焉商人夜經其地見赤光以爲寶掘地得白骨囊之而去路宿昌伽亭家恐人夜見光遂置骨於竹林中伽亭見光明如晝疑商人有寶珠商人具告伽亭購得之後遇高榮建圓通寺塑像須求聖賢骨爲五內伽亭獻於鄭買嗣安國二年二月作佛會遠近各以骨聚及散圓通寺之像悞入他骨遂以賢者之骨入崇聖寺中尊果應其言

王載元張明亨

南詔時棲止五樓山志尚清虛日載酒豪顛狂吟長嘯一夕酒醉見一道人乘風而至二子迎曰先生能劇飲乎先生顧笑問其名曰無心昌道人遂促膝傾觴淋漓醉臥先生言別二子戀戀不舍先生曰來年秋風起塞上吾當再至及期二子登眺以俟遂口占云去年曾草斷人靈

滿江秋水曰紛紛猶記前時亭上約西風塞上未逢君吟罷忽清風徐來彩雲飛舞遙望昌先生至矣手執一瓢盛米汁于中命二子飲王飲張不飲先生覆之三人歎甚時萬里長空碧天清籟先生曰將得五樓明皎月換來一頃玻璃風復題壁上云帶劍飄然負不羣幾回揮袖拂紅塵不圖紫綬朝金闕獨愛青山鎖白雲踽踽一身空世界茫茫四海覓知音與君不負當年約一榻清風到武城吟畢而起二子從之先生命仰首視但見祥雲繚繞先生曰時當行矣騰空而上王子從之張踼躍無措伏地大呼先生回顧曰子仙骨已成遲一劫耳張子遂化鄉人瘞之塚上流光掘視得石如水晶夢語人曰吾功尚缺當以骨救瘡痍試之果效遂名仙人骨云後人繹無心昌乃呂字也其呂祖乎因建呂祖閣于山上後爲元兵所燬

柳仙

彌渡天嶠有懸崖石硐諸勝都人士欲建呂祖閣其上請仙降乩柳仙降乩作序曰巀嶪兩崖去天數武非萬八千丈不可以舉都人士欲覗西陵古渡當如錢塘水然濁導流隨終以必及妙矣羣言十洲三島方壺圓嶠未嘗不在人間遇此嶙峋絕壁天造津梁霞落而開錦繡泉達則響笙簧瑯瑯洞壑中奚啻崇山峻嶺修竹茂林所歎惟高聳斗室耳雖予童無知亦頗儕化工之巧步入于百尺竿頭何是郡雅俗之倫瞻詣良久竟無一詞一賦以志概且乏半庵半榻以藏修乃諸生忽有建閣之請徵引于予可謂惟地効靈而巨觀出猗與美哉呵呵予實無能文口不忝之乎也哉身不管虞夏黃農恰借孤鶴橫江東來見無過煙霞可談惟有山水從煙霞而捐恐縹渺而難憑由山水爲稽更些毫而莫取曩時大意與諸公約閣將成予蹁跹焉日與師尊醉步將止于登臨焉安受風雨侵仍舊貫是還他初闢奇勳棟隆吉就算爾新增別館

若天爲某某創朔紀南宫區區求經求濟假借字韓甚非予小童歌之鼓掌操三寸管城子弁首志也

李建白

建水李建白語多奇中辛酉科鄉試人問解中何處曰日中在節上榜發趙節發解癸酉科人問鄉試題曰白日不知又問云不知不知又不知後題乃武孟伯問仁一章

唐仙

唐仙諱文顯初隱于廣西州城外天馬之麓常佯狂人呼爲唐風子居歲餘其妻尋及遣之不得縛諸樹而去隱於郡城西桃笑山洞中久之行益異微言禍福多奇中崇禎壬午鄉試有問誰爲中式者唐曰一刀兩截及榜發乃段仁也時有牛生病篤見城隍唐坐於神側屢言勸息及甦述其事於人莫之解一日唐刈草一束時有乘馬來者持以飼之

語曰不聽吾言故至此其馬若悲若慟若慚草不下咽墜淚而死日游市中不肯入城曰此枉死城也又常仰天呼滿天沙衆不解丙戌土酉沙定洲禍兩迤皆左衽丁亥流寇卒數十萬衆止於郡屠戮殆盡先是郡人有楊姓者唐來一草圖套其手後流寇至凡所獲人非殺即斷手至楊凡數刃而手不斷且鈌折其刀因置之遂得生當流寇肆虐時唐日遊市中賊知其異弗敢害也忽一日自市歸遇一卒强扯之曰爾非金三乎我當還汝一刀卒終不敢唐苦纏之不得脫乃兵之白氣上沖而解

李應元

東川營參將父李應元字子楷精岐黃知數學預知死期作對聯於門曰奉貶來丁未呼回去甲辰蓋生於丁未果卒於甲辰也平日與親友往來詩最多皆有應驗先卒之二年與其婁舅詩曰傲骨幾根堅且重

扡在他鄉櫈不動准擬明冬自負歸煩君揸下埋人洞又見落風箏於屋上云碧霄不能越暫歇茅屋上一舉復沖天衆人齊仰望又前盛時揭對云滿屋搜盡不上十兩一家死絶只剩六人後悉如其言

胡國柱

鎭雄州城未改設前庠生胡國柱舊居在參將署地雍正四年八月忽一黃冠至其家延坐間其行蹤曰來處來去處去款以茶不飲輒行胡送之其人曰此地將開花矣遂不回顧而去次年即改國建參將署於其址始悟爲神

相者遇仙

雍正初有傅姓善相寓鎭雄州之羅海場言人休咎皆中一日方隱几臥一人草帽布衫來呼之相傅驚覺凝視久之曰君神清氣爽得非仙乎其人大笑倏不見

彝艮老翁

彝艮一帶山高霧重種惟宜莜而種莜雨多則不秀打莜風逆則難揚每多所苦忽木沮雄山上有老翁乘麋出入時或解纏頭布四懸撮口作嘯聲曰兄兄土人效之耕穫悉如願以爲仙人指示

趙道人

道人明州人習靜於羅巖石隙間巖路陡絶不出山者幾三十年惟用一白牛架桶下山入海取水並無蹉跌與安盌張碧泉先生父友善偶觀撫軍昆池操水軍心豔之回室跏趺而逝是日張公見道人詣門方迎迓間倏不見內室報生子額際肉角隱起形容儼若道人像卽碧泉先生也後擢四川巡撫都御史古庭祖師爲道人作傳鐫石上

道成

明嘉靖間曹溪寺僧也默悟性體誠極而明一日晡時謂弟子曰今夜

當有客至可潔室張燈備食三十六分候之至夜半有强徒樓門而入持戈向丈室僧曰相候已久俟飯畢可傾囊贈也衆如命見食案與人數無差已驚詫食畢取貨而去奔馳至曉不離寺中慌懼跪受皈依願領法號年納鉢米拜禱而去所納米至今猶不爽焉

風顛

不知何許人年二十餘顏面潔白如玉蓬頭赤足披單衣不袴手持墨濡尺布一幅即牆壁隨添墨點酷像人物之形性嗜酒與人談多不經能刺人陰事咸神之尤善談易雖專師未能過也日月初升時口中吐一紅丸有絲繫於喉內托掌向光簸弄少時復嚥之人莫能測人有爲妖所憑者延至家醉後靜坐數刻曰彼去矣逾日其人即愈後忽不知所往

天樂

南詔時有僧王左梨者以功行稱黠蒼玉局峯望夕則有天樂自空再冉而下詔謂左梨曰孤聞此樂甚美安從得之對云臣能取之至日作持明法預候其地天樂果至雞鳴時但見羣鶴翔空道有玉琵琶龍吟箏竹笛方響之器貯之內藏世人不得其音

小澄

南詔雞足山僧也時與二僧同住一庵澄入城乞食南詔王問其識何法門答云能令死者生極樂國王令國中但有死者請澄起棺乃付之火如此十餘年或有譏其妄者願生入棺中試之王如言屬澄至開視則誠死矣王代求活澄許之其人復甦言所生景界與澄言同復還舊庵間食於二僧曰汝在城乞食許久不裹糧來反求食澄遂走叩迦葉石門門訇然中開澄入二僧追至門已閉矣乃大悔恨焚身門外焚處生柏二株或謂澄卽迦葉化迹也

繫日

唐時楊都師創洱河東羅筌寺寺前有田四十畝每栽秧約三日傭者戲師曰若能繫日當爲畢栽師默念咒語栽旣而日方暝傭歸始知已歷二晝矣山下有黑龍常作風浪覆舟師以白犬吠之龍怒而出師覩龍蜿蜒若蚓教誨之有頃龍馴俛而去先是河浪九疊師以念珠鞭之去其三疊河乃翕順可舟

閤皮和尚

閤皮乃閣羅鳳弟也閣羅鳳叛唐遣弟結好吐蕃閤皮有神術人馬十八騎往來吐蕃不過朝夕唐兵屢戰屢北皆其術也

丈雪和尚

丈雪和尚寄知空偈云昨夜霜風吹大野今朝滿地是霜山普賢失却青師子活捉將來鼻孔穿

武功伯

前明時武功伯徐有貞謫永昌居法明寺之歸休庵士欲見之者候之已刻乃起因詢諸僧云公每夜禮斗至三鼓後方寢好事者訪其由曰公爲巡撫聞一老僧善相且知前因訪之至則老僧不爲禮公甚怒老僧曰茲來吾能救公一死何怒欲返公驚其言禮之僧曰公此去官極品由文轉武但亦遭極刑公懼乃請於老僧教以法令必急方行後天順改元公以功爲武功伯入閣尋爲石亨所陷置獄明日將行刑其夜大風吹折大明門擺下馬碑亦吹去公遂得謫焉

志登

永昌出龍泉門入山五里有僧志登結庵而居弟子二人志登有戒行人重之忽一日語弟子曰可作十三人飯煮茶十三椀箸十三雙中夜以俟弟子請所用不答至夜有盜入志登趺坐牀上不動曰昨日已知

衆位至已令弟子具飯廚下請食畢來檢老僧無所匿盜入視其飯椀湯缽遂羅拜而去語出南園漫錄與曹溪僧道成事大同小異但此爲永昌彼爲安寧地不同耳姑並載之

跛僧

僧楚人性恬淡獨處鎮雄之萬佛寺山荒箐密虎豹豺狼之迹常遍而莫敢侵殿左右柱塑盤龍忽一日平旦殿中忽作風雨聲僧方榻榻疾趨視之則龍已鼓鬣奮鱗將脫柱去僧急揮帚斷其足乃定尋以鐵索束之今斷龍猶在僧年至八十九歲預辭檀越而化

泉女

阿迷州有石泉甚清若偶濁則主兵戈順治丙戌年水忽濁時賊沙定洲反亂心惡之令人繫其泉有裸形女子從水中出罵之定洲懼乃止

活佛

活佛阮氏女元謀人居能勞萬歷末年生自幼齋素年十六不適人入雷應山大樹下趺坐而逝遺一偈云生居能海了道雷應撒手歸空如如禪定天啓四年翰林王聚洲題曰去時向留四句來時已絕皆非土人敬信供養稱活佛

白崖仙女

相傳仙女至永昌與一士遇常以吟咏相酬後辭歸留詩云盼斷巫山隱石竇彩雲深處是儂家年來得意秋花路古木寒鴉啜一茶及生赴試訪其廟宿焉夜果夢仙女極欵洽仍贈以金次早寤於香爐中得金是科果中

那姑仙

東川改土時那姑樹皁古地方無水忽有一老婦向夷婦化齋答云有米無水老婦云何難遂以手杖向巖邊數畫倏時清泉流出後遂灌田

數千畝至今有寺祀之

谷女

唐初高氏女年十三尚不能言其兄從軍東川三月不歸谷女一日忽語嫂曰兄缺食我往餉之家喜其開口戲應之曰汝將裹飯去谷女舁行家人笑躡其後至盤陀石下入水洞而去覓之不得衆方驚怪未已谷女忽至謂家人曰兄一旅之衆皆已飽矣且言軍中地形事勢其嫂不信謂東川距此二千餘里安得卽至不知其有神力也乃以衣授之曰汝送與兄取其垢衣來自是送餉日以爲常谷女常牧一白豬一日謂家人曰軍回矣遂騎白豬化爲象騰空而去

猛廷瑞

明盧陵郭子章撫黔一夕中夜其夫人聞子章曰猛廷瑞何人子章大咤曰爾婦人安知猛廷瑞且中夜間何爲夫人曰適夢有人妝束如廟

中金甲神來謁云我猛廷瑞也過此欲見中丞不得近故來謁夫人耳子章曰汝嘗問所由來夫人曰吾固問之渠曰爲巡撫陳用賓冤死訴帝得請今歸耳章心異之不敢語人逾月而用賓被逮之報至

按陳用賓有檄暹羅緬甸之功有督同漆文昌築八關開屯田之績獨於討猛廷瑞一事廷瑞乞降參政李先著以有廷瑞擒其妻父奉學自贖之旨撤兵竟劾其受賄縱賊論死右滇志所載入夢尋雖屬荒唐亦足見殺降誣人之不可活也後用賓竟死於鳳阿克叛逆索府印之禍

浚泉亭

亭在獅山之巔明御史劉維所建也亭成欲作賦一篇以表之夜夢衣百結者來恍惚似婦人告維曰公欲寫賦於此甚善但此處吾用力甚多公寫賦後幸爲寫金剛經一卷維覺薰沐寫經楷書古健寺僧奉爲

異實

江魂

白石江在曲靖府南寍縣城北七里許乃沐西平侯敗梁王達里廊處也橋下水深難測溺死江中者往往出爲祟夜間行人遭之輒昏憒亂走投谿壑間不自知有郡隸一人向住小坡一日回家時夜已深至江橋邊有鬼與相持其人奮力擊之鬼不能勝忽跳入水中但聞其言曰好大力氣自後再不敢與鬬又有一人亦於夜半過此忽聞鬼語云此人可以替我即有數鬼相爭其人聞之急趨踵之者七人鬼至則牽裾曳袂必欲扯去忽聞報恩寺鐘聲鬼乃去

厲祭

蒙自令傅龔高初任蒙邑時鈌於厲祭偶夜獨坐忽見燈下有一人自稱冷典泰索祭於公云朝廷厲祭原以嘉惠幽冥公柰何廢大典而令

孤魂怨恫耶明日詢於衆果有其人乃本縣吏之新歿者

李天育

李天育爲劍川州學正康熙三十九年卒於署舁櫬歸里初至甸南衆忽見有張旗蓋迎候者索之倏不見時訓導羅昌濬適在省城因聞李卒急來視事至趙州旅寓晨起忽見李至須臾羅亦端坐而逝

滇南雜志卷十一

上海曹樹翹春林編

軼事五

馬判

元馮夢弼爲雲南宣慰司令史嘗因公差抵一站日暮站吏止行問其故閉目搖手不敢言馮怒不從夜行至大溪忽見一物如犀烏刺赤下馬跪泣若告訴狀馮呼問何物亦閉目搖手不敢言馮乃下馬祝之其物轉入溪中腥風臭霧觸人口鼻比曙抵前站站吏驚問曰今夜馬上岸麻綿何以得過問馬判何物曰蝙蝠精也後夢弼官至禮部尚書方言官人曰麻綿站役之牧馬者曰屋烏剌赤

綠衣判官

祿豐星宿河流經民居洪武間有陳巡檢者挈家之任道過河上其婦

偶出竟不歸疑墜水矣任滿復過其地請羽士劉可成薦之可成投牒水府水忽泛溢婦援岸而出既曾云爲綠衣水判官所攝語畢復死羽士以法祛除之其祟乃止

鵬卵

洱河漁人得鵬卵以歸與之破卵出爲嬰孩漁人異而養之長爲僧居崇模寺人因呼爲崇模師解種種伎倆能呼致風雨驅役鬼神世隆師事之征伐隨行用兵如神攻蜀乏糧僧咒水成酒咒石成飯人人醉飽一日化爲蝶飛回瀆亂宮禁隆妻以書馳告隆隆曰若來令宮人于背間綉一蝶僧後來宮人綉之隆見衣蝶命斬之首不斷自云用茅乃斷從之果然人見魂化爲黑鵬飛去

山神攝女

南詔豐佑女子崇模寺所佛還至城西見乘白馬人攝去豐佑告于僧

贊陀僧曰此山神也乃設燈照之果在蒼山下僧怒欲行法移山于河神懼願獻寶珠豐佑從之

狐二則

狐之惑人載于雜說家明矣嘉靖間永昌有施姓子以丹青爲業年十七時以元宵看燈回遇一婦人極豔美施誘之至家遂昏惑其父母遍延諸術家莫能治或教以羣犬逐之遂絕嘗而詢其人則曰彼婦雖黑夜視之而形容光豔具見當時自不悟也今其人年七十餘矣亦無他異

康熙初開化一人擔油二甕寓新街砦每日游行市中欲至其家先持名帖投之晚則方巾衫履擾婦女城內人合數家同處終不能禦店主疑之啓視其甕皆人腦骨報之官尋遁去而淫亂如故因召方士治之適江右有陳道士者寓開化持天師符籙于十字街築壇遣之忽空中

隧下一物視之則黑狐狸也其患遂除

廠叉花魚洞

鎭雄土人趙姓世據此洞修棧捕魚忽一日黃昏有女子狀類士民趙以爲求魚者與之共食食畢女曰今夜下魚最多有一大魚切不可取諄囑而去趙殊不介意至棧所俄果下一大魚遂擊取之剖其腹悉女子所食物也須臾岩摧石裂趙幾壓陷旣脫歸舉家患病死

飛歹

緬僧有邪術能以他物易人臟腑肢體名曰飛歹又有夷人以藥毒人限以年月久近時至則藥發必死昔有人於夷地貿易其主家屢毒之不死乃以實告曰吾毒君十二次矣而不死君福何大也其友密求其術蓋以香櫞爲末每早滾水服一刀圭後遇毒則必吐出無害矣

竹王祠

漢初一女浣衣遯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間推之不去聞內有啼聲持歸破之得一兒育于家長以才武雄諸夷捐所破竹于野生竹成林遂以竹爲姓自號竹王王與從人嘗止石上命作羹從者曰無水王以劍擊石出水後漸驕恣武帝開西南諸種侯王皆服乃斬竹王置牂牁郡後封其三子名竹王三郎今通海縣有竹王祠

龍泉寺

曲江龍泉寺奉觀音大士像明萬歷二十九年有苗姓者爲寺供灑掃夢老人拊其背告曰樓下有白金數餠汝取爲焚修費苗覺與婦共掘之果得銀三十一錠携遁去路遇其女與一錠女以償負債者出之則鉛矣追苗夫婦詰其故苗啓視三十錠皆成鉛鐵因封識復埋于故處

萬松寺

晉寧州萬松寺大殿南一柱礎以碎瓦攢成支殿之一角潤則占雨或

日魯班遺跡也今猶存

妙果寺

安寧妙果寺中一殿棟宇宏敞係用木疊架而成全無釘鏁之迹世傳魯班所造殿內常年塵淨如掃

大悲寺

元昆陽土知州達魯花赤建大悲寺時方營造忽一木自空而下以爲梁尺寸不差後知自臥龍岡飛來土人呼爲飛來寺以此

密塔寺

井俗凡祀事迎神送神皆燃礮三云聲近雷霆龍所喜也黑鹽井密塔寺一歲禮斗衆齋素嚴潔及回向燃礮時二礮如恒一礮穿闕蜿蜒入歷兩殿飛墮廚庫油盎中衆驚舉盎則盎中溺死一巨鼠衆莫知者曰以入饌故神示之

沈公祠

沈公祠在大井龍祠側沈公者前提舉山陰沈君也民為肖像苦鬚不肖適祿豐傭販某來販負衆以其鬚類沈捐五十金購之某欣然剪薙傳像頤間神采奕奕有生氣後數日某暴死

元鎮觀

武定元鎮觀未建之先郡人度地庀材諏吉竪立至夜風雨大作棟樑柱礎誰移山下遂因所遺處建廟焉

鐵柱廟

在蒙化東箐口北一里高七尺五寸徑二尺八寸上以鐵鍋覆之中微剝落有建極十三年壬辰四月庚午朔十有四日癸丑鑄十九字土人建廟覆之貼金其上祭祀靈驗後肖男女二像掛幡書號稱之爲馳靈景帝大黑天神

按滇之有鐵柱猶粤之有銅柱也馬伏波平交南建銅柱諸葛武侯平南蠻建鐵柱同爲漢臣故其事相襲也武侯還蜀諸酋懷德建廟會享故張樂進求于此讓位于蒙氏而郭松年大理行紀謂爲蒙氏第十一主世隆所鑄然則世隆之始祖細奴邏與張氏讓位時又爲何柱耶雖建極爲世隆之僞年號然或其時因諸葛功德在人因其剝落而重新之耳至所謂景帝者此則因世隆僭號景莊故夷人傳訛稱之無足怪也

大官小官

永昌城東哀牢山下有二廟俗名大官小官廟每正月十六日蒲爂會祭城中亦往凡水旱官亦往禱題神位大官則曰大定戎方天下靈帝小官則曰大聖信苴利物靈帝此必蒙氏世隆僭號改國曰大禮時故即其始祖生長之地而祠之也按蒙氏出自永昌苴蒨之裔哀牢山其

所產也及細奴邏由哀牢避難于蒙認遂代張氏立國稱王傳邏晟晟傳羅皮閣盡滅五詔從蒙舍詔徙居大理傳閣羅鳳鳳傳係異牟尋尋都苴咩（即大理）別都鄯闡（即雲南）傳尋閣勸勸傳勸龍晟勸利晟利晟傳豐佑豐佑傳世隆世隆追封其十世之祖曰大定戎方蓋指創有南方之祖也曰大聖利物蓋指其安輯哀牢之祖也皆本細奴邏以上而祠祀哀牢山下以不忘本始之意耳僰人相傳大官爲叔小官爲姪則不可考今以小官塑像觀之其衣服之制俱與蒲蠻同兩廟皆被火更建皆易以禮服耳惟小廟像未焚故可考今府縣官上任謁城隍即謁二廟了不知爲蒙氏上祖哀牢山土主蒙世隆所立故略記之然則神故蒲而文飾則僰也蒙段僭竊五百餘年其本在此蓋哀牢之蒲種也能服屬僰人故僰人事之諸葛武侯南征遂賜姓始有張趙楊李等姓至今如大理四姓尤多蒲人固無姓也其敬諸葛公特甚祠之于其僭僭謚

之日神武有徵蠻通昭帝國初修祠而革其號後再著祀典春秋致祭夷漢同之近因兵備辦潤取夷財不旹知其世畏諸葛進祠手斫塑像之首以示諸夷由是稍怠今潤去復補修之舊祠移入城爲察院新祠官別創極爲潦草則蒲𩈒畏威懷德固加于漢與

白馬將軍廟

海錄餘事鬼神門云白馬將軍廟在梓潼縣舊經云龐統字士元號白馬將軍永昌郡南四里許有白馬將軍廟士元無勳績於滇或是沿襲蜀漢而祀之未可知也

又滇池濱有白馬廟此則與龐士元無涉按滇池中往往見神馬出沒或登岸必奔馳至白馬廟乃隱金色白白馬則金馬意宣帝遣王褒所求者此其是耶又顏師古曰其神祠在益州金馬坊未必無據也

楊四廟

昆明縣東南有楊四廟其神作童幼相不知起於何時按江南水神有楊四將軍又楊猛將每逢蝗災則迎以驅蝗亦作童幼相今考清江蕭公廟亦塑楊四像云楊四亦清江人兇狠有力屠猪爲生毆人死不畏常毆人於市一人奔告其母曳杖至笞之四即俯伏受杖以爲常鄉人義之故塑其像於蕭廟然則滇之楊四廟亦江西客之香火社耳夫楊四之孝如此抑亦可以廟食矣但何由爲水神而滇人祀之者則不可知也

紅廟

永昌府城西北二里許俗稱爲紅廟今已傾圮矣昔廟內有兩木主題曰廣佑山川安民景帝慈德聖母淑明仁后其字硃漆草而製度甚陋此必蒙氏僭號時所立也蒙氏至世隆累寇邊唐妻以公主後二詔驕敗之憤恚發而死僞謚景莊皇帝正其人也然僭號在大理而亦立廟於

此豈亦嘗至斯地若漢立原廟於郡國與嘗見人掘地得哀牢十六人李氏墓誌計亦蒙段封王於此地之一證也

孟節寺

寺在龍陵廳之平安所東相傳漢武侯南征至此有啞泉人飲之卽死時有孟節具告泉之毒惟夷寺井水與九葉芸香草可解軍士全活甚衆今寺與井俱存

塔二則

洱有妖蛇名薄劫興水淹城王令能滅蛇者受上賞有段赤城者願除之挾刀入水蛇吞赤城蛇遂死水患息王建塔鎮之高十二丈葬赤城於下曰龍屋塔亦曰靈塔時人曰赤城賣工碑云洱河龍神赤城也

明正德九年大理地大震崇聖寺中塔裂一縫約三尺餘旬日復合依然無跡

娑羅緞

博物志云驃國並不養蠶收娑羅木子破其殼中柔白如柳絮細織服之曰娑羅籠緞今永昌有貨娑羅布者亦白夷人所織質粗而弱並無籠緞之名又按木子破其殼中柔白如絮則今之攀枝花也然此花不堪紡織並無織以爲布者一統志載永昌出桐花布注中所言亦與此類而永昌絕無所謂桐花布者豈物產貨値亦隨時代爲興廢歟

次上帽

帽以氈爲之形如鉞雲南惟大理戴之男惟種人始戴婦人則無不以此爲妝歲時喜慶垂絲網之飾以珠翠蓋即唐時席帽帷帽之製而爲婦人出門障面之具亦西南夷服嚮慕唐風彷彿其製度以傳留至今者乎而世俗輒斥之曰大理婆哈𨑢氈可謂失考者矣次髮編也云次上帽謂冒於髮髻之上也

雞鳴枕

諸葛武侯入南中從征者冬暮思歸乃各與一磚枕曰臥此卽抵家從之果夢歸雞鳴時乃覺仍在軍中不用命者終莫能歸又嘗用炊釜自隨不炊自熟以防不時之需後人破視之則釜底兩層上下有水火二字

木皮褥

騰越州外行四日爲野人地方其人以篾爲衣以老樹皮厚而柔者爲褥曰木皮褥彼亦甚貴重之

蠻錦琴囊

宋蘇子瞻嘗於淸井監得西南夷人所賣蠻布弓衣其紋織成梅聖俞春雪詩云朔風三日暗吹沙蛟龍卷起噴成花花飛萬里奪曉月白石欄堆愁女媧大明廣庭踏朝賀雉尾不掃黏宮靴宮中才人承聖顏捧

觴稱壽呼南山三公免責百姓喜斗酒十千誰復慳予贈以歐陽公九知聖俞者因以遺之歐公家舊畜琴一張乃寶歷三年雷會所斲其聲清越如擊金石遂以此布爲琴囊二物歐公謂眞余家寶玩也

大理紙

雲南產紙之處甚多皆楮爲之惟大理紙光緻瑩潔堅實精好洱水蒼山得川原之靈氣爲多用爲簾幃幅帳清風素影令人飄然有塵外之想明時進本亦用此紙並以造箋厚粉重色加以雲母而灑金一箋重至五六兩不等久且脫落而又不受墨竟無所用今不以寫本造箋而紙乃全其眞矣

琴經

諸葛武侯南征嘗撫琴滇人有願學者乃著琴經一卷述琴之始末及絃十三徽之音意於是滇人始知琴

兵書

建水王得民鑿池深三尺許得大石板啓之下有方塘四周甃以礴中設一几上置兵書一册末載探戰引魂諸邪術其弟恩民竊而焚之兄大恚然無如之何恩民後登進士位中丞

南詔藏書

宋乾道中南詔使者見廣南人言其國有五經注春秋後語三史加注張孟押韻集聖歷諸書呂東萊曰唐太宗帝範十篇五代喪亂書遂鈌今上征雲南僰夷始出以獻舊十二篇始復完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云乾道癸巳有大理人至橫山議市馬出一文書字畫有法所須文選五臣注五經廣訓諸書及浮量鋼器並椀諸物其後云古人云察實者不留聲觀行者不識詞知已之人幸逢相謁言固未同情慮相契吾聞夫子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今兩國之人不期而會者豈不習

夫子之言哉續寄短章伏乞斧伐短章有言音未會意相和遠隔江山萬里多之句

宋表題

王伯厚詞學指南載宋重和戊戌以代雲南節度使大理國主謝賜歷日爲表題試士觀此則重宣之世宋人未嘗無意於雲南特力不及耳指南載詞學題名戊戌中式者爲崔嗣道宇文彬張守三人

滇人書目

明以前無考世傳賦心四册漢楪榆盛覽著然其書亦無傳茲錄自明始

茶花譜昆明趙璧著

退食漫吟遺稿一卷昆明李宗儒著

奏議十卷□明毛玉成著

歸來園集昆明李茂陽著
露林蟬嘯心濟醫宗等集昆明寵施著
舟屋集昆明郭文著
隴畝集昆明張國正著
滇志昆明劉文徵著
飯盌集昆明孫繼魯在獄著以獄中無紙筆取飯盌畫壁也
東軒稿昆明施銓著
氷玉堂集筆塵載酒遺事後衞嚴清著
剩語閒語稿嵩明賈惟孝著
東湖集晉寧朱鳳著
清庵集晉寧朱克瀛著
五龍山人集晉寧唐堯官著

西牧山人集晉寧黄明良著

三巡疏要晉寧段承恩著

可亭集晉寧蕭景時著

賁幽吟安寧朱化孚著

疏草安寧楊師程著

瘖歌樓集安寧趙日亨著

鼻雷齋集安寧羅九有著

集安寧張棐著

四書管見詩文集安寧曾禩著

靜軒詩集文章正式羅次李棐著

可吾吟集昆陽李舜耕著

竹龍紀錄雪山堂集昆陽李暢藻著

南詔通紀太和楊鼐著

心性圖說中溪漫稿點雪堂詩太和李元陽著（又修雲南通志）

乘槎草南霞集太和吳堯獻著

井天錄太和尹心堯著

蒼厓集天下名勝詩編太和高可觀著

韻譜鳳鳴集太和黃難著

詠史黑水諸集太和楊士雲著

集趙州趙民獻著

南厓奏議春秋心訣雲南縣李素著

翼罡傳春秋心傳盡庵雜稿雲南縣周臣著

皇極經世心易發微格物論雲南縣陽向春著

半留亭稿滾穹何鳴鳳著

龍津集奏疏三卷詩草一卷賓川何邦憲著
東巖錄建水張繹著
素吟草山窓漫言石屏楊忠亮著
仕學庸言養蒙圖記石屏塗時相著
中庸集解石屏蘇經世著
鈍庵讀史删後詩集阿迷王廷表著
南嶽草諫草凝翠詩霑州王元翰著
鶴軒集霑州張西銘著
觀海亭集通海許登瀛著
太律十卷河西葛仲選著
山齋集楚雄俞汝欽著
四禮注一卷楚雄李希綱著

庸書鳩雪草䂓雄陳士愘著
浪栖草䂓雄姜維藩著
燕携草䂓雄薩天錫著
枕泉詩稿定遠丁希廉著
寄園集姚安陶珙著
鏡心篇愉老强學集枕流野韻詩稿鎮南張如鳳著
省身錄大姚謝宗陽著
禮經疑問實南施昱著
樂真蟬鳴藏海探珠等集南寧傅遇高著
居易稿南寧柴宗儒著
蒿松吟玉湖游稿等集麗江土知府木公著子木青著玉水流音
木增著雲邁集

碧莎蛙鳴二集鶴慶趙子禧著
百氏統要文海海奇蒙化張烈文著
歸田錄金齒衛滕楨著
西窓集金齒衛萬綸著妻王氏著月梅軒詩集
南園集西銘通南園漫錄續錄永昌二芳記金齒衛張志淳著子
含著禺山集合著貢所集宙載
碧庵集金齒衛湯琮著
橫峯樵唱永昌丁嵩著
海樵集永昌馬繼龍著
納甲圖九圭數學甚指南保山楊元著
岈岑園秋興詩吳越游草保山閃繼迪著
四書正眼知儒管見保山戈允禮著

存拙稿延明精舍集隸書法帖自任歸錄保山張必煥著

垃圾堆詩集保山符節著

鈍庵稿保山張昺著

尚書正誤保山陳秉善著

監試梅花一韻百首保山趙千乘著

廣叩缶集永平俞焜著

盋齋行稿騰衝汪城著

四書音義春秋經傳會編詩類鈔古今詩評騰志稿騰衝衞易經著

孝經演義八卷騰越葉奕著以上皆明人著

近體詩稿四書文集昆明王思訓著

雲莊詩文集昆明趙繼普著

韻雲編啓蒙韻學見聞錄昆明程振鵬著

擔當使者集晉寧唐泰著

梅花百詠晉寧凌以恭著

虎邱溫泉志安寧楊泰著

皆山堂集安寧段昕段曦著

拙庵隨筆太和萬崇義著

石頭吟芸窗講易趙州郭復號著

鏡道堂雲起臺石磤等集趙州　叟著

　詩文稿建水葉凌著

詩文集建水黃肇會著

蔓衍集鐵船稿林巒雜藝石屏涂大輅著

鶴嶠文集石屏張士宏著

賜硯堂詩集石屏許賀來著

鈍齋文集石屏王孫濟著
四書語錄蒙自江覽著
　文集楚雄李天稽著
綠衣堂集敬一集讀書堂帖河陽趙士麟著
鴛湖集河陽段如惠著
菜根齋集新興王佑著
五峯詩集萃古名言古今人物考濟人方書廣西府李佐明著
聖門言行錄石江邇言北學稿南旋草曲靖朱服遠著
螽屋集南寧段標麟著
金沙詩文集鶴慶李含和著
說石山房集碧磊集驢背集鶴慶孫桐著
希賢錄自知錄名賢格言小寒山集鶴慶李夢著

呌天集是何庵石楫等詩文集蒙自陳佐才著
自箴集環篆軒稿蒙化熊兆鎔著
春生草堂詩集蒙化陳時霈著
四書講文蒙化張錦蘊著
造適軒集保山徐崇岳著以上皆本朝人著

滇客書目

南中行紀漢陸賈撰載崇文總目
益州記漢李膺撰載後漢書注
哀牢傳晉楊終子山爲郡上計吏進哀牢傳孝明奇之召在蘭臺見論衡
南中志一卷晉常璩撰附於華陽國志
南方草木狀一卷晉襄陽太守嵇含撰

開西南夷事狀十卷唐貞元十四年韋臯進呈敘開復南詔之由雲南

紀五卷貞元十年袁滋使南詔元和十三年上之

雲南行紀二卷唐長慶三年韋齊休從韋審規使雲南記往來道路及

見聞序謂雲南所以爲唐患者以開道越巂耳若自黎州之南清溪

關外盡斥棄之疆埸可以無虞不然憂未艾也及唐之禍果於此

雲南志十卷唐咸通中樊綽撰以南蠻程途山川城鎭名號諸蠻族類

風俗纂爲十門

南蠻記十卷樊綽撰

南詔錄三卷唐乾符五年南詔請通好辛讜遣從事徐雲虔復命使回

錄所見聞上之

雲南別錄一卷唐竇滂撰叙南蠻族類及風土

雲南行紀一卷唐竇滂撰

西南備邊錄十三卷唐李德裕撰大抵謂成都藩翰西南備禦不可少弛於是纂兵將糧械之數城鎭種落之名歲計經用之目並以太和六年爲斷及諸郡故實外夷情狀煩碎畢書

益州記唐李元撰

雲南風俗記一卷宋崇文總目地理八十三部八百四十七卷始於山海經終於雲南風俗記

至道雲南錄三卷宋天禧元年辛怡顯撰淳化五年以西蜀李順與南蠻結連詔募命官庶士通邊事者往黎巂界招撫時怡顯自薦請行至道元年訖事而歸是書備載始末

紀古滇說原集一卷宋張道宗撰其書始自唐虞訖於淳熙滇之方域年運搖俗服叛紀載事蹟一一備詳

南詔紀行元郭松年撰

雲南志略四卷元大德五年李京奉命宣慰烏蠻始下車會舉蠻不靖巡行鎭撫徧歷雲南始悟前人紀載之失悉其見聞爲輯志略

雲南風土記六詔通說元雲南行省叅政陳留張立道撰

滇載記一卷明楊愼撰載九隆世族及張蒙鄭楊段高七氏名號起滅之顚末蓋取諸白古通元峯年運志而删正之又楊莊介公全集亦愼所著也

雲南志草明包見捷修未刻

滇畧四卷明雲南右叅政謝肇淛撰

炎徼瑣言明布政使番禺郭棐著

炎徼紀聞明田汝成著

瑘城錄一卷明永昌知府餘姚嚴時泰著

南詔野史一卷明無名氏著

皇明野史四卷明倪輅著
滇史二卷明諸葛元聲著
雞山志四卷明江陰徐宏祖著
居夷集明金華樓璉著
松雨軒集明杭州平顯著
池蛙餘響啓蒙韻略明偃師寇鼎著
方外集明懷慶逯昌著
木齋集明蘇州陳謙著
信庵集明池州蘇珵著
蒲石集明鄞縣董荅著
詩經總旨初學提綱詠竹稿明閩縣鄭旭著
芸窗吟稿明山陰王曇著

紛遊草惟暉堂集明江甯吳佚著
方城草滇南草明山陰潘昌著
南詔玉堂稿明松陽王奎著
集明山陰韓宜可著
述古集明淸江楊明哲著
愛蓮軒集萍滇信筆明富順劉莀著
從亡隨筆明績溪程濟著
小學章詁宗牒譜遺後齋集山崑郭范崇文著
武經直解傷寒脈賦標幽賦註明山縣劉寅著
思誠稿明長沙易恒著
雪山集明周東華著
才子驚夢集五卷育賢館志四卷明內江陳璠著

鍾彝集明新喻敖毓元著
滇考二卷本朝永昌府推官天台馮甦著
滇補一卷本朝南寧知縣漢陽程封著
滇紀十卷本朝雲南巡撫都御史香河袁懋功著
滇雲歷年傳十一卷本朝新安倪著

滇方外書目

山雲水石集昆明釋占庭著
竹室集釋淨輪著
嘯獅山語錄釋昌容著
風響集老子註解楞嚴懺禪師頌昆明釋本無著
易注崑明釋蘭谷著
楞嚴纂要注十卷金剛方語一卷華嚴心鏡元譚輔翼外集釋妙觀著

語錄雪山夢語雲南縣釋徹庸著
蒼山集苦海慈航集定遠釋無住著
草堂集語錄洱海釋知海著
湘煙集倚鳴禪師語錄永昌釋智秀著
夷經阿畹著馬龍納垢酉之後
洞天秘典羅陋川人陳洞天著
麥宗遺書歷些人麥宗著

滇閨秀詩目

澄霞館遺詩二十九首武定那畫章著
藏密詩鈔一卷昆明龍貞女著
竹窗詩鈔趙州蘇竹窗著

細字

委宛餘編云甲戌予從典屬國所以旅獒全文合象胥譯而書之蠻亦字形如科斗阿㕸所制也昔滇有緬字生凡徼外貢夷至則召而譯其文有緬字館在布政司東南爲講習之所今已亡矣騰越州牧吳楷曰余在騰越十載凡緬人使至必用蒲葉刻劃緬文來投或用墨紙背之層入板式用白粉和膠寫之形如科斗用通事繙譯有不能通其義者蓋緬字與玀夷字不同以識玀夷字之人繙緬字輕重迴殊幷以寫玀夷字之通事夷人用漢文令繙譯發于緬音義俱不可曉不如寫漢文檄之前緬夷孟偉孟令兩通事送蘇爾相到騰越予親問之云中國發檄檄緬緬中人多不識其字是玀是緬點畫皆錯往往啓侮不如以漢文檄之彼地有熟漢文者能通其說也前人緬字館之設意深矣

上海曹樹翹春林編

軼事六

宙載四十二則

宙載上下二卷明副使永昌張合撰中載勝國事有未見他書者摘錄四十二則如左以資博覽

太祖微行至某橋詠橋水赤或對以紅花廠棄餘者上怒以此尚可染旗幟即命戮其主者

洪武間上所寵宮嬪見上治獄從重典自言上戛戮公卿烏能戮我上怒斬之

慈谿陳雲以舉人授上元知縣才幹敏捷高廟頗忌之漏下二鼓傳旨索素棹二百張須黎明送內雲即刷民間棹集工徧糊以白紙如期數

以納又傳旨獨夜分出都城需束蘊四百且所經衢家各爇束蘊以照屬御雲即取民家竹簾爲束蘊以納又令衢旁居民以竹簾爲束蘊爇之比輦出光輝如晝上屢欲竊雲才而雲俱有應恐終不免乃佯爲風疾致仕後以壽終于家

往聞常遇春帥師入燕大家復逼娶元主女虜人甚恨後爲虜計伏擒去以篾貫兩掌跣足系以行遂支解之又聞遇春北征道經山西某縣晉恭王在彼賜宴同宴者四人皆侯伯次日俱中毒死或以王受高廟秘旨令縣尙有五王廟二說必有一是徐達病疽高廟令人問所欲食達附奏欲食白馬肉上卽殺御廐白馬以賜達不踰日死湯和將歸鳳陽辭曰臣年力積邁望聖恩宥命高廟變色曰王開國功臣當共享富貴何出此語比離京舟漏淹死實舟人密授旨鑿舟也宋學士濂安置夔州糴米無人與易枵腹三日而逝方宋未至郡時已有旨令人閉糴

卽四公所終則老氏退柂誠有足尙者

河南周王府乃宋國公馮勝督造馮于周定王妃爲父遂極力營圖規模差比南京皇城皇城內室計一千所周府計九百九十所工成繕上太祖怒責之定王次子封郡王府門始用五楹初制止三楹成祖許之後郡王門悉沿其制

高皇帝聖造泰定戊辰年九月丁丑日未時江西胡日星精處中術草昧時曾推聖造旣正位召見賜以御筆一絕俾持以遍游天下後以藍黨被誅其時日皆預知

洪武間用法甚峻李公善長上言胥靡內亦有良民不宜槪殺上曰往吾家甚貧汝爲吏時尙枉取三斗麥今日恐無良民善長默然

江西故老言前元時凡漢人與蒙古人交接及南人仕于朝者每朝叅常禮畢交手于背爲反接狀雖貴官亦然云示歸順意至太祖以吳王

開國尚沿襲不廢洪武紀元始革去

洪武間駙馬午誠有罪謫戍金齒公主同往道卒上聞命械誠至金齒殺之指揮胡琛即欲奉旨誠曰姑俟一日琛以上命不可緩遂殺之後果有末減之命使者馳至呼留人而已無及矣

太祖起兵時衆欲立一人爲主時徐達威名幾埒太祖亦有意自雄一日達母夢一黃龍浮江而來長十餘丈波濤湧護眞天龍也次日太祖提兵歸自江上母語達曰夢驗矣乃于夜秉二燭默禱左燭朱右燭徐徹夜不變者天眷所居詰朝視燭則左光明達曙右淚堆焰息母以語達令速倡羣雄尊太祖由是而君臣之分始定

南京魏國第左右二綽楔榜書大功坊相傳洪武間上幸其宅魏國設宴優人呈戲技至韓彭葅醢事魏國伏地痛哭上大言曰老徐尚疑我乎今在若家酣飲及五鼓駕還魏國于送駕際兩傍突有二綽楔驚異

詢之乃上夜飲時密傳旨令所司撤現材擴匠以成者卽赴廷謝焉

秦藩旣之國高皇以王所行有不軆者召至上適與李慈共膳命至前歷數其失怒以食箸綰其髮摘拔之已而復命之國以一紅棍一紅梡持歸蓋辱之俾其悟也其嚴于教子如此

國初浙江鄞縣有張仲廷者生四子家饒裕一子爲督府椽里中老人與椽有私怨乃覊牘至京擊登聞鼓訟之適高皇帝不豫皇太孫監國懲制殺戮召老人問曰張氏前後濠河有如我城濠否擊銅鑼號令有如我親軍禁鑼否架違式房屋有如我殿門高大否皆對曰無之皇太孫曰夫南方多火患故掘濠防火多虎狼故出入鳴鑼多生男女故多架房屋是足行誅乎訊餘奏皆無狀乃抵奏于地逐諸老人

文皇靖難師遇南軍皆言眞武在雲中驅神兵助戰正位後遂立廟太和山極其崇報命工以黃金鑄神像將往祀屢鑄不稱旨工有被誅者

上一日跣足坐偏殿侍臣批沐髮適披背上工人以鑄像聞上曰第視朕容狀工奉命如上坐狀方得允旨
漢庶人身長七尺力挽千鈞兩脅下有如龍鱗者數片故文皇以爲類已而迄取奇禍
仁廟卽位後惡宦官每欲誅戮一日陰雨朝畢歸內俄報上崩或疑內侍弒之適有雷故內侍云雷震然就斂時不見上首尤爲可疑
宣廟于禁中作鏡室上下四方以青銅鏡料爲質又刻喜佛畫春圖于內在此御妃嬪美艷者以形影照映爲人間極樂云
宣廟一皇子生偏體有膜無皮諸御醫以古方不載此病不敢用藥一華澤醫言皇孫母娠時多食厚味兼坐臥處上下皆積木未嘗得土氣是以如此宜據靜室鑿深窟令乳母抱皇子朝夕坐臥其中方愈用其言皮遂漸生上喜命爲御醫俾世籍太醫院驗封司

顧佐爲右都御史宣廟賜大臣御製招隱賦佐亦與捧回繙黃遂置笥中子某曰上製宜細閱以備問佐因秉燭覽之至于三四翼日諸大臣廷謝上面留身面諭曰朕賦可取否僉以盡善對上曰勿徒言當舉實衆無以應佐遂踈陳某節以某意而佳某意以某句而美自首至尾貫舉不遺上深喜子某亦能詩嘗爲梅花百章人以梅花先生稱之佐旣里居凡御史經太康必候謁佐猶臨以堂屬未嘗假借

英廟出獵時見路傍一女子歸謂慈懿曰田家女有如此美者慈懿即納女宮中甚憐愛之女爲周太后實生憲宗

英廟北狩慈懿錢太后在椒屋惟臥薪且言上陷虜地心不忍獨安因成痼疾馴至不起

英廟復辟後言帝王有命北狩時虜亦無害朕心每出獵西山不鳴鐘傳鼓惟邐騎四五隊

舊制帝與后無通宵宿者欲幸召之幸後中人前後執火炬擁后以回云避寒氣也惟孝廟最寵愛純皇后遂通宵淹宿若民間夫婦云

孝宗時光祿以雜羹進御上美之將復取輒止近臣請故曰朕索後必預儲以待爲費多矣

孝廟內廷一秘書頗缺暑因言秀才官每自任該洽此書必未見傳旨令詞臣補緝遺落諸臣茫然時瓊山邱公濬爲祭酒因口授吏書以進上曰秀才官不可輕由是益重文學士

武宗道中見一村婦令後乘載之以歸因賦一詞曰出得門來三五偶逢村婦謳歌紅裙高露足挑水上南坡俺這裏停驂駐轡他那裏俊眼偷睃雖然不及俺宮娥野花偏艷目村酒醉人多

武宗每御奉天殿令近侍以猴坐犬脊驚以爆竹猴犬皆跳走上大喜一日正戲際忽雷火降殿中隨上追之又樂以異域事爲戲學韃靼言

則名忽必烈習回回食則名沙吉赦爛學西番刺麻僧教則名爲大寶法王領占班再

武宗微行至居庸關司譏者不容過即以鎗刺殺之嘗布衣芒履走獵又親手網魚

武宗駕駐南都日泛龍船忽欲幸蜀諫者皆不從所嬖倡劉孃娘者言上往不能隨乃止

今上（嘉靖也以下皆嘉靖事）龍飛後承天有謠曰飛上一條龍留下八隻虎天下皆快活安陸獨受苦八虎謂千戶翟裕輩以潛邸恩擢千戶列銜無衛仍在承天頗縱肆故有八虎之謠後朝命移錦衣始失望

孝廟張皇后與濟人許聘孫伯堅病不能娶孝廟選婚時后家欲姑令往應孫弗許往中選後伯堅疾愈遂與兄伯強因緣戚里獲官至掌中書舍人事向寶卿伯强至鴻臚寺署丞今上陳皇后元城人少與諸女

擲銅錢爲賊后擲四錢皆側立久不覆父母驚異已而受邑人王爭臣聘爭臣亦久疾不能娶今上選婚司禮監官同禮部官至大名閱郡女無可中選者監官言望氣者云大名有皇后氣奈何無郡邑以后應比至値雨遂乘輿躋堂選婚官一見相與嘖嘖監官言吾將試之旣留宿公府監乃衣蟒闓玉捧盆水跪進后盥水畢無驚悸果正位中宮

悼靈陳后上初甚愛幸之一日與后燕坐適張妃文妃致茗上前及后上因還盂際玩弄張手且贊其美后忿然碎盂于地上大怒而起后見上怒遂憂忿成疾舊制凡后疾令母入侍上怒甚傳旨令勿入亦不命乳醫診候后遂崩上意猶欲追廢以張公孚敬言乃追謚時桂彖宰尊述天子無妻說謂不當成服方宗伯獻夫爲不可議未定文武入朝者有素服亦有青服上亦不究詡贊善丕謂人曰今日朝中如奕棊蓋指青紫之相雜也後雖成服僅半日云

暖閣在乾清宮後凡九間中一間置牀三張于房下以天橋上左一間置牀三張于上又以天橋下左二間置牀三張于下又以天橋上左三間又置牀三張于上又以天橋下左四間置牀三張于下右四間亦如之天橋卽人家樓梯也上下置牀二十七張天子隨時居寢如是者防不測耳今上卽位後勵精圖治每日在暖閣四鼓卽起令內臣整容首謁廟次謁宮回進早膳方視外朝尋視內朝則內臣肅來侍看官本次看民本官本自裁定民本看一二餘付司禮監與內閣標旨旣進午膳又看三宮所進本與二十四監所奏本聖裁畢或看書或閒坐底暮方隨意作樂至夜四鼓又復起矣

嘉靖間東廠理刑千戶孫綱家被籍沒有一物名粗織如大紅織料絲所成者作魚鱗狀片片可揭不知其得于何許

嘉靖癸巳皇嗣生郭武定勛首以玉帶名馬爲賀由是而勳爵皆效之

惟定國公徐延德所獻玉帶上琢成百子名百子玉帶上尤喜之

江西樂平縣李氏墳風水甚勝後人環居其下皆溫飽自言其墳即黔國公之祖墳嘉靖間沐公紹勛遣人樹坊于彼扁曰黔國公祖塋人傳李氏之先有以漁渡爲業者夫婦共一船其船如江南夜行船孝陵少奔走嘗宿其船遂幸其婦旣而生一子夫婦俱亡子遂育于孝慈即西平侯也故不以朱李爲姓而別以沐命氏焉

有御史疏論一守備罪守備知不免陰賂書吏爲計吏許之具劾疏時故倒用印疏上果以倒印爲疑有旨令認罪其所叅論者不復及御史惟求免罪竟不暇再究守備云

司禮監張佐題爲謀害事嘉靖二十年十月二十一日奉懿旨好生打著問得犯人楊金英係常在答應供說本月十九日有王曹侍長在東稍間點燈時分商說咱們下了手罷强如死在手裏楊翠英蘇川藥楊

玉香邢琴蓮在傍聽說是楊玉香就往東稍間去將細料儀仗花繩解下揔搓一條至二十二日卯時分將繩遞與蘇川藥川藥又遞與楊金英拴套兒一齊下手姚叔皐搯着脖子楊翠英說搯着脖子不要放鬆邢琴蓮將黃綾抹布遞與姚叔皐蒙在面上邢琴蓮按着身上蘇川藥拿着左手關梅秀拿着右手劉妙蓮陳菊花按着兩腿姚叔皐關梅秀扯繩套兒張金蓮知情見事不好去請娘娘來姚叔皐打了娘娘一拳王秀蘭打聽陳菊花吹燈總牌陳芙蓉說張金蓮叫芙蓉來點着燈徐秋花鄧金香張春景黃玉蓮把燈吹滅了芙蓉跑出叫管事牌子來將各犯拿了臣等惟恐不的再三格外用刑研問各犯供招與楊金英相同竊照楊金英等俱以宮婢不行思恩報主乃敢心懷怨恨同謀弒逆再照寍嬪王氏叨受封號却乃首先造意挾其所犯罪同金英等端妃曹氏計議謀害今雖不與亦係造意之人張金蓮見事敗露方才報知

娘娘徐秋花等將燈撲滅俱難逃篡逆之罪合將各犯亟從重處伏乞
聖裁奉聖旨這羣逆婢并曹氏王氏合謀弑朕于臥所兇惡悖亂死有
餘辜你們既打問明白不分首從都依律凌遲處死各家族屬不限籍
之同異逐一查出着錦衣衛拏送法司依律處決財產抄沒入官陳芙
蓉雖係逆婢阻攔免究欽此欽遵傳諭刑部等衙門恭赴迎和門奉旨
將重犯楊金英等綁赴市曹各依擬剉屍梟示訖將花繩黃綾抹布封
收官庫備行錦衣衛拏各犯族屬依律問決另題外今將原發旨意
題本實進繳嘉靖二十四年九月上召大學士嚴嵩吏部尚書熊浹至
西苑嵩浹黎明赴召至未初始得入見上謂嵩浹曰朕得一句曰閣老
心高高似閣可對之嵩浹聞之卽皆惶悚伏地不敢仰視上曰若不能
對朕代爲對曰天官膽大大如天嵩浹惶悚益甚伏不能起上曰朕偶
以此相試何意焉笑而遣之甫三日卽有召夏閣老言之旨

國家重刑有不在律列者有三曰夜刑謂裸其人夾以板又加束縛由足及首鋸之肉落即飼羣犬是刑必用于深夜故以夜目宣德間劉球死錦衣獄子孫訪求遺尸惟得血裙幅餘以受此刑曰火刑者置入銅缸下四旁然炭火熾銅鎔人亦隨化故以火目宣德間漢庶人死此刑曰錄刑者菽園雜記亦載之謂宗室謀逆則懸帛屋梁俾投叩雉經不就者强入之旣殪置屍柳筐中筐內置黑豆二石雜以麻餅上下積薪焚之少頃屍皆爲粒如芥爲末如塵取而揚之以此刑有類煎煉故以煉目正德間寘庶人與同叛諸宗室俱受此刑于通州三刑之中夜刑尤慘獨以加于外臣焉以下雜記

國初凡文官與王府有姻者皆不得居京官職成祖始嚴猶未著令典成化間會議條例時吏部田侍郞景文與王庚稍瓜葛田與刑部某有隙某當會議時力陳文官與王府有姻者不當居京職議上遂列爲令

典田遽告歸

袁柳庄相術已槩載戴九雲所傳予又聞其三事予同年張憲副張乃袁同邑人一日宣德間慈谿中鄉試者三人與袁值或顧袁曰君視三子何在袁曰吾不暇詳指以三字險顯久而已後張塘者爲主事死于土木是險也王鐙者爲都給事中是顯也劉煒者歷官參政在宦途三十五年是久也二曰陳祭酒敬宗初得長孫邑之簪紳以湯餅會袁亦與焉聞啼聲語陳曰啼者君孫耶宜速斃之陳愕然袁出語人曰兒終當破家丐死橫屍道傍後果如其言三曰有金忠者洪武初以尺籍補戍北平其妻乳子袁過見其乳即曰婦當封夫人吾候觀其夫已而忠至袁顧歎曰君乃極品文臣君妻亦極品夫人忠歎曰吾方補戍苦無資用何敢望官袁曰君骨相在徃誠困吾相後當漸至亨達勉之金與妻遂行後過渡同渡有客腰束二百金以競渡失之旣登岸悵悵金爲

之輪時日遄壽卽獲客曰如君言願酬以半客至舟果得欲以半酬金金峻却强與五十金由是資用遂裕及至北平時文廟在燕邸招徠奇士金以袁術上聞袁因被召金亦積功官至尙書妻累封夫人云

蒙化雷應龍作縣莆田時設一篋凡有書刺令門吏納篋中滿五日方投覽士夫來亦期以五日嘗爲八禁內有禁撑蛟船一條時林公俊子犯此雷乃拘至笞之且加以關木刑林公刺至閽人收篋中投覽時事已行久雷詣林謝罪且言坐得書遲故林應以他出少頃林來縣雷亦托故他往雷在莆田五年竟不與林往還後雷爲御史巡視中城司禮太監張佐家人見婦人乘轎在其馬前怒採出擊之復蹴其夫且詣雷處雷得其情重笞佐家人佐聞而怒卽託顏刑書囑雷雷卽以文移人犯送法司若雷者可謂眞御史矣

右所摘惟雞葼及此條爲滇事餘皆勝國事非滇事而亦採入滇志

者以其書爲滇書也且聞此板已軼錄之尢不宜緩考張公係嘉靖壬辰進士其歷官皆在嘉靖時故所載亦至嘉靖止

順寧雜著十則

順寧雜著十則太守大梁劉埥撰於蒲門風俗頗有考鏡足補志乘之缺並錄之

順寧爲滇省僻遠之地在萬山之中他省人鮮知之者予擢守此郡路過家鄉鈞陽張蒲海宿源以世誼姻親爲少年詩文至交時方補授新野學博尙未赴任來送余行贈以順寧府育賢館志一部言係家藏舊書乃順治年間順寧太守米公璁建立之館其志爲館師陳虹也瑶先生所撰也余携之以往抵任後見志載署中樓名齋名俱仍其舊一二老樹亭亭植立皆前人題詠之刊於志中者所載館租坐落里分今田賦册與各里鄉村俱有此名及親歷其館雖傾圯殆盡而規模猶存危

樓五間尙有庠士訓童蒙數十人讀書其上兩舊碑立門庭間碑文亦志載所有遂以其志付紳士共閱詢其當日志內肄業之士子與董事衿耆皆歷三四世矣遍索郡人之家藏此志者僅得一部紙板一色裝潢亦出自一手予與文學諸子相對感慨念此書原成于此地乃行萬里之外經百年之久而忽復至此亦奇緣奇遇也紙墨有靈亦當爲悲喜交集矣

明順寧土知府猛廷公瑞才勇素著惠澤在人因妻父土州奉氏兄弟構難起兵相助爲會勘之邵監司所誣撫軍不察遽以逆命叅奏受誅郡中諸夷憐其屈未幾撫軍亦稍稍覺之乃聽民間立祠以祀且爲請封得贈中憲大夫資治少尹猛公死後流魂不泯頻著靈異順寧夷民至今崇奉彌謹府城隍廟右側有祠祠中供四像土人設其兄弟四人皆爲神蓋當時同殲滅者府署樓上右間亦供有神牌歷任祀之牌書

猛府四位太爺神位予嫌其稱謂不雅且四神無可考據查照志載改書爲明順寧土府贈中憲大夫資治少尹猛公神位署後鳳山岩畔有方壙一區相傳爲猛氏園亭樵牧童子常於月夜遙見花木繽紛人影惝怳即而視之杳無一物其舊居在郡城之南相距二里餘人煙倍于郡城市廛在焉有新城舊城之稱又傳聞府署大堂正中係其墓以故暖閣後爲實砌平壁無門可開出入皆由壁後旁門以示不敢踐踏之意云

鬱密山在郡城西南三十里外幽深高曠松柏陰翳元明時土酋馳騁其間俗呼駁馬場順治己亥郡守米公始改今名楚僧洪鑑來此坐枯樹空身中苦行二十餘年漸立禪院名太平寺迄今百餘年來善果疊成規模清整花木繁秀爲順郡禪林第一寺旁多別院亦皆靜雅其岩谷間偶產有茶即名太平茶味淡而微香較普洱茶質稍細色亦清鄰

郡多購覓者每歲所產只數十斤不可多得僧房之左有清泉一股石上橫流潺湲可聽鑿池貯水汲烹新茗尤助清香三楚陳君鳴鳳以篆書題寺樓一聯曰門開紅葉林間寺泉煮青山石上池景真而句佳予每於公暇輕騎往游可得浮生半日閒也

順寍屬向有三土司一爲大侯州土知州一爲猛緬宣慰司一爲猛麻土巡檢皆奉姓也大侯州自元末傳至明萬歷年土州奉赦兄弟鬩牆爲其姊壻順寍土府猛廷瑞所制憤激赴省繳印撫軍檄兩監司往討廷瑞以罪誅改設順寍府知府大侯州改雲州設知州撫軍於題請改土設流疏內以奉赦憤兵繳印罪非叛逆者比准一子襲土州判國朝順治十六年大兵定滇前明承襲州判奉昌不行繳印請換號紙遂停世襲而大侯奉氏土司缺除猛緬宣慰司與大侯土州同遠祖其先有奉布者於明洪武初開闢猛緬土地授爲土舍傳至其曾孫歷明隆萬

年間永順一帶諸夷讐殺撫軍遣歷從征斬獲有功題請得授長官司至國初投誠得賜蟒緞銀牌奏請頒給印信號照傳弟國祥祥又傳國珍之子聖聖傳子廷徵廷徵貪忍淫虐夷衆不服稱病乞休子欽勅承襲廷徵乘其夫婦不睦乃亂其子婦岑氏欲殺其子以千金賄求順寧守張珠使檄查其子之惡將因以請廢而襲次子廷詔其子夜奔欲愬張守岑氏夜告其翁廷徵遂遣人要於路強之歸閉諸陰室以鐵條從穀道攪其腸胃殺之報稱病故復以千金併金銀盤盂壺尊賄張轉詳一面檄委廷詔暫理夷政旋爲制軍訪聞題參飭審廷徵僉遣南昌奏請改土歸流移順寧分防右甸通判駐劄其地爲緬甸撫夷通判猛緬奉氏自此遂絕今奉氏存者惟猛麻土巡檢駐雲州境內其先世亦洪武初所授土舍大侯上州之分派也於大侯改雲州後授爲土巡檢本朝平滇土巡檢奉新命投誠仍授世職予抵順寧後其現襲職者爲奉

天和執贄禮來謁年已七十矣言動頗似官場中人詢其世業舊有田二百餘頃今已耗其大半家口百餘人支持漸難然忠厚之流傳或不致失其故物云

滇南多温泉順寧境內亦有數十處大半皆涓涓細流或山岩之下瀠洄一區上下流潛伏地中瀾滄江東岸半里許有名熱水塘者近在路旁熱氣高丈餘斜噴道中臭不可當行人至其地率皆掩鼻疾趨而過夏秋陰雨乍晴炎蒸之際多有中其毒者與瘴癘無異

香櫞之產于順寧雲州者多奇形大者長五六寸四面寬各四五寸高低斜整不一巉巖如怪石間有光面者亦不能如他處之圓淨色有淺黃深黃紅黃及黃中帶青帶黑點者香頗濃至將朽腐時則香更濃矣雲州所產多而佳至歲底新正署內庭齋處處可供清玩也

順寧各山鄉最熱處產有橄欖形質與閩廣間迥别圓如小柿大者如

龍眼小者如羊屎細紋六瓣核亦六稜三稜堅硬微高三稜不淺稍伏樹身無甚高大者一株每兩三枚亦有矮株叢生離披紛雜一枝上旁出數十細梗梗皆比密碎點類細圓絲瓣兩面排列對偶果貼梗而結在葉之上層食之酸澁迴轉有清潤之味飯後食二三枚啜茗隨之更覺甘美且能通胃氣其以橄欖名者或即因其有迴轉之味也

雞血藤枝幹年久老者周圍闊四五寸嫩小亦二三寸光身與有刺者二種葉類桂葉而大逾其半或盤屈地上或纏附樹間伐其枝津液滴出入水煮一二次色微紅老枝紅尤甚配以紅花當歸糯米熬成膏以白蜜少許和燒酒十餘斤泡其膏三四兩浸月餘飲之可去風邪潮濕下部虛冷諸症兼治婦女血虛等病滇南惟順寧一郡山中有之而阿度里各山中所產者尤佳緬甸雲州亦有但工於熬膏者甚乏其人緣火候不到或稍過則味與力俱減矣

順寧深山中頗產孔雀城守都司每年供上憲之用取兩翼下一層黃翎至千餘把數百把盖進以爲御用箭翎者營中鳥鎗至獵於虎豹穴而得之當其羣聚飮啄時以鳥鎗擊斃其雄者一二隻則雄雌皆環繞扶救可連擊之所獲甚多若一擊不中或中其雌者則衆鳥高飛遠去有金孔雀一種光彩明豔羽毛皮肉毒甚只取其翎別種皆可食肉細而香宜煎炒然亦不可多食其有眼之翎集數十枝爲一把以銅錫製爲座長短不齊者尤秀麗可愛取其蛋以雞抱之即生生歲餘始長翎尾平日其尾束而不伸與尋常長尾之禽無異偶一展放從後豎立而上名曰放屏眞燦爛可觀也

脆蛇生山徑草石間長至五六寸或七八寸見人則自斷人去仍續還之者當于其斷時拾取貯筐中掩盖携歸挂當風處晾乾收藏可治跌打損傷研成細末以黃酒調服如傷重昏迷則合藥服之每蛇一兩加

人參五錢自然銅五錢三七八錢川蝸一兩歸尾一兩孩兒茶五錢虎骨一兩共爲細末用米麯酒調勻爲丸每丸重一錢熱酒送下立愈又治諸瘡毒用陰陽瓦焙乾研成末酒調服如毒生在首即用其首毒生在上身即用上段毒生在中身即用其中段毒生在下身即用其下段此蛇產于順寧地方以牛街附近各處爲最雲州亦有不甚佳別郡皆無來順購求者甚多不易得也

碑六則

禹碑即唐韓昌黎搜於南嶽峋嶁山祝融峯而不得見者明楊愼得墨本於安寧州紳張碧泉先生家因仿原本蝌蚪形六書深刻於州東法寺之石壁上漫譯其文惟四字不解夢黃衣眞首人曰此南瀆衍亨也文遂全今楚南嶽麓山皆此壁墨搨繼刻者也其文曰承帝曰咨翼輔佐卿洲渚與登鳥獸之門參身洪流而明發爾興久旅忘家宿嶽麓庭

智營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華嶽太衡宗疏事衰勞餘伸癧鬱塞昏徙南濱衍亨衣制食備萬國其盜舞永奔

紀功碑隋開皇中史萬歲擊南盜行數百里見諸葛亮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之後勝我者過此萬歲令左右倒之其碑趺誌曰萬歲不應仆我碑萬歲駭重立其碑而去明正德時有人於哀牢山掘地得古碑段中庸撰文其略曰夫人諱福則伽宗冑裔之嫡女也事君子也樂其道而不淫逮下妾也用其能而不妬又曰月出雞鳴照哀牢之古縣鴻飛滇渚下潯陽之長江餘文俱零落不可識

永昌城西北五里俗名大寺山寺廢無孑遺矣明宏治間掘得石碑甚宏麗因碑陰載常住財賄之繁懼鎮守者生事輒碎之後復得一小碑文雖不足觀而可證永昌之爲郡在元已盛與金齒迥絕又可見當時財貨殷阜非今日所及也說載南園漫錄文不雅故不載

龍馬山遺碑土司龍上燈撰其文云皇明通紀庚午洪武二十三年命
儒臣修孟子節文先是上覽孟子至土芥寇讐之說大不然之謂非臣
子所宜言意欲去其配享詔有諫者命金吾射之刑部尚書錢唐抗疏
入奏諫輿櫬自隨袒胸受箭曰臣得爲孟軻死死有餘榮上見其誠懇
命太醫療其箭瘡而孟子配享得不廢至是乃奉修孟子節文凡諫不
聽則易位君爲輕之類皆删去之予以爲公論不泯所删節文後復著
之今猶在下孟也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至寇讐按史略
梁武帝封侯景爲河南王復爲大丞相可謂以手足視景矣而景以寇
讐視梁武然則太祖之心何如哉若侯景者孟軻之罪人也況君以草
芥視臣而臣豈不以寇讐視君乎人情有然也非義所當然也貴戚之
卿君有大過諫之不聽則易位朱子曰大過足亡國者按史畧秦王符
生似有大過矣東海王符堅可廢生擇宗之賢者而立之始合孟子之

言堅乃弑生而立若苻堅者孟子之罪人也卽我明成祖廢建文帝時諸王惟蜀王椿最賢倘迎而立成祖不自立則庶乎可合孟子之言也與其默視亡國孰若易位與其弑孰若廢與其自立孰若立宗室之賢愈見其公也予以爲但聞君王買民心未聞百姓買君心但聞君王兵戰以爭民未聞百姓私鬬以爭君以此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論之民爲貴貴者重也故曰君爲輕重之說非尊卑之謂也如物價之貴非尊崇之貴也太祖一時之怒心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謹註以釋疑崇禎十一年六月戊寅碑高尺五寸寬二尺五寸

明末丁亥土夷跳梁民多遭掠聞先人言有曲靖永遭兵之碣藏于武侯祠神座下避兵爭集于此果獲免事後郡人欲增修其廟以報之至興工動神座下石忽見二小碑則碑現城爛四字也衆驚訝復埋之方丁亥三月流寇屠城殺戮殆盡卒如其言相傳以爲碑讖云

上海曹樹翹春林編

軼事七

匣劍

昆明所稱梁王墓者甚多大抵皆元時王子也相傳明嘉靖間板橋之北一村民每夜見墓中有光疑為寶及掘之無他物惟一劍置破匣中民取歸夜間光起燭天四鄰以為火發也趨救之至則寂然民疑此劍為怪恐伐塚事發遂裹劍藏山麓小池中劍得水如生物漸透土入山坎遂成巨津其洞深杳探之隱隱有聲人不敢入

鐸鞘鬱刃

唐南詔異牟尋遣清平官尹輔酋等七人入京師謝天子獻鐸鞘鬱刃按鐸鞘狀如殘月有孔旁達出麗水飾以金所擊無不洞夷人尤寶之

月以血祭鬱刃鑄時以毒藥並冶取迎躍如星者凡十年乃成淬以馬血以金犀飾鐔首傷人即死因係浪人所鑄故又名浪劍

毒槊

南蠻有毒槊無刃狀如朽鐵中人無血立死言從天而下入地丈餘祭地方掘得之

飛標

緬中馬兵慣用標鎗每馬帶數十根於左右能擊人於數十步之外中之輒死又名梭標按文選注云鏢竹大如戟穫實勁强交阯人以爲矛交緬兵器其相同耶緬中呼中國箭括亦曰飛標標應作鏢

金蛇

漢永昌郡守劉安世鑄黃金爲蛇以獻梁冀益州刺史种暠發其奸不果獻冀恨暠因以他事陷之金蛇輸官後歸杜喬冀借觀不與竟誣殺

喬

金簪

鹽州王士章妻趙氏父琦爲保定府知府時趙氏幼從至署中嘗晨起盥沐置金簪壁間盥畢索之不得後士章亦任此趙氏復從至署向舊日遺簪處舉手探之而簪在焉咸驚異士章燕賓客作詩以紀其事

鏡中樹

太和縣楊榮舉進士官翰林院庶吉士一日方沐鏡中照見頭上有一樹宛如其先塋樹榮心惡之寄書家人令伐去榮遂卒於京

珊瑚樹

洱河八月望日有珊瑚出水面漁人往往見之世傳海龍獻寶

寶石

寶石唐宋時尙未顯元時始盛邱文莊公濬以爲細碎不足貴重非也

今朝廷一品官公侯伯誥命軸用白玉而親王誥軸用白玉嵌寶貫重之於玉上矣太監鄭和於西洋得之載於瀛崖勝覽則西洋固產之今雲南寶石出猛密舊爲木邦宣慰司成化中木邦以其女爲猛密夷酋妻因據而有之遂設安撫司有寶井矣石之品輟耕錄載之今京師西洋爲上蓋彼不惜價而磨之光淨圓正無坑窪非若雲南之隨其形而剜剔止去其疵而欲重分兩也故京師論寶石以雲南尖兒比西洋其色本同也其品紅剌最上京師特重之若重三錢以上者兩値銀百兩再大者更不論價也皆紫色而透徹明亮俗謂之有水其磨之有硬藥以銅板細邊之乃光亮透水照影於外剌石極品矣而色紫而淡嘗見里人鎭守太監貨物入猛密者太監王舉盡搜檢取之其人受榜幾死始釋或告舉其口含一石蓋紅剌之極高者舉殺其人而取之嘗見此石極天下之紅無與之並以軟紅比之則黑矣以硬紅比之則乾矣

以京師剌紅比之則淡矣眞異寶也成化中京師尚之自永昌市之利取三倍而京師市之可取利十倍宏治初皆籍沒其家而謫戍邊寶石之價始定然永昌貧人固有生不識者而天下縉紳咸以決土即得誤矣其產石二山在猛密去永昌幾三十程於山掘井取之夷酋亦嚴守甚固又地饒瘴癘往者多死雖朝廷取之官給價往而使者之弊亦不可以言盡謂之決土取得乃妄言耳說載南園漫錄今滇南欲求一透水大紅重兩許者竟不易得不但價貴已也

瑟瑟

瑟瑟寶石也唐貞元二年虢州盧氏山冶出瑟瑟時李泌爲陝虢觀察使奏請充獻禁民間採詔曰瑟瑟之寶中土所無今產於近郊實爲靈異朕不飾器玩不邇珍奇常思返樸之風用鳴躬儉之節其出瑟瑟之處聽百姓求採不禁嗟乎李泌身爲觀察不能軫恤民隱乃欲奏請充

獻絕民利而長君惡罪何可言若非賢主郤而不納必爲虢民之害矣今出寶石之處名曰寶井有新舊二穴賈人裹糧求之去永昌三千六百餘里地多瘴癘夷酋守之極嚴稍大而色明者即不令出故價極貴而佳者絕少然皆聽其自相貿易未有禁之者也說本騰越州志似即寶石無疑又考楊升庵丹鉛總錄云瑟瑟珍寶名其色碧以證琵琶行楓葉荻花秋瑟瑟句今寶石碧色者絕少未知其何所據也

琥珀二則

南蠻記寍州有折腰峯岸崩則蜂出土人燒冶以爲琥珀常見琥珀中有物如蜂形元中記言楓脂入地爲琥珀列仙傳云松柏脂入地千年化爲茯苓茯苓化爲琥珀韋應物詩云會得老茯苓原是寒松液蚊蚋落其中千年猶可覩今泰山出茯苓而無琥珀益州永昌出琥珀而無茯苓然此物實自外國來或言龍血入地爲琥珀或言虎死時目光淪

入地之所爲故又名虎魄廣志哀牢縣有虎魄生地中其上及旁不生草深者八九尺大者如斛削去外皮中成虎魄初如桃膠凝結成也今蠻莫對江猛拱地産此夷民皆鑿山而得與開礦無異夷人守之不易得也琥珀以火珀血珀爲上柳青次金珀最下珀根有黑有白有雀腦有老鴉翎爲朝珠有價值百金一盤者

琥珀産緬甸諸西夷地以火珀及杏紅爲上血珀金珀次之蠟珀最下又其下者供藥餌而已宋劉裕南征時益州獻琥珀枕裕喜其能治金創碎以分將士今重三五兩以上者即不可多得矣明萬歷中詔下藩司取二百斤一時騷然惟永騰庫二十餘斤悉以上供搜栝頻年竟不能充其數而止

鐘四則

省城麗譙之鐘其聲洪遠相傳初鑄時有異人爲冶旣成辭去戒曰俟

我行百里乃叩當聞百里甫行二十里遂叩令聲止此耳又一日叩鐘無聲有羽士曰鐘神入於滇池未幾池上人來言每夜鐘鳴池中乃命羽士以符籙攝之鳴如故今其下篋銅爲神極以鐵索繫之蓋當時所厭勝也

安寍州南門外靜境寺有二鐘堂川水泛一鐘躍入水內飄流直至四川馬湖府人有客於彼者呼之鐘應從波浪中出其聲大如雷響

臨安城建自明洪武十六年城東南維起高樓俯視瀘江懸鐘其上徐伯陽云金爲水母母鳴子戀故少水患鐘製高八尺聲洪遠特置司鐘按鳴以時城中人物大盛及鐘之製廢而瀘江之水溢矣

永昌法明寺古刹也有一鐘甚巨有奇音昔鎮守永昌之內臣某者聞而悅之欲以進上遣民夫數百人舁之入京抵瀾滄江爲龍吸去

銅鼓

驃國進樂有銅鼓唐咸通末龔州刺史張直方因葺城池掘得一銅鼓
捦於延慶寺以代木魚僖宗朝林靄守預州鄉野牧童聞田中蛤鳴欲
進捕之一蛤躍入穴中掘而取之得一銅鼓其上隱起多鑄蛙黽之狀
豈鳴蛤乃銅鼓之精耶

蘆笙

宋乾德中牂牁入貢詔見詢問地里風俗令作本國歌舞一人吹瓢笙
名曰水曲卽蘆笙也按滇黔夷歌俱以一人捧蘆笙吹於前而男婦拍
手頓足倚笙而和之蓋古聯袂踏歌之遺也其笙頗大於常笙以匏爲
壺蘆爲管竹葉爲簧管五而其聲宮音爲多苗人跳月求偶皆吹蘆笙
也俗呼趺脚笙按稗史有蘆笙吟五解卽詠此也其詞云蘆笙吟蘆笙
吟可憐一寸匏能据四海音蘆笙吟蘆笙吟可憐一節蘆能通四海心
昔我聞蘆笙乃在盤江河河邊跳月歌令人元鬢皤今我聞蘆笙乃在

閒南橋短歌和長謠從夕至侵朝悲亦不在聲歡亦不在聲昔聲與今聲不是兩蘆笙　又有所謂民家曲者以民家語爲之聲調不一音韻悠然動人亦有演作戲劇者或雜以漢語謂之漢僰楚江秋

一貝蠡

大者可容數升南蠻吹以節樂今之梵樂用吹和銅鈸釋氏所謂法螺赤土國吹螺以迎隋使者是也梁武之樂有童子伎倚歌梵貝

金牛碁局

觀音山村民楊姓者業陶瓦每見窑側有碧雞白象掘之丈許得二釜相合中有金牛二碁一局置牛於倉上明晨視之隱隱有犁形其穀畫取之夜復溢碁局精光射目夜著亦明家遂巨富後爲大盜劫去

永碁

永昌之碁甲於天下其製法以瑪瑙石合紫瑛石研爲粉加以鉛硝投

以藥料合而煅之用長鐵鍬蘸其汁滴以成碁有牙色深黑者最堅大碧綠色者稍脆又有蠟色雜色及黑白皆有花者其下也

料絲

永昌料絲由鎭守雲南太監有之珍奇殊甚永昌試效之顧精於彼又能長大於彼二三倍太監錢能秘不使燒以此燈進朝廷後能去方燒造價亦甚貴及造燈之人故其子傳出而江西客商販於京師天下極多價減半及官取之價益賤而不精李文正公東陽以爲繚絲誤矣燒用紫石英饒磁鐇石各藥料不一抽其絲烈火中瑩然光明織成然後畫之故曰料絲比各處之燈爲最宦滇者罔不取之說見南園漫錄按陔餘叢攷云料絲燈見李西涯詩而詩用繚絲字郎瑛謂誤也料絲出於滇南以金齒衛爲勝用瑪瑙紫石英諸藥搗爲屑煮腐如粉必市天花菜黏之方凝然後取以爲絲極晶瑩可愛蓋以煮料成絲故名料絲

耳王文恪海月巷觀燈詩有新樣驚看出洱河天機文斷水徽波等句葢亦詠料絲者則此物前明時僅出於滇也韻石齋筆談亦謂料絲燈始於雲南有丹陽人潘鳳者隨楊文襄公至滇得其法歸而煉石成絲於是丹陽之料絲燈達於海內而鳳實造燈鼻祖云則內地之有此燈實始於鳳然元人馬祖常有琉璃簾詩云萬縷橫陳銀色界一塵不入水晶宮琉璃安可作簾且詩云萬縷必非方塊琉璃葢即是今之料絲耳然則料絲在元時已有之今之爲料絲者不必用瑪瑙等石但以糯米和藥煮耳其色亦復不減查初白料絲燈詩還與石湖添記事詩家新賦料絲鐙自註范石湖上元詩中所載燈名甚多獨不及此品則初白未知南宋以前本尙未有此物也據此可爲料絲不始於明之證

柴字

雍正四年南山居民破柴柴分內隱約有天下太平四字遠近聚觀咸

以爲奇

木煤

木煤出昆明山中亦自本朝康熙年始盛近曲靖亦間有之土人掘地數丈得而取以絞車上起散賣供爨其狀類梁柱門扇榱棟闌楹枋櫄等件鰛手皆是或如大樹根柯枝幹皆條理有文燒之火焰異於他煤間有於煤中得銅鐵佛像及砧臼諸器悉柔腐易化又曾親見桊刀了鳥俱在煤塊之上破之方出然則爲舊時房屋淪陷入地無疑者矣刼燼灰飛從何究詰

海糞

騰越州東南雷起潛之田土壤皆黑土人謂之海糞如煤而實土取以代薪其地掘卽墳起數百年來歲取之不加深甚奇其卽木煤乎

梅三則

唐梅在喜州靈會寺右相傳植自唐時者其花千層玉紅色鐵幹橫撐自是千年物也過者拱之不敢褻視

明陳綸養子翀閩人也與綸之親子繐交相友愛並試弟子員學使者察其爲閩籍黜之翀不得已歸閩登嘉靖辛卯省試繐亦歷官中原遇於逆旅悲喜交集繐宅有金梅甚茂後忽枯一枝心異之未幾翀訃至逾年復枯一枝繐大異之俄而卒人奇其事作金梅傳

魯梅者騰越州魯家之梅也在城中西偏其梅甚古傳爲千餘年物也李制軍侍堯嘗圖其形上之內府又有金松者金氏庭中松也在南門外其松盤折空際正覆庭心古幹虬枝亦數百年物好事者以配魯梅

茶花

通海縣三元宮舊有茶花一本奇豔異於常樹月夜姿尤妍妙花落時瓣皆仰而不俯明宏治間貢入御苑不花後仍發回本觀始花滇南茶

花甲於天下明侍郎張志淳作永昌二芳記內載茶花有三十六種杜鵑花有二十種皆永昌所產者

玉薇花

阿迷冰泉山舊有玉薇花一本似紫薇而色純白相傳華則州必有登甲科者如甲戌王廷表戊戌楊應登壬戌李柱明甲戌萬民表皆驗後爲野火所燒迨雍正丙午重一發蘂丁未張坦登第亦異徵也

山梔榴

山梔榴卽杜鵑花也雲南種類極繁以重臺者爲勝而蒙化更盛其黃花而有赤點者曰羊躑躅俗呼鬧羊花者滇人亦呼山丹一名爲映山紅今總謂之杜鵑花惟唐人詩俱曰山梔榴云

馬纓花

馬纓花卽唐詩所稱之山枇杷也以其葉頗相似馬纓故名山中俱有

高者不過丈餘好生石罅中材不當用亦不嫩澤紋理糾戾焚之無焰

花叢生有筒每筒長二寸許一攢圍三五寸宛如繁纓此滇之所以稱馬纓花耶四月開色有深紅淺紅紫白四色亦山花之穠麗者也

娑羅花

在會城土主廟其本類大理和山花佛日盛開其色白微帶黃異香芬馥非同凡花臭味中出一蘂如稗穗垂出瓣中每朶十二瓣遇閏輒多一瓣相傳高僧以二念珠入土一珠出樹不知大理所傳仙人遺種者又出何典故且不獨和山有之也今廟中樹亦已不存

和山花

南中集有和山花歌序曰樹高六七丈其質非桂其花白每朶十二瓣應十二月遇閏輒多一瓣俗以爲仙人遺種在大理府上關和山之麓土人以其地名之今樹已爲火焚

優鉢曇花

一名優曇鉢羅花在安寧州曹溪寺左側種來西竺或云西域僧念佛珠所種者葉似娑羅而有九絲花如菡萏而分九瓣香如水沉而帶蜜氣其色黃白如玉其心紫色如毬惟花無果多於佛誕日放明新都楊愼戍滇時見之詫爲天宮分種非人閒物有寶華閣記

按娑羅花和山花優曇花許鶴沙太史以爲一花特因其地而異其名耳詳其所著優曇花記中特優曇花志稱九瓣與志稱娑羅花十二瓣者有異其所考猶未盡實也故備錄如左以質格物者　今土主廟大理二樹無存曹溪之樹亦已就衰而省中此花甚多滇人亦不以爲異花色花香俱無足貴僅供膽瓶折枝案頭清玩而已

素馨花

段素興宋慶曆中嗣位性好狎遊廣營宮室於春登隄上多種黃花名

遶道金稜雲津橋上種白花名紫城銀棱每春月必挾妓載酒自玉案三泉溯爲九曲流觴男女列坐門草簪花以花盤髻上爲飾銀花中有素馨者以素與最愛故名又有花遇歌則開有草遇舞則動素與令歌者傍花舞者傍草後卒以荒逸失國

無名樹

生安寧州溫泉古石崖上葉如黃李花如秋桂枝如鳳竹軟而綴根如龍松蟠而曲綠幹青莖春華秋馥四時蒼翠霜雪不凋楊升庵先生稱爲瑤草文襄公意爲萬年青然皆以疑相傳究不能知其何名也

龍爪樹

樹在彌渡花魚硐口有數株干霄直上皮赤如龍鱗每葉去青皮梗如龍爪

蔓胡桃

酉陽雜俎云蔓胡桃出南詔大如扁螺兩槅味如胡桃或言即蠻中藤子也又油點草葉似莕蓮每葉上有黑點相對

攀枝花

攀枝花樹大可合抱花紅似山茶而蕊黃片極厚結實纍然剖其中有棉可作布阿迷蒙自及土司皆有之按攀枝即木棉花也其棉輕而不暖

金剛纂

金剛纂狀如刺桐最毒土人種以作籬人不敢觸滇記云碧幹而蝟芒孔雀食之其漿殺人今建水石屏處處有之

波羅蜜樹

如荔枝樹稍大皮厚葉圓有黃紋小枝附樹身上花出大如斗一枝含數實皮亦似荔枝有刺類佛手螺髻之狀其肉如蜂房近子處可食味

與熟瓜無異而香過之子如肥皂核大亦可燜食味絶似豆其實春生秋熟交趾人甚珍貴之今臨安所屬各州縣亦有之

樹松

永昌太保山北多樹而高南無樹而低天順初武功伯徐有貞安置於此謂守臣曰若南樹以松與北平當有官於朝者守臣如其言至成化宏治間士果有官於朝者松耶柏耶其官於朝者適耶徐武功胡不早為之計而死夫雲南之謫也然則津津乎風水之說者亦惑矣

古柏

黑井萬春寺有古柏一樹寺僧悟愷呼匠將薪之匠甫揮斤若有擊者俄而瘡匝其體醫曰蛇盤瘡也藥之弗瘥竟死既而僧瘡作與匠同未幾亦死自後無敢犯者

緬樹

黑井諸天寺前有巨木秋冬不凋常以立夏前三四日葉脊才兩三日盡隕犇矣立夏後三日綻苞如繭皆新葉也又三日綠雲壓樹頓還舊觀矣七日來復其斯之謂歟土人不識其名呼之曰絗樹

蒙肚花

蒙肚花出景東山生樹皮上如蘚土人採以用蠱欲土人醉死則醉往採欲人淫死則淫往採欲人狂爭死則狂爭往採其毒發一如其狀明嘉靖丙寅千戶陳祺奉命往景東賜知府陶金金帛祺善書金厚款之請書匾額及醉墨瀋漉其錦裀金悉以蒙肚花毒之歸發狂死後雷擊其樹今無

雌雄樹

雌雄樹在元謀縣之月臼村前即檍樹也俗名萬年青雙株婆娑高皆十餘丈陽年則雄抱雌枝其葉紅陰年則雌抱雄枝其葉青每遇大風

則枝葉互結力拂不折狂颷作俗呼祟風迋道過之不敢冲擊

無根樹

樹在元謀縣之苴寍村二樹並立牧童焚斷其根卽附旁樹而生其茂益盛乃知寄胎長生物理且然張三丰根樹之歌非無據也

野桑

唐咸亨三年永昌蠻叛姚州總管梁積壽討平之是時永昌之西有野桑生石上其材上屈西向而下直南詔取以爲弓不筋漆而利名曰螟弓

火把花

火把花一名酒吊藤騰越州諸山皆有之葉如杏大生服之無不立死者乾之亦可毒人滇中以六月二十五日爲火把節則采此草束而燎之蓋欲絕其種類而蕃滋彌甚村氓自盡圖賴往往見於訟牘

翻根樹

開化城西交邊分界去新現三百餘里有一柏樹修廣四十餘丈大可百餘圍不伐自倒其根上翻側面可容四五十人行者多憩息其下

鵲不停

滇南有樹名鵲不停者枳棘槎枒羣鳥皆避去不敢下惟鴞之交也則棲止而萃其上精溢於樹乃生瘤土人斲瘤成丸如鳥卵近人肌膚輒自跳躍就私處益習習然人或骨節間作酸楚失舒展按其丸於骱穴彈動少時卽蘇快而愈然極難得故緬人以銅爲之內藏小輪循環不已以氣溫體暖相感而動其功用悉如樹瘤名曰緬鈴然亦從西洋海舶來非緬製也

紅藤

紅藤尸撒暗撒間有之騰越本以籐州名紅藤取爲杖不甚貴唐白樂

天有紅藤杖詩

樹葉

孟吉去猛密止百里通寶井金廠之後其地產大樹葉如車輪夷人取以覆屋

草蒲團

開化梅子箐山下石洞寬三四丈中有鮮樹葉纍成蒲團葉皆向外層集如菊花高尺許好事者撤去之明日復然四時常現不易其處

紅心草

元謀北門外官出上萬塚纍纍上生紅心草遙望如茜血殷然土人呼爲酸漿草惟瘴地有之昔楊文憲愼竄謫時過此傷之所爲作元謀縣歌也其詞曰遙見元謀縣塚墓何纍纍借問何人墓官屍與吏骸山川多瘴癘仕宦少生回三月春草青元謀不可行九月草交頭元謀不可

遊嗟爾嘗嘗子何爲欲來此九州幸自寬何爲此遊盤

按景東蒙化山多有瘴西至永昌殆甚瀾滄潞江水皆深綠不時紅煙浮其面日中人不敢渡瘴起於春末止於秋杪夾隄草頭相交結不可解名交頭瘴時則行旅皆絶江岸居民色多黃瘠早死惟婦女不染也

斷腸草

斷腸草永昌騰越處處有之騾馬食之立斃其草實蟲而其形似草故名按此與粵中之斷腸草異粵中蔓生山谷間春生秋殺與常草無異人食之腸斷而死

相思草

相思草一名合歡草又名低頭草見婦女至其草卽低頭取以饋夫夫輒爲婦所制

一把傘

一把傘草產騰越州分水嶺雖枯置之滚水熱酒中輙泛青色亭亭而立眞不可解也　又騰越州竹芭鋪有鍋鏟草以其象形名

異竹

竹譜曰棘竹駢深一叢爲林根如椎輪節若束針亦曰芭竹城固是任篾筍既食鬢髮則侵釋曰大者二尺圍肉甚厚實南中夷人破以爲弓枝節皆有刺種以爲城卒不可根萬震異物志又云種爲籓落阻過層墉或卒崩根出如大十石物縱横相承如繅車一名芭竹見三倉筍味落人鬢髮今廣南騰越夷中皆有刺竹如譜所云夫竹比君子而夷落乃爲荆棘華戎不同貫䵷物有然者矣又曰筋竹爲矛稱利海表𦺇仍其餘刃即其杪生於日南別名爲篻釋曰筋竹長二丈餘圍數寸至堅南土以爲矛其筍未成竹時堪以爲弩弦見徐忠南中奏劉淵林云夷

人以史竹葉爲矛卽是筋竹豈非一物而二名者滇中有筋竹葉差小於宅竹堅而且直戍卒取以承槍甚美利也又曰篔與簩俯厥體俱洪圍或累尺篔實俯空南越之居梁柱是供釋曰交州廣志云由俯竹亦有生於永昌郡爲物叢生又曰竹之堪杖莫尙於笻磥砢不凡狀若人工豈不蜀壤亦產於邛一曰扶老名實縣同釋曰笻竹高節實中狀若人刻廣志云出南廣邛都縣張騫傳云於大夏見之出身毒國如感邛杖終開越嶲越嶲卽古身毒也張孟陽云邛竹出典古槃江縣山海經謂之扶竹生尋伏山去洞庭西一千一百二十里黃圖云華園有扶老三株如此則非一處賦之者不得專爲蜀地之生也

竹舟

華陽國志云南方有布茀竹長百丈圍三丈餘可爲大舟筍味甚美

滇南雜志卷十四

上海曹樹翹春林編

軼事八

樹頭酒

南史云南海頓遜國有酒樹似安石榴採其花汁佇甕中數日成酒甘美舊志云樹頭酒樹類椶高五六丈結實大如李土人以麴納罐中以索懸罐於實下倒其實取汁流於罐以爲酒名曰樹頭酒或不用麴惟取汁熬爲白餹其葉卽貝寫緬書用之譚用之詩云昔年南去得吳嬪頓遜杯前共好春南州見物志亦載其事今緬甸軍民宣慰司有此

朱提浮酒瓶

朱提浮酒瓶唐太宗宴回紇於秘殿設此其瓶可受百斛酒數千人飲之不能盡今緬中不聞有此

蒟醬

蒟醬之名見於史記注釋亦明矣因宋周益公偶失記而妄對蒟醬之名顧益顯此物爲永昌所產蜀都賦所謂緣木而生其子如桑椹長二三寸是已生時深綠色日乾卽黑雲南檳榔以此及濾淨石灰合而嚼之有香味呼爲蘆子廣西以三賴及蔞葉共食乾硬無味

按蘆子出騰越最多盞達有蘆子山張南園謂卽蒟醬吳志云其說難信然張說不可易也蓋蒟蒻二物蒟苗似天南星其形可惡而根大倍於芋魁有似盆盎者以石灰水浸之治如豆腐煮食俗名鬼廟一名廟頭蓋鬼者魁之譌蒻轉讀爲鳥又譌廟耳蒟者乃藤本緣樹而生子如桑椹熟時正青長二三寸以蜜藏而食之黔滇人以合檳榔食但不知爲醬耳又按蘆子其味辛卽本草之蓽茇也染坊染大紅色必以此與紅花同浸其色方顯

雞㙡

菌屬滇中在在有之惟蒙自爲最以六七月大雷雨後生沙土中或松下或林中鮮者多蟲間有毒或云其下有蟻穴出土一日卽宜採過五日卽腐採後過三日則香味俱減土人鹽而脯之經年可食若熬液爲油以代醬豉其味尤佳濃鮮美豔侵溢喉舌洵爲滇中佳品

檳榔麪

後漢書䣕町縣有檳榔木可爲麪百姓賫之注云檳榔樹六四五圍長五六丈皮有毛似栟櫚而散生其木剛作鍪鋤利如鐵皮中似擣稻叉類麥麪可作餅餌范成大桂海志云檳榔直如杉有節似大竹一幹挺上開花數十穗綠色

檳榔

檳榔樹高十餘丈皮似青銅節如斑竹葉如芭蕉花如金粟實纍纍綴

於房中土人剖其實貫以藤風戾而食之佐以扶留及石灰消宿食祛瘴癘

虪豆

虪豆野生山中人亦有種者其葉如豇豆葉但文理偏斜六七月開花成簇紫色狀如扁豆花一枝結莢十餘長三四寸大如拇指有白茸毛老則黑而露筋宛如乾熊指爪之狀其子大如刀豆子淡紫色有斑點如貍文煮之有黑汁食之令人悶暈食頃方已或云去黑汁同雞猪肉再煮食味乃佳按此爾雅之虎櫐俗以其子有貍文謂之貍豆以其汁黑謂之黎豆黎亦黑也豆莢毛黑獰如熊虎爪故亦謂之虎豆而滇人見其莢老黑鼻起如草鞮然是以呼爲虪豆又郭璞云江東呼櫐爲藤纏蔓林樹莢有毛刺一名豆蘷亦即此物也雲南山中多有之而乘不取想亦以其有小毒之故耳

丹砂

逸周書王會篇曰卜人丹砂西南之蠻丹砂所出卜人蓋今之濮人也又曰湯令伊尹爲四方獻令尹曰臣請正南甌鄧桂國損子產里百濮九菌請令以珠璣瑇瑁象齒文犀翠羽菌鶴短（應作矩）狗爲獻

孔雀

華陽國志云雲南郡出孔雀常以二月來翔月餘而去今瀾滄江潯多孔雀其食金剛纂故羽有毒常浴於江誤食水亦殺人好事者捕之畜於家飼以稻粱年餘乃無毒矣野人得其卵令雞翼之亦能出但毛羽不鮮耳今例貢有孔雀膀騰越於秋後飭各關撫夷購之皆於關外獵取

鸚鵡二則

後漢興平元年蠻夷獻鸚鵡三詔曰往者益州獻鸚鵡三枚夜食蔴子

三升今米價騰貴此鳥無益有損可付安西將軍楊定國令歸故土明定遠王沐晟素軒集載永樂庚子春麗江土知府木初獲黃色鸚鵡一遣其子土來送余見此鳥稟中央之色得山川之秀性情馴良辯慧能言善解人意紺趾丹嘴柘衣素衿雖無文彩而妙質奇姿誠南中異禽也余不敢私貢於朝因繪斯圖以記之又土知府木增嘗得白鸚鵡養之甚馴題有性鍾靈巧人爲語體厭繁華雪作裳之句見雲薖集

燕

李三樂解任歸里一日几坐見梁燕墮雛爲猫所捕李心惻然及就寢見燕猫在衾枕間燕若依猫猫如字燕呼子惟恒曰有是哉董生行於茲再見也

金雞

開化府西北與阿迷接壤處有山奇峭崢嶸面開一穴光圓如鏡土人

耕其下者夜聞雞聲清亮後有客架棚守候經十餘宿而去雞聲遂不復聞　自金雞崖北向二里許石高三尺餘廣如之屹立道左若小屏然一夕忽被人鑿其當中一孔內空一窟圓深滑潤不知取去何物適有西洋人嘗隱至滇丈量蠻道過其地留連久之日不圖此間有奇物產金雞天馬然皆爲人取去始知石穴中之爲天馬前此所聞者固金雞也

背明鳥

三國吳黃龍元年越巂之南獻背明鳥於吳形如鶴止不向南巢常向北多肉少毛聲音百變聞鐘磬笙竽之聲則奮翅搖頭時以爲祥吳人諺呼爲背亡人以爲不及百年當有喪亂之事後鳥不知所在

嗽金鳥

魏明帝時昆明國貢嗽金鳥出燃洲形如雀而色黃羽毛柔密常吐金

屑如粟此鳥畏寒乃處以辟寒臺宮中爭以鳥吐之金飾釵珮故宮人相嘲曰不服辟寒金那得聖人心

金縷鳥

哀牢人細奴邏耕於巍山數有祥異社會之日白國主張樂進求率部衆祭孔明鐵柱柱項故有一金縷鳥忽飛下集於細奴邏左肩相戒勿動八日乃去衆驚異以爲天意所屬進求乃以女妻之因讓國焉自稱奇王是爲南詔

貞鳥

康熙九年有二大鳥巢於祿勸州之補者山前大樹上後雄者爲獵人所傷雌鳥飛鳴尋覓其聲至哀次年春有一鳥來自山後始棲於枝漸近於巢往來飛舞狀若私之是鳥拒不與伍鳥乃飛去明日前鳥復率數鳥來雌鳥拒之如前土人見者遂共傳以爲貞鳥云

松雀

石屏州南箐多松有鳥名松雀喜食松子隨風飛墜即生松樹不假人

烏異

前明有蠻哈守備李天常將之任道經橄欖坡有鳥輙夜鳴甚哀天常詢之土人云自思正死後即有此鳥已三年矣天常祝之曰若果思正即爲爾復地復仇後遂寂不鳴

角端

宋寗宗嘉定十七年元太祖帖木眞征東印度至鐵橋石門關前軍報有獸一角其形如鹿而馬尾色綠作人言曰汝主宜蚤還左右皆懾獨耶律楚材曰此名角端蓋旄星之精能爲四方言語好生惡殺聖人在位則斯獸奉書而至且能日馳萬八千里靈異如鬼神不可犯也太祖

即回駁石門關在今麗江府東印度蓋指南詔也

象四則

異物志云象之爲獸形體特詭身倍數牛目不踰豨鼻爲口役望頭若尾馴良承教聽言則跪素牙玉潔載籍所美服重致遠行如邱徙唐咸亨二年田澄國遣使上表言訶伽國有白象首垂四牙身運五足象之所在其土必豐以水洗牙飲之愈疾請發兵邀取象贈隨四時在四腿春在前腿左夏在前腿右如龜無定體也鼻下有爪可拾鍼肉有十二般惟鼻是本肉陶眞人言夏月合藥宜置象牙於藥旁南人言象妬惡犬聲獵者裹糧登高樹構熊巢伺之有羣象過則爲犬聲悉舉鼻吼叫循守不復去或經五六月困倒其下因捕獲之耳後有穴薄如鼓皮一刺而斃胸下有小骨灰之酒服令人浮水出沒多食其肉令人體重古訓言象孕五歲始生相傳鄧子龍破緬象陣以象聞酒香則止不行因

埋酒於要隘伏用壯士持長刀刺其耳後薄穴象即驚走

明劉恂有親表曾奉使雲南緬中豪族各家養象負重致遠如中土之畜牛馬也蠻王宴漢使於百花樓前入舞象曲動樂作優倡引入象以金羈絡首錦繡纏身隨拍騰踏

明天啓乙丑水西安邦彥藺州奢崇明糾合烏蒙舉兵犯滇直搗馬龍州銳莫可當入鮮門志滇省戒嚴調陶土司兵會剿陶有一象深伏小塹鼻吸泥水數斛乘賊不意突出吼躍鼻噴泥水作雲霧狀直挫賊鋒人馬辟易復卷一悍賊擲空墜地蹴踏如泥賊咸披靡有裨將乘機逐北遂獲全勝及暮收兵象尙勃勃具餘勇鼻中毒矢一次日創劇遍體出血三升餘遂斃滇之人德之卜葬於城北題其碑曰義勇全城忠烈祠之塚後巡撫王伉復建坊於塚前題曰忠勇異象之坊郡人杜其漸有義象傳文不雅馴不載

普洱入思茅古道甚險康熙二十年車里有神象出普夷人跡之自普而返象從一高嶺奔行人步追之遂成通道卽今之班鳩坡也今普藤河畔有象足跡大如斗

虎三則

昔有一白虎浮滇池來噬人無數居民苦之摩迦羅大黑天神忽顯形縛之蹲於座側今虎骨一具尚在昆陽州土主廟中

開化城北九十餘里有山土石相半下寬平多美芻羣爭牧馬忽有人見山下一物白質黑文行動頗馴遇牛馬不搏噬衆奔避以爲虎也越三日復遇擬共迹之已不復見有識者曰白質黑文似虎而馴不踐生蟲不傷畜類考之圖記是爲騶虞

元初麗江之白沙里有夷人木都牟地者性剛勇偶抱憤事臥於磐石上須臾變爲虎咆哮躍去至今跡存石上

兩頭鹿

博物志云雲南郡出茶首其音爲蔡茂兩頭鹿也以四月取其胎可治蛇毒永昌有之又魏宏南中志曰雲南郡有點蒼山上有神鹿一身兩頭專食毒草又名食毒鹿又按鄺露赤雅云茶首出麗麋州似鹿而兩頭食香草其行如飛鳴曰蔡茂蔡茂茶首二字音蔡茂也亦有五六頭者是名元仙敬之終吉射之悔亡據此似雲南廣西俱有此物今不惟廣西不聞有此神物卽雲南永昌亦絕無人知之者豈如威鳳祥麟間世一出耶不可知已

越賧犀

犀生越賧以陷穽取之每殺震雷暴雨梁祚魏國統云西南有犀二角夜行如炬照數百步或時脫角則藏於深滅處不令人見王者貴其異以爲簪能消除凶逆

猿二則

石屏柞嘉山內有一青猿每出見本州士卽發解李中和吳國謨皆爲先兆

順治六年蔣逆之叛順寧人多避亂走山谷而順寧城北有瓦罐窯居民李某者將挈家遠引纔行數里自謂渴甚因持一盂將覓取竹下泉飲之經久不返衆疑其遇兵或爲虎豹傷徧尋無可蹤跡數日後其子同人還過故地遠遠見樹下有猿披衣操盂佇立延望舉止酷肖李狀其子大驚迫視之則衣盂誠故物也彼亦不懼復若以意示人或問汝爲某父耶猿亦頷首四顧特不能言耳羣將引使俱來乃長嘯數聲超絕而去明年其子同里人卽其地建白猿寺今守寺者爲猿之孫每與人言之不諱

猩猩

永昌郡有猩猩能言其血可染朱罽色鮮不黯或曰若欲刺其血必問之爾與我幾許猩猩曰二升果足其數若加之鞭箠而問之則隨所加而得可以至一斗其說出於華陽國志通志亦同今永昌郡絕無此物彼中人皆蓋出於三宣徼外古貢道自永昌遂以爲永昌產耳

捕猴

元江夷俗以猴爲盛饌歲時待親賓無此則爲不敬而其捕猴有法不用機弋羅網每春夏時治地栽番瓜如常採擷食用但留一極大者襯墊熨貼盡去其餘之花實枝蔓至秋深則瓜大而堅籐老如索每夜伺之必有猴來盜取其大猴輒自取籐纏束於肩背腰膂間挽之而前群小在後推行餘籐牽牽繚繞不得遽斷人乃起而聲喊羣猴駭散其籐牽蔓挂者俱不得去遂薶之與瓜同歸腊之以爲讌飲旨蓄之需夷地村村如是而猴利令智昏不能懲也

馬四則

周宣王時西竺阿育王子福邦宏德至德王有神驥乃以轡私授至德縱驥東馳曰獲者主之三子各帥衆追至滇池上長子意馬飲滇池伺而邀之不獲仲子意爲必至何中伺而邀之亦不獲至德追至東山之松林中以轡邀之馬見轡而就遂獲焉王思滇遠恐不得歸乃遣舅氏神明統兵以援將歸爲哀牢夷阻道不返旣歿福邦爲碧雞山神宏德爲巖頭山神至德爲金馬山神今安寧州有龍馬跳澗山并草溪井龍馬河卽其所經之地石上蹄迹深尺許

通志越賧之西多薦草產善馬世稱越賧駿如羔歲中紐莎縻之飲以米瀋七年可御日馳數百里中盧縣城南有石穴出馬謂之馬穴漢時有數百匹馬出其中馬形小三國時陸遜攻襄陽得馬數十匹送建業蜀使至有家在滇池者識其馬毛色云其父所乘馬對之流涕

唐明皇將封泰山南詔進白驘甚偉潔上親乘之柔習安便不知登降之倦禮畢復乘之而下至山坳間休息未久有司言白驘無疾而殪上歎異之號曰白驘將軍命有司具櫝壘石爲墓在封禪壇

開化府屬新現界內有寨名木落烏者每風雨暴作即聞馬嘶聲相傳昔有土司龍馬蕁覔不見逸藏此山故寨名木落烏木落烏者夷語謂失馬處也

越嶲牛

越嶲國有牛割取其肉牛不死經月如故

白野豕

明開化土司龍徹遊馬本見一白野豕追至南丹隱迹不見取礦試之有銀遂開南丹廠

義犬

呈貢縣村民畜一犬甚馴其妻採薪幼女隨之不及俄大雪薄暮負薪歸女與犬俱不見明晨邀村人尋之見女臥大樹下犬偎依其旁得不死此雍正十一年十一月事

鼠二則

鱗鼠出順寧州屬之雲州身有鱗甲千百爲羣殘食田苗數年一出

武定州有白花山山以鼠得名相傳山有鼠白而大望之若牛土人視之則鼠也身有白花故名白花鼠夜出行山間昧爽時歸穴至山頂雞鳴化爲石土人祈年禳病四時祭之

異獸

騰越州地名緬箐者昔有二獸出大如橐駝毛色碧綠獅首象蹄牛尾有齒無牙頂帶肉角見人則伏地而鳴土人誤殺其一暴露數日亦不腐臭父老云此獸見則有兵

龍八則

滇南多龍潭入夷地更甚佛家有孔雀與龍問答經雖借託言之然出孔雀之地必多龍潭亦一證也龍行雨朱子說最好不是龍口吐出只是龍行時便有雨隨之也唐劉禹錫嘗言有人在一高山上見山下雷神龍鬼之類行雨此等之類無限實要見得破龍亦有應龍夷龍之別

梁四公記武帝時震澤洞庭山南有洞穴有甌越羅子春兄弟上書願入取寶武帝命誌公問云汝家制龍石在否誌公曰在取至誌公曰此石能制徵風召雨戎虜之龍不能制海王珠藏之龍昔桐柏眞人教楊羲許謐茅容乘龍各贈制龍石一片今應在帝命求之於茅山華隱君陶宏景得石兩片誌公云是矣據此則徵風召雨之龍不同於海王之龍其理固有之者矣

省城沙浪里有龍湫相傳龍昔出遊變形爲人委其鱗甲於石閒有賈

人愬石上見甲胄一具如龍鱗乃服之忽腥風起湫中水族迎之而入有頃龍至覓其甲不得走入水中水族不能辨梢卒拒之賈遂爲龍據其湫鄉人識之呼爲賀郎龍

師摩矣南詔酋龍之母母贈酋龍出征至羅浮白城建一寺南壁畫一龍是夜龍動幾損寺後畫桎鎖之方定

明嘉靖二十六年夏不雨趙州知州潘嗣晃憂甚或曰湯顯村董秘密㑹潭中有龍能興雲雨公深誠往取之將至龍見於道左形圖類工魚長不滿尺吻左右有金線二道直至尾尾似鱖而末兩分腹下四足有爪如龍惟三鱗碧色光澤不畏人視之入瓶中行近州大雨如注三日乃止放之野雷雨而去

明成化甲辰楚雄太守邵敏自南都來路過洞庭舟中夢一方巾藍袍人來謁曰紫溪龍王也及抵郡祀其像儼如夢中所遇飾廟虔祀之

崇禎二年三月澂江府東城張姓鋤地金蓮山下獲一鐵匣長四寸許封鎖堅固張驚異鑿匣視之內一物狀類蛟龍綿軟未腐以寸草挑之即瞥然騰空而去至東谷溪與龍鬬大雷雨摧倒山半壁壅注溪口積成大溪閱二年六月夜風號雨怒雷電大作第聞澎湃之聲摧牆倒屋衝沒人民什物漂流殆盡往視倒注溪口之山則已分裂無存矣

康熙二十一年南甯城西碌碑村有一農人耕地於山中忽見一人從龍潭出其始如夷人漸變似羊形至山頂陰雲四合遂化爲龍鱗甲爪牙毫髮皆見乘雲而去其人亦死

浣紗巖在鎮雄州城外相傳有何氏女浣紗於此龍攝之去父母跡之不見疑其漂沒至母誕日女忽歸語母曰詰朝婿來稱觀其貌甚陋見者勿哂翌日一麋入門女曰婿也婢哂之即陷入地地遂成井澂澈無底何氏謂之龍井次日女邀父飲婿室則巍然龍宮也宴畢山竹筒貯

飯以贈上覆豕肉一臠父受之抵家發視上廼木桸中盛河沙遂棄沙而置木桸於樹下旋見木桸內脂滴日以器接之可二三杯許取竹筲盛米蒸飯成鮮竹色後女復遣人謂父曰某日可至新分伺接寶器首次可值萬緡二次值千緡三次值百緡勿借人來其父忘囑挈一童往至則洞中聲如笛吼竟懼而號吼遂止既而吼又發童子怖甚大號吼亦止既久待無所得乃憶女言使童遠避俄聞吼出洞門得一銅器如鼓擊之聲聞百里與木桸竹筒並藏於家世傳寶之至流寇入川時懼掠埋置土中後發瘞不必得今其井猶存

蛇三則

滇池黃津江有大蛇名曰青葱好食人又有大蛇伺麂過盤繞而吞之吞畢復繞樹其角骨鑽皮而出蛇瘡甚殆死瘥更吞之

昔鎮雄夷人黑闊歐禹潭邊見一五色小蛇文彩絢爛被大蛇迫逐將

及吞噬黑闊力逐大蛇救之須臾一童子至前邀飲偕行至一處樓閣巍峨煥然宮闕既進一老人被服類王者謝曰吾兒非汝相救幾爲山魈所噉設宴欵之餚饌悉非人間物宴畢其子附耳語曰德君活我脫我父以珍寶相贈切勿受當求藥服之勝珍寶萬萬也黑闊如其言老人遂與藥一丸既出服之飲水卽能變化

明萬歷初歸安沈公儆炌巡撫雲南初至文武來謁有黎將安某貌甚獰怪厥首僅存皮骨絕無頷準輔頤惟目光爍爍騰注沈大驚獨留問其故自言邊僻山深之地有蟒蛇千歲以上者高數丈亘四五里或七八里恆宵遊遇豺虎諸獸則吸而吞之其於人也亦然昔某曾夜歸覺爲風攝去蹶趨而入如坐丹爐中萬火齊發腥穢且逼人某疑入蟒蛇腹矣亟抽佩刀剖之約厚尺許任其撼天搶地奔躍數十里外經時纔出而此蛇已死某通體殷紅頰上皮肉俱盡倦極而寢醒始覺疼閱半

載餘方愈此蛇約長五里山中人競取其脂燃燈今其骨尚存鱗大如箕惜某具體而殘爲生平之恨耳言下慨然沈公曰昔狄武襄破崑崙著銅面以威敵今子狀貌奇特凜然修羅能令山猱膽裂樹功當不遠也後蠻獠聞安將軍之名莫不驚怖逃匿果屢著奇績擢總兵官

魚六則

明隆慶六年七月十三日舊歸化縣白馬勒村有牧童見田中水忽湧起高丈餘雷聲大震驚告其主亟往視之田悉成潭有金鯉躍見其中今饒灌溉之利

昔有人善吹笛牧羊於桃樹江畔忽見龍女出迎牧羊者驅羊隨入其羊皆化爲魚因號爲羊龍潭

白髮魚見滇池中戴髮無鱗狀肖婦人白而肥

明天啓甲子年三月祿勸州民施魁家以屠豕爲業忽空中墜一鯉魚

遊於盆中魁儡縱於河越三日大風復墜一魚於州民楊名家跳躍不已狀如鯉而尾團以瓦覆之逾時不驚名亦縱之河中後昆明有鄉民十餘輩入山中見大魚在林臯內各以梃擊之分食其肉歸家數日悉死

明隆慶時隴川有白夷夫婦入山伐竹剖其中有水水中有生魚六七頭持歸烹食夫婦皆化爲虎殘害人畜不可計百方阱捕竟不能得

大理出魚細鱗而纖長長不盈尺多腹腴而味美名曰工魚雲南志載之謂土人不識江字因誤爲工其說非矣舊古韻江有工音如陶淵明停雲詩時雨濛濛平陸成江李翱別灊山神文我亦何功路沿大江大理自昔曉文義故用古韻豈昧一江字乎茲非土人不識字乃修志者不識字耳當時閣老陳公文爲雲南布政使實總裁之顧亦不察何耶

神螺

神螺在浙江村[illegible]河內穴廣丈餘莫測其深盛夏斷流此穴不涸秋漲沙壅終不能塗內有二青螺長尺餘時浮水面見之輒吉人不敢犯康熙中牧童羅某見而取石擲之冰雹大作水深數尺奔之僅免此後亦無復見之者

蠶二則

吳都賦云鄉貢八蠶之綿注云有蠶一歲八育雲南志云風土多暖至有八蠶言八蠶養至第八次不中爲絲止可作綿故云八蠶之綿李商隱燒香曲云八蠶蠒綿小分炷獸焰微紅隔雲母又唐書云自曲州靖州至滇池人水耕食蠶以柘蠶生越二旬而蠒織綿纖精緻太和祈鮮而西人不蠶剖波羅樹實狀如絮紐縷而幅之今滇人不知蠶桑尺帛寸纊仰給於江南所織綿布亦不足供惟賈人是需而所謂波羅實者亦不知其種類矣

嘉靖二十七年昆陽訓導任鉞家有蠶生子布成不仁水火拜告天地八字次夜又布成一州之大可不愼之八字字樣淸明是年滇池水溢蕩析州民

鳴穌波

滇人春時栽插祭田公田毋與天下同而成熟收割時則祭鳴穌波至稻穇合尖時亦祭方刈穫饎餉則每食必祭之謂不如是則鳴穌波不喜也或有一青色尖頭之蟲登場則必舉手加額曰鳴穌波來矣乃奉之於佛堂中任其去留毋敢怠慢此蟲亦螽類執其股則其身俯仰如織布舂黍然昔人名爲舂黍江東呼之織布娘飛躍如矢之捷滇人稱曰鉛彈獨至登場乃尊之爲神此如閩人於秋收時指田中之蚱蜢爲祖宗同一可笑者也按鳴村也把取禾把取草皆謂之穌云部歛之也與樵蘇之蘇同滇蜀稱長老曰波故滇呼老巫曰大覡波其曰鳴穌波

者亦大抵主收割之神耳

穀雀

滇人好食螞蚱每刈穫後人於田中競捕之納於甕中鍋內放少水以無頂鍋蓋扣上微火燒令熱乃將甕口合於盖頂之空處火仍慢燒則甕中螞蚱俱躍入鍋中而死然後取出或儲或鬻充爲佳饌買得時遂拔去其翼與項尾幷腿下截則腸穢隨項圈尾尖而出事淨以清水澆洗過曬乾收貯欲食置鍋焰先用酒潑之焰數過去其酒之餘瀝復用醋潑之如用酒法於是腥氣俱盡乃用油焰黃色下鹽或葱椒起食云嘉美異常品珍之曰穀雀且云能消食去積治小兒痞癖如神而方書不載此殆如北方之食蝗蠶家之食蛹不必笑爲夷俗也按蝙蚱即蚱蜢螽也方頭如蝗但身綠而差小耳改名穀雀亦甚雅

蜜蜂

蓑衣山在開化城西百里許山勢磅礴綿亘三十餘里一石竇外狹內寬崖蜂釀蜜成餅其蠟溜積如山人間有偶至者若有意求之杳不知所在焉

黃蠅

元志烏蒙山峽多小黃蠅生於毒蛇鱗甲中嚙人初無所苦頃之漸癢痛搔卽爲瘡被嚙者切勿搔以冷水沃之擦鹽少許卽不爲瘡後有人至郡城東南六十里名桑科者墾田爲黃蠅所嚙問之土人言此卽深山中蛇糞中所出非蛇鱗甲中所生元志之說誤矣

蝦蟆

習盜州石頭沖在盤龍山右有清泉一泓常盈不涸相傳有金蝦蟆出沒其中見之者必吉其水可明目每立夏日人爭浴之

蟲四則

雲南人家家畜蠱蠱能糞金銀以獲利每晩即放蠱出火光如電東西散流聚衆噪之可令墮地或蛇或蝦蟆類亦不一人家爭藏小兒慮爲所食養蠱者別爲密室命婦人喂之一見男子便敗蓋純陰所聚也食男子者糞金食女子者糞銀

畜蠱法聚蟲豸龜蛇等物纛入一大器皿中頃之強食弱併爲一物即通神能變化易稱皿蟲爲蠱如是畜蠱之家事之甚謹每於夜放蠱平明收之不但飲食器中能爲害即畜蠱之人摩腹撫項皆能作痛血瀉以禮物求其人則可作法解脫或以雞置前祝而撲之雞死而人立蘇所畜物夜放出如流星如赤虹喜咋小兒腦收蠱藏筒中錢帛豐盈莫知其來眞皆孽也

明成化時永嘉王諍巡按雲南會以事奏劾黔國公沐琮琮怨之諍巡滿將去琮置酒餞送離任數舍忽有物動搖喉下諍疑爲中蠱乃以已

意研辰砂和燒酒飲之物即刻下搖腸間又飲又下至三腹腹遂大痛瀉出生血如雛者數千百而愈此以丹砂燒酒用以逐蠱治法甚奇此事載甌江逸志與此適相類

石門沈心涯寧守開化偶晚坐見空中有流光如帚似彗星之狀問之胥役云此名飛蠱乃蛇蠱也畜蠱之家奉此蠱神能致富但蠱家妻女蛇必淫之蛇必於晚間出遊其光如彗遇人少處下食人腦故開化居民時屆黃昏不敢露坐恐遭其毒也記數年前省城北門夏日有兵丁夜坐見有流光六七點連屬而飛如螢兵知是蠱以鳥鎗擊之應手下一蝦蟆然則飛蠱不獨是蛇也炮火純陽能制陰邪之物請即以鳥鎗爲治蠱之方可也

補遺十七則

犢異

順寧府里長俸文家畜一牸甚瘦好鳴二年忽產一犢牛頭牛蹄渾身白毛青腿脊上微有鱗甲角生頂中如芝菌然光耀炫目雞犬狂吽文駭而殺之

永昌夷民家產一犢夜中有光燭欄民以爲怪殺之夬早見身有肉鱗其色青藍邊末淡紅每鱗之內皆有細毛蠅蚊不敢近

三頭人

康熙時吳逆爲亂道路斷絕有湖州客張氏兄弟三人在雲南逃歸從蒙樂山之東步行十晝夜遂迷失道採木葉草根食之晨行曠野忽大風西來如海潮江濤之聲三人懼登高埠望之見一黑牛身大於象蘭單而過草木爲之披靡暮無投宿所望前大樹下若有屋宇者趨之屋甚宏敞中一丈夫走出身長丈餘頸上三頭每作語則三口齊響清亮可辨似中州人音問三人何來俱以實告三頭人曰汝步行迷道得毋

飢乎三人拜謝隨呼其妹爲客煮飯意頗殷勤妹應聲來亦三頭女子也覩張兄弟而笑語其兄曰此三君其長者可長壽其兩弟慮不免於難張兄弟飯畢三頭丈夫折樹枝與之曰以此映日影而行可當指南車也但此去所過廟宇可住宿不可撞其鐘鼓須緊記之三人遂行次日入亂山中有古廟可憩三人坐檐下烏鴉羣飛來啄其頂張怒取石子擊之悞觸廟中鐘鏗然作聲兩夜叉出攫其兩弟擘而食之叉將及張忽聞風濤聲有大黑牛灑然而至與兩夜叉角鬥移時夜叉敗走張乃脫逃行數十日始得歸里

嚴康玠

嚴康玠作雲南祿勸縣縣署東偏有屋三間封鎖甚嚴相傳狐仙所居官到必祭嚴循例致祭其妻某必欲觀之屢伺門側不得見一日見美婦人倚窗梳頭妻素悍妬疑惑其夫率奴婢持棒衝入亂毆美婦化作

白鵝繞地哀鳴康玠取印印其背遂現原形委地墮胎而死胎中兩小狐也嚴取硃筆點其額兩小狐亦死取大小狐投之火中自此署中無狐而嚴氏亦無恙又一年其妻懷孕生雙胞頭上各有一點紅如硃筆所點妻大驚而殞嚴以痛妻故未幾亦病亡小兒終不育

鳳凰山崩

沈永之任雲南驛道時奉制府彰寶之命開鳳凰山八十里通擺夷苗路山徑險峭自漢唐來人迹未到處也每斫一樹有白氣自其根出如匹練升天蝦蟆大如車輪鰕瞪目怒視當之者登時仆地土人醉燒酒以雄黃塞鼻持巨斧斫殺之烹食可療三日飢忽一日有美女豔裝從山洞奔出役夫數千人皆出洞追觀之老成者不動心操作如故俄而山崩不出洞者皆壓死

雲南監生俞壽窗習仙家符籙之學仗一古劍替人驅妖頗著靈應一日其友張某下田收租遇大風雨過其門將借宿焉俞不可張忿然而行必欲探其所以見拒之故仍往其門穴牆窺焉見俞張設酒肴有兩席賓客歡呼男女雜沓張愈怒斧碎其門排闥而入則酒席具存羣賓不見俞驚出頓足曰君悞我君悞我我好學仙難得眞師傳道不得已廣請狐仙指示半年以來所遇男女狐仙甚多有相約爲兄弟者爲夫婦者爲兄妹者不一而足今日衆仙會議將授長生要訣故隆其禮文備饌相延尙未談及元關要旨而被汝撞破洩漏天機致諸仙散去豈非天哉前數日紫文眞人原說今日是破日必被凡人沖破須改日作會而瑤仙三妹以明日將嫁某郎故權擇今日果然不利亦數也我明日行矣將別擇一潔淨之所聚會羣仙不使人知此後俞雲遊於外不知所往

楚雄奇樹

楚雄府𥔲嘉州者卜夷地方有冬青樹根蟠大十里遠望如開數十座木行其中桌椅床榻㕑櫃俱全可住十餘戶惜樹葉不能遮風雨耳其根拔地而出枝枝有脚

黑雲刼

王師征緬甸有昆明縣皂隸葉果死三日復蘇言被鬼卒勾赴冥司有大殿朱門如王者居門外坐官吏甚多皆手一簿判記甚忙判畢則黑氣一團覆於簿上有椎腰壓額自稱勞苦者葉暘壽未盡以不在應死之數故仍放還路問私問鬼卒彼鬼吏所執何簿曰人簿三獸簿五問何爲有簿曰從古人間征戰之事皆天上刼數先定無可挽回一切應死者皆先寫入黑雲刼簿中雖一騾一馬皆無錯誤終究獸多人少故其簿有人三獸五之說問應此刼者省城中可有某官乎曰第一名即

係家總督也時督滇南者爲劉公藻後自刎

白龍潭

彌勒縣舊城集漢夷雜處環山而居山麓有白龍潭寬可數畝有良田千頃築土壩以蓄水俯臨大河水溢則啓閘以洩之雨時二龍相鬥狀如小蛇或見巨木一段蒙青苔而豎遊每每沖決壩岸一日衆農栽秧值細雨中飛魚大小成對如擺隊伍有絳衣女子持扇揮之偕至潭中隨即不見相傳龍女歸寧云夷人儂二家天將暮忽來衣孝服者二云來投宿問其所需則索臥房一間一大缸滿貯清水而已儂疑客浴遂如所請並欲爲備酒食客曰不必惟有一事相煩更當重謝儂問何事客曰此地龍潭後有大樹君伐之俟其將斷先用巨繩縛住俟潭中兩羊相鬥即斷繩倒樹儂許之黎明伐樹果見潭中水沸如潮有黑白二羊出門儂思當是此時乃斷繩而倒樹黑羊躍出水亦平復急歸欲告客

以請功客竟遁矣問妻妻曰客在房未常出戶乃共搜之疑其在缸啓覆觀之則黃金滿焉始知客卽白龍化身爭潭求助者於是潭遂以白龍名而僿家至今稱首富

張稿公

張稿公者滇南總督衙門掌稿吏也誠樸無私歷任制府多信服之一夕早起開門見縊尸高懸細認爲某甲緣訟事求稿公而未許者因復閉門靜坐以聽外信及朝職上再啓門則縊尸已不見矣私心竊喜旁午忽聞縣令出城相驗訪死者爲誰則門上縊尸某甲也始而駭繼而疑終莫解其故數月後遇市上賣菜傭趙某問曰某月之晨君見縊者驚乎稿公聞之招趙入室欵以酒食問何以知之曰是予負去安得不知稿公曰我爾素不相識何故負尸且負尸甚早城門柵欄未啓奈何趙曰予亦不解其故是日五更販菜途遇友人召余來此曰汝負此尸

到某處必有厚利勝於販菜予應城栅未開友曰無傷但從我行從之及栅栅開至城城開稿公問友人姓名爲誰曰認其人未問其姓亦市上交好者也借去煙捅至今尚未見還稿公出百金謝之囑勿揚言而別一日趙閒步入城隍廟見十殿中有泥鬼挂煙捅頗似已物細認不謬因摘去且戲曰何久假不歸耶次早在市賣菜見前遇之友責曰似爾爲人極難相與一煙捅之微何即在大衆前笑我趙方欲道契闊問姓字適呼買菜者又至一掉頭問其友渺然不見

受私橋

臨安府張大與李二爲莫逆交李家雖屢空然賦性不苟故張重之一日向張道貧苦張適有積金數百因盡出以付李相約除存本外瓜分其利不料數年間李資本盡喪而歸閉門高臥絕不見張張靜待之許久不至值嫁女期迫因登李門問之李置若罔聞張怒互相爭詈觀者

如堵間張則言今無良間李則言張冒騙兩無中據難定曲直李曉曉不屈張愈忿曰汝明日若敢赴城隍廟盟誓摸錢吾即休矣李諾應之蓋鄉人信鬼神相傳城隍神最靈神前熬油鍋置錢其中理直者手摸不爛否則必爛故脅之明日張果來迫李李亦不懼同往至廟撞鐘鼓陳願未然後置鐵鐺熬沸油擲一錢於油中令入手摸李竟取出而手無恙於是衆咸非張張亦不能再辨後李別作生業數年間滿載而歸於是計算張氏本利若干盡爲歸楚親登其門張曰交已絕矣義不受金李曰實借君物何敢負德待來世作牛馬償耶推讓再三張終不受於是鄉里爲之區畫廟前有板橋已朽請將此金易之以石並問李曰前既昧良何敢盟誓李笑曰彼時非敢昧良實恐一經承認即須原物粉骨難償故先至廟禱神默祐待發財時再報答張友不意神靈如是衆聞之咸笑曰城隍神乃受君私耶後橋成無名因顏其橋曰受私橋

乾麂子

乾麂子非人也乃僵尸類也雲南多五金礦開礦之夫有遇土壓不得出或數十年或百年爲土金氣所養身體不壞雖不死其實死矣凡開礦人苦地下黑如長夜多額上點一鐙穿地而入遇乾麂子麂子喜甚向人告冷求煙喫與之煙噓吸立盡長跪求人帶出挖礦者曰我到此爲金銀而來無空出之理汝知金苗之處乎乾麂子導之得礦必大獲臨出則紿之曰我先出以籃接汝出洞將竹籃繫繩拉乾麂子於半空剪斷其繩乾麂子輒墜而死有管廠人性仁慈憐之竟拉上乾麂子七八個見風衣服肌骨卽化爲水其氣腥臭聞之者盡瘟死是以此後拉乾麂子者必斷其繩恐受其氣而死不拉則又怕其纏繞無休又相傳人多乾麂子少衆縛之使靠土壁四面用泥封固作土墩其上放鐙臺則不能爲祟若人少乾麂子多則被其纏死不放矣

番僧化鶴

宮中丞爲滇藩時西藏有僧二人來滇一老者望之可八九十許云已三百餘歲一差少望之可五六十餘云已歷百二十歲宮館之省城隍廟旁舍東廊中不飲不食人與之食亦食啖可兼人朔望宮必招僧入署設饌與食僧輒傾諸肴併一器內和飯手摶而食盡一二斛歸終不飲食月惟兩餐而已暇輒市民間小鐵器物轉售覓利得錢必買磚積廊下人怪而問之亦不對一日少者他出老僧忽以磚周壘門戶扃固其室俄有火自內發人爭往撲救不得入煙燄蔽空有白鶴二一隻破煙而出熄後檢其遺蛻瘞於塔院少者迄不歸更不知何往

靈草

靈草名安駝駝四方購者如雲能煉銅爲銀又可治病彼處夷婦善爲媚藥以悅男其藥成必試驗乃用試法以二巨石各置房東西兩頭相

隔壽丈以藥塗之至夜則自能相合其藥亦以各草合成而其方不傳

羊乳鹿

臨安山中產鹿清明前後生子其子必俟雨後方能走若無雨終不能行也土人乔见得歸家以羊乳之長大便隨羊行走野性稍馴可爲園林點綴名羊乳鹿

顏洞

臨安府去城數十里有洞曰顏洞嘉靖中蒙自縣丞顏宏所開也其地兩山夾峙水從洞入洞口白石一柱如玉垂水中闇然莫測人莫敢進顏放舟然火而入窮其至極然後知洞有三層迤邐盤旋而上入深四十餘里廣處可坐千人高不知其幾何洞水出阿迷州下洞一龍仰附於洞前二足捧頭而下鱗角眼爪纖悉具備中洞獅象相峙口內則飛走之禽器具之物不可枚數若白鷺青魚黃羅傘紅桌圍種種色相宛

然而鐘鼓二石叩之聲切肖也入深觀音半身面如傅粉唇若典硃頭總一髻左有青石淨瓶右有白石鸚鵡盡則石牀一張上下四柱菱花片壁卽人間之按步牀耳上洞一僧一道蹲踞相視若漁樵問答之狀極後洞門坐老翁戴東坡巾但少生氣耳

象

宋周去非嶺外代答載象一條摘錄之交阯山中有石室惟一路可入周圍皆石壁交人先置芻豆於中驅一雌馴象入焉乃布甘蔗於道以誘野象象來食蔗則縱馴雌入野象羣誘之以歸既入因以巨石窒其門野象饑甚人乃緣石壁飼馴雌野象見雌得飼始雖畏之終亦狎而求之益狎人乃鞭之以箠少馴則乘而制之凡制象必以鉤交人之馴象也正跨其頸手執鐵鉤以鉤其頭欲象左顧鉤頭右欲右鉤左欲卻鉤額欲前不鉤欲象跪伏以鉤正案其腦復重案之痛而號鳴人見其

號也遂以爲象能聲喏焉人見其羣立而行列齊也不知其有鉤以前郤左右之也蓋象之爲獸也形雖大而不勝痛故人得以數寸之鉤馴之久久亦解人意見乘象者低頭跪膝人登其頸則奮而起行象頭不可俯頸不可回口隱於頤去地猶遠其飲食運動一以鼻爲用鼻端深大可以開閉其中又有小肉夾雖芥子亦可拾也每以鼻取食即就爪甲擊去泥垢而後捲以入口其飲水亦以鼻吸捲而納諸口村落小民新醱熟野象逐香而來以鼻破壁而入飲人之大患也象足如柱無足而有爪甲登高山下峻阪渡深水其形擁腫而乃捷甚交人呼而驅之似能與之言者貢象之役一象不甚馴未幾病死呻吟數日將死回首指南而斃其能正邱首如此是亦非凡獸也欽州境內亦有之象行必有熟路人於路傍木上施機刃下屬於地象行觸機機下擊其身苟中要害必死將死以牙觸石折之知牙之爲身災也苟非要害則負刃而

行肉潰刃脫乃已非其要害而傷其鼻者亦死蓋其日用無非鼻傷之則瘡不可合能致死也亦有設陷穽殺之者去熟路丈餘側斜攻土以爲穽使路如舊而象行不疑乃墮穽中世傳象能先知地之虛實非也第所經行必無虛土耳象目細畏火象羣所在最害禾稼人倉卒不能制以長竹繫火逐之乃退象能害人羣象雖多不足畏惟可畏者獨象也不容於羣故獨行無畏遇人必肆其毒以鼻捲人擲殺則以足蹙人血透肌而以鼻吸飲人血人殺一象衆飽其肉惟鼻肉最美爛而納諸糟邱片腐之食物之一雋也象皮可以爲甲堅甚人或條截其皮硾直而乾之治以爲杖最堅善云

滇南雜志卷十五

上海曹樹翹春林編

遺文上

唐賜驃國王勅

唐德宗勅驃國王雍羌書曰卿性宏毅勇代濟貞良訓撫師徒鎮寧邦部欽承王化思奉朝章得睦鄰之善謀敦事大之明義又令愛子遠赴闕廷萬里納忠一心稟命誠信彌著嘉想益深今授卿檢校太常卿並卿男舒難陀那及元佐摩訶思那等二人亦各受官誥往至宜領之此所以表卿勳勤申朕恩禮敬受新命永爲外臣勉思令圖以副遐矚今有少信物具如別錄想宜知悉也冬寒卿比平安官吏百姓等倂存問之遺書指不及多

西南夷諸國獻表

樊夷西南際海通代阿育大秦等大抵皆奉佛漢書撣國獻幻人自言海西人海西卽大秦撣國西南可通唐地理志有自南交經雲南永昌入西天竺道路至彼又有阿羅陁阿羅單國亦其屬宋不通滇乃自廣州浮舶奉表元嘉七年西南夷阿羅拖國遣使奉表曰伏承聖王信重三寶立塔寺周滿國界城郭莊嚴淸淨無穢四衢交通廣博平坦臺殿羅列狀若衆山莊嚴微妙猶如天宮聖王出時四兵具足導從無數以爲守備都人士女麗服光飾市廛豐富珍賄無量王法淸整無相侵奪學徒游集三乘競進敷衍正法雲布雨閏四海流通萬國交會長江渺漫淸淨深廣有生咸資莫能消穢陰陽調和災厲不行誰有斯美大宋揚都聖王無倫臨覆上國有大慈悲子育萬物平等忍辱怨親無二濟之周窮無所藏積靡不照達如日之明無不受樂猶如淨月宰輔賢良羣臣貞潔盡忠奉主心無異想伏惟皇帝是我眞主臣是阿羅陁國王

名曰堅鎧今敬稽首聖主足下惟願大王知我此心久矣非適今也山
海阻遠無緣自達故遣使表此丹誠所遣二人一名毘紉一名婆田今
至天子足下堅鎧微蔑誰能知者是故今遣二人表此微心此情旣果
雖死猶生仰惟大國藩守曠遠我即邊方藩守之一上國臣民普蒙慈
澤願垂恩逮等彼僕臣臣國先時人衆殷盛不爲諸國所見陵迫今轉
衰弱鄰國競侵伏願聖王遠垂覆護幷市易往反不爲禁閉若見哀念
願時遣還令此諸國不見輕侮亦令大王名聲普聞扶危救弱正是今
日今遣二人是臣同心有所宣啓誠實可信願勅廣州時遣舶還不令
所在有所陵奪願自今以後賜年年奉使今奉微物願垂哀納
又阿羅單國治闍婆洲元嘉七年遣使獻金剛指鐶赤鸚鵡鳥天竺國
白疊古貝葉波國古貝等物
十年阿羅單國王毘沙跋摩奉表曰常勝天子陛下諸佛世尊常樂安

穩三達六通爲世間道是名如來應供正覺遺形舍利造諸塔像莊嚴國土如須彌山村邑聚落次第羅市城郭館宇如忉利天宮宮殿高廣樓閣莊嚴四兵具足能伏怨敵國王豐樂無諸患難奉承先王王法治化人民良善慶無不利處雪山陰雪水流注百川洋溢八味清淨周匝屈曲順趨大海一切衆生咸得受用於諸國土殊勝第一是名震旦大宋揚都承嗣常勝大王之業德合天心仁廕四海聖智周備化無不順雖人是天降護世降生功德寶藏大悲救世爲我尊王常勝天子是故至誠五體敬禮阿羅單國王毘沙跋摩稽首問訊其後爲子所篡奪

十三年又上表曰大吉天子足下離淫怒癡哀愍衆生相好具足天龍神等恭敬供養世尊威儀身光明照如水中月如日初闕文間白豪普照十方其白如雪亦如月光清淨如華顏色照耀威儀殊勝諸天龍神之所恭敬以正法寶梵行衆生莊嚴國土人民熾盛安穩快樂城閣高

峻如乾他山衆多勇士守護此城樓閣莊嚴道巷平正著種種衣猶如天服於一切國爲最殊勝吉楊州城無憂天主愍念羣生安樂民人律儀清淨慈心深廣正法治化供養三寶名稱遠至一切並開民人樂見如月初生譬如梵王世界之主一切人天恭敬作禮阿羅單跋摩以頂禮足猶如現前以體布地如殿陛道供養恭敬如奉世尊以頂著地曲躬問訊大家意欲自往歸誠宣訴復畏大海風波不達今命得存亦由毘紉此人忠志其恩難報此是大家國今爲惡子所奪而見驅擯意頗忿惋規欲雪恥伏願大家聽毘紉買諸鎧仗袍襖及馬願爲料理毘紉使得時還前遣闍邪仙婆羅阿蒙大家厚賜悉爲惡子奪去啓大家使知今奉薄獻願垂納受

又元嘉十二年闍婆婆達國王師黎波達陁阿羅跋摩遣使奉表曰宋國大主大吉天子足下敬禮一切種智安穩天人師降伏四魔成等正

覺轉尊法輪度脫衆生教化已周入於涅槃舍利流布起無量塔衆寶莊嚴如須彌山經法流布如日照明無量淨僧猶如列宿國界廣大人民衆多宮殿城郭如忉利天宮名大宋楊州大國大吉天子安處其中紹繼先聖王有四海閻浮提內莫不來服悉以茲水普飲一切我雖在遠亦霑靈潤是以雖隔巨海常遙臣屬願照至誠垂哀納受若蒙聽許當年遣信若有所需惟命是獻伏願信受不生異想今遣使主佛大陁婆副使葛抵奉宣徽誠稽首敬禮大吉天子足下陁婆所啓願見信受諸有所請惟願賜聽今奉微物以表微心

段寶進明太祖表

段寶聞明太祖登極遣其叔段貞自會川奉表於朝曰臣聞有天下者爲天下之主有列土者爲列土之君臯臣雖隔萬里之遙丹心每向中原之主大理自五帝三王之後兩漢二晉之終大蒙國受封於前唐鄭

趙楊繼守於五季自臣祖思平有國貢禮屢行於宋室身心每到於闕庭迨至胡元不尚仁義專事暴殘元帝已遁北方梁王猶賜善闡邇聞明主奉天承運御極金陵中原太平邊徼盜乂意者中國有聖人履堯舜之正統小漢唐之淺圖天時人事然也或命依漢唐故例歲貢天朝或效前元職名俾守舊土庶寒谷回陽幽扃照日八方浴德六合同春垂憐邊境救恤一方欲修進貢恐觸明威合待事體之定專候聖旨之頒謹此專差段貞王伯鵲馳奏以聞朝廷嘉獎以書報之

擒岳鳳露布

岳鳳者緬酋也既殺罕氏遂竊隴川符印以自佩又爲造緬鐸僭稱金縷白象主弄王莽噠喇以書報天皇帝中有洱水緬人洗馬池滇海緬人洗象池今欲網魚滇海走獵蒼華等語甚傲慢後爲劉綎所擒並其子曩烏械於京師斬之南詔野史載擒岳鳳露布曰雲南遊擊將軍署

都指揮僉事劉綎爲仰丈天威蕩平工憝恢復三宣六慰傳露布以報大捷事伏以王靈丕振恩威暨及於邊郵天命維新聲教復施於荒服幸膚功之克捷占景運之重熙恭照逆夷岳鳳等原以土司部落糞草賤夫狐媚欺孤謀主奪印雄吞六慰威刼三宣馴至結連逆黨蠶食諸夷遂及勾引莽酋憑陵中夏上年襲殺官軍肆無忌憚近歲侵犯內地實寓伺窺蓋謂騰越永昌皆彼邱隴所在碧雞金馬亦其桑梓故墟是以蜂屯蟻聚謀爲不臧輒敢鴟鳴鴟張志在非小憑孽狐之鄉跳梁見怪恃狡兎之穴跧伏偷安以爲威弧不射庸知天網難逃本職奉命以來神飛智奮足蹈心馳自誓與賊勢不俱生必當滅此而後朝食爰於萬歷癸未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橫槊誓師分哨並進搜歷險隘直抵賊巢元惡即已倒戈就擒羽從悉皆俯首受縛月射千山喜獲田禽之利風行六詔載揚霜隼之威惟恃大義激於衆心勝氣騰於千里神武布

昭於將校懽聲雷動於九天莫不鼓舞戎行虔恭師律戈戟連雲直欲

清煙壘於海島鼓鼙動地還期洗甲兵於天河鬼蜮盡在目中凱旋指

諸掌上虎穴笑談平功收不戰狼煙呼吸息勦府咸盜據金沙城蠻吟

言有大而非誇通寶井跨南滇信無行而不利土地充拓者幅員不下

數千餘里擄掠奪回者尫倪概計數萬餘人緣相機宜薄施措置撫岳

鳳而姑縱之故南夷聞風而懷服討蠻莫而隨宥之欲逆黨畏威而創

懲招孟密褒其母之慈賢來孟養表其兄之忠憤縛罕氏以復干崖之

故土納木邦以慰殘孑之來歸誘洞吾之忿爭使之自相屠戮諭阿瓦

之欵附使之反面仇讐襲賊將於孟密剪黠夷之羽翼擒莽堉於猛炎

去劇寇之爪牙至於芒市錫波穩緬遺民之失業久矣則招安之以厚

我境之籓籬南甸雷弄蠢達黔首之顛連極矣則販貸之以固永騰之

門戶切雲霓之思者望風而嚮應避水火之厄者襁負而爭先嘗鋤强

勦桀之威存間死扶傷之惠試兵甫及兩月犁掃爲之一空遂使海畔梟雄咸謂天威莫測遐陬童叟共歌聖德無疆第念疆宇雖已廓清桀酋猶然肆入若不亟加剿滅終爲禍根蔓延際可乘之時而經略譬若建領假彈壓之威而剪除勢如破竹卽於甲申年二月十一日糾合諸夷歃血威遠營剖符定縱連橫蓋雖不殺致殺實則以夷攻夷財不費而國威愈張師不繁而天聲益振共集堂堂之戰用成善善之功仍俟湯平之後另圖改土設流更於平定之餘荒度築關建堡設大將旗鼓以控制其要衝立諸司牙門而互相爲犄角隨行屯田之策以足食而財可使富保障堅於未形訓練土著之民以足兵而力可便强摩獷庶乎無患由是雨霽雲開見隴樹蒼山之色風清月靜聽羌絃番管之聲而滇南之安永可保萬世於無虞矣地方幸甚生民幸甚謹馳奏露布以聞按此篇露布前段或不無夸大之辭然隴川猛密等處相繼來歸

阿瓦迤西又俱內附則莽應裏斧中魚耳故篇中之言業已庶幾近之矣奈何圖近功者無遠謀惟汲汲於得獲鳳虔僥倖苟完希賞遂致坐失事機而緬酋之禍竟與明代相終始我讀篇末數行而慨然於時之不再來也烏呼

滇雲歷年傳序

夫滇雲一隅彈丸耳剪輿圖之一角療領蠻江審律呂之單音壺笙愁笛分九天於九野是曰朱天別五服以五圍此爲藩服驗禹貢之導山劃水鎮夷藩不是梁州間雞山於張掖燉煌麗蘭潞都非黑水蓋烏焉成馬自古而然蛟蛃爲雷於今尤甚何況昆明西去澤近光珠洱水東來金輝施石因而名縣誤自元人鑿以爲池刼從漢帝柱或銅而或鐵傳會爲多碑或仆而或興訛諧非鮮誰氏名兒以索冒姓關山何人指物爲神移文金馬請桉越裳海上周公之車式安存試看阿瓦江頭王

驥之盟言已廢五華樓閣建本東西善闡城隍移成南北是皆古今之變易漸生稱號之乖違若有人兮君姑舍是客何爲者聊妄言之然此猶曰世謬之相承更可異者道腴而成習才原尺短不顧袁崧之五難見亦傍偏罔識魏收之一字蓋緣心術匪正遂致紀載之全蕪言之不文盜亦有盜籌邊圖裏且不服於韋臯奉聖樂中或有譏於白傅杜悰相公之變更製度苟矣崇文高駢節度之浮誕夸辭寃哉突將觀之書法經國名臣合以行爲丹青妙手不審寶雞神之藏頭露尾抑獨何歟竊恐鳩盤茶之幓粉過眉良足嗤矣加之秦漢而後宋元以來閱歷之時不少甲子之混恒多考古者每失於後先證事者時迷於亥豕此吾滇雲歷年傳之所由作也嗟乎野史編年觀我家之東莊居士詳愼何如旅堂創牘較昔人之北夢瑣言曼衍而已乾隆二年丁已九月新安契臯老人倪蛻自識於雲南寓居時年七十歲按蛻本名羽字振九松

江人晚慕唐劉蛻之爲人易名蛻自號蛻翁初從甘中丞國璧入滇其後足跡幾遍天下至其老也買山於昆明西門外石碑村中築草堂居焉前張制軍允隨爲之立石道旁題曰蛻翁草堂今尙存翁無子有女曰亦夢贅昆明闞履中爲壻闞氏子孫有從翁姓者今已登賢書矣翁著有詩詞六本及滇雲歷年傳十一卷皆未刻歷年傳所輯事實頗詳恐其久而散軼也故錄其弁言於此讀是文者可想見其詞華之典贍矣　又按原序自署爲新安滇詩略又以爲松江雲間去黃山甚遠不應傳訛若是且僕亦松人也松風餘韻湖海詩傳等集上亦不聞有蛻翁其人者然觀顧陸遺詩原序謂雲間首推顧陸二氏顧爲翁外王父陸爲翁鄰則翁之爲松人似無疑矣蓋吾松多徽人行商或者翁先代新安僑寓於松歷年傳書新安者不忘其本亦未可知俟他日旋里當細考之顧陸遺詩附後

觀風示士教

福文觀襄風滇南示士之文爲許方伯祖京筆也高雅典貴文采斐然其文曰照得訓俗型方禮彰論秀敬教勸學道式典文勤博訪於輶軒採風下里閱大成於鼓篋考業中年玉韞含輝望氣而精神先見芝苞伏景探幽而采色爭奇吉士爲國家羽儀梁州實西南都會溯自楚蹻略地肇開眗町之疆亦越漢武通邊更益牂牁之郡祥徵雲現元狩旣郡剖貞符貴表山名宣和亦州分防使兩爨部東西納欵唐武德記廣方輿三詔蠻先後來朝顏師古圖陳王會盤蛇頳木裁成僰道之歌筰馬旄牛編入華陽之志物產則種花蒟醬雅擅摟羅土俗則貝齒盧笙夙資考據譜番詞於蒙舍字訂花鬘奏驃樂於丁零韻諧捫鼓重江繞塞聚厚勢以鍾靈疊嶺蟠溪壯雄封而毓粹風氣宏開遐裔文獻鬱起南中自汝南受業以還尹許導源於經術逮司馬酬書而後盛張擅美

於詞華紀人傑於南州瓣香傳寶緬名流於中慶薦豆王昇鈎趨學臨池人識右軍書法清新懷落藻家傳學士詩編十三篇帝範補遺獻藏書於宋代一百首宮詞辨正備掌故於唐時楊莊介金齒行吟扶輪大雅王文成龍場講學溉澤後生想蓮炬星回三歲上占文之閣看筆峯雲起羣英會點易之堂恭遇熙朝聿隆景運暢威靈於五尉非侈白氎椰犀敷聲教於七番不數丹砂氈馬問越裳之舊俗被服絃歌詢牂牁之遺封昭明羽籥蟠螭盤蛟舞由平溪青浪以西霞蔚雲蒸遍太華蒼山而外　皇上緝熙成化壽考作人黼文體以垂謨特標雅正清眞之蘊抉經心而著訓總括易詩官禮之精領樂職於中和白狼成詠錄風謠於方國赤虺傳歌升鴈塔以題名多銅柱鐵橋之彥上螭坳而橐筆羅碧雞金馬之英書林梓櫂千尋幸坤維之得地文囿鸞鳴五色欣離照之依光才閣部恭奉簡書忝膺總制移三韓之使節萬里遄征領兩省

之嚴關百蠻重鎮先文忠節幢經略父老猶志謳思予小子枕扇晨昏
巖壑曾供眺覽星軺前度訪此邦文物之淳晝戟重開見今日衣冠之
盛肆武爲綏邊要計旣簡閱之先行揆文乃治化本圖斯甄之宜舉
購圖書於講院鄂相國嘉惠長留集精萃於陳編尹文端先型共仰振
興學漸乎前哲培植願切於羣才循舊事以觀風緘題分學命所司以
授簡就試論文爾等或藝擅名家早列彀中之選或才堪華國方儕席
上之珍居茲南甸春遲思隨花發到處春風律暖管叶嚶鳴抒理蘊於
胸藏詞歸有物託心裁於毫素義取無沿如競響於宮商遵中聲而立
準譬施華於丹粉標正色以存眞爾多士鳴豫矢音各播熙時之豐美
本閣部因言觀志用蒸王國之賢能文載道而戒虛車錄其所長藝苑
當指南之錫言行遠而端坊表都爲一集士林有歸極之遵

北山行紀

明建水牧劉僖北山行紀云臨安滇之巨郡也甲第連雲歌鍾振海自漢武通道以來至今千數百年每值改玉聲名文物之遺盖幸而免焉加以國初黔寧隨江南北之民散居各處又楊用修博學久戍漸染風流於是滇有小南京之稱而臨安尤爲迤東最余嘗目擊其間一曰壽駘背耄耋者比屋多然二曰富雖傭販賤卒稍爲不肖者所困數十金可立辦三曰貴兩榜分滇之半仕宦臺省史館而下指不勝屈此地之靈他方所不易並者也一旦烽火西來堅城朝圮十餘萬戶百不一存傷哉至此極乎余亦有家先幾同纍瘞骨白鶴之山道經黑窰之埜所見新塚有如蠶種數十里玉石既燼拜掃何人中心是悽薄言爲慨誄曰我行北印山荒墳何纍纍野燒髑骨白春風烏犬肥一望數千里餓鬼盡號飛從此泉下人終古痛何依或傳僖城陷時不屈於賊遁跡雲龍山朝夕望闕泣拜憂憤而卒

滇行紀略

馮時可滇行紀略云雲南最爲善地六月如中秋不用挾扇衣葛嚴冬雖雪滿山原而寒不侵膚不用圍爐服裘地氣高爽無霉濕日月與星較中州倍大望後至二十月猶圓滿花木多異種茶花優曇高數丈大合抱溫泉隨處皆有巖洞深杳奇絕又云四季如春日炙如夏稍陰如秋一雨如冬楊升庵亦有句云天氣渾如三月裏花枝不斷四時春滇南氣候之和讀此可見

渡蘭滄歌

水經注漢明帝時通博南山道渡蘭津行者苦之作爲歌曰漢德廣開不賓度博南越蘭津渡蘭滄爲他人

僰道謠

益州記曰瀘水源出曲羅兩峯有殺氣暑月晝不行故武侯以夏渡爲難瀘水又下合諸水而總其目故有瀘江之名自朱提至僰道有黑水

羊官三津之阻行者苦之爲之語云猶溪瀨木盤蛇七曲盤羊烏䆀氣與天通

白狼王歌

漢永平中益州刺史梁國朱輔好立功名慷慨有大略在州數歲宣示漢德威懷遠夷白狼王唐菆等慕化歸義作樂詩三章詣輔請獻於朝輔遣從事史李陵與犍爲郡椽田恭上之帝嘉悅事下史官錄其歌焉東觀記載其歌幷載夷人本語並重譯訓詁爲華言今范史所載者是也今錄東觀夷言以爲此注

遠夷樂德歌詩曰大漢是治堤官隗搆與天意合魏冒踰糟吏譯平端罔驛劉脾不從我來旁莫支留聞風向化徵衣隨旅所見奇異知唐桑艾多賜繒布邪毗𫄨𫄨甘美酒食推潭僕遠昌樂肉飛拓拒蘇便屈申悉備局後仍離蠻夷貧薄僂讓龍洞無所報嗣莫支度由願主長壽陽雒僧鱗子孫昌熾莫穉角存

遠夷慕德歌詩曰蠻夷所處僂讓彼尼日入之部且交陵悟慕義向化繩動隨旅歸日出主路且揀雒聖德深恩聖德渡諸與人富厚魏菌渡洗冬多霜雪綜邪流藩夏多和雨莋邪尋螺寒溫

時適(貌潯瀘灘)部人多有(菌補推推)涉危歷險(辟危歸險)不遠萬里(莫受萬柳)去俗歸德(術疊附德)心

歸慈母(仍路孳模)

遠夷懷德歌曰荒服之外(荒服之儀)土地墝埆(犁籍憐憐)食肉衣皮(阻蘇邪黎)不見鹽穀

(莫碭纖沫)吏譯傳風(罔譯傳微)大漢安樂(是漢夜拒)携負歸仁(蹤優路仁)觸冒險狹(雷折險龍)高山岐

峻(倫狼藏幡)緣崖磻石(扶路側祿)木薄發家(息落服淫)百宿到洛(理歷髭雒)父子同賜(捕菅菌毗)懷抱

匹帛(懷槁匹漏)傳告種人(傳言呼敕)長願臣僕(陵陽臣僕)

驃國詩

唐元微之白樂天皆有驃國樂詩元詩云驃國樂器頭象駝聲音不合十二和縱舞跳趫筋節硬繁詞變亂名字謬千彈萬唱皆咽咽左旋右轉空傞傞俯地呼天終不會曲成變調當如何德宗深意在柔遠笙鏞不御停嬪娥史館書爲朝貢傳太常編入鞮靺科古時陶堯作天子遜遁親聽康衢歌又遣遒人持木鐸遍採謳謠天下過萬人有意皆洞達

四獄不能施煩苛蒜令區中擊壤塊燕及海外覃恩波秦覇周衰古官廢上堙下塞王道頗共矜異俗同聲教不念齊民方薦瘥傳稱魚鼈亦咸若苟能效此誠足多藉如牛馬未蒙澤豈在抱甕滋黿鼉教化從來有源委必將泒海先泒河非是倒置自中古驃兮驃兮誰爾何白詩云驃國樂驃國樂出自大海西南角雍羌之子舒南陀來獻南音奉正朔德宗立仗御紫庭黈纊不塞爲爾聽玉螺一吹椎髻聳銅鼓一擊文身踊珠纓炫轉星宿搖花鬘抖擻龍蛇動曲中王子啓聖人臣父願爲唐外臣左右歡呼何嫺習皆尊德廣之所及須臾百辟詣闕門俯伏拜表賀至尊伏見驃人新獻樂請書國史傳子孫時有擊壤老農父暗測君心閒獨語聞君政化甚聖明欲感人心致太平感人在近不在遠太平由實非由聲觀身理國國可濟君如心兮民如體體生疾苦心慘悽民得和平君愷悌貞元之民若未安驃樂雖聞君不歡貞元之民苟無病

驃樂不來君亦望驃樂驃樂徒喧喧不如聞此芻蕘言

星回節詩詞

玉谿編事載南詔以十二月十六日謂之星回節（即月令星回於天之義）遊於避風臺命清平官賦詩驃信詩曰避風善闡臺極目見藤樾悲哉古與今依然煙與月自我居震旦翌衛類夔契伊昔邁皇運艱難仰忠烈不覺歲云暮感激星回節元景（元為君景為臣）同一心子孫堪貽厥然則謂六月二十四日為星回節者亦沿襲之誤也按唐書南蠻傳驃信君也

南詔清平官趙叔達奉和驃信星回節詩云法駕避星回波羅毘勇猜（波羅虎也毘勇野馬也驃信昔年幸此會射野馬幷虎）河闊氷難合地暖梅先開下令俚柔洽（俚柔百姓也）獻琛弄棟來願將不才質千載侍遊臺按清平官詞臣之謂也

明趙淳星回節虞美人詞云佳節滇南矜此會更有蒼洱最今宵無月上西樓萬火熒熒秉燭待人遊　隱約江山光遠接不比朝曦色濃陰

點點宿流螢奔走兒童高下亂移星

菩薩蠻

唐詩有菩薩蠻不知其義一說開元中南詔入貢危髻金冠瓔珞被體故號菩薩鬘因以製曲佛戒律云香油塗身華鬘被首今曲名鬘作蠻非也

黃華老人詩

金翰林學士王庭筠四絕句原在黃華山嘉靖間僉事崔官携石刻至榆郡人李光陽摹泐四碑於三塔寺人稱之曰黃華老人詩其詩曰王母祠東古佛堂人傳棟宇自隋唐年深寺廢無僧住滿谷西風栗葉黃手拄一條青竹杖與來自挂百錢遊夕陽欲下山更好深樹無人不可留挂鏡臺西挂玉龍半山飛雪舞天風寒雲直上三千尺人道高歡避暑宮帝遣名山護此邦千家瑟瑟嵌西窓山僧乞與山前地招客先開

四十雙昔聞人云此碑原筆係撮襟書蓋脫化於唐張旭之以頭濡墨作字而高鐵園指頭畫又脫化於此也按林慮屬太行一支內有黃華山高歡曾於上築避暑宮王母祠久廢掛鏡臺其高入雲西有瀑布長百丈闊百餘尺動搖蜿蜒如玉龍飛舞元人詩云黃華白鹿知名寺荆浩關仝得意山卽此地也

高氏樂府

元至正十二年段功繼爲總管明玉珍寇雲南梁王奔威楚諸部悉亂功進兵於呂閣敗玉珍於關灘玉珍收餘衂再戰殺段氏驍酋鐵萬戶屯古田寺段氏火之珍軍亂死者什之七八追至回磴關大敗之玉珍母自蜀寄軍中書言務得南中功獲之使楊淵海更其辭令蚤還慕人將書至玉珍默默遂遁歸功追至七星關大破其衆梁王德功以女阿蓋妻之功夫人高氏爰賦此樂府寄功以促其歸其詞曰風捲殘雲九

霄冉冉逐龍池無偶水雲一片綠寂寞倚屏幃春雨紛紛促蜀錦傘開鴛鴦獨自宿珊瑚枕冷淚濕迷離目好淒涼將軍一去無過身與影立影與身獨盼歸來只恐樂極悲生寃鬼哭功得書遂辭歸至金雞廟報生子喜而作歌曰去時野火通山赤凱歌回奏梁王懌自冬抵此又陽春時物變遷今復昔歸來芳草綠茸茸萌芽甲拆饒生意杜鵑聲裏日如年好歸矣未幾復欲至善闡其臣楊智張希矯俱獻詩諫阻之不聽遂復至善闡

段光凱旋詩

光主大理番兵作耗孟州判官學生等守白崖適高蓬賣國番兵遂乘勝長驅直至河尾光戰敗之殺傷無算河赤不流得馬匹器械無數光凱旋賦詩曰雨鎖金門百里城神州花木曾絃聲齊天蒼嶽蟠龍健勝地長河伴月明梵宇三千連碧落招提八百向林清恆河善策心無異

何患番夷路不平

郵亭題壁詩

宋氏金華人夫任閩中守洪武中以誣卒於獄宋坐戍金齒携其姑來戍有郵亭題壁詩後人立祠以祀刊其詩於祠夫父姓名俱失傳其詩曰郵亭咫尺堪投宿手握親姑憩茅屋抱薪就地旋鋪攤支頤相向吞聲哭旁人問我是何方俯首哀哀訴衷曲妾家祖居金華府祖父曾爲上千戶舉艘運粟大都回金牌勅賜雙飛虎弟兄晦迹隱山林甘學崇文不崇武方今玉堂宋學士亦與妾家同一譜算年嫁與衢州城夫壻好學明詩經離騷子史遍搜攬意欲出仕蘇蒼生前年郡邑忽交辟辭親笑傲趨神京萬言上策獻閶闔馳書歸報泥金名承恩拜除閩州守飄然畫舫西南行到官搜賢訪遺老要把姦頑盡除掃日則升堂剖公務夜則挑燈理文槁守廉不使纖塵污執法應教僚佐怒府推獲罪苦

相扳察院來提誰與訴臨行囊橐無錙銖惟有舊日將去書牽衣父老昔相送遮留赤子爭號呼彼時徵賊動盈萬妾夫自料無從辦竟晨拷打不成招暗囑家人莫送飯嗟乎餓死囹圄中旗軍原籍來抄封當時只望耀門戶豈期一旦翻成空親鄰憐妾貧如洗斂鈔殷勤餽行李伶行三口到京師奉旨邊方戍金齒阿弟遠餞龍江邊臨歧抱頭哭向天姊南弟北兩相慟別來再會知何年開船未幾子病倒求醫問卜皆難保武昌城外野坡前白骨誰憐葬青草初時有子相依傍身安且不憂家蕩而今子死姑年高縱到雲南有誰望八月官船渡常德促裝登城戒行色空林日暮鷓鴣啼聲聲叫道行不得上山險如登天梯百戶發放來取齊雨晴泥滑攙姑手一步一仆身沾泥晚來走向營中宿情思昏昏倦無力五更睡重起身遲飯還未熟旗頭逼翻思昔日深閨內遠行不出中門外融融日影上欄杆花落庭前鳥聲碎寶髻斜簪金鳳翹

翠雲鬟鬢蛾眉嬌繡牀新刺雙蝴蝶久坐向覺春風饒誰知今日夫亡後天末遐荒要親走半途日午姑云饑欲丐奉姑羞舉口同來一婦天台人情懷薄似秋天雲喪夫未經二十日畫眉重嫁鹽商君血色紅裙繡羅襖騎驢遠涉長安道穩坐不知行路難揚鞭笑指青山小取權但感新人心那識舊夫恩愛深吁嗟風俗日頹敗綱常廢盡趨黃金妾心汪汪淡如水一簞受飢寒不受恥幾回欲葬江魚腹姑存未敢先求死前途姑身少康健辛苦奉姑終不怨姑亡妾亦隨姑亡地下何慚見夫面說到傷心淚如雨咽咽低頭不能語道旁聞者總悽酸隔岸哀猿叫何許

聶大年

聶大年臨川人景泰初用薦起爲仁和訓導博涉經傳篤志古文名播朝野是年兩廣湖湘山西雲南皆具禮聘大年爲考官大年以詩辭之

日名藩校藝遣徵書使者頻頻走傳車老大難遵太行路平生厭食武昌魚五羊城古仙遊遠八桂霜寒木葉疎奇語青雲舊知已莫因詞賦薦相如然卒應雲南之聘是科取士稱得人焉

三句詩

彭綱清江人明宏治中督學雲南詠刺洞花云樹頭樹底花楚楚風吹綠葉翠翩翩露出幾隻紅鸚鵡刺桐花雲南名鸚哥花形酷似之彭詩本四句命吏寫刻遺其一句復誦之覺意已足乃不更改

平十八寨詩

寨在巴盤間爲盜藪明正德庚辰巡撫何孟春集兵勦之有白蟒自寨中飛出又有怪石賊每聞兵至則祭以徼福玆祭之忽作聲賊知其必殪相率號哭已而羣醜就戮孟春賦詩紀之詩云石不受祭蟒猶知遐爾賊爾玀如何無畏石祭聲悲蟒飛避威爾賊爾玀如何不思玀維賊

首爲慝滋久妄大自驕維囦是負賊本玀雖亦廣有徒衆以爲居硐以爲逋嗚呼爾玀毒同於蟒嗚呼爾賊頑匪石狀彼蟒改圖吾無難誅此石路隅今常儆如爾衆其伏天地維育爾賊其縮昆蟲何蹴而弗事畜而弗供征輸而專意刼剟而竟違招禍以干吾戈鐵嗚呼爾衆可終居乎爾硐可終逋乎又云石有聲賊當滅白蟒去黑玀磔庚辰秋半兆先決壯士當傷氣何烈巡按御史親持節旣得虎子塞虎穴江流改盤山失㠋正德十五年十月磨崖碑爲誰設此石鳴聲得昭雪都堂此時刻石碣乘誓將來柱毋折黑玀宗子頭已馘玀黨再來玀已絕

南園詩話四則

永昌湯琮耆號碧庵正統間與同郡陶窰程廣曹遇結爲詩社湯詩尤工嘗詠鸚鵡云翠閣香閨帶綠陰忽聞靈舌轉嬌音摠將懷袖溫存意不稱雲林自在心籠絡反因毛羽悞矜誇休羨賦詞深隴山煙雨春雖

小臭遺虞羅著意壽時人目爲湯鷃䳺

永昌五十年前時有爲詩者多可觀幼誦一絕云杜宇枝頭百舌吟何人不動惜芳心桃花紅雨梨花雪鋪得春愁一寸深又題茶燈云草堂照破虀鹽夢華屋燒殘肉食心如此之類甚多先君五十以前好作詩故與之交往爲密因竊記前詩其人姓陶名齋字致遠亦明經與今日爲社學師者異矣

永昌旣革元弊府學盡燬然里巷之士間有作詩者皆可觀也先人與相交故幼時能誦其作今猶記其送客云紛紛車馬駐江干布襪青藜我獨難惟有相思心一片隨君千里到長安山行云山勢似墮未墮水聲欲停不停行過小橋回首天然一幅丹青其上郭勛衛云天挺人豪位兩間滿襟神秀拔江山鳳池染翰雕龍活麟閣收功戰馬閒四海安危關去就萬民憂喜上容顏錦袍光爛春雲暖遙入蓬萊第一班詩如

此類甚多而識字尤博今科舉之學盛而作詩識字之俗遂絶因感舊而書之

予幼從社學師其里有富家築室乃鎮守官之弟也治牆崇固社學師歌以歎之其詞曰高築牆堅鎗黃根不鎔鐵爲周防執知承家兒乃是敗家郞朝朝事遊俠夜夜空閨房千金一擲買歌舞呼盧大叫樗蒲場高牆依然完不穴白壁黃金化爲雪予十歲時能誦之富人子方五六歲洎予領鄕薦富人已亡家稍傾落及予登進士後其家盡敗無不如詞之所歎者計之不及三十年也詞亦驗於理勢有如此哉

賁所詩話二則

先祖鈍菴封君隱居不仕嗜書史尤善草書三原王介菴莆田林見素最重其爲人予幼侍先公嘗誦其所作青玉案云坦夷世道寬平路何事人情亂如絮祇把才能爲倚據噫流言至止橫作暨自以聰明許黃

金白雪傾心慕不料逆來終逆去念頭一認浮雲際皇皇富貴懵懵仁義恐有危已處又聞先公讀書聲有感云晨起歡來不自知忽聞窻下有唔咿嶄然頭角從今見不墜而翁同善甚

嘉靖戊子仲冬十二日予自建陽至荆門是日雪止風烈拂面透體有如刮刺馬上口占一詩曰險阻艱難受已過乾坤於我欲如何朔風送雪青蘆滿添得窮途客淚多蓋因風揚積雪入目爲冰有若淚出故云

右六則皆從南園漫錄及宙載中錄出者因皆說詩故以詩話標之非於漫錄宙載之外另有詩話二種也

升菴詩話三則

滇中詩人蘭廷瑞楊林人也予過其家訪其稿僅得數十首如夏日云終日憑闌對水隅園林長夏似深秋槐𩇕細灑鵝黃雪凉意蕭蕭風滿樓冬夜云枕上詩成喜不睡起尋筆硯旋呼燈銀瓶浸取梅花水已被

霜風凍作冰題嫦娥奔月圖曰竊藥私奔計已窮藁砧應恨洞房空當時射日弓猶在何事無能近月中三詩皆可喜

又通志載其信天翁詩亦佳其詩云荷錢荇帶綠江空唼鯉含鱵淺水中波上魚鷹貪未飽何曾餓死信天翁按信天翁水鳥也食魚而不能哺俟魚鷹所得偶墜者拾而食之滇中水次有之

滇中詩人永樂間稱平居陳郭郭名文號舟屋其詩有唐風三子遠不及也如竹枝詞云金馬何曾半步行碧雞那解五更鳴儂家夫婿久離別恰似兩山空得名又登碧雞山太華寺一聯云湖勢欲浮雙塔去山形如擁五華來一時閣筆信佳句也但全篇未稱耳其全集余嘗見之如此二詩亦僅有也

上海曹樹翹春林編

遺文下

永昌張氏詩

永昌張少司徒積學能詩傳家風雅子二含合皆通才含詩尤工即志稱杜甫後身者是也張氏集不下數百卷今所存者惟七種南園漫錄續錄二芳記春園詩園影詩宙載張愈光詩文集而其版亦亡予既採漫錄宙載各條于軼事門恐其詩之久而愈亡也復甄錄其尤者如左

張志淳字進之成化進士歷官南京戶部侍郎有政績晚致仕以圖畫自娛全集不可見今於春園詩中錄其八首云家住於陵獨灌園催徵無吏夜敲門烹葵剪韭聊粗遣短笠長鑱好細論老愛鳩營巢計拙靜嗔蜂課午衙喧角巾尙可臨朝鏡瓶粟何妨鈌暮飧靈璧家傳舊有園

千章喬木護閒門幽棲自足容吾懶出處何堪與世論花氣蒸霞濃作暈溪聲觸石怒爭喧勞薪不美豪家饌至味還輸野客飧自擬躭書老漆園誰能操瑟立齊門馬牛分應豈難辨鵬鷃忘機未易論雨養萬花矜曉色春齊百鳥報晨喧年年煮藥供羸病十日無人一日飧桑柘閒閒誰氏園花時經月不開門終期種秫人相與肯許尋芳客共論江左愛山原有意牆東避世得無喧淪英啜蕊輝千古此亦吾人却老飧商皓高名尙有園翟公多事署懸門物情任取自來往世態底須窮理論病起詩囊能自富人淸談麈不妨喧千金一已誰家計辛苦輸他惡草飧斜陽照影罷鋤園稚子牽衣已候門濁酒有常還自酌淸談無偶向誰論階除豚黍雞初靜庭樹爭巢鳥正喧軟飽黑甜吾所願何妨今夕竟無飧霽色微茫接紺園幽懷彷彿住雲門匡時已息元龍念卜歲還招季主論曉日翬飛山雉彩石池春長水雞喧黃粱青稌常餘飽何羨

金羹與玉飧橘奴不課洞庭園柳色長環栗里門耕牧事從春蚤動鬼神情愜夜深論長林蓊鬱能消俗空谷𥢶䅉不受喧糠粃可肥陳戶牖人生何用別營飧

含字愈光正德丁卯舉人遊梁宋間受知于李夢陽先生歸與楊升庵友善故集中倡和寄懷詩最多序稱享年八十七每一歲爲一集全集久已散佚今所存者惟張愈光詩文集八卷而已文學空同未造醇正詩則得力少陵駸駸乎有初唐遺意焉其寶石謠云成化年中寶石重私家暗買官家用祇在京師給帑銀不索南夷作琛貢林寶石家海南閭雄商大賈集如雲勅諭林家避科道恐有彈章皂囊到自從嘉靖丁亥歲採買官臨永昌衛朝廷公道給官銀地方多事民憔悴民憔悴將奈何驛路官亭豺虎多欽取旗開山嶽搖鬻男販婦民悲號到今一十四回內滂淚無聲肝膽碎成化年嘉靖年天皇明聖三皇肩獨憐絕域

邊民苦滿眼逃亡屋倒懸屋倒懸不足惜祇爲飢寒多盜賊山川城郭盡荒凉紛紛象馬窺封疆封窺疆撼邊域經年日月無顏色杞人憂天天不傾濁醪大醉明詩亭江南曲云江草年年綠王孫不得歸龍江青草長江上雨霏霏江雨霏霏江燕語桃花萬片柳千縷折柳攀花魂欲消故國山川渺何許山川萬里真渺茫彭蠡洞庭湖水長湖中年年芳草綠浴波對對紫鴛鴦鴛鴦自是湖中鳥雙樓疊浪湖山小日日雙雙不肯飛王孫莫恨春光老春宵歸夢繞春城城內池塘綠草生夢回好謁蒼龍闕光耀無論二鳥榮太華寺云滇國地形惟此最青霄樓閣迴招提山圍雉堞騰金馬海撼龍宮浴碧雞雲裏鶴巢松樹老風前仙梵雨花迷諸天不在藤蘿外中夜起看星宿低寄升庵云賡歌通札憶華京滇海詞壇復舊盟天上鳳鱗來萬里客中風雨滯孤城紫臺不得留蘇老宣室還須召賈生江冷天長空所望鯉魚鴻鴈各無情滇海離筵

晩共舟別來山月兩經秋揮毫不必題朱鳳垂釣還須近白鷗老去煙霞常擾擾眼中江漢自悠悠頻年爲客空彈鋏落日懷鄉漫倚樓燕市豪華並馬游一時文藻動皇州校書屢過麒麟閣作賦須憐鸚鵡洲滇海春愁花有恨錦江秋夢月空流夕陽樓外芙蓉樹罷釣黃魚看白鷗金馬秋風十載餘芙蓉深巷閉門居登樓空作依劉賦奉使曾傳諭蜀書臥病可憐天一柱獨醒無奈楚三閭北來消息風塵動白首滄江學釣魚穎川侯祠云野老爭傳傳穎川當時功業冠南滇平蠻營壘蒼山外破虜旌旗白石邊祗見荒祠通落日不聞遺像照凌煙陰風古樹無窮恨常爲英雄弔九原紅珠云即寶石也出通典勞生書馬貢紅珠暗脛明投獻紫樞若得烝元憐赤子速移寶井到神都

合字懋觀嘉靖壬辰進士歷官湖廣按察使善書畫能文章懋觀生當勝國中葉宰輔弄權閹豎竊柄憤懣之氣時露行間有足感者詩集散

佚今祇存履影詩二十三首并其序云嘉靖癸未予由貴州歷荆襄至京師及丙戌由閘河入南都過大江涉洞庭而南歸凡往來于道者將一載所見皆可歎可愕可驚可悲千塵夫見則存而久則忘也乃擇其尤者爲圖二十三附以詩名曰履影言身所履之影也詩不云乎弗躬弗親余之圖與詩皆躬而親者雖君子將取信焉况庶民乎詩曰日斜候得閘夫來鼓擊鑼鳴閘始開獨有龍船先得過南都內使進鮮回 一 去年仲夏到楊州新月餘光射舵樓記得二更驚夢覺岸邊方泊繡衣舟 二 長年喜見不周風鼓柂須臾百里通小巷暫留蘆荻落寒飈方起北隅東 三 雨雪霏霏泣涕漣饑民凍死飼飢鳶旅人慢作號咷態尚有青蚨與酒錢 四 嚴凝氣結殊凛冽驚發風雲日怒號玉馬金羊時掘得野人傳說尺餘高 五 廬溪道路迥逶迤厚樾濃陰暑欲迷行盡萬山無過客鷓鴣時共子規啼 六 古來巖穴多奇士此日山林盡野人自是于

今羅網急一才皆願作王臣 七孤舟如結在靈淵一葉洪濤任意旋料得陽侯應我笑風波原不屬江邊 八穀旦爰差發建康西風拂拂送歸航畏途始信長江險覽勝猶將俗慮忘 九桑麻無數交南畝桃李千株發後園行樂融融也堪羨公侯攘攘不須論 十乾坤何處著微身盡是翻雲覆雨人貌出漁翁形脫俗欲從圖畫擬佳賓 十一素輝幾望末東傾飽食淤泥个个盈野老且休誇蜀澤南康女子竟何成 十二梵宇峯峯裏經過試一登蠹蟲穿木佛破衲老殘僧金狄機如泥宜從道未興豈皆蘇刺史隨俗事模稜 十三五達襄陽府從來四集邦浮梁舟百个鎖索鐵三行游女來江漢歌聲自武昌習家池尚在遺恨失尋芳 十四沅湘秋色記依稀招矩朱天好弄威濃露午中方顆粒野花霜後息芳菲枝綿攡撼因風舞葉落零丁樸面飛山店不堪岑寂甚繩樞土室席爲屏 十五雪晴遺積深猶丈淡日空懸不照人微黑自温元鳥毳扊砂應縮赤龍鱗

碧天恰應銀貂擁寒館那看冷炙陳北叟每南閒客告來年明歲熟無
倫 十六 辰沅窗邇羅施鬼楚國風光能幾分白石彈丸徒皓皓青山高塚
竟紛紛黃茅有孽經年發毒獸潛形到處聞焉得畢光來數十盡銜天
火爲吾焚 十七 楓山側有 關仁祠嶮巇登臨輿屢逢石磴淋漓生碧蘚危
牆崩塌走元麋堇崗復嶺無平野火種刀耕盡裔夷絕域景多人未畫
近山高出遠峯卑 十八 朱衣提筆兩遭嗔待聘漸非席上珍客滯也行干
謁事路迷頻問熟閒人棲遲未獲如田叟奔走何爲是國賓仰首屋梁
長歎息浮生經得幾回春 十九 憶昔癸未季冬際三更三點來孫黃日雲
船氣有厚薄軫星華月無疎光隔村雞鳴唱才罷茅屋野人眠未央昨
歸處處盡如故時不利兮空自傷 二十 黃河界燕汴源發星宿海美哉神
禹功萬古下猶在我過滎澤時嘉靖紀二載孟春行冬令終朝愁雲靉
雌風息驚濤舟子歌款乃層冰已融釋奔流互相挨大如置山岳小若

拼鼎彝蕩漾成方圓旋轉倏泛魄蒼茫浩無際四顧白皚皚吁嗟遠行士傷心自多癬綿單風刺骨兩耳破生瘡塵沙令身皴肌膚垢膩浼無衣誰同舟賴此若扞鎧出門月在天搭布裏雙頰投宿纒黄候誰知刮目待相彼商山翁飛遁榮自來仳離枉條瞰少選未能愷庶幾寐無聰盜敢罪眞宰　二十　九州名山高如蝟扶輿蜿蟺乾坤氣我生亦有司馬心昨來檢點應全未廣陽城裏仍僑居西山競秀形何如金陵佳麗略經目麻鞋失走雞鳴嘘孫山兩兩如畫屏洞庭杳杳君山影舟楫星馳若夢間于今略記江湖梗誰將素絹置我堂使我一見神飛楊洞天福地已無分幽思雅抱猶堪敘偶然落筆成松樹一蔓藤蘿一撮聚山頭描寫一梵宮老僧款款尋歸路恍然坐我舍衛城世尊座上如有聲何時傳得畫蓮道人術使我畫出百幅堪身行　二十一　黔南之陽山狀異一望即有千千重怪如八首獸疑立亂如鬼火分青紅森如矛戟出武庫

行如鶺鸛馳花驄山隅隙地四五丈披榛得路通茅宮五溪遺俗脫未盡什有一二存華風神魂䦪䦪泣煙霧青琱窟底裹層空道周蹲踞白額虎叢薄奔走人形熊旅人腰帶三尺劍獵戶手挈兩石弓民殊物異兩堪駭憂心過者令忡忡腐儒自信頗自慰禍福倚伏咸蒼穹廬山君脫磨任緑䦪𪇰紫燕三羸同喘喘膚汗死不得玉臺子奪應持公吁嗟乎玉臺子奪應持公

升庵逸事五則

楊慎戍永昌遍遊諸郡所至攜倡伶以隨鑾酋欲求其詩翰不可得乃以白綾作裓遺諸妓服之酒後役乞詩楊欣然命筆醉墨淋漓揮滿裙袖酋重價購歸楊後知之更以為快慎在滇中有懷歸詩云星橋南望沈犀渚雪嶺西連枹洱河關塞迷茫魂夢隔山川迢遞別離多汀洲春雨搴芳杜茅屋秋風帶女蘿心事未從詹尹卜生涯聊聽牧童歌後暫歸

已七十餘而滇士有讒之撫臣王昺者昺俗戾人也使四指揮以銀鐺鎖來愼不得已至滇則昺已墨敗然愼遂不能歸病寓禪寺以沒

又永昌張志淳爲太常卿時與新都楊廷和交善一日廷和偕弟廷儀暨二三僚友集志淳宅分韻賦石榴詩客有得張字者難之志淳子含方七歲在側曰何不用張騫故事坐客皆驚明日廷和亦携子愼來愼年與含相若互相辯論各不能屈遂訂爲終身交後含舉鄉薦不仕愼亦謫戍永昌復與含詩文倡和以垂老焉

丹鉛總錄曰元天目山釋明本有九字梅花詩滇南唐錡以爲不佳屬予作一首乃口占云元冬小春十月微陽回綠萼梅蕊早傍南枝開折贈未寄陸凱隴頭去相思忽到盧仝窻下來歌殘水調沈珠明月浦舞破山香碎玉凌風臺綃恨高樓三弄叫雲笛無奈二十四番花信催又詩話云余嘗登眺山寺見雨霽虹霓下飲澗水日射其傍如盼睞得句

云渴虹下飲玉池水斜日横分蒼嶺霞自謂切景張愈光云斜字猶未稱渴字後一年偶閱莊子日中方睨衍義云日斜如人睨目遂改作睨日對渴虹字始稱愈光曰渴虹睨日古今奇句也又漁家傲自序曰宋歐陽六一作十二月鼓子詞卽今之漁家傲也元歐陽圭齋亦擬爲之專詠燕京風物予流居滇雲廿載遂以滇之土俗擬兩歐爲十二闋雖藻麗不足儷前賢亦紀幷州故鄉之懷耳其調有云四月滇南春迤邐八節常如三月裏共傾浴佛金盆水五月滇南風景別清涼國裏無煩熱雙鶴橋邊人賣雪六月滇南波漾渚東寺雲生西寺雨水椿斷處餘霞補松炬熒熒宵作午蘭舟桂楫喧簫鼓又云八月滇南秋可愛紅芳碧樹花仍在又云十二月滇南娛歲宴家家玉餌雕盤薦皆實錄也滇人謂虹爲水椿歲暮蒸白餐搗爲丸以雕盤盛之薦於祖

元謀縣北金沙江水勢洶湧入夜聲尤震其地有萬里樓升庵戍滇時

往來宿此有詩云往年曾向嘉陵宿驛樓東畔闌干曲江聲徹夜攪離愁月色中天照幽獨豈意飄零瘴海頭嘉陵回首轉悠悠江聲月色那堪說腸斷金沙萬里樓

升庵久戍滇中婦黃氏寄一律云鴈飛曾不到衡湘錦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詔烟君鳳斷腸曰歸曰歸愁歲莫其雨其雨怨朝陽相憐空有刀鐶約何日金雞下夜郎又一絕云懶把音書寄日邊別離經歲又經年郎君自是無歸計何處青山不杜鵑又黃鶯兒一詞云積雨釀春寒見繁花樹樹殘泥塗滿眼登臨倦江流幾灣雲山幾盤天涯極目空腸斷寄書難無情征鴈飛不到滇南升菴別和三詞俱不能勝并載於此其一云夜雨滴空階傍愁人枕畔來鄉心一片無聊賴淚眸懶開狂歌懶裁沈郎多病寬腰帶望琴臺迢迢天外懷抱幾時開其二云雲雨帶殘虹映斜陽一抹紅樓頭畫角收三弄東林晚鐘南天晚

鳩黃昏新月弦初控望長空披襟誰共萬里楚臺風其三云絲雨濕流光愛青苔繡粉牆鴛鴦浦外清波漲新篁送凉幽芳弄香雲廊水樹堪遊賞倒金觴形骸放浪到處是家鄉

六言詩

新城人鄧濮萬歷間巡按雲南（一作郴州人）以滇俗口語作六言詩甚佳是竹枝之變體也詩曰地控雙關金碧雲開兩迤東西咫尺海波瀰瀰四時草色萋萋峯頭半起雲彩江曲初生月牙荻岸蘆洲相向碧雞山下人家細雨斜拖白練春風自剪紅羅感此驚心濺淚故園歸去如何沙木和邊月白花橋關下雞鳴風遞一聲畫曉星殘幾點猶明日出高原煙水雷鳴初澍田疇大覌波池龍樹石婆婆報宜秋注云滇俗瀦水處皆稱海子呼雲爲雲彩初生月曰月牙畫角爲畫曉松炬爲松明高田候雨始種者爲雷鳴田大覌波男巫也波長老之稱龍樹謂樹有靈異

者石婆婆乃積久石堆也滇人皆祀之呼練雀曰拖白練剪紅羅花名

沙木和花橋關俱地名

鄧子龍詩

鄧子龍江西豐城人緬甸犯邊子龍爲叅將詔移赴永昌爲金騰參將耿馬罕虔與岳鳳通犯姚關灣甸景宗眞等助之子龍大破賊于攀枝樹下斬宗眞虔會劉綎亦俘岳鳳父子以獻進子龍副總兵官緬復入寇孟密把總高國春大破之以犄角功子龍優敘自岳罕倡亂議募兵所募多亡命立姚安騰衝兩營劉綎將騰軍子龍將姚兵兩軍不和爭鬭事聞以兩將皆有功置不問旣而綎罷劉天俸代之天俸被逮遂以子龍兼統之子龍右姚軍抑騰軍騰軍幾變用他將轄之始定而姚兵又驕因索餉爲亂子龍坐褫官會孟養思箇叛巡撫吳定釋子龍于對簿間令立功自贖命未下而賊已平子龍旋爲總兵官值猛廣土司思

仁蒸其嫂甘綠姑欲妻之勿克偕其黨內測叛入緬爲邊患蠻莫土司奔等練子龍擊敗之子龍老將喜與文吏交其在騰騰牧余懋學爲築萬華館以居之自稱武橋主人嘗於九日登萬仞關題詩云邊關不見白衣來萬仞岡頭獨舉杯西望浮雲遮落日南來蜃氣出樓臺自憐短髮酧殘骨誰說長纓負將才何處西風催鐵馬敗髏衰草不勝哀又病中聞西騰兵挫云病眼慵看老莫邪西南轉運不勝嗟誰憐十萬長平恨只爲當年說趙奢蓋悲指揮吳繼勛等之敗也時衛所不足用故以趙搢議之當劉綎露布之傳也師旋而莽應裏復出子龍有憂之登鎮南樓詩云丈夫生世間豈爲兒女謀綱常七尺軀何不覓封侯仗劍眼空天下事浩然之氣凌青霄百戰身被數十創手開雙石三奪矟義膽忠肝格鬼神叱咤咆哮走雷電醉來解帶大樹眠詩成落筆揚雄辯君不見滇南財竭苦用兵邏天耳目遙金殿永平夫少婦運多騰陽米貴

夷金賤潞江初瘴鳥不飛猛林一作淋註舊壘烏欲啼曉傳露布晚報督平民疲困何時醒願將一陣百蠻空笑譚顚倒乾坤整大抵傷邊臣之怯懦朝廷不知所謂遐天耳目遙金殿也其征蠻時蠻驅象進子龍足起踏一象死蠻大驚奔潰世傳鄧將軍一脚踢死象盖知象膽之所在傷即斃也爲將者亦在博雅哉

璘沐詩

璘黔國公之裔也雖世爲將家而詩才特妙嘗在大理遊感通寺詩云曾停繹節訪林隈芳樹陰陰曲徑幽泉帶落花飄洞口日明積雪爛巖頭玉壺瀉酒春凝翠石鼎分茶霧滿甌禪院參差三十六恍疑身到洞天遊遊無爲寺詩云白石磷磷積翠巒翠巒深處有茅庵煮茶忽客煙生竇斸筍出山雲滿籃香爇龍涎清沴氣壁懸麈尾罷高譚野禽不斷人來往驚觸岩花下碧潭二詩頗有風致

德政碑

皇明世說云大理石屏官其地者每載以饋人獨李貞伯有詩云相思莫把石屏贈留刻南中德政碑梅純稱之曰可謂德業相勸矣

趙席謠

趙州席杜唐趙席謠云種草如種稻草青稻未黃楞腹先刈草細縷毿秋陽不比几上錦又紅胼胝忙草生二尺許兩截聯一牀官家索大者只合一面光燈火夜明滅織就較短長卷舒易損折趕大嚴報章背負不可得併力橫擔量馳送千百里風雨時憂傷生人苦血汗誰謂席溫凉

羅江雪蘆歌

趙州人鄒祚永羅江雪蘆歌云飄飄白髮走南居殘蘆剩雪費躊躇我見雪蘆驚且喜謂彼白盡髮猶如雪曰而公一冬一山鳴蘆曰而公一

秋一江浦君今白髮吞高年曾否見予披太古行行落葉邊俯首還窺天天聞吾言兮默然聞雪與蘆之言兮默然

蔣冕詩

蔣冕粵西全州人其父令河西娶通海陳氏女生冕及昇後冕拜大學士昇官兵部尚書冕憶舅家題詩以寄云通海城西我母家少年騎竹繞庭花依稀記得曾遊處芳草垂楊路不差

任希班詩

建水任俶女希班幼慧工詩其詠梅寄外云冰肌一樹梅蕊發心如豆獨占百花先反落羣英後同時向僎孫女興棣詠白牡丹句云慢道姚黃貴比金天香雪彩夜來深玉闌干外梅花伴一捻何曾動爾心過異龍湖詩云搖曳空靑遶小舟海邊突出化龍樓城遮山色春園住盡在雙眸一望收淸朗可誦

劉存存詩

劉僖女存存喜讀書工吟咏寄外詩云到處深紅間淺紅小桃仍舊一番風還鄉有夢何人見盡付題詩不了中感沙定洲事西江月詞云潑眼楊花處處逐群沙燕紛紛山南山北正氤氳直待何時方定一枕朝來風雨幾篇昨暮詩文猩紅鴨綠不須云且把菱花自鏡丁亥城陷自縊年甫十六也

讀徹詩

讀徹號蒼雪呈貢人俗姓趙戒行堅苦有才名崇禎間遊江南住華山有金陵懷古詩云石頭城下水淙淙西望江關合抱龍六代蕭條黃葉寺五更風雨白門鐘鳳凰已去臺邊樹燕子仍飛江上峯抔土當年誰敢盜一朝伐盡孝陵松

畢鉢羅窟

在趙州白崖之西岩懸壁削林木青蒼昔有杜老鑾者即崖寺之捫崖而上上有獨木橋十餘所長或三尺或五六尺樵子猥疾者時或履之而過每月十五夜橋必一易至十六日無復舊木矣人因謂之仙橋昔寺僧畜犬橋遂斷後屏犬橋復完好成化間壁上見一詩云懸崖萬仞沒躋攀樓觀參差煙靄環一派水流蒼石隙數聲猿嘯白雲間堪嗟蕭史乘鸞去定是王喬駕鶴還惟有靈橋高咫尺幽禽惆悵對空山不註姓氏其地人不能到竟不知為誰筆也

十八先生絕命詩

孫可望既奉永明於安隆殺戮宗室殆盡永明不自安與吳毓貞等謀召李定國以自衛事洩可望絞吳毓貞殺張鐫張福祿全為國蔣乾昌李元開李頎胡士瑞徐極楊鍾趙賡禹蔡縯鄭允元周允吉朱東旦任斗墟易士佳于市時將入夏忽天寒雨雪陰風愁慘天地昏晦三日始

復同日被害者皆慷慨賦詩而死吳毓貞詩曰九世承恩未盡酬憂時惆悵乏良謀魂迷故國長依漢夢繞高堂愧報劉忠孝兩窮嗟百折匡扶有志借同儔擊奸未破朱兒頟徒竭丹心報國讐時毓貞祖母尚存也李元開詩曰憂憤呼天灑酒卮六年辛苦戀王畿生前痛爲忠奸辨身後寧知仆立碑報國痴心終不死還家春夢總無期汨羅江上逢人語慚愧無能續楚辭蔣乾昌詩曰天地以來不可欺寸心肯許世人知奸臣竊國非常慘志士成仁自古悲辛苦卜年今已矣間關千里竟河之孤魂縹緲隨風去化作山河壯帝畿胡士瑞詩曰撫景千年恨捫心一寸丹太阿柄已失巢覆卵無完夜雨青燐暗秋風白骨寒彼蒼如可叩封事死猶彈朱議鼎有精忠貫日吞河嶽傲骨凌霜砥浪濤之句餘皆失傳其地在安隆所北關之馬場異時詔立碑表之曰十八先生成仁處

滇南風俗詩

明御史施武無錫人戍滇時有七絕九首皆竹枝鼓子之類也其一鳳羽（山名）詞云鳳羽低連鄧賧川山頭流水屋邊田額尖新樣姑姑帽五月羊皮帶汗穿（鄧賧詔名姑姑帽者滇人皆以羊皮繫額寒暑不去）街子（滇中作市曰街子以辰亥戌未日爲期）詞云猪街才罷又龍街蠻女牽羊入市來背上擔兒嘗慣負胭脂落盡小桃開土官出山（土官惟參謁官長始冠帶居常但用皂綾青布裹頭）詞云嗚嗚牛角滿山陂腰下橫刀挈箭隨雜部椎頭皆束帛皂綾纏額長官司煮鹽（滇中鹽井四惟黑白二井稅課甚多餘皆不及焉）詞云使君不及鬱林廉舊例逡巡新例添白井爭如新井好一斤水煮半斤鹽歸化（滇中山茶天下第一惟歸化寺者其本合抱花大如盂國初前物也往來宦遊羇客留別交好至此莫不墮淚）詞云鴛鴦夢斷綵樓空馬首蕭蕭故向東歸化寺前多少淚年年三月蜀茶紅麗江（麗江卽古窄國也地寒五穀稀少惟產貝金毛布之類方伯用貢金必索其值從來直指公皆者不按其地聽之而已人皆耳上貫環好衣紅與西域相類）詞云麗江水繞雪山寒郡縣羈縻異國看千里羅些（地名）無貢賦黃金有賦不輸官永昌（永昌

故哀牢國也國初流配多吳人故語言風俗盡似南都爲滇之首郡 詞云漢武窮邊開永昌哀牢部落散丁當流人不學花蠻語城郭風煙半建康寶井（寶井在姚關萬里外非容易至販者止於緬中交易緬中多瘴癘除寶冬與初春通三夷猶不敢出）詞云緬中花落滿蠻山千兩鴉青易上還寒食雨飛防瘴癘漢人不敢出姚關（鴉青寶石名時適有是寶重一兩三錢價三千貫）賣雪（大理蒼山雪六月不化市上女郎賣之猶吳下之賣氷也）詞云雙龍關裏百花香銀海透迤抱點蒼六月街頭敎賣雪行人錯認是瓊漿

本朝雲南提學烏城吳應枚有滇南雜詠三十首亦竹枝之類也其一云迎年治具盍朋簪圭竇光微屋宇深待覓氍毹姚楚遠淸香滿地灑松鍼（新正元旦民間採松鍼鋪地以代氍毹名曰松衣姚安楚雄出花氈紅章白質燦然可觀）其二云挂箋五彩當門颭對幅雙題比戶封晨起炷香酬祖德家家街植兩科松（歲首鏤彩紙或結箋毬懸門額名曰挂成斫松枝高丈餘夾植門外插香於松上以迎祖考）其三云潑眼花光處處皆不留鈌地巧安排緣壁綠髮金剛纂壓瓦黃森石斛釵（金剛纂綠色無枝葉似仙人掌而方刺密有毒用代籬落金釵石斛性喜燥植屋上更茂盛）

其四云梯田百級計雙耕曲直高低地勢成芑種未過秧出水山農日日聽雷鳴梯田以高下形似名候雷雨而栽又曰雷鳴田傭工力作不計畝計工謂之曰雙亦耦耕之意　其五云碩果何曾墮雪霜樹頭數載歷靑黃餉君佛手柑如斗濾取珠槽半甕香佛柑四五年者取以釀酒味香辣　其六云井滷煎熬抵海沙釜形半破或如瓜年來鹺政淸于水無復心驚普洱茶迤西率多鹽井煎熬成塊普洱產茶舊頗爲民害今已盡行革除矣　其七云斤斧雜施旦旦樵山根綠樹達山椒無端野燒燔空起遮莫來年好種菽山多雜木今歲燒荒明年始可種菽所謂火種也　其八云寺前白塔卓三錐禪室叢叢徑委蛇燒誌周廊多古碣黃華手搨老人碑大理府城多古塔三塔寺最大寺中有金黃華老人王庭筠所書四絕句碑字極蒼古　其九云榆城士女競喧闐暮雪三春凍未開鳳眼洞連三塔寺邀儂十八棍街回季春十有八日榆城大集百貨皆至鳳眼洞在三塔寺　其十云螺髻層層辮髮旋黃金耳墜一窩圓孽龍枉羡王姿美新製盤雲哈噠氈舊傳洱海有孽龍能攝人今榆城婦女多戴哈噠氈帽製類兩兜以避龍祟云　其十一云經傳白馬字全譌鳥跡蟲書少磔波垂老夷人知佞佛齊將鈴鈸佐

咿唔 僰夷誦白經以沂䆺文支離不可辨識 其七二三云蒼龍亙脊稜稜碧峻極中峯未許攀薄暮濃雲深護頂凌晨積雪滿煙鬟 點蒼中峰高入雲表終年積雪春間氣煖日亭午雪漸消傍晚黑雲蓋山頂明晨起視之積雪滿山次日復然 其十三云十九峯四十八溪溪溪溪水漾玻璃崖陰定有潛蛟臥噴出清流灌稻畦 點蒼山有十九峰峰陰十八溪陂田藉以灌溉 其十四云宛轉紅牆綠樹縈感通佳處試茶鐺望中洱海開奩影照出山腰玉帶橫 感通寺在大理府城西產茶 望蒼山白雲如帶橫束山腰土人呼為玉帶雲 其十五云到小雲南一水通飄揚血色綺羅叢莫教擔雪街頭賣剩取瓊漿染大紅 雲南縣俗名小雲南土產細布名洱海紅以雪水染色更鮮艷 其十六云雞足名山大道場西來迦葉意茫茫半空雲影明於鏡法界三千照佛光 雞足山在賓葉川州東乃迦白道場寺院最多林巒深秀山頂白雲橫空照見人影洵奇觀也 其十七云百丈奔湍勢擊撞鐵緪貫石駕成杠驅車經歷鞦韆板懸度遙連溜筒江 滇中鐵索橋最多惟保山縣跨瀾滄江者長三十餘丈車馬往來裊裊浮動溜江筒接滇境懸繩兩岸以渡人馬 其十八云西湎孟緬障南陲百戰雄風劫後棋獨有方塘一泓水至今人說易羅池 永昌府界西連孟定緬甸等處乃蒙段用兵之地易羅池在府

城西其十九云龍泉門外俔龍泉地湧琲珠荇帶縈流過水亭成巨浸茭蒲淼淼一湖煙龍泉亦名噴珠在永昌府城西門外水從地湧瀦而爲湖宛然江鄉風景其二十云寶藏爭傳出永昌纏絲瑪瑙閃金光盛朝不尙珍奇貢琛獻無煩達尙方纏絲瑪瑙質白絲紅宛轉如繪金光閃似水晶俱寶石也其二十一云邊隅生齒今繁盛簇簇嬰孩裹繡繃村嫗山農齊襁負馬前羅拜乞題名按試迤東經過村堡男婦抱孩童携紙筆環拜乞名每至擁擠不前其二十二云列炬光回學海澄煥文燎火證元鐙藜蒿寨是芙蓉鏡不用扶鸞事可憑臨安府學泮池深廣名學海面煥文山山頂藜蒿寨夷人所居每當大比於六月星回節視池中火影卜鄉薦多寡歷科不爽其二十三云奇觀第一推閣洞鬼斧雕鎪杭易成直向七條橋上過仙枰坐隱聽濤聲臨安閣洞舊名岩洞今名雲津洞深二十餘里廣二十餘丈石乳凝結千態萬狀內有大河湍流奔駛浮橋橫亘凡七最深處有石楸枰一石坐具二云係飛仙游戲處其二十四云嗚烟蘆笙和口琴依稀聲調雜南音新腔草桿何須打莽伕于今盡革心蘆笙口琴猓樂器其音悽以怨打草桿曲調名男婦皆能歌之蓋取撲滅醜類之意其二十五云陂陰雨後擷蒙薁玉版應甘拜下風蕈滑菌香雞葼美嘗君兼味嗜皆同雞葼產蒙自少佳味極鮮美

其二十六云燃香走病拜黌宮指按碑文義未通笑向兒夫問何字悔教雞卜驗維熊臨安八於元夕炷香拜學宮謂之立百病就香光中摸索碑字以占一年休咎雞卜用雞骨爲卜夷俗也其二十七云巧聯花串理殘妝金步搖乘綴耳璫小繖避人窺半面一窩雲繞瑞香香阿迷彌勒等處婦女出門率持小綵繖線穿瑞香成串盤髻上云仿宮妝也其二十八云掃除伏莽靖蠻煙爨僰輸誠授一廛日暮魯魁山下過何人敢索保頭錢魯魁山在普洱境內昔爲夷猓出沒之區今已成通衢矣其二十九云剎生爐冷佐椒馨佳節星回味薦腥醉爇松明照田畔要憑炎火逐蝗螟六月二十四日爲星回節切生豬肉雜椒薑食之燃炬以多爲勝攜照田塍云可避蟲蝗東西處處皆然其三十云春温藹藹四時花當暑無煩御葛紗閒憩柳陰思解渴賽紅爭劈蜜瓤瓜滇南之花四時不絕炎夏亦同春令指西瓜辨其紅白以爲勝負謂之賽紅

種人詩

本朝王堯衢詠永昌種人詩十首雖不甚佳存之以見異俗詩曰爨字夷經科斗精也知天象斷陰晴覡皤若用雞爲卜何似天臺禱太清爨蠻

官娜管長異諸蠻胸背粧花婦女顯跣足踏歌眞個妙蘆笙吹罷舞衣還（妙猓猓）酋長之妻數百多竹樓茅舍娶嬌娥鴝鵒不用撩夷妬奈爾中華獅吼何（僰夷）微盧彭濮載周書百濮爲蒲西徼居貴者看頭綰百結那堪賤漆黑藤餘（蒲人）貝葉傳經金字光椰將樹酒共傳觴國人槃首皈依佛花落香臺顧象王（緬人）烏喙何如古越王可縫尺布不成裝出關若似當年事也傍雞鳴客孟嘗（羯些子）狠人無甑竹筒炊探取蛇蟲嘉饌奇木葉蔽身林作屋授衣刮盡樹人皮（野人）慣行妖術勝他蠻木石能移人肺肝任爾通身渾是鬼可能換我寸心丹（地羊鬼）佩囊綰髻性豪奢也學中州鬬麗華衣綵食甘騎坐象種人叢裏五侯家（遮些）生平畏濕好居山火種刀耕不墾開無似阿昌隨處好紅藤腰束葛衣斑（阿昌）

又本朝劉世長有開化種夷詩五首云種分黑白負豪強醉裏戈矛馬上鎗早過方知錯處悔不于悔後更思量（猓猓）心強身弱怒生嗔報怨忘

恩不間親旣在活時常變鬼是誰教爾更爲人永獨夷力作殷勤崖穴處
收成男婦笙歌舞籠中有物不堪嘗一粒刀圭猛如虎土猿少種禾苗多
種靛深林青白何人辨等閒菽水不承歡病後傾囊尋鬼獻阿泥三尺刀
環七尺琴板崖附葛窮猿鼠幼小生來不見人紛紛刼奪誠難數猓雞山蘇
類

華竹詩存六則

華竹新編者望江檀默齋萃攝元謀令時著一洗志乘舊習出以新裁
叅以史法爲邑志中獨闢一徑故亦不曰元謀縣志而曰華竹新編也
其記寺觀文苑流寓處頗似詩話爲採六則如左

元謀法靈香山二寺乃邑之名刹與縣東雷應山相距里許後倚靈峯
前俛能海古樹青蒼靈泉甘冽祇林淨地此其首矣茲山昔稱富厚且
多能文字之僧曹亮彭學曾張祝莫士超俱有贈香山寺僧詩曹詩云

碧雞山外行蹤倦坐看天花集法筵寶殿香淸古佛篆寒潭月上老僧禪吳鄉幾度還邱壑滇海何期漱石泉欲續匡公蓮社約題詩先寄古松邊彭詩云霜冷金沙萬里空禪關高挂一燈紅蒼煙凍合天邊樹淸籟吹殘林外風噭噭哀猿驚客夢蕭蕭落葉打簾櫳春雲變幻開舒卷鎖斷香山翠幾重張詩云青山矗立俛金沙松葉紛披幻綠霞空谷水爲流藏古寺深林鐘響散天花雲飛石路疑留客風送蘭香漫煮茶極目蒼煙悲薄宦空憐淸夢滯天涯莫詩云峭壁危峯萬仞餘山僧不世與人俱裁雲作衲閒舒卷剪石爲箋老蠹魚靜裏自能忘色相忙中不解送居諸滇南漫道無山水巖髻峯高結草廬

元馬樓卽邑署前僂城臨河上而樓因名焉彭學曾莫士超有元馬樓詩彭詩云元馬河邊元馬樓昔時旌節此曾留蒼煙輕鎖庭前樹綠水遙分郭外洲荒塚無魂嘶夜月暮雲有骨葬春疇年來作客偏多病花

放鵑啼總是愁莫詩云郭外千峯鎖翠林樓前樹色曉煙深東風吹落桃花片香靄斜分楊柳陰水面野鷗棲遠岸天涯淸笛隔遙岑不知身在春山裏且向尊前醉日沈士超邑令莫舜鼐之子也舜鼐亦有題迴龍寺壁詩曰幾曲淸溪幾片雲籠山晴色翠痕分長林楓葉搖霜冷高殿風聲隔水聞山鳥啼紅竄遠樹江籬散綠映斜曛臨風吹得禪心動松響還疑花雨紛散盡香煙水自流亂峯空影對山樓天邊閒鴈秋風遠石上枯花覺性留正好裁雲飛草檄何須剪衲補滄洲年年登眺開黃菊不負陶潛萬里遊

坦園者舜鼐所葺也莫君父子愛文藝賓客最盛有韓斯盛者著坦園四詠園中雜植花竹而金蓮同莖數蕊駢開尤爲奇異賓客各賦詩美之而蔡維馨詩云總緣縣有神仙令種得花來花也仙尤爲警拔莫君政暇多有閒趣嘗種槐實于其苗也推其八字而詠之其題卽所謂庭

前手植小槐苗於癸酉年辛酉壬子壬申枝幹甚茂者也詩云六載邊荒喜種槐看來條幹已成材葉披牆角枝猶輭影値陳冬翠未衰記得生時方八月還將出處合三才何年結子携歸去積德堂前次第栽于是熊戴諸人皆和作然莫及鼐三才者謂壬癸辛也是時坦園新成賓客頌之甚盛而彭學曾詩云燕子來新屋橫塘釀落花泥香飛柳絮風暖卷窓紗春到他鄉夢秋歸何處家畫梁深寄託領紫莫頻誇得規諷之意矣厥後馬給事有賦坦園桃花詩云無邊春色不遮欄小苑桃花破曉寒碧柳黃槐教獨立短牆茅屋此殊觀輕陰釀雨天含笑白月移鐙夜合歡今日故園餘萬里雪中應報早梅殘坦園雖微亦小邑一時勝事不知何時巋廢更無有議復之者

曹亮不知何處人也嘗客元謀有詩數章皆淒怨之音其茶房山有懷云老至無家別飄零何處邊音書常不定生死倩誰傳山色移暉曉溪

聲醒夜眠空亭孤月下顧影一潸然贈觀音寺僧云策杖隨孤往飄然野外身禪心眞似水鶴渚遠同人邨壑猶堪羨煙霞得所鄰纖塵飛不到何處話疎親之雷應山詩云山高人不寐惜別聞天明未盡來時意還牽去後情雞鳴愁聽雨鐘亮喜占晴百慮心俱滿因憐世路輕詠山竹云修竹已成陰幽棲意欲深凌霄稱勁節插漢識虛心丹鳳豈無食蒼龍得入林低烟橫野外風雨自森森

彭學曾字孝頤松江人莫君令元謀學曾自蜀來客之爲修元謀志詩學最工其至元謀喜雨詩云東風吹雨落湘簾始信滇南夏不炎修竹窓前四五个亂峯天外兩三尖花飛答徑香泥滑燕語茅檐客夢甜起聞金沙江裏浪夜來新漲可曾添題元馬樓云游子悲搖落關山歲月深十年湖海意萬里故園心傲骨留長鋏閒愁急暮砧嗟嗟虛壯志我醉且浮沈宿萬里樓云萍跡眞無賴輕爲萬里游荒煙增客恨邊日冷

江流不解劉伶醉偏多張翰愁思歸歸未得難去又難留又登樓詩云去年失意海門秋今日來登定武樓元馬已無千里骨吳生徒白半邊頭風吹雨氣山如醉簾卷花香人自愁惟有青蘋今向在夜來寒影躍清流除夕詩云元馬春來又一年閒雞徒愧祖生鞭滄江飛鴈難成字寒夜掄杯欲問天雙劍已隨人共老寸心偏與夢俱懸戀鄉不作椒花頌携杖明朝學阮宣又登樓春望賦江城子詞云流鶯啼處曉烟輕賣花聲柳梢青幾點春山樓外敵新晴最是無端心上事思鄉夢別離情開簾且自看花明吐輕盈影斜橫獨倚朱闌春色老山城漫道天南眞个遠千江省萬山縈

超仁字遊藝四川人嗣天童苦行自持其先未學不識文字能以堅悟遂精禪理住東林時事之者益衆不欲爲此名也去而來滇居香山以終其語錄所著皆眞積了徹實力見性之言嘗有山居詩五章最佳詩

云縱目遙天春晝長山雲如約護禪房窻櫺幾度虛生白夜月來時花正香雲鎖柴門久不開偶携竹杖過蒼苔野猿偷果頻驚顧長葉攀枝下石苔萬壑千崖一目中泉聲直過竹廚東茅廬小搆孤峯上海日遙從天半紅草榻衣和枕石眠總忘居世是何年有時殿上鳴鐘磬知是村翁化紙錢茅廬卓挂萬山中雙眼參寥宇宙空下視金江如白練頂摩霄漢孰能同

龍貞女詩

貞女昆明人王夢樓先生守臨安時爲序其詩曰貞女建水進士劉君恬聘爲繼室合笛窈羅將有日矣而乃公明才儁福遜厲人叔寶神清相非壽者貞女將投身於瀨水抗跡於汨羅上天鑒佑絕而復甦鄉里代爲之悲父母莫移其志先是劉君元配藐有遺孤賴巾幗之程嬰爲家門之周勃茹荼晝荻八歷寒暄卒以憂能損人才不偶數年未三十

嘔血而終盍卷施之草心本易傷共命之禽理無獨活矣貞女幼通經史善屬文內言不出世罕聞知孤子平矜頗能口誦摹曹娥之碑版每動悲哀聽女嬃之詈聲無非激楚嗚呼崩城哭市或無飛絮之才習禮明詩或乏貞松之節以文兼行自古爲難考厥遺徽有裨風化也乃表以詩詩曰重門苔跡厚一徑閉蒼蒼里合名全節詩曾譜斷腸玉因含璞貴蘭以被薰芳寄語貞松質無須怨雪霜按滇南詩略稱貞女有藏密詩抄一卷而集中祇選其元鳥行一首不知何故豈其稿先已遺亡此首乃其孤口誦者歟余因此序與詩夢樓集中不載故從臨安志中摘錄之

近華浦楹聯

近華浦去會城四五里在滇池濱一名草海煙水空濛遠山環拱頗有江鄉風景傍隄建樓名曰大觀其楹聯昆明布衣孫髯翁作也計一百

八十字頗爲該括文曰五百里滇池奔來眼底披襟按跡喜茫茫空闊無邊看東驤神駿西翥靈夷北走蜿蜒南翔縞素高人韻士何妨選勝登臨托蟹宇螺洲梳裹就風鬟霧鬢更憑天圍地更點綴些琴雨丹霞莫孤負四圍香稻萬頃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楊柳數千年往事注到心頭把酒凌虛歎滾滾英雄誰在想漢習樓船唐標鐵柱宋揮玉斧元跨革囊偉烈豐功費盡移山心力盡畫棟朱簾捲不及暮雨朝雲便斷碣殘碑都付與蒼烟落照只贏得幾杵疏鐘半江烟火兩行秋鴈一枕清霜

上海曹樹翹春林編

殊方上

妙香國

妙香國卽今大理古初國屬天竺水居陸之半爲羅刹所據好啖人有張敬者爲巫祝羅刹憑之一日老僧自西方來敬家託言欲求地藏修敬以告羅刹問需幾許僧身披袈裟手牽一犬指曰但欲吾袈裟一展犬一跳之地羅刹諾僧曰旣許合立符劵遂就洱水岸上畫劵石間于是僧展袈裟縱犬一跳已盡羅刹之地羅刹失措欲背盟僧以神力制之不敢背但問何以處我僧曰別有殊勝之居因于蒼山上陽溪化爲金屋寶所一區羅刹喜盡移其屬入焉山遂閉僧乃鑿河泥洩水之半是爲天生橋至今洱水島上有赤文如古篆籀云是買地劵

古初蒼洱之間林藪蔽翳人莫敢入有二鶴自河尾往來其中人跡之而入鏟刈榛蕪果得平土居之今南橋作雙鶴志不忘也　按俗以大士洩水未有居民故雙鶴引之然相傳大士以唐永徽四年始現身大理而葉榆則自漢時已置若謂至唐始有居民則蒙氏取河蠻太和城大釐城又于何所哉鶴柘事或在古初迨後邪龍作祟大士制之使不敢爲民害則有然耳

白國

白國之先有西海阿育王奉佛惡殺不茹葷腥又稱白飯王傳至仁果以慈信治國國人戴之漢元狩間常羌治滇池仁果治白崖兩國角立帝嘉仁果而惡常羌册仁果爲滇王仁果子孫不尚釆染不殺生命仍號白國傳世十七至龍祐那不變其舊諸葛亮定南中封祐那于其故地又移南中勁卒青羌萬餘家於蜀爲五部所當無前號爲飛將軍分

其羸弱配大姓焦雍婁爨孟量毛李爲部曲置五部都尉號五子故南人言四姓五子也晉罷寧州置南夷府統五十八部夷族都監行事每夷供貢南夷府入牛金旃馬動以萬計其四姓子弟仕進必先經都監夷人大種曰昆小種曰叟有桀黠能言議屈服種人者謂之耆老又有夷經南人言語雖學者亦半引其語與夷爲姓曰遑耶諸姓爲自有耶犯法者輒依之藏匿與夷至厚者謂之百世遑耶恩若骨肉爲其逋逃之藪故輕爲禍變恃此也俗尚巫鬼好詛盟拔石結草官常以盟詛要之諸葛亮乃爲夷作圖譜先畫天地日月君長城府次畫神龍生夷及牛馬羊後畫部主吏乘馬幡蓋巡行安卹又畫牛羊負酒齎金寶詣之之象以賜夷夷甚重之許致生口直又與瑞錦鐵券每刺史校尉至齎以呈詣

昆彌國

唐書一曰昆明西南夷也在爨蠻之北以西洱河爲界其俗與突厥畧同相傳云與包奴本兄弟國漢武帝得其地入益州部其後復絕諸葛亮定南中亦所不至唐武德四年巂治中吉宏緯使南寧因至其國諭之入貢新唐書又云土歊濕宜秔稻隨水草畜牧夏處高山冬入深谷今瀾滄衛永寧通安浪蕖間當是其地風俗亦略同大理志乃謂昆彌爲白崖非也諸葛亮伐南蠻戰於洱海之南白崖姚巂入滇古路何言不至耶其實昆明以地得名昆彌之爲昆明聲相近而譌耳

建寧國

在趙州彌渡三國漢時龍祐那改稱傳十七世至張樂進求唐永徽中讓國于蒙氏

兩爨

楚令尹子文之後受姓班氏西漢末食邑于爨遂以爲氏三國漢時諸

葛亮南征辟爨習爲官屬晉時有興古太守爨琛與將軍姚岳共破李驤于堂狼又有梁水太守爨亮叛降李雄爲寧州刺史尹奉所誅自後南北分爭寧州道絕爨氏以方土大姓自王蠻中宋元嘉中晉寧太守爨松子反寧州刺史徐循討平之其後爨龍顏仕宋爲龍驤將軍爨雲仕魏爲驃騎大將軍皆封侯梁太清中南寧州刺史徐文盛因侯景之亂召募群蠻數萬人赴荊州西爨爨瓚遂據有牂牁興古等郡朝廷不得已以爲寧州刺史瓚死子震翫分統其衆隋開皇中翫遣使朝貢未幾叛史萬歲擊之唐武德初以翫子洪達爲昆州刺史時益州刺史段綸遣使俞大施至南寧治共範川誘諸部皆納款貢方物兩爨始定貞觀初洪達死以其子歸王爲南寧州都督居石城襲殺東爨首領蓋聘及子蓋啓徙共範川天寶中有兩爨大鬼主崇道者與弟日進日用居安寧城左聞章仇兼瓊開步頭路築安寧城群蠻震駭共殺築城使者

元宗詔南詔皮邏閣討之師大破州歸王及崇道兄弟千餘人泥首謝罪赦之俄而崇道殺日進及歸王歸王妻阿姹烏蠻女也走父部乞兵相仇於是諸爨亂阿姹遣使請皮邏閣求殺夫者書聞詔以其子守隅爲南寧州都督皮邏閣以女妻之又以一女妻崇道子輔朝然崇道守隅相攻討不置阿姹訴皮邏閣爲興師營昆州崇道走黎州遂虜其族殺輔朝居賞番厚閤邏鳳遣昆州城使楊牟利以兵脇西爨徙戶二十餘萬于永昌城東爨以言語不通多散依林谷得不徙又爨蠻之西有徒莫祇蠻儉望蠻南有東謝蠻南謝蠻西趙蠻等皆隋末唐初分據滇中地者

六詔

一曰蒙舍詔在諸詔之南故又稱南詔一曰蒙嶲詔一曰越析詔或謂麼些詔一曰浪穹詔一曰鄧賧詔一曰施浪詔各受唐爵爲諸州刺史

屬於姚州都督府受劍南節度使節制南詔至皮邏閣其勢寖强遂賂節度使王昱密求合六詔爲一朝廷許之初蒙嶲詔嶲輔首死無子弟佉陽照立佉陽照死子照原立喪明子原羅質南詔皮邏閣欲幷其國故歸其子原羅泉果立子居數月使人殺照原逐原羅遂有其地越析詔有豪酋張尋求烝其王波衝妻因殺波衝王昱召尋求至姚州殺之部落無長以地歸南詔波衝兄子于贈持王所寶鐸鞘東北渡瀘邑于龍佉河才百里吴雙舍使部酋楊墮居河東北皮邏閣樹壁侵于贈不克閤邏鳳自請往擊楊墮破之于贈投瀘死得鐸鞘故王出軍必雙執之浪穹詔其王豐時死子羅鐸立羅鐸死子鐸羅望立爲浪穹州刺史與皮邏閣戰不勝挈其部保劍川更稱劍浪詔皮邏閣遂有浪穹之地後鐸羅望死子望偏立望偏死子偏羅矣立偏羅矣死子羅君立貞元間南詔擊破劍川虜羅君徙永昌凡浪穹邆賧及施浪總謂之浪人亦

稱三浪澄賧詔其王豐咩初據澄賧爲御史李知古所殺子咩羅皮自爲澄川州刺史移澄川治大釐城皮邏閣襲敗之復入澄賧與浪穹施浪合兵以拒既戰大敗皮邏閣奪澄賧咩羅走保野共川後死子顛文托立南詔破劍川虜之徙永昌施浪詔其王施望欠居矣苴和城有施各皮者亦八詔之裔據石和城閤羅鳳攻虜之而施望欠孤立故與咩羅皮合攻皮邏閣不勝皮邏閣以兵脇降其部施望欠以族走永昌獻其女遺南詔丐和皮邏閣許之望欠渡瀾江溺死弟望千走吐蕃吐蕃立爲詔納之劍川衆數萬望千死子千旁羅顛立南詔破劍川千旁羅顛走瀘北三浪悉滅　先是又有時傍矣川羅識二族通號八詔時傍母皮邏閣女也其女復妻閤羅鳳初咩羅皮之敗時傍入居鄧川州誘三浪千餘勢稍張爲閤羅鳳所猜徙置白崖城後與矣川羅識詣吐蕃神州都督求自立爲詔謀泄被殺矣川羅識奔神州都督送之羅些城

封民國

蒙舍詔僭稱蒙氏始興曰細奴邏亦名獨邏消九隆五族牟苴篤之三十六世孫也其父曰龍迦獨將細奴邏自哀牢避難逃于蒙舍耕巍山之麓細奴邏素有神異孳牧繁息部衆日盛唐高宗永徽四年代張氏立國築城巄屽圖山國號曰封民上元元年細奴邏死子邏盛炎嗣睿宗太極元年死子炎閤嗣未幾死弟盛羅皮嗣元宗開元十五年死子炎閤嗣唐賜名歸義天寶七載死子閤羅鳳嗣代宗大歷十四年死子鳳伽异先死孫異牟尋嗣憲宗元和三年死子尋閤勸嗣元和四年死子勸龍晟嗣元和十一年爲其下王嵯巔所弑弟勸利晟嗣穆宗長慶三年死子豐佑嗣宣宗大中十三年死子世隆嗣即唐書避元宗諱改書爲酋隆者也僖宗乾符四年死子隆舜嗣昭宗乾寧四年鄭買嗣密令豎臣楊登弑之子舜化貞嗣天復二年亦爲買嗣所弑蒙氏滅自細

奴邏至舜化凡十有四世歷一百五十年　又滇考載閤羅鳳僭稱大蒙國異牟尋改號大理世隆又改大禮至隆舜始改封民並存以備考

九隆

九隆者哀牢有婦人一產十子九隆其一也其九子曰眉附羅曰牟苴誥曰牟苴酬曰牟苴篤曰牟首託曰牟苴林曰牟苴頌曰牟苴閃九隆長而黠慧嘗有天樂奏鳳凰棲五色花開之祥衆遂推爲酋長

哀牢世傳

九隆之後曰禁高嗣爲安樂王以夷語之訛後世呼爲哀牢高爲九隆子若孫未詳禁高死子汲嗣子汲死子建非嗣建非死子安樂嗣安樂死子桑耦嗣桑耦死子柳承嗣自柳承以前俱分立小王散居谿谷未嘗交通中國柳承死子賢栗嗣賢栗率衆人歸附光武乃封爲酋長賢栗死子類牢嗣建初元年類牢反爲諸夷所殺九隆之裔

遂衰九隆兄牟牟苴頌之四世孫曰仁果時居白岩號曰白子國傳十七世至龍佑那諸葛孔明以爲酋長賜姓張氏孔明又譜其世系而建封之後稱九十九詔者此也又十七世至張樂進求遜位于蒙氏唐貞觀時也蒙氏者九隆兄牟苴篤之後也漢末自永昌徙蒙舍傳三十六世至龍迦獨爲蒙舍酋長細奴邏嗣遂爲蒙舍詔細奴羅死子羅盛炎嗣羅盛炎死子晟羅皮嗣晟羅皮死子皮羅閣立皮羅始築永昌城而有其地皮羅閣死子閣羅鳳嗣閣羅鳳死子鳳迦異先死孫異牟尋嗣嘗于永昌之西南立軟化府異牟尋死子尋閣勸嗣尋閣勸死子勸龍晟嗣爲羣下所殺弟利晟復嗣利晟死子豐佑嗣世傳豐佑取功戎雋三州遂入成都掠子女工匠技藝數萬人南歸永昌今其遺裔多居山谷蓋爨人之類云豐佑死子酋龍嗣酋龍死子法嗣死子舜亡嗣爲清平官鄭買嗣所殺而哀牢之後遂亡

世隆

南詔世隆母漁家女也浴于江金龍交之生世隆七歲開掌掌文有通蕃打漢四字迨長嗣位爲唐邊患二十年後唐得其年庚令太史推之知其爲龍也

南詔僭封

異牟尋先居史城連吐蕃入寇爲李晟所破乃懼改城羊苴咩僭封點蒼山爲中嶽絳雲露山爲東嶽蒙樂山爲南嶽高黎貢山爲西嶽玉龍山爲北嶽黑惠江瀾滄江金沙江爲四瀆其地東至銅柱鐵橋蟠桃玉榆東南至交趾南至驃國木落山西至大石西北至吐蕃北至神川東北至黔巫八方之地屬以八演從中國教令別都曰善闡皆中國降人爲之經畫

南詔官職

南詔建國立把國事八人曰坦綽曰布燮曰久贊謂之清平官猶宰相也曰酋望曰正酋望曰員外酋望曰大將軍曰員外猶試官也立九爽分理曰幕爽主兵曰宗爽主戶籍曰慈爽主禮曰罰爽主刑曰功爽主官人曰厥爽主工作曰萬爽主財用曰引爽主客曰禾爽主商賈皆清平官酋望大軍將兼之又立三托曰乞托主馬曰祿托主牛曰巨托主倉廩大府主將曰演習副曰演覽中府主將曰繕裔副曰繕覽下府主將曰澹酋副曰澹覽小府主將曰幕撝副曰幕覽府有陀酋若管記曰陀西若判官王自稱曰元謂其下曰昺王母曰信麼亦曰九麼妃曰進武外有六節度曰銀生曰永昌曰劍川曰弄棟曰柘東曰麗水又有東川節度王嵯巔嘗爲之通海節度段思平嘗爲之有二都督曰會川曰通海治民者有十賧一曰雲南賧一曰白厓賧又曰勃弄賧一曰品澹賧一曰邆川賧一曰蒙舍賧一曰大釐

賧又曰史一曰苴咩賧又曰楊賧一曰蒙秦賧一曰矣和賧一曰趙川賧人丁壯者皆爲戰卒王之親兵曰朱孥佉苴佉苴韋帶也兵百人置羅苴子統一人凡兵出以望苴子爲前驅以清平子弟爲羽儀王左右有羽儀長八人清平官見王不得佩劍惟羽儀常佩之爲親信有六曹長曹長有功補大軍將大軍將十二與清平官等列自曹長以降繫金佉苴尚絳紫有功加錦又有功加金波羅金波羅虎皮也

長和國

鄭買嗣僭稱長和國買嗣鄭回之後世爲蒙氏清平官弒主自立後梁太祖開平四年死子仁旻嗣後唐莊宗同光四年死子隆亶嗣後唐明宗天成三年爲楊干貞所弒自買嗣至隆亶凡三世計二十六年

天興國

天興國趙善政僭稱善政寍北佉逸塝人爲鄭氏清平官干貞弑主皆善政協謀干貞欲自立恐有變陽推善政立之天成三年爲干貞所廢幽死立甫十月

善政微時採薪山中晝寢夢神曰柴有矣往往如是告其母母往驗之果然後爲清平官一日途行天殞石于前石裂有紅字曰善政爲天子未幾楊干貞奪鄭氏而立善政

義寍國

楊干貞和村人爲鄭氏東川節度使旣廢善政遂自立後晉高祖天福二年通海節度使段思平起兵討之干貞出走永昌自縊死立十年

大理國

段氏之先白人也至段儉魏與鳳伽異敗鮮于仲通於西洱河蒙氏權爲清平官　名忠國六傳生思平爲通海節度使楊干貞忌之思平隱

姓名爲獵者以一犬自隨至品甸投宿主人家有一戟生牛革四疊入夜風忽吹戟洞貫牛革思平驚曰是何銛利豈神戟耶及明以犬易戟又得神驥於葉鏡湖飢摘野桃剖之核膚有文曰靑昔思平析之靑乃十二月昔乃二十一日今楊氏政亂吾當以是日舉義乎遂借兵黑爨三十七部皆助之至洱河是夕夢人斬其首又夢玉瓶耳缺鏡破櫃不敢進其軍師董迦羅曰三夢皆吉兆也公爲丈夫去首天子兆也玉瓶去耳爲王王者兆也鏡中有影如人有敵鏡破則無影無影則無敵也乃決明旦引兵欲渡莫知所從見江尾一婦衣白披纓而浣者指曰人從我江尾馬從三沙矣爾國名大理從之得濟旣逐楊氏而有其國遣人於江滸覓白衣婦不獲掘地中得白石大士一座遂改國號曰大理立八年後晉出帝開運二年死子思英嗣叔思良廢之自立思良立六年後周太祖廣順元年死子思聰嗣立十八年宋太祖開寶元年死子

素順嗣立十七年太宗雍熙元年死子素英嗣立二十四年眞宗大中祥符元年死子素廉嗣立十四年乾興元年死姪素隆嗣立五年仁宗天聖四年避位爲僧傳國素廉之孫素貞素貞立十五年慶歷元年死孫素興嗣立五年慶歷六年爲諸大臣所廢思艮之後無可立者乃更立思平曾孫智恩之子思廉思廉立三十一年神宗熙寗八年傳位於子廉義廉義立六年元豐三年爲其臣楊義貞所弑義貞簒位凡四月岳侯高智遺子昇泰起東方兵討滅之而立廉義之子壽輝壽輝立二年通於高氏元豐五年避爲僧更立思廉之孫正明正明立十二年哲宗紹聖元年亦避爲僧國人奉高昇泰立之而段氏中絕昇泰立二年紹聖三年死子泰明奉父遺命立段正明之弟正淳高氏世爲相時波斯崑崙諸國來貢大理者皆先謁泰明稱國主焉正淳立十三年徽宗大觀二年避位子正嚴嗣立四十年高宗紹興十七年避位子正興嗣

立二十五年孝宗乾道八年避位子智興嗣立二十九年寧宗慶元六年死子智廉嗣立六年開禧元年死弟智祥嗣立三十四年理宗嘉熙三年傳位於子祥興祥興立十四年淳祐十二年死是歲卽元憲宗二年也子興智立一年爲元所滅自思平至興智二十七世凡三百十七年元世祖旣破大理禽興智及高泰祥泰祥不屈欲官之嫚駡不受斬於五華樓下臨刑曰段運不回天使其然爲臣死國職也吾事畢矣時烈日當午忽雷電大作風沙愁慘觀者萬人莫不灑泣世祖曰忠臣也命收葬之未幾設都元帥府赦興智封摩訶羅嵯督領諸蠻卒以其弟段實繼之累授行省叅知政事諸郡總管實傳段忠以從征功授宣慰兼軍民萬戶府忠傳段慶封宣武將軍授雲南省叅政慶傳段正正傳段隆隆傳段俊俊傳段義義傳段光光初爲蒙化知府元大德中梁王以宗室鎭善闡與段氏分域構隙大破光兵光將高蓬守羅那關梁王密

招之不從乃賂庖人刺蓬以其首獻王更殺庖人以自解至正十二年段功繼爲摠管明玉珍寇雲南梁王奔威楚諸部悉亂功進兵于呂閣敗玉珍子關灘玉珍收餘衂再戰殺段氏驍酋鐵萬戶亦古田寺段氏火之珍軍亂死者什七八追至回燈關大敗之玉珍毋自蜀寄軍中書言務得南中功獲之使楊淵海更其辭令蚤還募人將書往其臣陳惠曰吾以一命救萬人書至玉珍默默遂遁歸功追至七星關大挫其衆梁王德功以女阿蓋妻之功夫人高氏寄樂府一章促之歸段功得書乃歸旣而復往左右譖于王曰段平章有來大此呑金馬嚥碧雞之心矣盍蚤圖之梁王密召阿蓋命曰親莫若父母寶莫若社稷功今志不滅我不已脫無彼猶有他平章不失富貴也今付汝孔雀膽一具乘便可毒殪之蓋潸然受命夜寂私語功曰我父忌阿奴願與阿奴西歸因出毒具示之功曰我有功爾家我趾蹶傷爾父爲我裹之爾何造言至

此三諫之終不聽明日邀功東寺演梵至通濟橋馬逸因命蕃將格殺之阿䄄聞變哭失聲曰昨暝燭下才講與阿奴雲南施宗施秀煙花殯身今日果然阿奴雖死奴不負信黃泉也欲自謀梁王百計防衛阿䄄作詩愁憤而死詩曰吾家住在鴈門深一片閒雲到滇海心懸明月照靑天靑天不語今三載欲隨明月到蒼山誤我一生踏裏彩吐嚕吐嚕段阿奴施宗施秀同奴歹雲片波潾不見人押不蘆花顏色改肉屛獨坐細思量西山鐵立風瀟灑平章從官員外楊淵海亦題詩于壁曰半載功名百戰身不堪今日總紅塵死生自古皆由命禍福于今豈怨人蝴蝶夢殘滇海月杜鵑啼破點蒼春哀憐永訣雲南土綿酒休灑淚頻是日飲藥卒功有子寶女羌奴羌奴志復父讎將適建昌阿黎氏以繡旗遺寶曰我自束髮聞母稱父寃恨非男子不能報此旗所以識也今歸夫家收拾東兵飛檄西洱汝急應兵會善闡因作詩一首曰珊瑚勾

我出香閨滿目淒然淚濕衣氷鑑銀臺前長大金枝玉葉不芳菲烏飛兎走頻來往桃馥蘭馨移豈鑒惆悵同胞未忍別應知含恨點蒼低何彼穠兮花自紅歸車獨別洱河東鴻臺燕苑難經目風刺霜刀易塞胸雲舊山高蓮水遠月新春豐與秋重淚珠恰似秋宵雨千里關河幾處逢及寶爲總管明玉珍復侵善闡梁王遣叔鐵木的罕借兵大理時寶已長答書云殺虎子而還喂其虎母分狙栗而自詐其狙公假途滅虢獻璧吞虞金印玉書乃爲釣魚之香餌繡閨淑女自設掩雉之網羅況平章已亡兄弟聲絕今止遺一嫠一奴奴堪再贅華黎氏嫠又可配阿䗅妃如此事諾必借大兵如其不可待金馬山換作點蒼山昆明池改作西洱池時軍來矣書後附以詩云烽火狼煙信不符驪山舉戲是枝梧平章枉死紅羅帳員外空題粉壁圖鳳別岐山祥兆隱龍遊邳澤瑞光無自從界限鴻溝後成敗興亡不屬吾時明太祖開基金陵遣其叔

段貞奉表歸欵實死子明嗣未幾死叔世權國事明兵定善闡世遣張
元亨馳書請依唐宋故事潁川侯傅友德辱其使進師禽世段氏亡
按踏裏彩錦袚名也吐嚕可惜也歹我也押不蘆北方起死回生草名
肉屏風駱駝背也鐵立松林也皆夷語

附蒙鄭趙楊段僞號僞謚考

蒙氏細奴邏自稱奇嘉王僞號高祖邏盛炎僞號興宗盛邏皮自稱
威成王僞號太宗皮邏閣失號謚閣邏鳳歸吐蕃立爲東帝僞神謚
神武異牟尋吐蕃立爲日東王僞謚孝桓以父鳳迦異未立死追謚
悼惠尋閤勸號驃信帝僞謚孝惠勸龍晟僞謚幽勸利僞謚靖豐佑
僞昭成世隆僞謚景莊隆舜僞謚宣武舜化貞僞謚孝哀
鄭買嗣僞謚威德仁旻僞謚肅文隆亶僞謚恭惠
趙善政僞謚惠康

楊干貞僞謚肅恭

段思平僞號太祖思良僞謚聖慈素順僞謚應道素英僞謚明明素廉僞謚宣肅素隆僞謚秉義素貞僞謚聖德素興僞謚天明思廉僞謚孝德號興宗正淳僞號中宗正嚴僞號憲宗正興僞號景宗智興僞號宣宗智廉僞號享天智祥僞號神宗祥興僞號孝義

閣邏鳳降吐蕃始改元長壽異牟尋改元見龍曰上元尋閣勸改元應道勸龍晟改元龍興勸利改元全義豐佑改元曰保和曰天啓世隆改元建極隆舜改元曰貞明曰承智曰大同舜化貞改元中興

鄭買嗣改元安國仁旻改元曰天瑞曰景星曰安和曰貞祐曰初歷

隆亶改元天應

趙善政改元尊聖

楊干貞改元曰興聖曰大明

段思平改元文德思英改元文經思良改元至治思聰改元曰明德曰廣德素順改元明政素英改元曰廣明曰明應曰明聖曰明統曰明治素廉改元啓明素隆改元明通素貞改元正治素興改元聖明思廉改元曰保安曰正安曰正德曰保德廉義改元上德壽輝改元上明正明改元曰保定曰建安曰天祐高昇泰改元上治段正淳改元曰天授曰明開曰天政曰文安正嚴改元曰日新曰文治曰永嘉曰保天曰廣運正興改元曰永貞曰大寶曰龍興曰盛明曰建德智興改元曰鳳歷曰元壽智祥改元曰天開仁壽祥興改元道隆興智改元天定至壬子歲元世祖滅大理降其部落悉爲郡縣始奉正朔

按此條及九隆以下五條皆殊方事也通志併入軼事與高駢張安道等並列謬矣今更附於各國之後較尤明晰

大中國

高昇泰僭稱
後理國
段正淳僭稱
吐蕃
吐蕃在雲南鐵橋之北一名古宗一名西蕃一名細腰蕃在唐常寇雲南南詔不能勝讓之爲兄後劍南節度提南詔兵擣其巢穴斬首數萬永斷鐵橋自是不復爲滇患至明太祖平雲南遂裂吐蕃爲二十三支分屬郡邑以麗江控制古宗永寧北勝控制諸蕃麗江北境復與蕃接近者木氏屢以兵捕蕃拓地歲增差發大麥有差南國錄稱其傳世獨久其俗無地理風木陰陽吉凶之選而自唐至今千有餘年有土有官云
唐貞元中邊將告之馬李泌言於上曰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

食天竺則吐蕃自困馬易致矣再三辯論乃從之與回紇和親回紇可汗上表稱臣及兒上大喜謂泌曰回紇旣和矣所以招雲南者奈何曰回紇和則吐蕃已不敢輕犯塞矣夫招雲南是斷吐蕃右臂也雲南自古來臣屬中國楊國忠無故擾之使叛臣於吐蕃苦吐蕃賦役未嘗一日不思復爲唐臣故知其可招也

按以上十四國卽今大理麗江等府在唐宋時固爲外域故仍繫以殊方之名而別爲一篇要與緬甸越南二國名同而實則異者也另附錄三條地益荒遠古今皆不通中國特以紀載所及聊錄存之

獅子國

南詔時獅子國征緬甸請救南詔遣其臣叚宗牓將兵救之得勝獲獅子國旗幟金鼓兵仗而還緬甸酬以金寶不取取佛舍利至騰越聞其主詔卒楊苴顚篡立宗牓作書令苴顚迎舍利於其拜斬之歸國立蒙世

隆據此則近緬尙有獅子國或其時已滅其種已亡也或云子獅國卽古大秦國俟攷

狗頭國

雲南之潞江志稱源出雍望不知何地徐霞客遊記云源出狗頭國水漲時曾有狗頭人順流而下滇志本朝順治十七年順寧東北大江中浮來一屍人身而狗頭有髮無尾形體雖小手足股肱與人無異知府米㷆謂旣人類買棺瘞之按南詔徼外國進獻僬僥亦在其內僬僥小人不滿三尺此江遠通絕域或此人從僬僥浮來亦未可知但狗頭之云紀載未及也

白古

白古一曰百古梔諸蕃之會商舶合輳故國富饒其民沿海而居駕筏葢屋閭巷相通人煙湊接遠望幾如城市不知其爲浮家泛宅也其屋

蓋以椰葉堅厚如瓦颶不能飄或他徙起椿而行騰波入雲拔石上升無茲快縱擇佳處相聯下碇仍復比棟交甍土極沃肥倍於他壤收穫常豐然其俗聚族筏居仰商賈之利以饒給不事耕故沃土成爲曠土近時滇人賈緬有至其地者則頗多村居見滇客則驚喜曰吾老家人也延至其家飲食之村中間有老家人至各相招具饌黃髮垂髮爭以得見老家人爲樂問其何以至此則曰傳之故老皆曰吾輩數千人從桂家至此見地曠無居人分散居之此間樂不復思老家然見老家人來輒相愛留數日始聽客去他客至亦如是滇人因知白古有桂家桂家者昔無聞自緬役之興滇人爭傳桂家敏家故永明入緬所遺種也桂家宮裏鴈爲緬所迫謀內附赴孟連旋應周某招赴石牛廠置其妻囊占及男婦千餘人于孟連孟連土司刀派春索其畜産二女皆予之弁及囊占囊占怒殺派春一家三十餘口火其居而奔緬甸宮裏鴈不

知也永昌守楊重穀欲以獲賊爲功誘宮裏鴈送誅之于是緬酋聞聯動天下則囊占之爲也顧我軍敗時緬追正急囊占忽出截緬緬始退囊占語漢兵曰我囊占也先夫見害我乃與漢爲讐今大喪師汝瓶殘猶追之不已我心不忍故截退緬使汝輩得生歸歸語漢人知囊占以一女子雪恨報仇滅刀某全家招動木邦木梳以擾邊界使漢人疲于奔命若使漢不害我夫何至小夷跳梁若此言畢收淚揮其隊而去不復見宮裏雁死桂家盡散而其族在白古者甚多如蜂筑之雄于葫蘆白古地方大二千里而至于海蓋海濱之國也坤輿全圖註白古與緬甸疆亦不小矣夫距徼外極遠比于風災鬼難之域何以有桂家耶說者謂當日兕水杯殘蠻兇突發諸臣遘難桂家乘間得脫竄于白古而君之猶楚叔熊之逃難于濮而蠻也辨桂家者但取能了事謂已殪戎而桂家乃故在史稱周王子婦流入暹羅八十人其即桂家歟夫曰八

十人計其隨從必且數千從容南行至于暹羅而無所阻卽廠徒之桂家與緬家出入內地外地間亦縱橫自如想兕水設權時酋有暄客奪主之恐但一分散卽無憂非必欲盡殲之故任其與從亡之衆俱遠去迨檄來取索假貌似者以塞之主是役者恐遠行日久跡或露故以縊聞究不傳有塚墓是可疑也緬城爲大金沙江所經其下爲暹羅又下爲白古桂家君白古久落于蠻如山海經所載驩頭羽民之國俱居大荒赤水入海間原不足詫桂家所遺宮裏鴈種及緬家如伏波所遺之馬留人諸葛所遺之諸葛村而桂家至以數百人扼天生橋距緬兵數萬緬家且破阿瓦而走死其君荒外事之奇奇怪怪不可以常情常理測者類如此

按貌似塞責之語竟似永明未曾進關者然永明之縊俱有日月可考且有東昌李君調在三桂營中目擊可據不必以其無塚墓爲疑

則所謂桂家者不過隨從之屬非必即桂王而後謂之桂家也若韓淮陰之與李贊皇其後或爲韋土司或爲崖州猺人又當別論矣識者者裁之

滇南雜志卷十八

上海曹樹翹春林編

殊方中

緬甸國

緬甸古越裳地接於南交爲禹貢梁州外境在哀牢之外漢氏所謂西南夷者也漢曰撣國唐曰驃國至宋而緬之名始見元封以王明初頒衰不過在三宣六慰雲南土司之屬中葉漸强雄蠶食諸土司遂與明爲敵迨其季也斷其餘孽一舉而空之何其酷哉顧自紀緬者或謂自古不通中國或謂西南夷不知何種盖未之考也自漢光武二十七年哀牢王賢栗有中國聖帝之占舉種內附至明帝永平十二年柳貌繼之遂置永昌風教漸通矣和帝永元八年永昌郡徼外敦忍乙王莫延慕義遣使獻犀牛大象九年徼外蠻及撣國王雍由調奉國珍寶重譯

來獻帝賜以金印紫綬小君長皆加印綬錢帛安帝永初元年僬僥種夷陸類等內附獻象牙犀牛封牛永寧元年雍由調復遣使者詣闕朝賀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喜跳丸數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卽大秦也撣國西南通大秦明年元會帝作其樂於廷封雍由調爲大都尉賜印綬金銀幣各有差漢書音註撣音擅東觀漢記撣作壇撣與緬音近此緬國之所由來也雍由調與莫延陸類皆附永昌郡徼外而又獻樂於漢廷和帝至作之於元會其爲歡動中朝禮數有加猶越裳而後雍羌之獻樂於唐其繼志者也唐時驃樂之進由南詔其傳曰驃古朱波也自號突羅朱闍婆國人曰徒里拙在永昌南二千里去京師萬四千里東接真臘西接東天竺西南墮和羅南屬海北南詔地長三千里廣五千里東北袤長屬羊苴咩城凡屬國十八曰迦羅婆提曰摩禮烏特曰迦犁迦曰半地曰彌臣曰坤郎曰偈奴曰

羅聿曰佛代曰渠論曰婆黎曰渴陀曰多歸曰學旻飾卽舍衛瞻婆闍婆也凡鎭城九曰道林王曰悉利移曰三陀曰彌諾道立曰突旻曰帝偈曰達梨謀曰乾唐曰末浦凡部落二百九十八以名見者三十二曰萬公曰充惹曰曰羅君潛曰彌綽曰道雙曰道甕曰道勝曰夜半曰不惡奪曰莫音曰伽龍睒曰阿梨吉曰阿梨闍曰阿梨忙曰達磨曰求潛曰僧塔曰提梨郎曰望驕曰擔泊曰祿烏曰乞毛曰僧過曰提追曰阿末邏迦曰越曰騰陵曰歐咩曰磚羅婆提曰祿羽曰陋蠻曰磨地緜彌豆至坤朗又有小崑崙部王名茫悉越俗與彌臣同緜坤朗至祿羽有大崑崙王國王名掘利泊婆難多珊那川原大於彌臣緜崑崙小王所居半日行至磨地勃棚海行五月至佛代國有江支流三百六十其王名忠利些彌他有川名思利毗離芮土多異香北有市諸國舶船所湊越海卽闍婆也十五日行踰二大山一曰正迷一曰射𨈆有國其王名

思利摩訶羅闍俗與佛代同經多茸補邏川至闍婆八日行至婆賄伽盧國土熱衢路植椰子檳榔仰不見日王居以金爲甓府覆銀瓦爨香大堂飾明珠有二池以金爲隄舟檝皆飾金寶驃王姓困沒長名摩羅惹其相名曰摩訶思那王出輿以金繩牀遠則乘象嬪史數百人青甓爲圓城周百六十里有十二門四隅作浮圖民皆居中鉛錫爲瓦荔枝爲材俗惡殺拜以手抱臂稽顙爲恭明天文喜佛法有百寺琉璃爲甓錯以金銀丹彩紫鑛塗地覆以錦罽王居亦如之民七歲祝髮止寺至二十有不達其法復爲民衣用白氎朝霞以蠶帛傷生不敢衣戴金花冠翠冒絡以雜珠王宮設金銀二鐘寇至焚香擊之以占吉凶有巨白象高百尺訟者焚香跽象前自思是非而退有災疫王亦焚香對象跽自咎無桎梏有罪者束五竹捶背重者五輕者三殺人則死土宜菽粟稻粱蔗大若脛無麻麥以金銀爲錢形如半月號登伽陀亦曰足彈陀

無膏油以蠟雜香代炷與諸蠻市以江猪白㲲琉璃罌缶相易婦人當頂作高髻飾金珠琲衣青娑裙披羅段行持扇貴家者旁至五六近城有沙山不毛地亦與波斯婆羅門接距西舍利城二十日行西舍利者中天竺也南詔以兵彊地接常羈制之貞元中王雍羌聞南詔歸唐有內附心異牟尋遣使楊加明詣劍南西川節度使韋臯請獻夷中歌曲且令驃國進樂人於是臯作南詔奉聖樂用正律黃鐘之均宮徵一變象西南順也角羽終變象戎夷革心也舞六成工六十四人贊引二人序曲二十八疊舞南詔奉聖樂字舞人十六執羽翟以四爲列舞南字歌聖主無爲化舞詔字歌南詔朝天樂舞奉字歌海宇修文化舞聖字歌雨露覃無外舞樂字歌闢土丁零塞皆一章三疊而成舞者初定執羽簫鼓等奏散序一疊次奏第二疊四行贊引以序入將終雷鼓作於四隅舞者皆拜金聲作而起執羽稽首以象朝覲每拜跪節以鉦鼓次

奏拍序一疊舞者分左右蹈舞每四拍揖羽稽首拍終舞者拜復奏一疊蹈舞抃揖以合南字字成偏終舞者北面跪歌導以絲竹歌已俯伏鉦作復揖舞餘字皆如之惟聖字詞末皆恭揖以明奉聖每一字曲疊者名爲五成次急奏一疊四十八人分行磬折象將臣禦邊也字舞畢舞者十六人爲四列又舞闢四門之舞遽舞入偏兩疊與鼓吹合節進舞三退舞三以象三才三舞統終皆稽首逡巡又一人舞億萬壽之舞歌天滇南越俗四章歌舞七疊六成而終七者火之成數象天子南面生成之恩六者坤數象西南向化凡樂三十工百九十六人分四部一龜茲部二大鼓部三胡部四軍樂部龜茲部有羯鼓揩鼓腰鼓雞婁鼓短笛大小觱篥拍板皆八長短簫橫笛方響大銅鈸貝皆四凡工八十八人分四列屬舞筵四隅以合節鼓大鼓部以四爲列凡二十四居龜茲部前胡部有箏大小箜篌五絃琵琶笙橫笛短笛拍板皆八大小觱

纛皆四工九十二人分四列屬舞筵之隅以導歌詠軍樂部金鐃金鐸皆二掆鼓金鉦皆四鉦鼓金飾蓋垂流蘇工十二人服南詔服立鬬四門舞筵四隅櫛拜合樂又十六人畫半臂執掆鼓四人爲列舞人服南詔衣絳裙襦黑頭囊金佉苴畫皮鞾首飾袜額冠金寶花襦上復加畫半臂執翟舞俯伏以象朝拜裙襦畫鳥獸草木文以八綵雜華以象庶物咸遂羽葆四垂以象天無不覆正方布位以象地無不載分四列以象四氣舞爲五字以象五行秉羽翟以象文德節鼓以象號令遠布振以鐸明采詩之義用龜茲等樂以象遠夷悅服鉦鼓則古者振旅獻捷之樂也黃鐘君聲配運爲明土王德常盛黃鐘得乾初九自爲其宮則林鐘四律以正聲應之象大君南面提天統於上乾道明也林鐘得坤初六其位西南西南感至化於下坤體順也太簇得乾九二是爲人統天地正而三才通故次應以太簇三才既通南呂復以羽聲應之南

呂西方金也羽北方水也金水悅而應乎時以象西戎北狄悅服然後姑洗以角音終之姑故也洗濯也以象南詔背吐蕃歸化洗過日新阜以五宮異用獨唱殊音復述五均譜分金石之節奏一曰黃鐘宮之宮軍士歌奉聖樂者用之舞人服詔南衣裳翟俯伏拜抃合南詔奉聖樂五字唱詞五舞人乃易南方朝天之服絳色七節襦袖節有青褾排衿以象鳥翼樂用龜茲胡部金鉦搁鼓鐃貝大鼓二曰太簇商之宮女子歌奉聖樂者用之合以管絃若奏庭下則獨舞一曲樂用龜茲鼓笛各四部與胡部等合作琶琵笙箜篌皆八大小觱篥五絃琵琶長笛短笛方響各四居龜茲部前次貝一人大鼓十一分左右餘皆坐奏三曰姑洗角之宮應古律林鐘爲徵宮女子歌奉聖樂者用之舞者六十四人飾羅綵襦袖間以八采畏雲花履首飾雙鳳八卦綵雲花鬘執羽爲拜之節以林鐘當地統衆歲功備萬物成也雙鳳明律呂之和也八卦明

還相爲用也絲雲象氣也花鬘象冠也合奉聖樂三字唱詞三表天下懷聖也小女子字舞則碧色襦袖象角音主木有飾巽卦應姑洗之氣以六人略後象六合一心也樂用龜茲胡部其鉦掆鐃鐸皆覆以緋蓋飾以花趺上陳錦綺垂流蘇按瑞圖曰王者有道則儀鳳在鼓故羽葆鼓樓以鳳凰鉦樓孔雀鐃鐸隼以翔鷺鉦掆頂足又飾南方鳥獸明濟及飛走翔伏鉦掆鐃鐸皆二十人執擊之貝大鼓工伎之數與軍士奉聖樂同而加鼓笛四部四曰林鐘徵之宮歛拍單聲奏奉聖樂丈夫一人獨舞樂用龜茲鼓笛每色四人方響二置龜茲部前二隅有金部中植金鐸二貝二鈴鈸二大鼓十二分左右五曰南呂羽之宮應古律黃鐘爲右之宮樂用古黃鐘方響一大琵琶五絃琵琶大箜篌倍黃鐘觱篥小觱篥竽笙壎篪搊箏軋箏黃鐘簫笛倍笛節鼓拍板等工皆一人坐奏之絲竹後作一人獨唱歌工復通唱軍士奉聖樂詞雍羌亦遣弟

悉利移城主舒難陀獻其國樂至成都韋皋復譜次其聲以其舞容樂
器異常乃圖畫以獻工器二十有二其音八金貝絲竹匏革牙角金二
貝一絲七竹二匏二革二牙一角二鈴鈸四制如龜茲部周圓三寸貫
以韋擊磕應節鐵板二長三寸五分博二寸五分面平背有柄係以韋
與鈴鈸皆飾條紛以花氎縷為纓螺貝四大者可受一升飾條紛有鳳
首箜篌二其一長二尺腹廣七寸鳳首及項長二尺五寸面飾虺皮絃
一十有四項有軫鳳首外向其一項有條軫有鼉首箏二其一形如鼉
長四尺有四足虛腹以鼉皮飾背面及仰肩如琴廣七寸腹闊八寸尾
長尺餘卷上虛中施關以張九絃左右一十八柱其一面飾彩花傅以
虺皮為別有龍首琵琶一如龜茲制而項長二尺六寸餘腹廣六寸二
龍相向為首有軫柱各三絃隨其數兩軫在項一在頸其覆形如獅子
有雲頭琵琶一形如前面飾虺皮四面有牙釘以雲為首軫上有花象

品字三絃覆手皆飾虺皮刻捍撥為舞崑崙狀而彩飾之有大匏琴二覆以半匏皆彩畫之上加銅甌以竹為琴作虺文橫其上長三尺餘頭曲如拱長二寸以條繫腹穿甌及匏本可受二升大絃應太簇次絃應姑洗有獨絃匏琴以斑竹為之不加飾刻木為虺首張絃無軫以絃繫頂有四柱如龜茲琵琶絃應太簇有小匏琵二形如大匏琴長二尺大絃應南呂次應應鐘有橫笛二一長尺餘取其合律去節無爪以蠟實首上加獅子頭以牙為之穴六以應黃鐘商備五音七聲又一管惟加象首後度與荀勗笛譜同又與清商部鐘聲合有兩頭笛二長二尺八寸中隔一節節左右開衝氣穴兩端皆分洞體為笛量左端應太簇管末三穴一姑洗二蕤賓三夷則右端應林鐘管末三穴一南呂二應鐘三大呂下托指一穴應清太簇兩洞體七穴共備黃鐘林鐘兩均有大匏笙二皆十六管左右各八形如鳳翼大管長四尺八寸五分餘管參

差相次製如笙管形亦類鳳翼竹爲簧穿匏達本上古八音皆以木漆代之用金爲簧無匏音惟驃國得古製又有小匏笙二製如大笙律應林鐘商有三面鼓二形如酒缸高二尺首廣下鋭上博七寸底博四寸腹廣不過首冒以虺皮束三爲一碧條約之下當地則不冒四面畫驃國工伎執笙鼓以爲飾有小鼓四製如腰鼓長五寸首廣三寸五分冒以虺皮牙釘彩飾無柄搖之爲樂節引贊者皆執之有牙笙穿匏達本漆之上植二象牙代管雙簧皆應姑洗有三角笙亦穿匏達本漆之上植三牛角一簧應姑洗餘應南呂角鋭在下穿匏達本柄觜皆直有兩角笙亦穿匏達本上植二牛角簧應姑洗匏以彩飾凡曲名十有二一曰佛印驃云沒䭾彌國人及天竺歌以事王也二曰讚娑羅花驃云龍莽第國人以花爲衣服能淨其身也三曰白鴿驃云答都乘其飛止遂情也四曰白鶴遊驃云蘇謾底哩謂翔則摩空行則徐步也五曰鬬羊

勝驃云來乃昔有人見二羊鬭海岸彊者則見弱者入山時人謂之來乃來乃者勝勢也六曰龍首獨琴驃云彌思彌此一絃而五音備象王一德以畜萬邦也七曰禪定驃云掣覽詩謂離俗寂靜也七曲唱舞皆律應黃鐘商八曰甘蔗王驃云遏思略謂佛教民如蔗之甘皆悅其味也九曰孔雀王驃云桃臺謂毛采光華也十曰野鵝謂飛止必雙徒侶畢會也十一曰宴樂驃云嚨聰網摩謂時康宴會嘉也十二曰滌煩亦曰笙舞驃云扃那謂時滌煩暫以此適情也五曲律應黃鐘兩均一黃鐘商伊越調一林鐘商小石調樂工皆崑崙衣絳氎朝霞爲蔽膝謂之裓襦兩肩加朝霞絡腋足臂有金寶鐶釧冠金冠左右珥璫條貫花鬘珥雙簪散以毳初奏樂有贊者一人先導樂意其舞容隨曲用人或二或六或四或八至十皆珠冐拜手稽首以終節其樂五譯而至德宗授舒難陀大僕卿遣還開州刺史唐次述驃國獻樂頌以獻太和六年南

詔掠其民三千徙之拓東然則緬甸自漢及唐皆進樂於中國史傳所載如是之詳且云其地北接南詔東北袤長屬羊苴咩城今太和縣城也盛則總歸於一。曰撣曰驃衰則各土目分踞之互爲雄長不專一名而今阿瓦猶曰驃國城其地有曰驃甸雖南詔君長亦稱驃信非自古不通中國者也宋自玉斧一畫遂棄雲南何况塞外然白象之貢尙紀緬甸與波斯並至元開雲南始遣乞解脫因招緬甸至元十三年緬入寇大破之遂征緬至江頭招降其部甚多以天熱還師十九年二月征緬二十年十一月克之二十三年伐緬二十四年緬始平大德元年封酋的立普哇拿阿廸提牙爲緬王子信合八的爲緬世子緬之稱王自此始四年進白象五月王爲其弟阿善歌也所殺詔立其子窟麻歌撒八爲王罷征緬。自是終元之世常遣使入貢明洪武二十八年其酋卜剌浪分緬地以長子那羅塔管大甸次子馬者速管小甸卜剌浪死那

羅塔奪其弟地訴於朝詔兩解之時與木邦相仇殺子弟潰散國人共推莽得剌權襲宣德二年遂以為宣慰使八年入貢正統十二年以故宣慰子馬哈省以速剌叛為宣慰使景泰二年賜金牌信符是時緬甸與車里木邦老撾八百大甸大古剌麓川平緬馬撒為八宣慰使之一故等夷而緬甸且為木邦孟密所竊殺宣慰莽紀歲時嘉靖元年也六年乃命永昌府嚴時泰別立土舍莽卜信守緬甸紀歲子瑞體匿洞吾母家長遂據洞吾并古喇勝孟養招誘三宣不可制矣瑞體死子應裏嗣尤桀黠萬歷十年劉綎杜子龍大破之直抵阿瓦自是賊稍斂二十三年巡撫陳用賓用暹羅閒緬由是緬頓衰迨至順治十八年莽猛弒兄自立戕永明王君臣自是不通中國者六七十年雍正七年與整賣構兵求進貢而不果蓋百十年來中國幾不知有緬甸矣至乾隆十一年而吳丶丶　賢[illegible]吳尚賢者古石屏州民也家貧走廠抵徼外之葫蘆國其

酋長、大山王蜂鈍信任之與開茂隆廠廠大贏廠例無尊卑皆以兄弟稱大爺走廠二爺統衆三爺出兵時尚賢爲廠三爺則黃耀祖也廠既壯聚衆至數十萬一有警則兄弟全出尚賢身才小然臨陣先輒光鬚雖少皆擢起見者如遇矮脚虎無不驚走廠徒多才力數百斤礮可手挽而發之凡在夷方開廠者互聯絡有夷衆憎某廠欲攻之而憚茂隆阻用重幣假道尚賢陽許之而陰告某廠廠備之夷大敗回過茂隆截之無一脫者所獲不可勝計衆大歡喜飲謙中酒尚賢大哭哀不可止衆驚詰故尚賢曰吾非哭他哭此廠敗矣吾與衆兄弟忍饑寒開此廠今一旦有此无妄財懷父母妻子各思歸吾一人能支乎爲鑾有矣於是諸人各被酒爲豪舉盡探懷中所掠者棄之淵其操縱人皆此類也諸莽賊皆緬也畏之甚不敢侵然尚賢爲人陰鷙戾深平生所與故人聞其富往省之歡飈款接厚貺之抵境輒使人殺而奪之回如是卅一

其三爺心不善也謂此人非可久與處也乃謀自脫因請尙賢欲假徒往山獵尙賢許之因以其徒入葫蘆獵所書禽時以遺蜂筑蜂筑不之覺也一夜遂破其國而有之尙賢屢招其歸某不答先是尙賢之鄰有某者性忠實曾爲武弁頗識字會以老革不能自存往省尙賢尙賢雖富而妻子故在石屏從不寄分毫至是謂某曰凡來無能將吾銀出境者吾今使人送汝出且附銀與其妻某歸其妻遂使復往幸多得尙賢雖豪然故廠徒不識宮場事某因以進貢說之可邀恩得葫蘆國王尙賢正無如三爺者何聞若言卽心動某司爲寫介耿馬土司罕世屛獻茂隆廠抽銀課時銀之出也不可思議公私大充足當是時羣蠻最畏者茂隆吳尙賢與桂家宮裏鴈桂家者江寧人故永明入緬所遺種也緬刧永明時諸人分散駐沙洲蠻不之逐謂水至盡漂矣已而水至洲不沒蠻共神之百餘年生聚日盛稱桂家兵力强羣蠻長之廠力弱不

能支蠻者丐請卽得時亦有敏家大祇桂家之與也宮裏鴈貌偉而怪滿面皆髯每鬭矢石不能及身故爲蠻所畏時與緬酋隙尙賢伺間入緬欲和之不聽因搆緬與桂家戰不勝乃說其酋莽噠喇以進貢假威重可陰爲己地緬乃從所言然尙賢亦不解爲此謀時利尙賢者多故添此轉折尙賢但知自己進貢耳十六年進京貢十象幷諸物究不能得葫蘆劄付怏怏回已稟辭大府西行矣忽又追之回拘於空室餓而死尙賢死而廠徒潰蠻自是輕漢人矣時莽噠喇不道十七年敏家破阿瓦噠喇入據其城有甕藉牙者木梳之頭人也十八年九月與桂家戰勝之遂敗敏家及十九年正月噠喇爲得楞子所殺甕藉牙敗得楞自立於木梳尋徙阿瓦以力脅服諸土司且擊敗波龍廠走桂家遂纂緬甸莽氏絕二十五年甕藉牙死其子孟駱嗣與各部搆兵如故二十七年宮裏鴈爲所追率其下謀內附駐孟連孟連土司刀派春苛索

之宮裏厖不受土司約束會石牛廠周德威相招宮裏厖念妻妾不相能乃置其妻曩占及男婦千餘人於孟連而挈其妾並奴婢六人赴廠宮裏厖既去刀派春乃分散其人於各寨而置曩占及二女於城中曩占知入牢籠潛語其人但望城中火來接應耳已而派春索其畜產即與之索其次女即與之索其長女即與之乃索曩占曩占怒乘夜進其家手刃三十餘口遂縱火其徒見火光盡集偕撒拉孞等奔孟養遂歸緬甸而宮裏厖實不之知也而永昌守楊重穀聞變欲以宮裏厖爲功乃詷周某好迓之周某始以好意請爲護廠後迫於本府因賣友宮裏厖將行妾卜之不吉勸毋往不聽因泣而從之至永昌至省不敢輕動也獄已具殺之於甕城以其妾婢六人及阿占阿九付功臣家妾亦死之而緬禍自此起矣滇人每言吳尚賢宮裏厖若在豈有邊禍其說雖未必盡然然足以見邊之情形能保廠者即防邊也宮裏厖與木邦相

依倚旣死木邦遂降緬擾邊明年遂犯猛籠殺土目二十九年春遏三十年孟洛死弟孟駁嗣時犯九龍江出入無忌然不過小竄動而已未至攻寨圍城也而大員舉動張皇輒欲自往以僱禍機三十年三月三日總督劉藻至於自殺迨楊應琚至事已靖矣而聽副蔣趙宏榜之說生事邀功至於新街敗衂邊事無寧日矣三十二年三月楊應琚逮入都而以承恩公明瑞代九月進兵分兩路明瑞由木邦進額爾登額由老官屯進明年正月明瑞歿於緬忠勇公經略三十四年經略至於師緬人乞降遂班師四十一年孟駁死子墜腳牙嗣四十七年爲其下孟嘗所殺國人殺孟嘗立孟隕蓋甕籍牙之第四子也初爲僧至是國人迎立之五十三年順寧府知府全保順雲營恭將花連布會稟據耿馬土司罕朝瑷稟報奉委巡査滾弄江一帶以至騰越有緬酋孟隕遣大頭目業渺瑞洞細哈覺控委盧撒亞三名帶小頭目十二人跟役一百餘

人恭齎金葉表文金塔一座馴象八隻並寶石金箔檀香大呢象牙等物又具咨文一件咨稱孟隕係甕藉牙第四子自幼爲僧因兄懵駁死姪隧脚牙襲位淫惡不洪殄滅身亡頭人迎我掌管國事我深知懵駁父子行事錯謬蒙　大皇帝恩德如天撤兵以後不加征勦感激時深屢欲進貢因暹羅國時相侵擾幷移建城池未得備辦今荷
大皇帝洪福遠庇緬地得享安寧特差心腹大頭目業渺瑞洞細哈覺控委盧撒亞等遵照古例齎送表文象隻貢物懇請轉奏送京總督富綱當委中軍副將定住通事都司翁得勝等馳往耿馬察驗無異其大頭目內之細哈覺控卽係四十二年得魯蘊遣齎稟進關之孟幹小頭目內之孟團係前同孟幹進內之孟笑與翁得勝等認識所稟祈求入貢實爲眞切總督富綱會同巡撫譚尚忠因據情入告然以楊重英未經送出尚難遽信　詔以楊重英之送出與否無關緊要令派員先送

貢使親齎表文貢物遵行務於萬壽前趕至熱河象隻重累難行不妨委員按程護送凡筵宴接待事宜俱出優厚六月總督富綱令原任迤南道賀長庚順雲營參將花連布通事都司翁得勝副通事兵丁治在對伴送緬使細哈覺控委盧撒亞進京俱從優賞賚仍授賀長庚爲迤南道九月緬人送出楊重英行至耿馬病卒總督富綱會同巡撫譚尚忠具聞　詔以楊重英並無從順緬甸情事賞道銜并將伊子楊長齡釋放五十四年細哈覺控等回滇齎到賞賚各物并奉　詔遣還緬人孟五拉喀者朵波浦等四名回緬五十五年三月孟隕遣目便居未駝便居覺抓細利覺抓南達作蘇等齎金葉表文馴象六隻奇異花象一隻長壽聖佛一尊萬萬壽佛經一部及土產各物表文曰管轄緬甸地方小臣孟隕謹奏　大皇帝寶座命小臣前歲遣目投誠納欵仰蒙鴻慈恩准已屬萬幸乃上年貢使細哈覺控等轉回齎到御賜各種珍物

小臣出城三站跪領不勝感激歡欣嗣又蒙賞還緬人孟五等四名小臣差目赴關接回恩德如天將何國報欣聞今年八月恭逢　大皇帝八旬萬壽萬國來朝小臣已經歸附天朝理應進表慶祝叩謝皇恩不勝歡欣頌禱之至至小臣乃蒙恩准內附自當永沐生成仍求　大皇帝逾格恩施勅賞小臣阿瓦封號並准十年進貢一次俾子子孫孫得以世世稱藩仰承恩澤再自禁止通商以後邊民生計艱難還祈照舊開關使小臣所產棉花等物藉以銷售不但小臣身蒙厚德即舉國臣民均沐天恩於萬萬年矣謹具表以聞　詔允封王開關並御賜詩一章勅諭一道並珍珠手串荷包等物令雲南糧儲道永慧廣南營參將百福赴緬宣封奏派知州屠述濂偕往六月十五日出鐵壁關十七日賞還遷徙馬龍州木邦土司之姑母綠氏等八名口抵騰越知州屠述濂帶送出關遣還孟隕差目阿渺大萬並其三子應也赴老官屯一帶

迎候沿途饋送魚鹽食米極為恭順永慧等賞賚有差十九日抵新街
孟幹備有船隻楊帆直下孟隕親出離阿瓦四站之几鈕城恭迎御賜
七月初十日永慧等抵阿瓦宣封孟隕遵照指示儀注跪迎行三跪九
叩禮受封并將勅書御賜詩章珍珠手串荷包等物跪接敬謹收存永
慧等於十三日回舟孟隕出城親送並遣頭目齎金葉表文馴象二隻
貢物各色隨同永慧等赴京謝恩情願世守藩隅十年一貢並謝賞還
線氏之恩八月二十一日進鐵壁關二十七日抵騰越永慧百福伴送
貢使便居也控蘇合覺應達覺三人並小頭目抵暨跟役九人齎貢物
表文進京知州屠述濂沿途照料赴省按緬酋之先於漢則有雍由調
於唐則有雍羌雍音甕去聲也前明則有雍罕於今則有甕藉牙其屢
次差投緬文相傳一千七百餘年蓋自漢和帝永元九年戊戌雍由調
受金印紫綬以至於今乾隆庚戌凡一千六百九十三年也自明莽瑞

體鬧疆爲食凡隸我邊圉如木邦蠻暮猛拱猛養猛密景線景邁孟艮及大小古喇等部落雖叛服無常無不懾其兵威聽其驅使其立國雖無綱紀而王以下則有四大萬次則名爲萬韜其外則有七萬如暹羅則緬言攸得拉郎請攸可拉萬曰古結些亦然與中國交則謂得魯萬夷言得魯漢人也萬即頭人之稱以萬作蘊者訛也其國好佛法有國師以緬字寫經用回回歷不置閏其地近佛郎機西洋貨物聚於濠共閩廣皆通火器皆西洋製法用兵號令精嚴勝則賞甚厚賜名號爲官負則殺無赦於軍前逃回者將其家小全行抄殺故有逃者其家必令之出無敢逃者各萬無俸祿其做買賣以取利爲官資漢人亦不任用其地有漢人街則擇漢人爲街長其性多疑犬羊性也所服一人始終不變總兵哈國興自林幽賽角戰爲所畏服故每乞和必求見哈國興得魯蘊尤與熟蠻性如此然以邊禦邊一廠徒制之而有餘故吳尚賢

搆緬而莽𨘚喇敗死國滅宮裏羈以數百人扼天生橋而拒緬兵數萬惜乎自壞長城誰之咎哉今緬酋來格請封開闢極爲恭順因爲此考見雍由調之進樂於漢雍羌之進樂於唐書於史册以爲盛事庶有以風動之云

按入緬路程由騰越州城南六十里爲曩宋十里爲南甸土司故爲府由南甸左行六十里爲蘿把樹又五十里爲杉木籠山山之險者也又三十里爲蠻隴又六十里爲隴川土司又四十里爲邦中山又一百里爲猛卯土司凡四百五十里𣴎自南甸右行二十里至沙冲二十里至猛宋五十里至黃陵岡五十里至千崖土司八十至盞達土司三十里至太平街又自翁輪三十里至銅壁關凡三百五十里此自州由南分左右之里數也自隴川八十里至臘撒戶司戶撒在其北三十里自臘撒至鐵壁關八十里皆鐵壁而左二十里至蠻等七

十里至虎踞關又五千里至南喜又三十里至等拐又十里至天馬關此境內南行之里數也至於臨夷之路則有五一自騰北道四程至茶山界自騰西道八程至里麻界十程抵孟養境一自州南一程至南甸二程至千崖四程至盞達蠻哈山十程由蠻暮至猛密二十七程至緬甸三千里有奇至南海一自騰南一程至南甸四程至隴川自隴川西西南又十程至猛密轉達緬自隴川東道又十程至木邦轉達景線即古八百媳婦國一自騰東南道二程至蒲窩二程至芒市轉達鎮康舊謂古臨夷之路皆撫剿所必皆惟茶山所往號野人境峭壁不可梯縋弱水難於舟筏而茶山里麻前明設有兩長官司明季時爲野人所驅奔入內地今向有早土司後裔已爲齊民其地閉塞不通久矣古勇明瀆灘諸隘之設防野夷也至於阿瓦之道出銅壁鐵壁虎踞三關皆可乘船赴緬惟猛卯出天馬關陸道多於

水道前用兵時密探其路自天馬關五十里而小濫又五十里而蔓布三十里而猛卡四十里而蠻空四十五里而猛老四十里而猛勒四十五里而蠻黑六十里而猛密土司三十里而不亞七十里章谷洞三十里而尼孤凡五百九十五里然後下船兩月即抵阿瓦歷彥得上槃謬直埂至阿瓦約三百里計天馬關至阿瓦水陸兼行不過九百里耳而明將軍征緬由本邦出天生橋取宋寨其地散漫小徑叢出深入無繼必至潰敗傅經略由萬仞關四十里歷猛弄蠻理止丹來戞南蓋河又三十里出戞鳩渡江十里蠻乃三十里蠻赧又三十里麻里而至猛拱一百五十里南烏賴三十五里沙河三十里深溝又六十里而至孟養其地至阿瓦甚遠且路徑不熟炎天瘴盛因回師而駐老官屯其路則出鐵壁關五十里而至猛卡又五十里而至楞木又十里而至洗帕河歷猛允猛睒而至新街趙宏榜所敗績

處也南行即爲老官屯臨大金沙江賊分扼江之東西我軍逼其東寨而駐故有造船之議謂元人征緬以此取勝也要在熟悉地勢多集兵力出其不意耳緬人善於操舟舟之頭尾多置西洋大礮施轉如飛道宏榜新街之敗爲其所擊而潰即是礮也又提督常青言三十四年駐兵江岸時月夜見江中現出象隻象背載數十人逆流起伏甚捷水中用象載戰兵古所未聞幷志之以示知兵者備焉然唐時通天竺亦取道於騰越蓋有兩道焉一自諸葛城南行二百里至樂城入驃國境即今緬國也經萬公等八部落至悉利城七百里又經突旻城至驃國千里自驃西度黑山至中天竺迦摩波國千六百里又西北渡迦羅都河至奔那伐檀那國六百里又西南至中天竺東境恆河南岸羯朱嗢羅國四百里又西至摩羯陀國六百里此則自騰越而南由緬甸城轉西以至東天竺界凡三千五百里至中天

竺一千六百里共五千一百里也自諸葛城西去騰充城二百里又西至彌城百里又西過山二百里至麗水城乃西渡麗水龍泉水二百里至安西城乃西渡彌諾江水千里至大秦婆羅門國又西渡大嶺三百里至東天竺北界個沒盧國又西南千二百里至中天竺東北界之奔那伐檀那國與驃國往婆羅門路合此則自騰越而西由麗江進藏地至東天竺國北界二千里又千二百里至中天竺僅三千二百里覗南道徑一千九百里也然則騰越正與天竺相對中間爲赤髮野人所隔迂道南行千七百里至緬甸然後轉而西竺東天竺又西北至檀那計三千八百里迂道西行然後轉南亦至檀那計三千二百里若使驃逐赤髮野人開通直取自騰越達天竺不過千八九百里昔漢武欲通西南夷拓梁州之境徑接大夏豈不偉哉

滇南雜志卷十九

上海曹樹翹春林編

殊方下

越南國

越南國東界廣東東北界廣西西界雲南開化府西南界老撾即古哀牢爾插入大海中通占城夷獠雜居椎髻跣足性輕悍以富爲雄役屬貧弱其地多暑男女好浴於江善舟便水其產多魚鹽金沙珠璣玳瑁之屬秦時置象郡以謫卒戍之後爲南越王趙佗所併漢武帝中平南越以其地爲交阯九眞日南三郡領縣二十有二是時雖置郡縣猶仍其俗不習漢文書第羈縻耳平帝初錫光爲交阯太守始導以禮義光武中興遣使貢獻封鹽水侯時任延用徵辟爲九眞守鑄田器教民墾闢示以嫁娶禮法於是徼外蠻夷舉向華風建武十六年女子徵

側徵貳反將軍馬援討平之立銅柱爲漢界永和間日南蠻爲梗朝議發荆揚諸郡兵討之嶺外復平三國間吳魏與蜀更置官吏不能相統一晉平吳蜀始置刺史以便宜選用長吏陳隋以來改九眞爲愛州日南爲驩州皆設刺史又添設九德新昌諸郡唐置安南都護屬嶺南安南之名始此開元間文教大興九眞姜公輔遂用經術起家入翰林爲名宰輔大中時李琢爲安南經略使苛墨自私交人不堪命結南詔以叛都護高駢平之因以爲靜海軍授駢節度唐亡爲南漢劉隱兼併未幾國內亂部民嘯聚擁立豪渠丁部領稱萬勝王以子璉爲節度使宋初璉遣使入貢太祖封之璉後爲大校黎桓所篡太宗怒興兵間罪遣水陸二軍分道併進桓遣使貢方物謝罪因而撫焉眞宗卽位封桓南平王黎氏有安南自此始傳三代李公蘊篡黎氏自稱留後遣使奉貢上以蠻夷不足責用桓故事授公蘊交趾王再傳日尊僭稱帝改元坤

武子乾德繼之九悖謾熙甯閒交人叛陷欽廉又陷邕州殺守臣蘇緘屠其民五萬餘上從王安石議詔以郭逵爲招討使趙卨爲副討之二將相左至富良江不敢渡官軍八萬死者什六僅得四州一縣而還乾德乞再修職貢還所奪州縣從之自端拱迄嘉祐兩江州峒數爲蠻所侵以其僻在海隅不復與較自是益桀驁不可制矣傳十一世至昊旵無子壻陳日煚遂有其國傳子光昺元世祖平雲南光昺上表奉貢遂封爲王光昺死子日烜自立世祖召入覲稱病不朝命鎭南王脫懽征之日烜挈其國航海而遁追襲於海敗之會盛夏軍中疾作霖潦暴漲議者請班師懽弗能奪遂還二十三年詔發江淮蒙古雲南黎兵九萬水陸並進日烜及其子復走入海鎭南王追之海口不知所之諸將恐師老糧盡議全師還日烜分兵以遏歸路鎭南王由間道歸日烜率子日燇遣使來貢時復謀大舉從平章不忽木議中止皇慶二年交趾犯

鎭安歸順二州殺掠數千人中書省詰責之安南飾詞以謝因飭邊吏毋令侵越自是貢獻不絕明太祖與安南陳日煃遣使進貢封日煃爲安南王煃卒日熞嗣其兄叔明逼死之自立奉表貢馴象禮部請之使者具言日熞爲叔明逼死故托貢以覘上意上惡其狡獪却之七年叔明自稱年老以弟煓代煓卒弟煒襲叔明仍專國政叔明卒國相黎季犛廢煒尋弑之季犛叔明壻也立叔明子日焜主國事次年弑日焜立其子禺復弑禺立㝔弑㝔奪其位詭姓名爲胡一元子蒼易名奃僞稱日焜奉表進貢永樂初季犛又詐稱陳氏絕奃陳氏甥求署國事上不虞其詐許之踰年日焜孫陳天平間道由雲南走愬京師上遣使責之黎季犛詭詞謝罪請天平還國上遣都督黃中呂毅大理卿薛嵒等送天平還既入境季犛劫天平格殺之嵒亦死中等以聞上大怒決意討之命西平侯沐晟新城侯張輔分道並進輔入安南破隘留雞陵等關

沐晟率雲南兵與輔合遂進克東都西都乘勝長驅引兵出奇羅海口擒黎季犛安南平置交阯三司以都督呂毅黃中掌都指揮使司領十七府四十七州一百五十四縣衛十所十三市舶一選文武諸臣守之張輔等班師各進爵有差六年交阯餘黨簡定反沐晟討之戰於生厥河敗績復命張輔往征之時交阯賊黨阮師等共推簡定爲僞上皇而別立陳季擴以下原本缺八百字今仍之死子濬襲天順三年濬爲庶兄琮所弒國人討平之而立濬弟灝時太監汪直用事議討之傳旨索永樂中調軍數劉大夏在職方故匿其跡弘治中灝死子暉襲暉死子敬立未封而死弟誼襲正德初誼母戚阮种用事屠戮宗親逼誼自殺國人黎廣等討平之立灝庶子明時安南謀蠶食占城上間諭禁之侵盜如故已而中國人多潛入安南臨安諸郡所在有夷賊矣於是撫臣屢請增文武吏士控制彈壓然交人侵奪處處有之亦不能禁時明弱懦羣下專

權虐政暴征國人怨之十一年社堂燒香官陳暠作亂殺賙詭爲陳氏後酋目莫登庸者本都齋漁人有勇力賙以爲都力士亦叛降暠尋復與黎氏大臣阮宏裕共立黎譓爲主而攻敗陳暠時譓方十歲兵柄在登庸掌握黎氏臣鄭綏以登庸不臣譓擁虛位乃復立其族子酉榜爲主登庸攻鄭綏捕酉榜殺之十六年登庸率兵攻陳暠暠敗死登庸自稱安興王謀殺譓譓走淸華依鄭氏鄭氏安南世臣譓母妻族也登庸立譓庶弟瀍爲王嘉靖三年登庸冒譓名入貢求封四年黎譓遣人請兵救援俱不能至六年登庸使國人范嘉謨僞作瀍禪位詔遂篡之立子方瀛爲僞太子尋殺瀍九年登庸禪位於方瀛自稱太上皇退居漁陽海隅爲方瀛外援擅作大誥五十九條秋黎譓卒於淸華鄭江黎堈等共立黎寧爲嗣十五年黎寧差頭目鄭惟僚泛海至京惟僚有志操能文章歷奏登庸僭逆之罪爲書引申胥豫讓張良爲比讀者悲之是

年以皇子生先議頒詔諸蠻禮部尚書夏言奏安南不貢逾二十餘年宜罷使上命潘旦覈其罪狀及黨奏至遂下廷議命毛伯温爲兵部尚書便宜撫勦潘旦疏莫氏奸雄之賊黎氏逆利之裔皆非所宜立如以蠻方處之則元昊可爵不義可侯而黎利可王也二氏分守宜靜以觀其變與廷議不合因詔旦還以侍郞蔡經代之是時登庸聞廷議興師遣其黨范正毅齎公移詣雲南言前國王黎晭被逆臣陳暠殺害無子登庸同國人惟立晭弟譓譓被奸人杜温鄭綏誘遷清華登庸仍推立譓弟懬旋自清華廻譓歸與懬俱以病死黎氏無嗣懬垂死與羣臣議以登庸父子有功於國付以印章命主國事遂爲國人所推其不上表稱貢者先緣陳昇據諒山爲梗後乃守臣閉關不納耳黎寧乃亂臣阮淦之子冒稱黎姓非譓子也其所自列如此然事皆誣罔多自飾黠國公沐朝輔以聞未幾方瀛死以福海嗣之登庸密遣使輸情於廉州守

張岳岳白毛伯溫令束身軍門歸地繳印去僭號上乃降安南國爲安南都統使司以登庸爲安南都統使從二品給印章子孫世及改漁陽山南十三路各設宣撫使乃令守臣勘黎寍果否黎氏後授與清華等四府以承祖祀制下登庸已死伯溫等請以制命授其孫福海從之二十五年莫福海卒子宏瀷方五歲國多亂又五年始襲時黎雝居一隅而黨類實繁黎寍死其臣鄭檢立其子黎寵檢惟僚之子也寵死復立黎暉四世孫維邦會宏瀷臣黎伯驪亂檢以兵會之宏瀷弃海陽自是不能赴關領職而貢使亦不能行矣隆慶中莫宏瀷卒萬歷元年子莫茂洽襲自嘉靖四十二年入貢迄十餘年方以期修貢蓋邦內多梗也其後黎維邦死鄭檢子松立維邦之子維潭松以師攻殺茂洽輔黎氏乃復據安南莫敬用竄居高平黎氏叩關求欵督臣陳大科上言莫之篡黎其事逆黎之復讐其名正宜許其來歸於是築壇受其降如莫登

庸故事降安南爲都統使司詔以維潭爲都統使給銀印予敬用高平令維潭毋得侵害安南復定按其國十三道道不過中國一縣自黎氏以來雖奉貢稱藩然帝其國中如尉佗故事死則加謚稱宗黎昞之弒或曰鄭惟鐩爲之鄭宗强亡黎復黎皆鄭也鄭以清華爲重莫以都齋爲重維潭死子維新立時鄭松柄國不入貢者又十餘年維新死子維祺立補前違貢以兩貢同納遂爲例　本朝順治十七年安南都統莫敬曜納款求封號粵西撫于時曜以其率先歸附且欲爲黎氏勸具聞報可自後入貢相繼安南黎維禔聞高平莫氏投誠隨亦遣使齎表欵關康熙二年遣陪臣阮斆入貢朝廷頒賞有差護送歸國維禔未受封而殞五年　上遣翰林院侍讀程芳朝齎印册封黎維禧爲王先是敬曜來歸亦未受封而卒其子元淸襲因受安南都統使及維禧爲王黎莫搆隙尋兵不已六年維禧奪高平兵甚盛元淸敗績且舊與歸順下

雷各土司有隙無援路絶乃奔歸皈朝皈朝滇界也元清至皈朝行李一空男女老小不足三百口七年始聞於朝諸臣僉以黎氏擅兵宜討

上命蹔移元清於南甯選內院侍讀李仙根往諭維禧令以高平還元清使臣抵安南維禧及其柄臣鄭柞相持四十餘日始遵旨以高平府及上琅下琅石林廣淵四州退還九年維禧卒維禔嗣十二年吳三桂反維禔與其臣鄭檍復謀攻高平元清挈家奔歸順黎氏盡有高平之地十四年維禔卒弟維禛嗣十九年大師會剿雲南賴將軍大兵由剝隘進時元清已死其子莫敬光與泗城土官岑繼祿爲鄕導二十年雲南平維禛差陪臣鄧公瓚奉貢且言元清父子從逆事　上命將敬光家屬發回其國安插二十一年送敬光歸國敬光懼不敢歸未至關卽自縊死其弟敬明敬寶敬瑆皆脫走餘眷屬三百餘至安南維禛悉殺之是年鄭檍死子椿復柄國事二十二年册封黎維禛爲安南國王

嘉其不從吳逆也二十八年禮部詰問莫敬曜事維禛具言莫黨通結彼國宣光人名寬行刼事跡粤撫王起元代之題達泗城土官歸順土官俱落職三十年維禛差阮名等奉貢齎奏本言莫敬明莫敬曜居泗城田州土官妻以息女莫敬寶居廣南董寶寨妄稱僞號通結宣光人名寬及吳三桂殘黨肆行刼掠高平宣光興化等處又雲南開化土官侵彼國保樂州白的美豐粟纛有巢玉壓等社村渭川州東蒙無咎牟羊蝴蝶普園各社峒興化處水尾州甘棠香山山腰呈爛花貫等峒及瓊崖州四峒昭晉州三峒廣陵黃崖合肥等州詔滇粤督撫查察釐虛雍正五年安南黎維祹疏渭川州與開化接壤原以賭咒河爲界卽今馬白汛下之小河交阯指爲賭咒河　上命侍郎杭奕祿學士任蘭枝往諭賜以鉛廠河內地四十里今開化府遂以馬白關小賭咒河爲界自是中外皆乂安貢獻不絕閱六十一年而有黎阮構兵之事乾隆五

十三年戊申六月其國亂國主出亡眷屬及大臣內奔於粵西粵撫孫永清以聞而粵督孫士毅在潮州聞信亦馳往南寧　上命滇與粵會討孫士毅總師提鎮以下皆受節制而滇師爲之聲援於是滇督富綱督師舍於開化時倉猝命下但傳安南亂究不悉其亂之所自起適安南奔內之臣有自粵西由開化返其國者富綱召而訊之乃具陳致亂之原委其言曰安南之亂起於輔政舊有左右輔政職如元帥左輔政阮氏右輔政鄭氏皆世官而左輔政總理國事權尤重於鄭世爲婚姻後阮輔政年老子幼臨終以左輔政職事託其壻鄭阿保代理阿保利之不念還其妻阮氏乃阮輔政長女窺其意乃密白國主黎王謂吾弟已長乞以輔政還其弟時黎王偏向阿保聞言怒卽將輔政事盡給阿保自是止一輔政無左右牽制而出阿保之妻及其弟於廣南順化弟卽阮輔政之子也居順化號爲廣南王自此阮鄭兩家世相仇攻殺不

休烈廣南順化雖失輔政外遷而按年進貢納獻黎王直到於今二百餘載矣景興王黎維祹即位其輔政者鄭棟景興王疲軟昏庸不理國政兵馬錢糧歸鄭棟即王印亦由收管專權甚有篡位之心乾隆五十年景興王病鄭棟殺其世子將立景興王之弟翁皇司黎維謹接位安南諸臣不服鄭棟內計景興王死吾即代然忌廣南世仇先滅之可無後患會廣南王所屬西山土酋阮岳阮惠兄弟桀黠甚鄭棟誘與共滅廣南王即以其地畀之岳心銜鄭棟然乘此機得兩獲陽白廣南王請領兵討鄭棟中其所欲即許之廣南王以兵與阮岳岳即與鄭棟合殺廣南王滿門皆滅阮岳遂據廣南鄭棟以其地在窮海守爲難姑任之獨回黎京時乾隆五十一年六月也自此阮岳兄弟資廣南招兵馬益强盛奪佔富春自立爲泰德王鄭棟在黎京聞之亦自立爲鄭靖王兩並相抗景興王無如之何也靖王有二子長鄭宗次鄭幹靖王獨愛幹

欲立之會其病乃囑輝郡公黃廷璵輔幹總理國事號爲鄭都王靖王死而幹立宗不服糾衆攻都王都王見勢敗同輝郡公商酌讓位與鄭宗號爲瑞南王然瑞南王在黎京欺主弄權益甚衆官無不怨恨瑞南王知衆怒恐幹或與黃廷璵乘之爲變遂殺廷璵有貢整者廷璵所屬也怨鄭宗殺其主誓報仇遂投往廣南阮岳謀誅鄭宗阮岳兄弟因其鄭氏家人疑之不肯用後因從阮惠協力奪占城池從此相信乃同謀領兵到黎京攻殺鄭宗滅其家黎王見阮氏兄弟殺鄭宗除後患大喜念無以酬功留阮惠住黎京妻以女阮岳含怒徑回廣南五十二年七月黎王死嗣孫黎維祁立號稱昭通王阮惠在黎京盜去象馬金銀等物於八月中同妻小回廣南昭通王聞之差貢整奪回象五十阮惠到廣南又被阮岳搶去馬匹等物從此兄弟不睦阮惠別居富春壘造城圍差其將節制阮任領兵攻黎京黎京因國亂民殘無糧草准備再被

攻遂破貢整戰死昭通王奔山南其餘黎氏子孫眷屬不知去向阮任
遂據黎城城內人民俱已逃散各鎭守府州縣逃者逃降者降阮任即
派其黨分守要口亦有謀簒之心而翁皇司黎維謹現降賊受崇讓公
之封矣景興王有三十八子均平常昭通王爲長子次子維袖被賊獲
解黎京其叔維謹因昭通王曾殺其庶子三爲此報仇唆使阮賊殺維
袖三弟維祇逃匿保樂州波蓬廠有昭通王眷屬約二百餘人避難武
岩縣五十三年四月中阮惠領兵數萬復到黎京夥黨多人倚作聲勢
假意說阮任欺主乃斬任差人請嗣君復位嗣君即昭通王也知其心
懷叵測又殺弟維袖不肯出黎京臣民亦不服惠不敢住黎京拆毀城
內宮室廟宇磚石木料摟括婦女財物從水路搬運回富春只留大司
馬大司空大司徒三千人守黎京安南有三十八府五十六州一百一
十八縣投降阮賊者甚多惟有宣光與化未降此時黎王眷屬人等自

黎京失散要往廣西地方走到粵西接壤內地沿河喊叫救命賊見官兵方才退回老幼眷口涉水渡河保全性命其詞如此又粵撫咨開安南國王嗣孫眷屬隨從夷目花名册云阮氏玉素係黎維祁之母也阮氏玉端係黎維祁之妻也黎維詮三歲係黎維祁之子也其有職男子六人阮暉宿阮國棟阮廷枚非阮岳一家黃益曉范廷權黎倜非黎維祁一家有位婦女六口阮氏康阮氏推阮氏才阮氏緣阮氏玫阮氏青隨僕童三十六名其年十月二十七日富綱與提督烏大經以兵八千往初元時征安南以萬戶李邦憲劉世英領軍開道自永平入安南每三十里立一寨六十里置一驛每一寨一驛屯軍三百然彼由廣西起抵安南近今雲南距之遠乃設二十五臺站運糧四萬石運夫二萬名馬二千匹牛二千頭每臺運夫四百名兵丁二十名馬十匹餘夫餘馬以備接應往來設臺自馬白關起至宣光鎮止共二十臺計程一千一百里按馬白屬開化爲內地乃

開化同知所治出關二十里至達號寨有小河一道名況河卽交阯界交達號三十里至都龍有都龍銅廠都龍銅廠五十里至箐口崎嶇險要過溪四箐口三十里至南温河過溪三無村落南温河四十里至竹瓦房過溪四路崎嶇竹瓦房五十里至清水河路崎嶇過溪四上坡四清水河六十里至安邊過溪六不用弔橋大坡一安邊過渡七十里至富靈社路險平不一無村落富靈社七十里至洮油崎嶇平坦不一無村落洮油八十里至洮巧崎嶇險要過溪二十二石坡二土坡三無村落洮巧八十里至平衡崎嶇平坦不一過溪四平衡八十里至廓嶺過溪四無村落廓嶺八十里至大蠻州過賀頁社賀頁社六十里至賀頁下畔賀頁下畔至福安縣冗律八十里冗律過大河至雄異總上畔七十里雄異總上畔至下畔七十里異總下畔至宣光鎭八十里宣光鎭至黎城倘有八日程其地平坦過渡瀶河與紅毛國交口大河二道故自馬白關至安邊二百九十里自安邊至大蠻州四百五十里自大蠻州至宣光鎭三百六十里總計一千一百里

先是十月二十八日督師孫士毅率廣西提督許世亨出鎭南關由諒山進十一月十三日敗賊於壽昌江十五日抵市球賊阻富良江進攻之賊大潰二十日入京定嗣孫維祁位五十四年巳酉元旦慶春飲至諸營驕不設備忽爲阮賊所乘廣西提督許世亨戰歿滇師聞礮聲震天遽撤兵爭渡溺者無算兩路皆失機總督孫士毅乘竹兜逃入關旋內召命嘉勇侯福康安代五月福康安抵關阮岳乞降遣其姪阮光顯齎表貢入京安南平遂以黎

維祁等五十六名口進京男人薙髮入正藍旗漢軍安南黎氏自順治十七年歸化至乾隆五十四年計一百三十年凡七世十王五十五年阮岳死於光平嗣八月貢京師勅封阮光平爲安南國王賜吉祥金塗印封其長子光纘爲世子光平死子光纘嗣嘉慶八年六月農耐國長阮福映與兵復讐殺阮光纘定黎京奉表請封幷以其國先有越裳今併安南不忘世守願以南越名國朝議改爲越南七月勅封阮福映爲越南國王頒勅印越南之名自此始時黎維祁已死京師　上命放其柩及從臣之在內者回黎京計阮氏自乾隆五十五年受封至嘉慶八年國亡先後共十三年凡三世二王

一統志雲南入交阯有二道其一道由蒙自經蓮花灘入交州之石隴關下程瀾峒循洮江源右岸四日至水尾州又八日至文盤州又五日至鎮安縣又五日至夏華縣又二日至清波縣又三日至臨洮

府洮水即富良江上流其北爲宣化江南爲沱江所謂三江者也臨洮三日至山圍縣又二日至興化府即古多邦城自興化一日至白鶴神廟三岐江又四日至白鶴縣渡富良江其一道自河陽隘循洮江左岸十日至平源州又五日至福安縣又一日至宣江州又二日至端雄府又五日至白鶴三岐江然皆山徑欹側難行其循洮江右岸入者地勢平夷乃大道也輿程記由蓮花灘達安南之東都可四五日而至　又載安南宣光江在宣化府曠縣源自雲南教化長官司入境流七百餘里以達宣化明永樂初沐晟自雲南引兵駐此按教化三部本土官舊作地舊隸臨安康熙四年土酋張長壽以附逆伏誅六年即其地更置爲開化府　又載安南龍門江在嘉興州蒙縣源出雲南寧遠州至此橫截江流中分三道飛湍聲聞百里舟過此必舁上岸方可復行旁有穴多出鸚鵡魚色青綠口曲而紅似鸚鵡背相傳此魚能化龍云按故寧遠州在建水縣西南一百里滇記禮社江自蒙容司東流出寧遠州俗

呼國底即欽州治

劉文徵曰交趾唐堯宅之漢州之逮吳割據亦然宋末不競始失迄元之强大亦不能郡縣如漢也永樂初破交阯立布政司以復漢舊疆又棄為外國豈地合散自有數抑人謀之不臧也永昌有指揮自交阯歷三世而家藏大珠獨異等伍則凡所以失民心而不可復者其以是耶今黎氏竄於海濱尚據數郡莫氏之境與廣南富州接又有交岡者介於滇交之間蓋彼亦裂而為三矣交人皆左衽蓬跣長枝在銃與象臨安諸土司足為扞蔽尚未煩內地備禦也交岡在蒙自南境外山嶺錯互綿亘二百餘里

李仙根曰交阯即交州即安南即日南西北自交岡來故曰交阯東北界廣西東界廣東西界雲南西南界老撾即古哀牢南插入大海中通占城秦漢時皆郡縣也黎氏王國在富良江西後三峯山左安

子山右傘圓山插入雲霄富良江左右纏抱前入大海亦南荒一都會也所屬有十三道五十二府二百一十九州縣郡統莫氏惟高平一府四州在北隅之東居無城郭其人披髮以香蠟梳之故不散跣足足無塵坋以地皆淨沙也男女衣皆大領無分別無屌裙女有褶無闔屌其王與官或時冠帶靴韈然非其所好也稱其貴人曰翁茶翁茶者大官也其牛羊豬燒去毛即割而食之只有燒酒時刻喫檳榔惟睡夢方停嚼耳每用藥物塗其齒黑而有光見人齒白者反笑之惟王宮用黃瓦官民不敢用瓦以草苫檻棟以竹房檐高四尺餘門高不過三尺俛首折腰乃得出入即王殿檐高不過丈許其厚外多種刺竹甘蕉椰子諸樹其果四時生長無定其氣候常暖其土產惟稻無二麥有布最纖輕有蠶桑綿紬曰交兒素絹如畫絹闊二尺多榕樹甘橘有波羅密果如南瓜味微甜中有子如刀豆子皆可食

其象牙香藥綿花胡椒茴香醬醋等物皆自外來者無棹椅特爲使臣造二公座甚高大其宴棹圓彩金漆高可尺許般似花擺其文字與中國同另作數十字多加土旁與使臣往復文書不用也臨賀公館在富良江之東去國二十里許以竹爲牆每天使至一次則加竹一重其風俗淫蕩無耻洗浴便溺男女裸體往來坐立不相廻避雖貴家亦然其豪家稍有床褥平民則無貴者以網爲兜兩人擡之大貴者有轎似車上轎盤脚坐或用八人或用四人擡之最可笑者其王傘扇轎夫全體俱露止用一股青布纏腰從尻下裹勒至臍雖寒天不著寸縷又皆形狀肥實名曰好漢閒多係殺人援赦者其兵止穿大袖青衣一件天暑卽裸幷無甲胄其器械尙銃藤牌鈎刀諸物頗精於飾以之大用殆不足也頗讀書知文字而好怪異無傳授不甚貫通尙巫鬼不奉二氏之敎以能强言者爲功故余有四字評之

曰愚曰疑曰詐曰傲愚則不認理疑則不信人言詐則其言不可信傲則自謂無罪也

高熊徵曰余謂思明正與交阯接壤詢之故老康熙十三年吳逆叛交夷乘亂屢破思陵州殺其官毋擄其官男且勾通十萬山賊焚破思明府念會等村克復以來思陵疊控侵地先經郡丞李公仙齡再經郡丞謝公櫺齡復經泗城郡丞潘公麟祉迨余郡丞陳公達二十六年二十七年二十八年又三次往勘始有定議夷情狡獪有自來矣余按思明抵南關僅百餘里南關抵交州不過四百八十里許惟諒山至鬼門關此百里間山環林密溪澗頗多稍勤跋涉耳餘俱平坦大道不濘不沙可以方軌聯轡渡富良江卽爲交州非有劍閣陰平之險長江天塹之限也且其州無城垣民皆草房又非有高城深池之可憑恃也奈何前輩之論咸美三楊以爲老成碩畫未易爲少

年喜功者道耶

滇繫從征安南記曰漢唐用兵安南皆由廣東宋由廣西其由雲南始自元初世祖爲太弟時平大理還留兀良合台攻諸夷之未附者憲宗七年丁巳十一月兀良合台入交阯境遣徹徹都等分道並進抵安南京北洮江上兀良合台偕道進其子阿术殿後而以徹徹都爲先鋒進戰敗之遂入其國國王陳日煚竄海島元人居其城居九日班師八年日煚傳國於光昺會元以諸子不花鎮雲南光昺因之以納款時世祖已即位中統二年封光昺爲安南國王蓋元初伐雲南破占城路由雲南時兩廣屬宋宋尙存自安南受封後使傳之通止由善闡梨花往來至元十三年元平宋天下歸一十五年勑使臣柴椿自江陵直抵邕州以達交阯二十二年元鎮南王脫歡征占城取道安南安南逆命遂移兵以攻之入其國日烜遁去而唐兀解唆

都等亦自占城進共入安南取地二千餘里王宮四所因與鎮南王軍合進至膠海口終不得日烜乃還師二十三年再大舉南伐日烜復棄城走六月以湘南宣慰使言即日下詔止軍二十四年復征安南二十五年日烜復走入海不可得仍引還時徵雲南兵六千命愛魯引其兵還雲南然元人四次用兵於安南其始也兀良合台由雲南征之末知所由之路其即今師行之路否也其所謂抵安南京北洮江上今蒙自蓮花江之下流即洮江則是亦由斯路矣明時占城尙與雲南連界後爲黎氏所幷則是二次之征安南大軍雖自廣西唆都等兵仍由雲南進蓋與明初之征安南主以英國輔以黔國相似也黔國之始征也自雲南至白鶴則今白鶴社也其繼征也敗於生厥江宣德二年黔國軍至水尾造船將進聞正通與賊議和引退爲賊所乘大敗英國四征安南皆會黔國行黔國進兵大抵即今所

行者然據元明之地而稽之於今尚不能盡得況漢唐所舉之地名古蹟歷年已久且淪為異域垂七八百年不槩付之茫茫哉竊念前明之代安南歸中國者十九年使不致再陷俾得從容宦游豈不甚幸惜乎班師之後仍為外區也風土之異物產之奇昔以為秦徙餘名染同夷化日南舊風變易俱盡果棲樹宿負郭連山榛棘蒲薄勝林拂雲幽燃冥緬非生人所安沈綿塗於海表顧九嶺而彌邈非復行路之逕岨信幽荒之冥域者誠有然矣至威驩以南鸒虎滿岡鳴咆命嚋嘯聒野孔雀飛翔蔽日彌山松原以西鳥獸馴良不知畏弓寡婦孤居散髮至老南移之嶺峩不踰仞倉庚懷春於其北翡翠熙景於其南若其林棘荒蔓榛梗冥鬱膝䑃筌務參錯天際其中香桂成林氣清煙澂桂父栖括服之得道時禽異羽翱翔閒關鶼鶼比翼不比不飛鳥名歸飛鳴聲自呼戀鄉之思孔悲桑梓之敬成俗者亦

無處無之其白田白穀赤田赤穀稻稅再熟綿貢八蠶文狼之人越駱之鼓安陽之弩象浦之標馬首之魚左飛之虎蝕船蟲細站渚蔦沈想馬新息之威靈追櫂雲杜之武列以今證昔古之人古之人眞不可及乎昔豫章俞益期性剛直與韓康伯書云惟檳榔樹最南遊之可觀但其性不耐霜不得北植以悅長者之目令人恨深今親睹象馬之軍閱歷珍奇之藪固已飽聞而厭見之因爲此記以示於閭門諸公庶比於圖寫檳榔而不遺益期之餘恨者也　此記載於滇繫不著作者姓名因其筆頗矯變故附錄之

滇南雜志卷二十

上海曹樹翹春林編

土司上

雲南府

羅次縣

煉象關土巡檢

元時李𤇍爲防送千戶明洪武中從征歿於陣錄其子阿白爲巡檢傳十一世至李文秀本朝平滇文秀投誠仍授世職今其嗣李東祚襲

祿豐縣

南平關土巡檢

元時李喜奴爲土官明洪武中子李矣以宣諭各蠻陞巡檢六傳至李印以征阿克死於陣無子以李矣次子李羅綺之第六世孫李惟賢襲

惟賢死於楚南襲本朝平滇楚南投誠仍授世職今其嗣李世忠襲

曲靖府

平彝縣

土縣丞

元末龍海爲土官明洪武中歸順改其地爲越州以海知州事及海子阿資叛伏誅其地分屬霑益陸凉永樂初資子祿寍詣闕奉貢詔授寍土縣丞與亦佐沙氏分土而居傳至海潮以功加土州判沿自明子闊本朝平滇闊投誠仍授世職康熙八年裁縣安揷闊於越州闊死子綱乾襲綱乾死弟納乾襲二十四年改平彝土縣丞今其嗣海沛沆襲

臨安府

府轄

納樓茶甸土副長官司

明初普少歸附授副長官司歷傳十一世至普率本朝平滇普率投誠仍授世職康熙四年率附王祿叛官兵討之乞降赦之以子向化襲歷傳至天民今其嗣普承恩襲

虧容甸土副長官司

元時阿附爲虧容甸部長明洪武中歸附賜姓孫授正長官司傳九世至孫大昌本朝平滇大昌投誠授副長官司世職今其嗣孫廷對襲

納更山土巡檢

明洪武中龍嘴以開荒有功給冠帶管理地方尋授土巡檢歷傳至天正本朝平滇天正投誠仍授世職今其嗣龍恩襲

澂江府

新興州

土州判

本朝康熙十九年復滇新興州土人王鳳授僞游擊職逃至廣西路投誠隨剿石門坎馬別河黃草壩皆有功授土州判世職今其嗣王瀚襲

廣南府

府轄

土同知

元時儂郎恐爲宣撫有二子長不花次正祐明初不花子郎金歸順授土同知死無嗣正祐襲後以罪死至洪熙時儂郎舉緣事降爲通判郎舉死子印祖襲正統中以征麓川功復同知傳至文舉歷有戰功文舉死應祖襲從官兵征三鄉親獲賊首阿機等賜白金百鎰後又以征吐蕃尋甸賜四品服應祖死子紹周襲隨征東川尋甸有功授土知府紹周死子鵬襲本朝平滇鵬投誠授同知世職今其嗣世熙襲

土富州知州

元時沈郎先爲富州安寗二州土官子沵秀梁王署爲元帥明洪武中沵秀歸附尋死子大忠嗣守邊有功授知州傳十四世至崑瑞授誠仍授世職後以罪黜弟崑瑊攝襲尋死姪肇乾襲雍正八年以犯法革職委其子燦學習辦事今其嗣毓楝襲

元江直隸州

新平縣

土縣丞

楊宗周舊係魯魁山賊目本朝康熙二十七年臨安府知府黃明同總兵馬山招撫向化授宗周土縣丞世職今其嗣世舉襲

開化府

府轄

土經歷

周應龍本開化府猓羅本朝康熙十九年大師復滇以僞守備投誠從
征石門坎黃草壩有功給以總兵劄付於康熙二十二年改授土經歷
准其世襲今其嗣紹宗襲

昭通府

永善縣

阿興土千戶

阿興土夷安永長於本朝康熙三十四年以化諭苗蠻有功授阿興土
千戶給印信駐防檜溪雍正六年米貼祿氏吞都德昌叛永長奉文堵
截擒獲德昌等八年德昌土舍木谷四哥等從烏蒙叛挾怨共殺永長
而其子天柱嗣今其嗣清襲

普洱府

思茅廳轄

車里宣慰司

車里即古產里商初以象齒矩狗獻至周復入貢周公作指南車導之歸故名車里元世祖命兀良合台伐交阯經其部悉降之至元中置車里路軍民總管府領六甸後又請置耿凍路耿凍當孟弄二州明洪武十七年改車里軍民府十九年改爲宣慰使司永樂元年刀暹答內侵掠官吏西平侯請討之上命先以禮諭刀暹答悔懼還所掠及侵地遣使入謝景泰元年授刀凱冷宣慰司至嘉靖間附於緬萬歷十一年官兵擊緬宣慰刀糯猛遣使貢象進方物兄居大車里應緬使弟居小車里應漢使明末刀穆禱襲本朝平滇穆禱投誠仍授世職每年納米一千八十四石隸元江府雍正九年改隸普洱府之思茅同知管轄歷傳至今現其嗣刀純祖襲其地東至交阯南至老撾西至孟艮北至威遠西北通孟連界由恩樂縣西南行十一日至其地山曰猛永曰光山江

日沙木日九隆民皆爨夷

大理府

趙州

定西嶺土巡檢

元末李清宇爲彌只防守千戶明洪武十七年歸順授土巡檢傳至李齊月無子弟齊斗襲本朝平滇齊斗投誠仍授世職今其嗣仙昇襲

雲南縣

土縣丞

明洪武十六年征雲南有楊奴者率衆歸附授土縣丞正統三年楊宗以從征麓川功累陞知縣嘉靖十三年楊訓以奉拘景東土知府陶炳被訐仍降縣丞及鳳氏叛訓戰歿詔立祠表其忠萬歷中楊如櫃隨征麓川以忠勤著及死傳襲至玉蘊本朝平滇玉蘊子岳投誠仍世授職

今其嗣天錫襲

土主簿

元末有張輿者張樂進求之後世爲品甸千戸明洪武中兵下楚雄輿首倡効順爲鄉導招甸民降獻甲馬後又攻石寨有功授土主簿與楊氏分土而居沿至張綱死子福曜福星遞襲皆無嗣弟張維襲本朝平滇維投誠未幾死以其子祖蔭授世職今其嗣聚奎襲

鄧川州

青索鼻土巡檢

元末楊良爲平化州判官明克大理以招降功授土巡檢世襲沿至應龍無子弟應鵬襲本朝平滇應鵬投誠仍授世職今其嗣承宗襲

浪穹縣

土典史

明洪武中開滇土官王藥師以芻粟餉大軍授鄧川州吏目後以征普顏篤功敗浪穹典史每有征調皆以兵從沿至夢祖死子鳳洲襲本朝平滇鳳洲投誠仍授世職今其嗣垣襲

蒲陀崆土巡檢

明洪武十五年指揮周能典大理衛事以土官楊順充通事招撫蒙化白崖等處授土巡檢屢建功沿至鳳階死子曾孫爭先襲本朝平滇爭先投誠仍授世職今其嗣暘襲

鳳羽鄉土巡檢

元末尹勝爲木邦府判明初克大理歸順破佛光寨有功授土巡檢安鳳之亂嘗從阿氏攻李鑽飛李牙保等寨沿至世忠無子弟秉忠襲秉忠死子德化襲德化死弟德明襲本朝平滇德明投誠仍授世職今其嗣見道襲

上江嘴土巡檢

明洪武中開滇楊信以芻粮餽大軍從破佛光寨授土巡檢沿至廷舉傳應授兩傳至康國本朝平滇康國投誠仍授世職今其嗣繼凱襲

下江嘴土巡檢

明洪武中開滇何海率土民歸順以破佛光寨功授土巡檢沿至養正死子光祖襲光祖死子應福襲本朝平滇應福投誠仍授世職今其嗣天泉襲

雲龍州

箭桿場土巡檢

元時有字忠者武定土府之次子也明洪武中開滇率衆歸命授土巡檢後廷宣屢從討安銓鳳朝文諸賊沿至元勳從征普酋有功陞州同子顯道以明經不願襲職孫題鳳襲本朝平滇題鳳投誠仍襲世職以

土州同管巡檢事今其嗣恩隆襲

十二關土副長官司

元末李羅賽爲防送千戶明初以招附品甸功授副長官傳至祚昌以恢復炎霑功加游擊傳子清以冠帶任事清死子恬森襲本朝平滇恬森投誠仍襲世職今其嗣龍文襲

楚雄府

楚雄縣

土縣丞

元末楊丞廉爲縣丞傳楊益明初歸附授世職從征麓川及緬有功沿至紹先傳宏道宏道傳宗儒宗儒傳春盛本朝平滇春盛投誠仍授世職今其嗣天澤襲

鎮南州

土州同

元末𠭊良爲金齒路僉事明洪武十五年𠭊順授土州同沿至𠭊欽吏五傳至光贊本朝平滇光贊投誠仍授世職今其嗣鍾泰襲

土州判

元末陳均祥爲威楚路土官明初効順宣力授土州判後再入覲賜誥命沿至國試三傳至昌虞本朝平滇昌虞投誠仍授世職昌虞傳子振世振世死無子查取世系以國試次子大勳之孫典愚襲今其嗣瑚襲

阿雄關土巡檢

明洪武開滇者伯從征有功授土巡檢沿至利仁吏四傳至光祖本朝平滇光祖投誠仍授世職今其嗣英文襲

鎮南關土巡檢

明洪武初楊堂歸附征南有功授土巡檢沿至光患吏三傳至繼祖本

朝平滇繼祖投誠仍授世職今其嗣文輝襲

定遠縣

土主簿

元末定遠人李祿久以軍功委掌本縣印務明初歸順有功仍授知縣傳子苴改授土主簿沿至李文三傳至世卿本朝平滇世卿投誠仍授世職今其嗣純襲

廣通縣

回蹬關土巡檢

明洪武十七年楊保歸順從征有功授土巡檢沿至楊光寵三傳至忠藎本朝平滇忠藎投誠仍授世職今其嗣廷柱襲

沙矣舊土巡朝

明洪武十五年蘇成充黑井竈長解鹽入省授把總二十八年武定賊

者歹劫課成率鄕兵斬之授土巡檢沿至蘇什得兩傳至鑑本朝平滇
鑑投誠仍授世職今其嗣遇祿襲
姚州按姚州向隸姚安府乾隆三十五年裁府改隸楚雄
土州同　行
元末高義爲知州明初其子惠歸順授州同沿至應麒三傳至顯錫本
朝平滇顯錫投誠仍授世職今其嗣維藩襲
順寧府
府轄
直隸耿馬宣撫司
耿馬原係本邦村寨萬歷間緬甸侵木邦土官罕蓋忠奔永昌有罕悶
坎悶金從鄧子龍征緬恢復木邦給悶坎宣撫司印每歲差發銀五十
四兩赴金騰道輸納悶坎死無子弟悶金襲悶金死子悶挂襲本朝平

滇閩括投誠仍授世職因金騰道裁差發銀赴布政司輸納不隸於府今其嗣罕君相襲與孟定府隔陸哩江而居其地有三尖山昔罕虔之黨罕老聚衆負固於此又有養馬山風俗與孟艮同

孟連長官司

孟連長官司由姚關東南行十九程至其地又七程至孟艮其東車里西爲木邦蠻爲哈瓦慓悍好刼自古不通中國明正統中平麓川始來歸萬歷間其長刀派貢有叔刀派漢娶於車里因以車里殺派貢而奪其官十三年率車里來貢十九年又勸緬入貢派漢死弟派金嗣天啓二年阿瓦破之會洞吾伐阿瓦阿瓦退其差發銀四十八兩本朝雍正八年總督鄂爾泰奏據土司刀派夷呈稱情願自雍正七年爲始每年納廠稅銀六百兩以充兵餉奉旨著減半收課今其嗣派明襲　按耿馬孟連向隸永昌乾隆二十九年奏准改隸順寧

雲州

大猛麻土巡

明洪武初有土舍奉健者大侯州土知州之分派也四傳至恭於萬歷二十五年以征大侯奉學有功壽改大侯爲雲州授恭土巡檢三傳至新命本朝平滇新命投誠仍授世職今其嗣世勳襲

永北直隸廳

廳轄

永寧府土知府

明洪武十四年土官卜都各吉以所轄部民來歸授永寧州土知州卜都死子各吉八合嗣永樂三年令香羅革甸瓦羅之剌次和四部番夷火頭板必他布郎吉分阿只苴等入朝嘉之陞永寧爲府授各吉八合中順大夫賜鈒金花帶鐫四字曰克篤忠誠更以香羅革甸瓦魯之剌

次和爲長官司授板必他等副長官後八合老病子卜撒襲爲四川鹽井土官喇馬非所侵父子俱被殺卜撒妻訴於鎭守建喇馬赴京道死因疆里其地以卜撒弟南八嗣其職正統中鹽井諸蠻侵據之土官不能治乃請設流官同知經歷各一治署於浪滄衛握郡符遙治之治至銓死子鎭麒襲本朝平滇鎭麒投誠仍授世職康熙三十八年改屬永北府乾隆三十五年降府爲廳今其嗣艮輔襲

北勝州土知州

元末高斌祥爲北勝土知府累官雲南行省左丞明洪武中改府爲州三十二年斌祥子高澤以軍功授知州澤孫昶以征麓川功加府同知仍管州事昶曾孫崙以征安鳳功進階朝列大夫崙曾孫世懋以征順大功授四品服兩傳至斗光襲本朝平滇斗光投誠仍授同知世職斗光死子贊毘襲康熙三十八年改州爲府設流官贊光死子勳改授北

勝州土知州今其嗣善襲

北勝州土州同

元末章吉帖木兒爲北勝土知府明克大理以部民及順州民降納所握印及麗江宣撫司印三珠虎符西平侯沐英令其子觀音奴從軍因兵逃伍降爲州同與高氏爨居州治左右沿至成文又三傳至典國本朝平滇典國投誠仍授世職今其嗣昶襲

順州土州同

元時子日爲土知州至子輿歸明授州同沿至天錫以軍功加銜游擊進階知州傳子祿祥本朝平滇祿祥投誠仍授州同世職今其嗣文俊襲

麗江府

府轄

土通判

其先麥宗西域人宋理宗末始入麗江通各方語土人推爲酋長子阿良元時爲麗江路軍民總管傳至木得明洪武初入貢歸附後以克石門寨功授土知府賜姓木又從吉安侯征巨津捕阿奴聰於土蕃斬僞元帥朱保及沐西平征景東定邊咸在行間得死子初襲值白夾山及僞平章賈哈喇麓川思任之亂咸有戰功賜金牌誥命改麗江軍民府令世居西陲捍吐蕃每有征調但輸兵餉而兵不出以重邊收泊十三世至木增代有封贈錫予增在任值北勝蠻亂以兵擒首逆高蘭又値遼左軍興輸餉二萬於戶部天啓二年陳言十事下部議可嘉其忠誠加參政晉太僕卿賜璽書榮其先世增死子懿襲本朝平滇懿投誠給土府世職泊至鐘以土人控告於雍正元年改爲通判今其嗣秀襲

鶴慶州

土通判

元時高惠直爲總管子賜爲土千戶傳至高海歸明以征佛光寨有功授千夫長沿至高玉贈明威將軍子藩臣以功授指揮僉事傳至應星本朝平滇應星投誠仍授世職應星死子彥襲康照二十二年改土通判乾隆三十五年降府爲州隸麗江今其嗣世祿襲

在城驛土驛丞

元末舊宗爲府判明洪武十五年歸順以從征普顏篤佛光寨有功授土驛丞沿至珍本朝平滇珍投誠仍授世職今其嗣榮襲

觀音山土驛丞

明洪武十六年郭生歸附從征佛光寨有功授驛丞沿至朝桂本朝平滇朝桂投誠仍授世職今其嗣崇德襲

鶴慶土巡檢

明初王有德歸順以名同頴國公去德字擒獲大松坪賊楊奴等授土巡檢沿至印兆本朝平滇印兆投誠仍授世職今其嗣德極襲

蒙化直隸廳

廳轄

土知府

元時左青羅爲順寧府同知傳至禾爲九部火頭順寧司通事明洪武中歸附仍其職後官兵征高大惠等遣禾招諭降之因授蒙化州判永樂中陞知州子左伽正統中納米陞同知後從征麓川累功陞大理府土知府仍掌州事尋陞州爲府遂實授知府沿至星海本朝平滇星海子世瑞投誠仍授世職今其嗣廕曾襲乾隆三十五年降府爲廳官如故

南澗土縣丞 通志作舊定邊縣土縣丞

明洪武初蠻長刀思艮叛阿魯捐助糧餉奮勇劾謀擒獲思艮授土縣丞沿至阿天明三傳至志經本朝平滇志經投誠仍授世職今其嗣鍾瑛襲

景東直隸廳

廳轄

土知府

元時阿只魯爲遠幹府開南州管理統威遠州及案板母龍猛統三甸明初兵至楚雄只魯子俄陶遣通事善固宗阿哀等納欵獻印幷鎧仗馬匹乃改遠幹開南爲景東府命陶知府事賜姓陶後因緬目思可伐來侵戰敗奔白崖乃調神策衛鎮其地是爲景東衛尋從大兵勦寇有功頒賜金帶鏹誠心報國四字及銀幣甚厚陶死子幹襲幹傳瓚偕衛兵攻麓川者張羽牙殺奉撒等晉階大中大夫沿及陶金攻鐵索米魯

那鑑安銓鳳繼祖鳥撒諸役皆以兵從金傳子淞淞三傳至爾鑑爾鑑死無子以淞孫埅襲本朝平滇埅投誠仍授世職埅死孫璘嗣璘死無子埅次子大鑑嗣今其嗣熊襲乾隆三十五年降府爲廳而土官之職如故

土知事

明洪武中把事姜固宗齎本府金牌印信降壽以象馬入貢又從攻碉嘉功得冠帶子嵩於宣德中陞猛緬正長官後改本府知事沿至可久傳述望述望傳啓賓本朝平滇啓賓投誠仍授世職今其子嶸襲

三岔河土巡檢

明時楊勝爲把事宣德中以饋餉攻麓川者張羽牙功得冠帶宏治中於三岔河哨設巡檢司以當賊寇之衝乃授勝子祥土巡檢後以一碗水九窯坡二哨多寇幷令鈐之沿至國翰傳子宏緒緒傳弟宏仁本朝

平滇宏仁投誠仍授世職今其嗣天池襲

保甸土巡檢

明宣德中陶暹爲頭目貢象入京授土巡檢後從征馬龍他郎甸者張沕牙等寨有功陞縣丞管巡檢事沿至承宣本朝平滇承宣投誠仍授世職今其嗣仲選襲

板橋土驛丞

明初阿賽爲俄羅鋪村長以諳夷語迎送得賓旅心乃授土驛丞有功加巡檢銜傳子阿京京傳子徐徐傳弟漢賜姓雲沿襲至聯極本朝平滇聯極投誠仍授世職今其嗣燦南襲

永昌府

府轄

孟定土知府

孟定舊名景麻元至順四年立孟定路軍民總管府領二甸隸大理金齒等處宣慰司明洪武十五年改置孟定府正統間麓川叛知府刁祿孟遠遁失其地有罕貫者從王驥南征擒賊首色雞色罕授世襲孟定府都督五傳至罕榮萬歷間叅將鄧子龍南征至其地曰豈有土府而加以都督之銜奏改須知府印沿襲至珍本朝平滇珍投誠仍授世職今其嗣翁襲其地有無量山隴哩江風俗男戴竹帽女衣文繡

鎮康土知州

鎮康舊名石賧元立鎮康路軍民總管府明洪武十五年改鎮康府十七年改爲州正統中土官刁悶光以隨王驥征麓川功授土知府隆慶間悶敬娶罕虔女因附虔歸緬萬歷十一年官兵敗緬敬死其叔悶恩歸義授以州事恩死子枳襲木邦思禮誘之歸緬不從今海慶取控尾隊之天啓二年木邦兵據隴哩江枳奔姚關守備遣官兵拒之木邦乃

退裉死子達襲本朝平滇達投誠仍授世職今其嗣濟襲其地有烏龍山黑龍塘土田瘠薄民性獷健男子出婦人閉戶以待其至當木邦之要路爲內地之藩籬額徵差發銀一百兩

灣甸土知州

灣甸蠻名細賧自古不通中國元中統時內附屬鎮康路元末景法爲萬戶歸明授灣甸正長官景法子景宋入貢洪武十七年置灣甸州授宋知州萬歷十一年景宗貞率弟宗材導罕虔入寇姚關宗貞死於陣擒宗材斬之以宗貞子景從幼降爲州判後從討猛廷瑞有功復陞知州沿襲至國泰國泰死子先哲幼叔文智護印本朝平滇文智投誠仍授世職今其嗣祚襲其地有孟通山枯柯河人皆僰種以芭蕉實當果額徵差發銀五十兩

龍陵廳

潞江安撫司

潞江蠻名怒江甸元隸柔遠路明洪武十五年囊壁法內附授長官司職永樂九年陞安撫司賜姓線氏傳九世至線有功本朝平滇有功投誠仍授世職今其嗣祖綏襲額徵差發銀八十兩

芒市安撫司

芒市蠻名怒謀又曰大枯睒小枯睒卽唐書所謂芒施蠻也元中統初內附至元十三年立芒施路軍民總管府領二甸明洪武十五年置芒施府正統九年放定正隨征緬有功授芒市長官司萬歷初放福與岳鳳聯姻十一年導緬寇松坡事覺擒福正法立其舍目放緯領司事轄於隴把兩傳至廷臣以入貢加授安撫司職又兩傳至愛衆本朝平滇愛衆投誠仍授世職今其嗣澤重襲其地川原曠邈人稍脆弱男子以石榴皮染齒使黑婦人分髮直額爲一髻垂於後跣足衣皮西南有青

石山又有永貢幹猛二山皆高曠陡絕夷長所居其水曰芒市河麓川江皆流至緬地合大盈江曰大車江自騰越流至司境匯於緬中蒲甘城其地產香橙橄欖甘蔗額徵差發銀七十兩

遮放副宣撫司

遮放者隴川之貳也其起自多懷們與隴川宣撫司多歪悶皆元初多祿瓜之後明正統元年多懷們從征猛夘夷有功授副宣撫居遮放麓川平後歪孟爲宣撫居隴川傳至萬歷初有多恭多俺時岳鳳亂隴川宣撫多士寧父子俱死亡時以多恭滇志作多茶爲副使居遮放多俺爲同知居猛夘多俺顧爲緬鬪導之寇隴多宣撫多思順士寧之孫患之二十六年擊走多俺殺其子多荒其年十二月多俺襲遮放敗還走木邦會多安順死其子多安民叛入緬討誅之以其弟多安靖尚幼乃以多恭之子多思譚行宣撫事思譚從征蠻莫緬瓦隴川累功益以隴川江外地

爲安靖領隴川沿至多爾忠本朝平滇爾忠投誠仍授世職今其嗣來朝襲其地南六十里至三臺山頂極險峻爲控制木邦之扼要最熱風俗與芒市同

按遮放地本屬騰越州因差發銀歸龍陵廳徵解故列於龍陵之後

滇南雜志卷二十一

上海曹樹翹春林編

土司中

永昌騰越州

按騰越疆域西至大金沙江自八關築而關內僅有南甸隴川干崖盞達猛卯五土司地乾隆三十五年於戶臘二撒添設兩長官司遂爲七土司餘俱棄於關外矣騰越居北而七土司在南近州境者惟南甸自南甸而分左右右則爲干崖盞達左則爲隴川猛卯戶撒臘撒也

南甸宣撫司

南甸宣撫司者始自刀落蓋其先有刀貢猛者本姓龔江南上元人明初以百夫長隨征雲南遷千夫長駐南甸旋以招撫麓猛功授騰衝千

戶賜姓刀（通志作自改姓）是蓋以衛千戶而駐防南甸者也南甸舊名南宋至
元二十六年置南甸路軍民總管府領三甸洪武十五年改南甸府永
樂十一年改南甸州隸布政司時刀貢猛之弟貢罕（通志作蠻）入貢因以貢
罕爲南甸土知州宣德三年貢罕上言爲麓川侵其地請封之朝命不
許諭麓川還其侵地五年因請於所還地置四巡檢司上命吏部除官
八年又奏與麓川接境舊十二百夫長在騰衝千戶所恃賴邦哈等處
軍民兼守後麓川侵據不守者十餘年今蒙勅諭還竊恐再侵乞於賴
邦哈九浪莽孟洞三處各置巡檢以土軍楊義等三人爲之下三司勘
覆如所請正統二年報麓川思任法奪羅卜思庄二百七十八村乞遣
使諭還命鎭府沐晟處置奏聞會大兵征麓川刀氏從征有功九年陞
州爲宣撫司以貢罕子落硬爲宣撫司通判劉思勉爲土同知天順二
年復置南甸土驛丞時落硬子落蓋爲宣撫上言南窩伯毛勝遣千戶

闌愈占其招八地逼民逃竄朝廷命三司巡按詣勘以所佔地退還治勝愈罪落蓋故子刀落賓襲遞傳刀落過刀落樑刀落成刀落正刀落泰刀落泰（滇志作刀落憲）當萬歷十一年冬陷於緬其子刀落臨以平岳鳳功陞宣慰司是時刀氏再有功於國自落臨傳大才落掌落慶落啓落保父子相繼者凡十有一年落保謝病讓其兄呈祥時明之季也呈祥立最久以投誠功康熙元年重頒印信號紙後呈祥老迭傳啓元恩賜恩賜襲在雍正間今其嗣維翰襲計刀氏自貢猛起至三錫凡二十世越四百年爲三宣冠比於古之任宿須句顓臾世守皡濟之祀是何功德而留貽之遠耶然自貢猛以招撫曩猛落硬以助平麓川落臨以助討岳鳳世効誠節如此至恩賜銘鼎三錫三世皆以幼孤恩賜母李氏銘鼎母放氏三錫母思氏皆以守志撫孤不墜先業著聞是猶有江表風也其世祀也宜哉嗟乎龔氏以一小校隨黔國入滇而胙土縣於黔國

可不謂賢乎宣撫世居蠻干在司東今移永安在司西司治故爲府州地在半個山下乾隆中移駐防兵及州判于司恩氏請於官撤其故署堂歸永安其所屬羅卜思莊與小隴川皆百夫長之分地其世襲知事者二曰謝氏曰悶氏謝氏居曩宋悶氏居蓋西所部戞獨直通蠻莫江司南百年爲南牙山險峻延袤幾百餘里爲入緬之大路上有石梯緣梯而上有木棚周一里昔王驥破麓川取道於此前通銅壁關關外布領垂哈籌爲百夫長地踰蠢達外有岡德戶岡近孟養故南所部直抵大金沙此昔日形勢之大概也自八關設而諸險棄之關外以至於今可慨也夫宣撫本上元龔氏而從夷姓曰刀其稱出於賜姓恐未然昔有夷酋三人降於中國居久之漸習華風請賜姓於主將將謾之曰汝輩怕刀剁耳遂以爲姓而刀氏最多今爲土司者刀氏十居六七漢人之竄入者皆改姓刀龔改姓刀其意亦然以刀姓世雄長能服諸蠻也

仲羅嗣吳莊蹻王滇皆因其俗以爲治數傳之後幾不似中國人亦何怪哉其世稱落某通志落作樂隴川思氏世稱某法他書法作發夷性信禨祥小數多避忌尙吉利故迭傳必帶此稱謂足以永世云其地東至永昌潞江宣撫南司至隴川宣撫司西至干崖宣撫司北至本州界其山曰內弄曰蠻干曰溫泉曰沙木籠曰南牙其水曰小梁河曰孟乃河曰大盈江其關梁曰黃連坡曰小隴川關外盡屬野夷經騰越鎭州爲設立正副撫夷常川率練在關防禦今設營駐守風俗與本邦同婚娶用穀茶二長尙雞卵五七籠爲聘客至以穀茶供奉手拈而食之產紅藤孔雀叫雞額徵差發銀十一兩

隴川宣撫司

隴川舊名麓川其地曰大布芒曰賧頭附賽曰賧中彈吉曰賧尾福祿培皆白夷所居元中統初多線瓜內附至元十二年置麓川路金齒等

處宣撫司明洪武十七年歪悶歸附置麓川平緬宣慰司宣德年與木邦仇殺因失官以孟養刀氏代至正統二年思任因刀賓玉勢弱遂據麓川叛侵孟定灣甸掠騰衝南甸取孟養地刀賓玉奔永昌死六年兵部尚書王驥進征大破之十一年改麓川為隴川設宣撫司於隴把與南甸千崖合為三宣屏蔽永騰以夷目恭項領之恭項者取麓川時首先歸附故命之也其時土司有同知副使僉事等官以刀歪孟為同知刀落曩為副使隴帚為僉事皆從恭項請旋思子機法卜法復出擾恭項恭項內奔朝廷以其父子刻虐蠻人安置曲靖即以同知刀歪孟為宣撫未幾死遂以多歪悶代多歪悶者亦白夷種其祖多線瓜當元中統初舉麓川內附歸功於思氏退為隴川陶孟陶孟者夷言頭目也隴川故名平甸其地曰驃甸曰羅必四莊曰小沙摩弄曰驃賧頭至元十三年立平緬路隸宣撫司與柔遠及茫施鎮康鎮西麓川所謂金齒六

路一賧也其陶孟爲線瓜線瓜之子爲多旬法多旬法之子爲多歪悶自元中統至明正統景泰間百八九十年凡三世蓋皆老壽而歪悶遂起爲宣撫景泰七年修職貢成化十九年死守土垂四十年子多亨法代傳子拴拴三子多鯉多鯨多鱖拴死鯨弑其兄鯉而自立按問伏辜立鯉子多黍詔爲宣撫司參詔死子士寍立有岳鳳者江西撫州人入士寍幕士寍寵之妻以妹生子曩烏父子梟雄奸黠如泥溱以罔士寍行媚於內而愚弄之於外不翅也時緬酋莽瑞體虎視諸夷招士寍士寍不從岳鳳詗問勸士寍行至攏古歸鳳使其子曩烏酖殺士寍其妻懷印携二子多忠多孝奔永昌當事不能救令歸岳鳳襲殺其妻女奪其印投緬遂據其地時萬歷五年也十年岳鳳連兵象數十萬其子曩烏刖領兵六萬分道內侵勢張甚事聞大府莫知所措乃調劉綎鄧子龍以禦之卒擒岳鳳父子獻俘於朝事平以士寍子多忠嗣職忠死多

忠順襲二十年恭應襲入覲并練忠順并猛卯會官兵大戰於栗柴壩追逐之思順死蠻莫思正乘其喪襲據隴川旋去仍歸蠻莫思順子安民乃得立守將索賂不能堪三十八年安民叛入緬已而緬聽撫遣安民歸安民久據蠻灣桀驁甚叅將周全遣二指揮襲之爲所敗巡撫周嘉謨督兵備道叅將等討之其族人挾其弟多安靖誅之以獻先時萬歷中分隴川副使多恭居遮放同知多俺居猛卯至是隴川亂甚安靖尚幼而安民之弟安邦亦附緬寄居蠻莫於是文武會議共立多安靖奏稱隴川與干崖南甸並爲三宣作我藩籬多安民背漢投緬罪不容誅天討所加已膏鈇鑕安靖以安民親弟絕無從逆之念又有討賊之功舉其祖父故土而畀之天理人情旣安且順但因安靖幼乃以副使多恭之子思譚輔安靖行宣撫事俟十年後安靖已長仍歸安靖又恐思譚竊據不歸以宣撫印貯於騰越州庫仍設官兵於杉木籠山控制

之於是隴川粗定迨明之季滇中亂多安靖爲流寇孫可望部下王復臣所殺其子多紹寧以投誠功康熙初授宣撫世職紹寧年老無子告替以與弟述寧未襲而故以述寧子多勝祖襲勝祖以年老告替子多治國襲治國死子多世臣襲在康熙雍正間世臣年老告替子多益善襲益善亦告致子多有功襲有功死其嫡子朝勳嘗聘盞達土司刀思儒女未娶而夭以庶弟朝珍娶刀氏乾隆三十二年襲時軍興隴川當要衝三十四年以失察叚思瑞偷越部議革職留任三十五年冬以多朝相隨蘇爾相在緬寄信其弟多朝弼首報遲延安置昆明四十四年春正月內朝珍與族目勐頭不和構爭三月朝珍來州告病五月二十九日病故州城以多有功胞弟多有爵管理地方有爵年老告替今以其子朝惠襲明一統志云正統十一年置隴川宣撫司於隴把其地東至芒市南至木邦西至干崖北至南甸其風俗同南甸山有馬鞍摩梨

羅木水有湯泉土產大芋長尺二三寸而今志云東至猛古猛卜一百八十里南至慕習猗鴆一百八十里西至于崖鸞洒八十里北至杉木籠山頂八十里有上上十二崗四練通老官屯新街夷境舊額徵發銀一百七兩今八兩　按麓川思任法之變騷動天下僅乃克之亦不能盡其餘孽任法忘其父失國內奔朝廷爲之討叛安定夷性犬羊自珍種類宜矣隴川岳鳳之變亦然非劉鄧何能遽止多氏龔士彔而可馴故屢蹶仍起以至於今多蓋刀之轉音夷不知書惟漢人所寫耳

猛卯安撫司

猛卯安撫司者所治木麓川地故平麓城也明萬歷初分隴川副使多恭居遮放同知多俺居猛卯皆多氏族白夷也時緬猶猖獗多俺爲緬耳目引賊寇邊隴川多思順患之二十六年乃糾思化並芒市多奈等擊多俺殺其子多荒十二月多俺糾衆襲遮放敗還不復歸猛卯投木

邦據曩義山永昌同知添文昌授計木邦罕欽令檎之謀洩多俺欲并
擺古追及雷𦗰并其子多烘多曩斬之乃築堡於猛卯號平麓城於是
猛密頭目思化敗緬於速送緬逐之入居蠻莫朝廷以爲蠻莫宣撫司
思化死子思正嗣入據隴川已而回蠻莫緬人潛師襲取思正首而去
乃立其弟思忠後其地爲思線所占據忠乃退處干崖之蠻洒會巡撫
周嘉謨平多安民之亂乃籌平麓城屯田事宜請以忠安插猛卯開屯
改姓衎名衎忠復論檎多安民功授安撫司世職其後爲緬所擄殺衎
以舍目衎瓏承襲時永明王尙在滇瓏故琫襲瑾死珍珍故故子瑄
襲順治末年瑄以投誠功仍授世職傳珌志玥礿凡四世皆世及礿故
無子今以弟衎衿襲焉其地東至遮放抵南弄六十里南至木邦界抵
江邊十里西至猛密界暮習天馬關八十里北至隴川界邦中山頂四
十里當衎玥襲職時値緬甸亂其酋嚏喇爲得楞所殺子色亢瑞涷出

莽木梳頭目甕藉牙起兵逐緬家復阿瓦城計敗得楞遂由木梳徙居阿瓦自立舊所屬各土司不服者以兵劫之時色亢瑞凍挈妻子族屬男婦八十餘人至猛卯文武官具以聞總督愛必達巡撫郭一裕會檄猛卯土司衎玥驅出境時乾隆十九年也若使當時受之如明初之所以待思倫法者甕氏必不猖獗諸土司亦不至盡歸於彼惜哉其地南有江郎曰猛卯合大盈江而流於緬有土城乃前明巡撫陳用賓所築也最熱貿易亦罕入其境收穫獨蚤

干崖宣撫司

干崖宣撫司者始祖郗忠國本江甯人駐干崖故元之鎮西路也在柔遠路西東隔麓川其地曰干賴（通志作頓）睒曰渠瀾睒中統初內附至元十二年立鎮西路軍民總管府領三甸明洪武十五年改鎮西府永樂元年設干崖長官司以忠國領其職改名曩歡曩歡遣目奉表貢象馬賜

鈔幣有差五年設古剌驛隸干崖曩猷復遣子恩曩朝貢恩賚如例賜姓刀稱刀曩戀正統九年曩戀子刀怕便以征麓川功陞宣撫司以劉英爲同知從王驥請也滇志云正統中刀怕率以麓川功陞宣撫司與此不同存考怕便名見明史自怕便傳怕率怕轟怕開怕落凡四世其叔士舍刀怕愈欺怕落幼刼印奪職蠻衆不服起兵相攻時宏治三年也四年副使林俊參將沐詳檄諭之始釋兵歸印怕落年老致仕以怕元襲怕元死子怕舉襲嘉靖三十九年緬莽瑞體叛招諸土司入寇萬歷初怕舉舉其妻罕氏木邦罕拔妹也罕拔叛投緬誘怕舉弟怕文且許妻以妹怕文不從遂與之戰緬兵十萬驟至怕文不支遂內奔永昌罕拔遂取取宣撫印付其妹據干崖十年岳鳳破干崖奪其印十一年劉綎擒鳳父子于崖印竟失所在而滇志云是年冬干崖刀怕庚雷弄廖元伯南甸刀落憲奢達刀思定皆陷於緬不知刀怕庚又何人也干崖失印部衆無主自相承代者垂

三十年據其譜云怕文犇後怕瑄襲怕舉職三十九年怕瑄子定邊以屢有平叛功仍授世職加三品服定邊年老致仕子鎮國襲流寇孫可望據滇遣偽都督王復臣以調貢方物遲加之兵時盞達副使刀思韶亂謀奪其職將定邊鎮國父子五人送滇省俱被害後鎮國子建勳以投誠功順治十六年授世職十八年辦赴緬軍需急公紀功賞賚吳逆叛飭換印信號紙吳逆平後將印劄呈繳賴大將軍營康熙二十四年接領宣撫司印隨卒子秉忠襲職一年死子捷泰幼令秉忠弟秉義護理越五年捷泰襲職捷泰於雍正元年曾差赴太邦清理猛古猛卜糧民三十二戶還報有功捷泰死子鴻業襲職乾隆三十一年邊事起辦糧夫起造營房塘汛諸土司中最爲効忠出力四十四年以年老告替子世侯現襲按干崖由騰越西南行二百里踰黃連關至其境其地東至羅卜思莊四十里南至戶樂八十里西至盞達五十里北至黃連

關五十里其山曰雲晃在司南十五里上有瀑布流爲雲晃河曰雲龍在司東二十五里曰白蓮在司北六十里中挺一峯土官居其麓下有蓮池曰剌明在司西百餘里其水曰安樂河源出騰衝經南甸迤邐至北折而西百五十里入檳榔江境內甚熱四時皆蠶有白氈布白蓮花竹鷄大如兎而肥舊額徵差發銀五十兩今六兩六錢　按干崖刀撫本江南鄒氏到今四五百年刀曩繼有平麓川功刀怕文距罕拔抗緬酋力戰不支遂歸內地刀定邊當神宗晚年疆事孔亟屢以平叛之功加服命遭際末流父子死於逆賊何其戚也其孫建勳復繼以至於今守土輸誠諒哉

盞達副宣撫司

盞達副宣撫司者本與干崖爲一族其地亦干崖之一岡蓋刀怕便之後也其世譜云正統十四年怕便已爲宣撫朝京師賜名思忠以思忠

別子思効爲副長官司居蓋達思効傳子思猛猛故無子以思効兄思鎮襲思鎮傳子思國國無子傳弟思廷（滇志作刀思定）萬歷十年岳鳳父子連緬甸及土司象兵數十萬分道內侵攻雷弄蓋達干崖施甸思定求救不得城破闔室俱盡其子思官又以木邦罕氏勾緬破城爲緬所執死之兩世殉國難然考其時自莽應裏用岳鳳間誘殺罕拔木邦與緬仇而云勾緬恐誤也思官既死其兄思權立死子思丙立丙死子思韜立始給副宣撫司印勅而刀定邊刀鎮國父子之被害於孫可望咸由思韜迫後順治十六年思韜仍以投誠功副宣撫世職韜年老辭職子思元襲元死子琳尚幼以其伯叔思銘思鎰護理相繼病故母撫孤成立襲職琳死子思弼立弼於乾隆十九年告替今其子思儒襲其地東至干崖河二十里南至回弄三十里西至山脚土司城在其麓北至猛典五十里有巨石萬仞兩關壩尾一卡通夷境今徵差發銀四兩四錢

按萬歷季年有刀思會者舍目有築關功蹟今其氏譜不載豈逸之耶

戶撒長官司

戶撒臘撒俱峨昌夷地其土司賴氏況氏本蜀人也明正統時王驥正麓川重慶賴羅義爲左哨把總奉調隨征有功令守戶撒羅義傳子玉玉傳弟漢漢傳子猛燕弄猛弄傳子鎮鎮傳子豪豪傳弟罕告罕告傳子祥告祥告傳子送送傳弟還還傳洪猛洪猛傳子國瑄凡十二傳如故康熙十二年吳逆以其地爲沐氏勳庄追繳劄付國瑄死朝佐以永順鎮給劄協防邊境四十三年頂襲土舍朝佐有庶子賴文明爭奪失官五十一年改設火頭以其地歸騰越州已五十餘載乾隆三十四年有干崖賴邦俊者爲通事伴送猛拱土目興堂扎進京乞請復土舍舊職經副將軍阿桂査明復奏言戶撒地處極邊與野夷接壤詞訟審勘往返需時稽察奸私鞭長不及遇有調發呼應不靈若設佐雜微員旣不

足以資彈壓即僅立土舍亦未免名實不符應復設長官司以資管轄以符體制現據騰越州細查舊案賴邦俊之父賴君愛既係舊土司子孫請即以賴君愛承襲戶撒長官司再查戶撒毘連又有臘撒係蓋姓承襲傳至蓋世祿亦被吳逆占奪今查蓋朝選有嫡孫蓋榮邦年力精壯人亦誠實亦請給還土職在於邊防効力且與南甸隴川干崖各土司脣齒相依內外捍禦於邊較爲得力俱允行於是賴君愛承戶撒然君愛居干崖之遮木非朝佐嫡派子孫入承戶撒夷人多不服其入居戶撒賴君賜與姪賴小五冀朝佐嫡派子孫也君愛承襲後不善撫慰是以屢尋釁端夷衆爭助君賜三十八年糾集夷民殺君愛及君榮與幼童應佐君賜逃赴關外有死黨百餘人內有遮慢者其心腹也時令出入探伺官得遮慢因以印札調君賜君賜從百餘人持刃擁至官兵爲卻走乃遙呼曰吾固知爾好[illegible]殺人償命法也結黨持刃欲何

爲君賜氣奪因慰諭之令遣其黨去君賜悉揮之出因泣曰小人竄伏山林亦死何如出一死以完公事耶翌日黎明縛之永昌及其兇黨皆伏誅仍以君愛子邦傑襲父職今其嗣有位襲其地南至臈撒界隔西至干崖山北至猛旋山東至隴川山管六十四寨編戶一千一百一十男女口萬三千二百二十三今徵差發銀六兩

臘撒長官司

臘撒長官司況氏亦蜀之重慶人明正統時況木與賴羅義同調征南授把總至干崖身故子況倫襲職從征木邦隨故子況允忠有功給臘撒土守備允忠死子況宣襲職成化間隨征木邦陣亡子況蓋猛襲痛父陣亡以況姓不祥遂以字爲姓蓋猛死子蓋明襲無子死弟蓋元襲死子蓋光襲無子以姪蓋倫襲倫死子蓋哄猛襲哄猛死子蓋稀襲稀死子世祿襲追吳逆以戶臘二撒爲勳莊蓋可陞失職可陞故其子蓋

朝選於康熙三十九年布政司給劄付雍正二年奉文裁土職歸州管轄自是子孫在腊撒居住與齊民無異乾隆三十五年以遮木通事賴邦俊請遂併復腊撒請設長官司見說前以其裔蓋榮邦爲長官司世襲給印信號紙焉今其嗣起鳳襲其地東至隴川山南至南洒河北至戶撒界溝管三十一寨戶四百五十口二千四百五十徵差發銀四兩

右滇南通省文武土司六十五員皆舊志所載而現在承襲者其舊志雖載而現已裁革者概不錄入其舊志所無而今爲添設者據布政司册檔節錄如左其關外各土司別爲一第以清㩀目

臨安府

思陀鄉土舍

溪處鄉土舍

瓦渣鄉土舍

左能鄉土舍
落恕鄉土舍
阿邦鄉土舍
慢車鄉土舍

元江直隸州

元江州土千總二員
儒林等里土千總
永豐里土千總二員
新平縣喇嗙土把總
斗門磨沙土千總
岩旺土把總
他旦土把總

老是達土把總

普洱府

倚邦土把總

猛遮土千總

猛腊土把總

六困土把總

易武土把總

猛阿土把總

猛籠土把總

橄欖壩土把總

攸樂土目

攸樂山猰猔寨土目

寧洱縣普藤土千總

猛旺土把總

整董土把總

猛烏土把總

烏得土把總

他郎儒林等里土守備

定南等里土把總

威遠猛戞土千總

猛戞土把總

猛班土把總

東川府

會澤縣木期古千戶

昭通府

蒙自縣土目 土目屬永善縣管轄而冊曰蒙自名未詳

大理府

雲龍州歸化里老窩土千總

六庫土千總

漕澗土把總

順寧府

猛猛土巡檢

永北直隸廳

蒗蕖土舍

武定直隸州

勒品土巡捕

瓌州土舍

琅鹽井提舉司

琅井土巡捕

麗江府

麗江府土守備

麗江府土千總二員

蘭州土舍

維西臨城土把總

浪滄江邊土把總

其宗喇普土把總

奔子欄土千總

奔子欄土把總

阿墩子土千總
阿墩子土把總
中甸淡巴土守備二員
大中甸神翁土千總
淡賓土把總五員
小中甸神翁土千總
淡賓土把總二員
江邊境神翁土千總
淡賓土把總三員
格咱神翁土千總
淡賓土把總三員
泥西境神翁土千總

迭賽土把總三員

永昌府

保山縣習掌土千總

登埂土千總

卯照土目

騰越州大塘隘土把總二員

茨竹隘土把總

古勇隘土把總

明光隘土把總

滇灘關土目

神護關正撫夷

神護關副撫夷

止那隘撫夷
銅壁關正撫夷
銅壁關副撫夷
萬仞關正撫夷
萬仞關副撫夷
巨石關正撫夷
巨石關副撫夷
壩竹隘撫夷
鐵壁關正撫夷
鐵壁關副撫夷
虎踞關正撫夷
虎踞關副撫夷

杉木籠正撫夷
杉木籠副撫夷
邦中山正撫夷
邦中山副撫夷
天馬關正撫夷
天馬關副撫夷

以上土巡檢一員土守備四員土千戶一員土千總二十二員土把總四十五員土舍十員土目五員土巡捕二員撫夷二十名共一百十名或世代承襲或公舉承充皆有催辦錢糧撫戢夷衆之職

滇南雜志卷二十二

上海曹樹翹春林編

土司下

關外

老撾

老撾軍民宣慰使司其夷佩雕瓜爲飾俗呼撾家卽古越裳氏自周以後不通中國明永樂三年以方物入貢始置軍民宣慰使司嘉靖間緬人破其東之攬掌亦名南掌蓋老撾屬部地之最荒遠者本朝雍正八年部長素馬喇薩遣頭目叭猛花等齎銷金夷字表文貢馴象二乾隆八年欽奉　恩旨改爲十年一貢恭遇　萬壽聖節貢馴象二著爲例二十五三十六四十五五十五等年連貢馴象六十年復貢方物其地東至水尾界南至交阯界西至八百界北至車里宣慰使司界自司西

北六十八程至雲南布政司其人衣服飲食類木邦性獷悍身及眉目皆黥繡花酋長一代止存一子承襲絕不育女居高樓見人不下部屬見之所止有定地名曰等限使客亦然設通事引之以至其地其國人稱至尊必曰天旺蓋春秋天王之意其產海貝犀牛乳香訶子

按此卷所謂宣慰宣撫使司者皆元明時所置位號雖立羈縻而已非如關內土司應徵調供差發者可比今則悉棄關外幷宣慰宣撫之名亦不立矣而其中如緬甸越南各自爲國木邦猛密附入於緬里麻茶山遺類無存今昔異情有非可按册求之者特以舊志載其名故仍附錄之而揭其大旨如此又按老撾即南掌臣服　本朝儼成一國本應偕緬甸越南同列殊方因其沿革世系荒遠無稽姑列簡端俟續考焉

木邦

木邦軍民宣慰使司者古爲百夷即僰夷也在雲南之西南舊云自古不通中國而滇志云蜀漢木鹿王之裔理或然也元世祖時命將伐交阯經其所部盡降之舊名孟都又名孟邦至元二十六年立木邦路軍民總管府領三甸洪武十五年改木邦府以罕的法爲土知府永樂二年改木邦軍民宣慰使司以罕的法爲使時征八百罕的法功最遣使賚之及其部領皆遍明年來貢頒賜及其母妻罕的法子罕賓法來朝七年奏緬酋誘臣叛不敢從逆若天兵下臨誓効命帝嘉其忠勳勞之重賜其祖母母妻十年遂破緬二十餘城寨獻俘京師宣德三年罕門法襲遣使慰賜及其祖母母妻正統三年征麓川以兵會五年罕蓋法與其祖母美罕板大敗麓川於孟定孟璉地殺部長二十斬首三萬餘級獲象馬器械甚衆帝嘉其功加罕蓋法懷遠將軍封美罕板太儒人七年又攻拔板罕貢等寨追至孟蒙獲其孥及象遣陳儀勞之且曰能

擊賊首獻即予以麓川八年免其歲辦金萬四千兩遣使謝且獻所獲思任法家口十一年同緬甸獻思任法且修職貢因求麓川地朝廷以孟止地給之并遣諭祭其母以表忠勤免歲辦八錠銀三年景泰元年奏乞地未報其子罕落法輒發兵據之詔易以底麻之地四年罕落法襲據人構難落法避於孟埂遣人求救招撫諭之俾與族人盟然落法不敢歸仍居孟都歲調蠻兵二百更番護之天順元年鎮守奏落法與所部相攻求救朝廷以非犯邊不許蓋所部即孟密也明年落法奏為思坑曩罕弄所攻蓋曩罕弄據孟密而叛木邦也史稱曩罕弄為宣慰罕落法之女嫁孟密思外法（即思歪歪外聲近）罕揲法卒孫落法嗣曩罕嗾族人與爭撥木邦傳木邦始罕的法而罕賓法罕門法罕蓋法蓋法即落法之父無有揲法又稱孟密復叛木邦因宣慰罕挖法親迎婦於孟乃寨孟密土舍思揲復木邦諭高答落等聚兵阻路挖法不得歸依孟乃三

年巡撫張誥奏遣大員撫諭思楪猶不復乃耀兵示必征高答落等𢥞

謀歸揹法思楪欲殺之罕揹法乞救乃調土兵合三宣兵至蠻遮思楪

𢥞始解去罕揹法乃得歸木邦史不詳其年月又一傳中旣稱罕落法

又稱罕揹法未知其即一人或兩人旣稱落法避於孟㮍又稱揹法困

於孟乃未知其即一事或兩事史之横决錯亂如此惟滇志與陳氏八

編俱云罕楪卒孫罕究立而史旣稱蓋法子落法又稱罕楪法卒孫落

法嗣後又有罕揹法故不如滇志之簡明也嘉靖初宣慰罕烈與孟養

思倫滅緬分其地隆慶二年土舍罕拔告襲不得叛投緬時緬莽瑞體

復强用罕拔收隴川萬歷十一年其子應裏誘拔殺之以弟應龍襲木

邦拔子進忠携妻子奔丙地緬追至姚關焚順寗而去十一年官兵破

緬立進忠子欽欽死其叔罕𧃍約暹羅攻緬緬恨之遂以三十萬衆圍

其城請救於雲南援兵不至城陷罕氏遂亡緬以孟密思仁領木邦思

仁憑恃兎夷差其目海慶據控尾求猛獅寨又與召依坎換象干戈相尋焉其地東爲孟定南爲孟密西爲緬甸北爲芒市自姚關渡隴哩江十二日至其地夷類數種男子皆衣白文身髡髮摘鬚修眉睫婦人則白衣桶裙耳帶金圈手帶象釧其產響錫胡椒按木邦於明初自罕的法而罕賓法而罕門法而罕蓋法而罕乞（史作落法）而罕烈而罕放而罕進忠而罕欽而罕葢以名見者凡十其世次未盡詳也木邦罕氏最忠順於明屢有大功明所以賓禮之最渥不同他土司故於六慰中分地最廣

八百大甸

八百大甸軍民宣慰使司者夷名景邁世傳其酋有妻八百各領一寨因名八百媳婦國元初征之不能獲志後遣使招附元統初置八百等處宣慰司明洪武二十四年其酋來貢乃立八百大甸軍民宣慰使司

東至車里宣慰使司界南至波勒蠻界西至大古喇界北至孟艮府界
自姚關東南行至其地五十程有南格喇山下有河南屬八百北屬車
里平川數千里轄部廣遠其產巨象安息白檀諸香民皆僰夷剌花樣
於眉目間見客則把手爲禮好佛惡殺一村一寺每寺一塔殆以萬計
有敵人侵之不得與戰舉兵得所讐而罷名慈悲國嘉靖間爲緬所兼
刀氏避居景線一名小八百緬以其弟莽應龍住居景邁城爲右臂萬
歷十五年刀氏以文請兵恢復議未許今久爲緬有矣

孟養

孟養軍民宣慰使司者故元雲遠路也元貞二年於此置軍民總管府
不知其酋爲誰至明而刀氏思氏始著明洪武十五年改路爲府十七
年改孟養軍民宣慰使司歲輸差發銀七百五十兩永樂間宣慰使刀
木旦與戞埋相攻緬酋那羅塔襲刀木旦殺之及其長子遂據其地四

年上遣張洪諭歸之宣德中麓川思氏與木邦罕氏相仇殺罕氏訴之朝廷不直思氏奪其官以其地歸孟養刀氏代治正統二年思任法逐刀氏兼取孟養地刀賓玉勢弱不能支走永昌死地遂爲思氏有王驥征之任法遁入緬其子機法卜法祿法匿孟養任法機法先後擒誅卜法逃思祿仍據孟養麓川夷推擁思祿法爲主改名思洪逐朝廷所置緬酋之子銀起莽且上狀言緬不能撫其人民願立思洪永當差發時已三征麓川矣驥度終無思氏何乃將祿法簪石金沙江上盟之曰石爛江枯爾乃得渡遂班師時雖授思氏金牌終無印信也凡通文書但稱金沙江奴婢而已成化中思祿以祖母璩帶及諸珍物賂鎮守太監錢能能召見飲食之思祿稍稍縱橫宏治初上給土酋金牌信符偶亡孟養久廢止但按舊籍頒給之思祿遂謂天朝復其官職矣以符牌號召諸夷掠取旁邑以自廣會孟密叛木邦叅政毛科檄思祿兵攻孟密

思祿以羸兵數千應科爲孟密所敗思祿大怒遂越界過金沙江攻孟密取蠻莫等十七寨科又勸巡撫金獻民請兵大舉征思祿上不許會思祿遣人奏言爲鄰惡詿誤願入蠻莫十七寨贖罪得比米魯仍乞以一字爲宣慰如故朝議遲疑不決思祿遂據孟養自立爲宣撫焉按滇志所紀載曰爲思洪所據又曰成化中思仁子祿云云似爲兩人然據明史云成化七年錢能言緬甸欲得貢章孟養帝命往勘貢章係隴川分治孟養係思洪發所掌非緬境又余子俊言思洪發不聞有過豈可奪其地因諭思洪發通緬貢道不得阻遏則是思洪即思祿爲隴川思任法之少子或稱思洪或稱洪法總一人也然史又稱孟養鄰緬怨緬之執思任發欲報之嘉靖初孟養酋思祿子思倫糾木邦及孟密破緬殺宣慰莽紀歲及其妻子分據其地未知思陸即是思祿否也自正統中思祿遁孟養至嘉靖初已六十年而思任法之祖爲思倫法而思祿

之子又曰思倫大抵夷俗不以爲嫌猶楊邁之後仍稱楊邁耳思倫旣破緬緬訴於朝六年始命永昌知府嚴時泰衛指揮王訓往勘思倫夜縱兵鼓譟焚驛舍殺齎金牌千戶曹義時泰倉皇遁乃別立土舍莽卜信守之而去値安鳳亂內地不暇究其事蓋嘉靖八年也後莽紀歲子瑞體報仇使卓吉侵孟養二十九年孟養思眞使其壻別混殺卓吉瑞體攻別混父子擒之自瑞體盛時諸夷多從亂兵備副使許天琦憤之遣指揮侯度持檄招諸夷至迤西頭目思箇欲決從違乃設木牌二一書天皇帝號一書莽酋名率衆羅拜以卜之則莽酋牌傾於地而天皇牌卓立如故乃決意內向莽酋恨思箇急攻之思箇告急會天琦卒而羅汝芳替檄調漢土兵赴援師至騰越思箇喜令土目馬祿喇送等潛引兵萬餘於阿瓦地絕其糧道自率衆伏於戛撒誘緬入截其歸路請援兵自隴川邀其後迤西兵衝其前又令水兵開江上石閘以衝潰緬

舟計定緬兵果入戛撒思箇堅壁不與戰伏兵塞險隘絕糧道以俟中國援兵至首尾共擊之久之緬兵飢困甚以撮金易合米始屠象馬旣剝樹皮掘草根軍中疫作死者山積瑞體懼請與思箇和思箇不許復遣使速援兵無何有入賀者恐爲兵興阻移書同事合文止援汝芳不聽乃合揭於巡撫王凝以兵興禍連語怵之王凝馳檄止汝芳汝芳憤極兵不得發思箇困緬已月餘日夜望援竟不至岳鳳知之乃集隴川夷二千兼程援緬導之由間道遁思箇知之率衆追緬緬大敗幾獲瑞體其衆生還者十不一二六年廷議遣使至孟養令思箇還所俘緬兵象且賚緬金帛好言慰諭之緬不謝七年瑞體復率兵象來侵以報戛撒之怨朝廷不能救思箇內奔中途爲奴郎都等執送瑞體不屈死之瑞體遂盡據迤西地目兵奔永昌稍安置內地十二年思義歸孟養十三年思威敗緬於審堵殺多曩長十七年思遠貢方物賞以金幣授宣

慰十八年緬報密堵之役思遠率其子昏弁叛盞西緬以其目曩瓮據之其後思轟送欵於朝與蠻莫思正結爲唇齒據金沙江抗緬三十年緬襲思正思轟驅兵象倍道救之至則正已被殺三十二年轟殺襲走死緬以其目思華據孟養華死其妻怕氏領其地又以他目更番戍守頻發其兵從征强悍不可糜云考木養自刀木旦刀賓玉後爲思任發所幷麓川平後其幼子思祿入據之迭傳思倫思箇思義思威思遠思轟終幷於緬凡思氏以名見者如此其世次則未詳也思氏亡於麓川而竄居孟養猶延祀垂二百年其地在金沙江外有兩日程古名迤西有香柏城與蠻莫同襟金沙江莫養居其上流南至底馬撒江連西洋北極吐蕃西通天竺東南鄰於緬山曰鬼窟號稱險要夷人據爲硬寨小有釁則治兵相攻其土下濕夜寒濵江爲竹樓以居一日數浴云

孟艮

孟艮府者蠻名孟揹在姚關東南二千里東爲車里界南爲八百界西爲木邦界北爲孟璉界自古與中國絕永樂四年來歸置孟艮府編差發黃金十六兩後爲木邦兼併嘉靖間附於緬與景邁𦹢𦩛相表裏然亦未敢背也其長名怕詔居層樓有妻數百聽時乘象出浴於江浴畢剪服羅拜其長解約臂金釧授者當夕其官師曰司祿刀猛卒伍曰𣅀些出入以象名曰象馬兵革犀利男女俱譽捷沃野千里最稱殷富地多虎農者於樹杪結草樓以護禾衣皆套頸鵝毛爲褥雲南知府趙渾曾以撫夷入其地其長偃蹇無禮後無至者

猛密

猛密宣撫使司者明之立各土司猛密最在後其酋本爲木邦屬地故附木邦有磚城無戍樓產花果瓜蔬與內地同南牙山峙其北摩勒金沙二水環焉山高田少米穀最貴又多地羊鬼爲行人祟北距騰越州

一千里有數道一由木邦錫波入一由孟卯至孟廣入一由邦抗魯祖渡莫勒江過南牙而入一由蠻莫入明永樂間木邦宣慰罕賓法以征八百緬甸功授以猛密十三處其所部有寶井爲木邦利府陶孟思歪領之陶孟者由華言頭目也木邦宣慰司罕揲法以其女曩罕弄妻思歪法（明史作外法）罕揲法死其孫罕空法立（明史作落法）嗜酒好殺曩罕以尊屬不樂受節制景泰中遂以猛密叛天順二年與思坑攻落法即思空法也落法奏之時罕曩弄逐宣慰據公署殺掠鄰境兵力日盛自稱天娘子其子思柄自稱宣慰朝命往撫之驕蹇不服且欲外結交趾逼木邦其橫如此朝廷置之成化初毛勝守雲南猛密寶石許得自貢不關木邦太監錢能尤利其珍賂曩罕弄益怙勢無忌掠地自廣十年侵隴川沐琮奏之十六年太監王舉索猛密寶石不得因疏猛密叛木邦罪請征之曩罕弄大懼會有江西人周興五者逋猛密因爲曩罕弄計遣人

齎金寶賂政府求釋罪且請授官政府萬安許之遂授意副都御史陳宗與序班蘇銓往時十八年也明年宗至猛密曩罕弄恃有內援益倨傲不出迓宗且要宗過南牙山就見坐講宗不得已從之曩罕弄乃曰我猛密之於木邦猶大象之孕小象也今小象長成軀倍大象矣寧能復入大象腹中乎宗不能折反然之於是銓受其金紿宗上奏以所侵木邦地畀之爲設安撫司以思柄爲使世其職時二十年也木邦人擬宗訴辯宗輒答止之狀聞政府大喜遂以宗撫雲南壽遷刑部尚書曩罕弄旣立盡奪木邦地罕空法奔猛正雖屢次奏訴竟不得直由是孟養諸酋大不平遣大陶孟倫索提兵衛罕空法聲言必滅孟密會宏治改元副使林俊稍割孟密地還木邦罕罕弄懼不敢逆命遂與木邦並立爲世仇矣三年罕空法發宗等受金事時宗已致仕追論之獄具帝以事在赦前不問六年守臣奏孟密侵奪木邦兵連禍結垂四十餘年

屢撫屢叛勢愈猖肆請討之不行九年罕坌法及思楪各遣使貢初思楪圍蠻遮木邦宣慰妻求救於孟養思陸孟密素畏思陸之兵聞其將至遂解去木邦與思陸謀共取孟密於是蠻中之患又在孟養矣自萬安程宗勘處失宜諸酋紛紜進退中國用兵且數十年嘉靖初思陸子思倫與木邦宣慰罕烈殺緬酋莽紀歲而分其地自思柄授安撫繼之者思楪思眞眞年至百十歲其後思奔思溷爭立緬人爲殺奔立溷萬歷中溷改名思忠卒思化思服來歸遂陞爲宣撫思復投緬朝廷以其母罕烘爲宣撫十六年緬攻孟密罕烘不能支率子思禮從子思仁奔孟廣而孟密遂失十八年緬復攻孟廣罕烘思禮奔隴川思仁奔二回而孟廣又失先是思忠復投緬其妻甘線姑通於思仁欲妻之罕不許至是以兵犯隴川欲擄線姑不得亦歸緬緬以孟密畀之食其地

蠻莫

蠻莫宣撫司地在金沙江內騰越之西蠻哈山下山如象鼻行者累足自布嶺上三日至其地田土饒衍風俗與隴川孟密同東有等練山環以那莫江直走金沙當緬人水陸之衝舊爲孟密分地後酋長稍强擅而有之當緬報怨攻孟養時蠻莫土目思哲迎附莽瑞體萬歷元年强木邦罕拔隴川岳鳳盟奉瑞體以拒中國爲錦囊象函貝葉緬文稱西南金樓白象王莽噠喇弄王書報天皇帝於是蠻莫與木邦干崖隴川皆附緬緬爲置將以守之十年緬連諸夷入犯劉綎鄧子龍征之綎招岳鳳遂携鳳父子往攻蠻莫平之獲思哲釋不誅露布所謂討蠻莫而隨宥之欲逆黨畏威而創懲是也綎兵抵阿瓦蠻莫思順先陷緬至是來降時思化居猛哈(即蠻哈也)與迤西思威木邦罕鳳俱殺緬將歸綎會朝廷以綎鎭蠻莫思順仍爲宣撫司綎遂檎阿瓦回蠻莫揚兵金沙江振旅而還綎還諸夷多散去緬復出攻孟養及蠻莫聲言復仇副使李材

遣兵援之戰於遮浪大破其象陣生擒五千餘人招蠻莫酋思化來歸仍居蠻莫十九年緬困蠻莫思化告急會天暑軍行不前裨將萬國春夜馳至多設火炬爲疑兵緬懼而退大敗之所謂萬歷以來西南戰功第一者也二十年九月緬攻蠻莫思化奔等練山鄧子龍救之軍等練緬進屯遮放子龍擊之大戰於控哈緬退屯沙洲相持月餘緬尋去二十一年十一月緬遣允墨率兵入據蠻莫思化敗走允墨分道內犯追思化蓋由思化居蠻莫爲中道梗緬故恨思化急攻之時當事不察有安捕思化之疏且歸咎於思化其實不然也二十四年十月緬遣思仁丙測寇蠻莫思化求救叅將吳顯忠擊走之斬丙測是時邊威稍振諸蠻皆絕緬入貢二十七年緬攻思轟檄各土司禦之緬潰去時思化之子思正與思轟結爲脣齒據金沙江共抗緬二十九年思正乘隴川土司多思順之喪襲隴川已而回蠻莫三十年阿瓦雍罕與木邦罕襤襲

思正取其首而去思轟聞之驅兵象倍道救之至則已無及矣三十二年緬攻孟密徵兵於思轟叅將王廷光止轟無發轟從之縛其使以獻緬怒攻轟轟走死都司王萬年救之亦不及緬以思華據孟養明年陳用賓遣副將陳寅擒緬目多罕復蠻莫界焉其後終陷於緬崇禎末蠻莫思綫爲緬守曩木河永明走蠻莫思綫使告於緬云按思正爲緬所襲殺而滇考云思正奔騰越當事殺正以止緬即陳用賓之疏亦自云然後守備李天常之蠻哈至橄欖坡有鳥夜鳴聲甚哀天常異之詢之土人對曰自思正死後即有此鳥哀鳴三年矣因述思正見枉狀天常感之乃祝之曰若果思正當爲爾復仇復地遂止不鳴用賓乃爲復其地

茶山

茶山長官司在騰越州西北去州可五日程距高黎貢山極高而寒五

殺不蒔其人强獰喜鬬土酋早姓舊屬孟養永樂三年孟養糾上江刀猛永叛夷目早章憤其不忠遂不附五年詣闕下賜印綬早章爲茶山長官司十五年章舉頭目早甕爲副至早玉授正長官司其北與麗江野人接境其後副長官早大宸所部爲野人殺擄無孑遺奔入內地阿幸爲寓公惟正長官早鄧所部尙存耳其南至南甸西至里麻

里麻

里麻長官司其東接茶山西北皆野人有整冬温冬二山部夷皆峩昌蠻舊屬孟養永樂三年孟養叛土酋早姓有拒賊功六年頒印世授長官司萬歷中刀思慶襲正長官早奔副之後沿至刀思虎爲野人所掠盡棄其地與把事李廷高奔赤石坪副長官早堪信被殺無噍類焉

鈕兀

鈕兀長官司蠻名也鈕兀自古不通中國明宣德七年始歸附置鈕兀

長官司其地東至元江州界南至車里宣慰司界西至威遠州界北至臨安府思陀甸長官司界自司北一十六程至布政司轉達於京師民皆倭泥類蒲蠻男子綰髮於頂白布纏頭婦人白皙盤頭露頂以花布爲套頭見人無禮拜額徵差發銀四十兩

論曰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雲南在西漢至唐羈元酋長安其土郡縣治其人今土流並設之法自漢世而已然矣天寶以後守長不法恣肆誅求遂起割據僭竊之禍觀張喬斬奸猾吏長九十餘人而三十六部盡降諸葛孔明用其豪傑而財賦足以給軍國史萬歲受明珠而隨服隨叛梁毘一金不取而酋戚歸李知古以重賦戮尸張虔陀以淫虐被殺鮮于通褊急而喪師杜元頴高傲而致亂然則御夷之道顧不甚簡易乎嗚呼今之雲南卽漢唐之雲南雲南之郡縣卽天下之郡縣也用人者鑒漢唐之得失爲官擇人

而不爲人擇地不分中邊不分遠邇惟賢是用誠得廉靜老成如張喬梁昆者官於雲南則億萬千年永無南顧之憂矣志草

又曰雲南徼外之夷俱在黑水之南是名羇夷國家撫夷之術及羇馭之良法惜今不講久矣麓川之叛也初以小攻取得利因大肆貪求盛陳兵革然猶在滇徼外以夷攻夷久而莫之禁也則志驕氣盈因之爲逆嗚呼萌蘖不剪拱把其奈何雖天兵南下渠魁就俘然斯民之塗炭也已極矣是後識治體之臣鑒麓川之禍修復舊典以防其微歲檄文武良吏深入夷方名曰撫夷一以勘明奏獄一以察識夷情歸報重臣以俟分別故夷方雖遠夷情叵測然其動定音耗可坐而致卽小警隨加策斷不俟其大翼弱鋤強興廢繼絕不待其閒故夷官兢兢小心其子孫得以永享佚樂夷民得安於本業而中國之民亦無戰伐之勞乃聖王仁覆華夷之大猷也今則不然上以文

具使下下以故事應上使不擇人故夷不服上不信下故事不終爲
南中計盍思其本原而調御之舊志
天下惟滇夷最多種類色目殆數十餘而附於永昌者居其大半其
先皆各居其地自相君長或有仇殺亦以夷陵夷未敢犯我中華自
元命劉深擊八百媳婦無功而回外國始有輕中國之心於是燒劫邊
擄掠百姓終元之世討緬者再討八百媳婦者再僅能分設宣慰邊
境粗安而已明時篤鶩尤甚思可思任思機力幹孟罕拔岳鳳莽瑞
體思仁丙側莽應鯉等後先釀禍擾我疆土屠我城池殺我將士逞
兇肆毒了無顧忌卒至勞師動衆財殫力痡數征之而後定向非有
王驥楊寧侯璡沐晟及劉世曾陳用賓諸公之運籌愼重李材許天
琦羅汝芳胡心得游文昌諸公之智謀膽略蔣貫方政劉綎鄧子龍
吳顯忠董獻策劉天倖諸公之義勇忠勤相繼宣勞效力於其間則

西洱昆明幾何而不爲絕人洗馬池洗象池耶嗚呼蠻夷之禍自古
有之揆厥所由非激於誅求卽過於凌虐或有蠢酋妄動狡焉啓疆
始則防禦不愼繼而勦撫失宜熒熒不滅遂至燎原此皆已然之勢
論者固未可執一而觀治者尤當因時而變何況今日夷困於朘削
日益貧窮習於風氣日益刁詐更非向日之夷可比不獨一永郡爲
然也余以纂修永志姑卽永郡之夷論之有內地之夷有外地之夷
有沿邊之夷有雖在沿邊而實同於內地之夷內地者如永平之上
縣丞土驛丞保山之潞江安撫司是也此皆地界通衢境連郊邑井
閈相望阡陌相錯與漢人雜處而居者也沿邊者如鎭康灣甸芒市
遮放盞達猛卯干崖隴川是也此則環永騰西南北鄰江域奉節制
供差發者也其西北之沿邊者漕澗上江此外卽爲茶山里麻古勇
野人等夷雖有節制之名而已非我部屬儼然外地野人則莫非控

制赤髮野人又在野人之外矣雖在沿邊而實同於內地者如騰越之南甸司保山之十五喧二十六寨是也其境界相連田里相雜猶夫永平之土縣丞土驛丞保山之潞江安撫司也外地者如威遠孟連耿馬等夷是也此則雖在控馭直隸之內不過供差發屬羈縻而已法令所不及也又其外如緬甸車里八百老撾木邦孟艮猛密猛緬蠻莫蠻西鈕兀諸夷其土地之廣有數千里者千餘里者數百里者大小不一强弱攸殊各長其長各世其世此則地廣勢厚最著名於諸夷中者也其他雜小夷人未易指計若此數者之中緬最强車里八百木邦次之老撾猛密猛艮蠻莫鈕兀又次之然吾所爲致論者不在外地之夷而在沿邊之夷與內地之夷與雖在沿邊而實同於內地之夷何也外地者訴求不能及凌虐不克施隙釁之起既無其由而况時當全盛彼諸夷又豈敢有不逞之念哉若沿邊之夷內

地之夷雖在沿邊而實同於內地之夷則不然其地最近勢最柔故其爲累也最苦爲禍也最易爲惡也又最深以彼區區一土司人之視之者特蠢茲蠢人耳狎而易之也誅求者有矣久而不繼凌虐者有矣甲來而施之可也乙來而施之亦可也施之施之難乎其爲受者矣故曰其爲累也最苦也至若狡悍鷙刻又其本性或激於一忿或蓄於平時變起倉皇出於不意呼吸之間即受其禍雖有智者能預爲之防乎又或憑崎負險劫掠中道一落深箐散入萬山展轉道途即覿面而不知其爲盜捕緝固不可得行查僅屬虛文故曰其爲禍最易也而猶未睹其惡也彼之官世官也彼之民世民也田產子女惟其所欲苦樂安危惟其所主草菅人命若兒戲然莫敢有咨嗟嘆息於其側者以其世官世民不得於父必得於子於孫且數倍蓰故死則死耳無敢與較者嗟此夷民何辜而罹此慘耶漢人苦於所

司動輒鳴於上官此則不敢鳴卽鳴之矣彼固有所恃而不恐歲時饋獻不過差月具文一提調則閉匿深藏負嵎以待其洋洋然山頭望廷尉頁以平日無事寬容太過及其有事雖有譴罰之名曾無懲創之實彼固視爲故事自謂土官世職莫可如何以致驕縱滋蔓尾大不掉所由肆暴虐而不悛玩法紀若罔聞者故曰其爲惡最深也嗚呼其惡宜除也其禍宜防也其苦宜恤也往者滇省常受其害如何資鳳繼祖阿克普名聲吾必奎猛廷瑞莽應龍沙定洲輩一夫作難全省震蕩前車已覆後車不戒豈非以其固結已久黨類實繁猝難遽去且地方守令鎮防將弁莫不利其蠢愞留爲魚肉之資誰肯輕言去之者曩歲曾有疏請裁革行令各省查議乃有司鎮將或受其賄賂或狃於私情僉言不宜裁革而止嗚呼果盡不宜裁革乎蓋前疏內於土夷情形猶未透悉故於何者宜去何者宜留未知分晰

議者遂得以狥私混復以溺偏見而阻大計莫於此竊以爲在內地之土司可裁也雖在沿邊而實同於內地之土司亦可裁也宋祖云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顧使侏㒧異類深根固蒂分踞郡縣中豈國家久安長治之善策乎且考此輩先人受職之始皆非有開疆辟土不世之勳治亂扶危非常之績也夫茅土分封河山結誓猶有不能保其終此輩何功何德反得子孫世守其官世虐其民匪但宗藩世祿所不能及即國變而彼不變君移而彼不移安然坐享不朽之業揆厥由來則去之宜也非過也或者謂夷人鳥語卉服習俗攸殊爰置土司統之所以藉其保固藩籬之用而奈何去之是殆不然夷民種類雖別而畏威懼法之心與舍苦就樂之情則一苟善撫之曷非赤子即就滇而論從前皆夷也而今之城郭人民風俗衣冠改土歸流變夷爲夏者十且八九未聞必藉土司而後保固也若所謂藩籬

者乃邊境之外者也豈有在內地者而亦藉以爲藩籬乎或者又謂夷人在內地者雖屬土官管轄土官仍屬流官節制比於子民相安已久何以更張爲哉此庸流淺見也籌邊之道在乎防邊保民之方貴於經久若僅泥於目前非不宴安無事而不知其有事之機自在也且以土人言之同在中華之內而德化不能及恩澤不克沾蓋各有土官以隔別之在流官曰此土人非我百姓膜視之耳至於科派之重刻虐之慘則惟土官司之在流官又曰此土人非我百姓奚預我事又膜視之耳若徭役差使土官得以疲之者流兵亦得以疲之徵求需索土官得以苛之者流官亦得以苛之若近值營鎭之處則又加以將弁之騷擾其苦萬狀更僕莫數嗟乎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乃忍令若輩人子孫奕葉永沈淪苦海中乎救焚拯溺是誠不可緩者也雖然若一旦盡去之勢又不能必有道焉參處降調一依流官

之例倘罪應斥革卽以漢官代之停其承襲善哉令狐綯所以處宦官者曰有罪不赦有缺不補則以漸而去耳務爲姑息養癰之計而兼不失乎燥急然後錄其人民籍其田地減賦役以甦其力給牛種以裕其源選用循良善加撫恤不出百年內地可以肅清肘腋可以無虞使數千萬衆蚩蠢窮夷悉得變禽獸而隸編氓出湯火而見天日其於固邊境安夷猓豈曰小補之哉若沿邊之土司則宜存也彼旣不在我腹裏之地與我土地不相錯雜城郭不相逼近無事則藉爲藩籬之用設或有事猶可一面禦之非若內地者一有不虞卽在腹心之間也然非徒存之已也必有以漸變之格其獷悍梟惡之風又必有以善撫之作其愛戴尊親之氣禁有司鎭防之貪黷絕漢奸流棍之勾唆鄰近豪民毋使有侵漁凌侮出入賓商毋使有欺騙擾害禍患必援毋因其有事而棄之荒歉必拯毋因其被災而絕之於

是申之以法使繩度得以糾皮而彼知懼則其惡無敢肆蔑文以也
威使威令得以驅懾而彼知警則其亂何由生爲之百姓者旣獲免
於荼毒爲之統馭者又不病於掣肘復爲之潛消焉默化焉仁漸焉
義摩焉又養之以恩恤之以惠使彼得以生息焉久之久之鮮不爲
我良民矣然後由近而推之由漸而被之舉緬甸八百郡縣之可也
夫何慮於永哉噫豈獨永爲然哉全滇之土司皆然也天下之土司
皆然也永北劉彬永昌土司論

附貢道

上路

由永昌過蒲縹經屋牀山箐險路狹馬不得並行過山至潞江江外
有高黎貢山路亦頗險山巔夷人立棚爲砦在三代爲徼外地過騰
衝衛西南行至南甸干崖隴川三宣撫司隴川有諸葛孔明寄箭山

隴川之外一望數千里絕無山谿隴川十日至猛密二日至寶井又十日至緬甸又十日至洞吾又十日至擺古莽酋居之卽古喇宣慰司擺古夷語也

下路

由景東歷者樂甸行一日至鎮沅州又行二日始達車里宣慰司之界行二日至車里之普洱山其山產茶又有一山聳秀名光山有車里頭目居之蜀漢孔明營壘在焉又行二日至一大川原廣可千里其中養象其山亦爲孔明寄箭處又有孔明碑苔泐不辨字矣又行四日始至車里宣慰司在九龍山下臨大江亦名曰九龍江卽黑水之末流也由車里西南行十日至八百媳婦宣慰司又西南行一月至老撾宣慰司又行十五六日至西洋海岸乃擺古莽酋之地也

滇南雜志卷二十三

上海曹樹翘春林編

種人上

白人

古白國之支流也舊譌僰爲白遂稱爲一類其實不相通雲南諸郡皆有之習俗與華人不甚遠又謂之民家子

爨蠻

爨氏本安邑人在晉時爲南寧太守中國亂遂王蠻中今陸凉有爨王碑云是楚令尹子文之後受姓班氏西漢末食邑於爨遂以爲氏其後世爲鎮蠻校尉晉時有爨深爨瓚爨震隋爨玩作亂史萬歲討平之唐以爨歸王爲南寧州刺史理石城卽今曲靖也唐書自曲州靖州西南昆川曲軛晉寧喩獻安寧距和龍城通謂之西爨白蠻自稱爬升麻二

州南至步頭謂之東爨烏蠻蠻本以烏白爲號無姓氏其稱爨者從其古長之姓耳滇初有白國王則夷爲白又其後有爨王則爲爨卽今廣夷爲獷人之類爨蠻之屬相沿爲最久其初種類甚多有號盧鹿蠻者今訛爲玀玀凡黑水之內依山谷險阻者皆是名號差殊言語嗜好亦因之而異大略寡則刀耕火種衆則聚而爲盜男子椎髻摘去髭鬚左右備雙刀喜鬥輕死馬貴折尾鞍無鞊剜木爲鐙狀如魚口微容足趾婦女披髮衣皂貴者錦緣飾賤者披羊皮乘馬則橫足而坐室女耳穿大環剪髮齊眉裙不掩膝夫婦晝不相見生子十歲乃見父其妻妾不相妬忌嫁娶尙舅家無可配者方許別婚臘月爲春節豎長竿橫設木左右各坐一人以互落爲戲病無醫藥用夷巫禳之巫號大覡皤或曰拜禡或曰白馬取雛雞雄者生刳取其兩髀束之細剖其皮骨有細竅刺以竹簽相其多寡向背順逆之形其雞骨竅各異累百無雷同以占

吉凶或取山間草齊束而拈之略如蓍法其應如響有夷經皆爨字狀類蝌蚪精者能知天象斷陰晴在酋長左右凡疑必取決焉民間皆祭天爲臺三階亦白馬爲之禱酋長正妻曰耐德非所生不繼父位若耐德無子或有子而蚤夭者始及其庶出及野合所生者無嗣則立其妻女死以豹皮裹屍而焚之葬其骨於山非骨肉莫知其處多養死士名曰苴可厚贍之每兵出則苴可爲前鋒軍無行伍紀律戰則蹲身漸進三四步乃揮標躍起人挾三標發其二必中二人其一則以擊刺不發也又有勁弩毒矢飲血即死以木盆歃去其射中之肉而食之部夷稱酋必曰撒頗夷言主人也夷皆憨而戀主諸酋界於殺戮每殺一人止付二卒攜持至野掘一阬集其親知泣別痛飲徹夜昧爽乃斫其頭推院中復命更使二卒勘之乃許其家收葬雖素暱者欲殺則殺之令出無敢居間丐免其家人亦莫敢怨懟以用法嚴故境內無盜然其誅

求無厭每酋長有慶事令頭目入村砦計丁兩派之遊行所至合寨爲供帳無少長皆出羅拜馬前鄰砦在數十里內者皆來餽雞黍無以應誅求往往潛出他境劫掠所得酋長頭目私分之官府檄下督責則縛數人以應命其現在種類附列於後

白玀玀

白玀玀男女穿兩截衣裹頭跣足婦人耳帶銅環披衣如袈裟以革帶繫腰喪無棺縛以火麻裹毡舁於竹椅前導者七人擐甲胄執鎗弩四方射名禁惡止殺焚之於山旣焚鳴金執旗招其魂竹簽裹絮少許置小篾籠中懸死者牀間祭以丑月二十三日插山榛三百枝於門列篾籠地上割燒豚每籠各獻少許侑以酒食誦夷經羅拜爲敬婚姻推其種類以牛馬爲聘及期聚衆訌於女家奪其女而歸窳惰淫酒信鬼畜蠱以手量裙邊投麥於水驗其浮沈以當占卜在雲南澂江臨安永昌

者漸習王化同於編氓其在蒙自定邊者向稱頑梗其在曲靖者於夷爲賤種其在江川大理姚安者皆稱撒馬都在楚雄者爲洒摩其在永昌者亦曰撒馬朶大抵寡弱易治

黑玀玀

黑玀玀男子挽髻以布帶束之耳帶圈墜一雙披氈佩刀時刻不釋婦人頭蒙方尺青布以紅綠珠雜海貝硨磲爲飾下著桶裙手帶象牙圈跣足在夷爲貴種凡土官營長皆其類也土官服雖華不脫夷習土官婦纏頭綵繒耳帶金銀大圈服兩截雜色錦綺以青緞爲套頭衣曳地尺許背披黑羊皮飾以金銀鈴索各營長婦皆細衣短毡青布套頭其在曲靖者居深山雖高岡磽隴亦刀耕之種甜苦二蕎自贍善畜馬牧養蕃息器皿用竹筐木盌交易稱貸無書契刻木而析之各藏其半市以丑戌日葬貴者以皐比賤者以羊皮焚諸野而棄其灰在澂江者能

爲乳酪雜樵蘇鬻於市腥穢侏儒若鹿豕然在安寧祿豐者多負鹽於途老者任華人二人之力壯者任一牛之力在永嘉者以草爲衣加以毡毳大都性皆驚悍好攻掠不能劫奪則人弗以女妻之全滇郡邑所在爲祟皆其類而武定蕁甸尤爲兇頑鶴慶四十八村又號海西子亦其種多彝鐵索箐賓川州志石崖螳螂古底舊種盜藪萬歷初芟以蕩來今西偏寧帖則用武之效也

撒彌玀玀

撒彌玀玀男挽髮如髮長衣短裩婦短衫短裳滇池上諸州邑皆有之拙於治生不敢爲盜賊居山者耕瘠土販薪於市住水者舉家捕魚僅能自給

妙玀玀

妙玀玀皆土蠻官舍之裔或稱火頭或稱營長或稱官娜與黑白諸種

迴異耳帶圈環常服用梭羅布婦女衣胸背粧花前不掩脛後長曳地衣邊彎曲如旗尾無襟帶上作井口自頭籠罩而下桶裙細褶在阿迷者爲諸種所敬憚其喪則合寨醵金爲助在蒙化麗江鶴慶騰越楚雄姚安平彝新興永北王弄山者不著其種類止曰玀玀所居茅舍中堂作火爐父子婦姑圍爐而臥懼箠撻而不畏死祭以羊豕捶死不殺在姚安者性狡悍好爲盜賊在新興者居昌明里力田爲生在騰越者專資射獵永北又有號玀玀者與四川建昌諸猓同類純服氈毳男女皆跣足每踏歌爲樂則着皮屨男吹蘆笙婦衣緝衣跳舞而歌各有其節又稱猓落蠻男鵲帽髮積婦三尖冠以採樵執耕爲事在新平者又稱白脚玀玀以白布束其脛故名

阿者玀玀

阿者玀玀衣服大略與黑玀同婚喪如白玀但耳環獨大在東偏則江

川諸邑有之在西則賓川有之通海者婚以牛爲聘皆親迎女而歸耕山捕獵性好遷徙

乾玀玀

乾玀玀婚嫁尙侈諸種人所不及喪以牛皮裹屍束錦而衣之以薪每食揷箸飯中仰天而祝以爲報本好勇喜鬬殺人償之以財有讐怨雖父子兄弟推及不顧多不通華言官府文書必爲書爨字於後乃知遵信其種類在曲靖尋甸二處凡哨隘設兵多以其種歲終遍索鄉民雞豚酒醴謂之年例飽其欲一村無虞不爾則勾東川夷刼掠從前武尋大擾爲鄉導者皆此曹也食貴鹽蒜得少許以爲上味居深山者或沒齒不知作鹽也

魯屋玀玀

魯屋玀玀服飾類黑玀別爲一種恃矛盾之利性尤獰獰好馳馬縱獵

獨臨安魯郭村有之

撒完玀玀

撒完玀玀居蒙自縣明目諸村在黑白二種之外勤於耕作捕食蟲豸及鼠類而甘之

海玀玀

海玀玀尋甸有之亦名壩猓玀以其居平川種水田而得名也土人以平原可墾爲田者呼爲海或呼壩故名與漢人相雜而居居處飲食衣服悉如漢人惟與其夷類仍作夷語居家儉樸情性和純且知讀書

阿蝎玀玀

阿蝎玀玀師宗有之樹皮爲屋身披羊皮種植穀菽野麻不知尊卑長幼

葛玀玀

葛玀玀獷勒有之性獷悍以死爲勇好獵亦帶耳環骨簪俗同黑玀但男子者麻衣婦人袍裙稍短

羅婺

羅婺本武定種古因以爲郡名又稱羅武元時羅武蠻羅慓百歲危弱子孫以氈裹送之深箐後生尾長一二寸相傳三百歲今俗又稱羅牛捷雄姚安永盌羅次皆有之男子髻束高頂戴笠披氈衣火草布其草得於山中緝而織之粗惡而堅緻或市之省城爲囊橐以盛米貝婦女辮髮兩綹乘肩上雜硨磲瓔珞方領黑衣長裙跣足居山林高阜牧養爲業有房屋無牀榻以松葉藉地而臥婚姻慶享結松棚爲宴樂葬用火化腰刀長鎗行住不釋嗜酒酣鬬狡猾難治

摩察

摩察黑玀玀別種在大理蒙化者執木弓藥矢遇鳥獸射之無不獲所

逢必刼遇强必拒在武定者一曰木察稍習柔善巢居深山捕狐狸松鼠而食之

僰夷

僰夷種出黑水之外一名擺夷又稱百夷蓋聲相近而譌也性耐暑熱居多卑濕棘下故從棘從人滇之西南曠遠緬平濱海多濕僰夷宅之其種數十風俗稍別名號亦殊其俗稱宣慰曰昭華言主人也其官屬有叨孟昭錄昭綱遞相臣屬叨孟總統政事兼領軍民多者數十萬少不下數萬昭錄亦萬餘人賞罰皆任其意昭綱千人遞減至十人又有昭錄遇調遣統數千人以行其近侍名立者亦領數百戶皆聽其使令食其賦取用無節制上下僭奢微名薄職輙繫銀花金銀寶帶官民皆冠筍葉疊金玉諸寶爲高頂上懸小金鈴遍插翠花翎毛後垂紅纓貴者衣紵絲綾錦以金花金鈿飾之以坐象爲貴十數銀鏡爲絡銀鈴銀

釘爲緣象鞍三面以鐵爲欄藉重裀懸銅鈴鞍後象奴一人銅帽花裳執長鈎制象爲疾徐之節招搖於道相見合掌爲敬長於己者則跪拜有所諭則叩頭受之雖貴爲叨孟見官慰莫敢仰視凡有問對則膝行而前三步一拜退亦如之賤見貴少見長皆然侍貴人之側或過其前必躬身而趨筵宴則貴人上坐僚屬側役以次列坐於下有客十人則合十人舉杯齊行十客之酒酒初行樂作一人大呼一聲衆人和之如此者三旣就坐先進飯次具醪饌有差食不用筯每客一卒跪座側持水瓶盥帨凡物必祭而後食樂有三日僰夷樂緬樂車里樂僰夷樂者學漢人所作箏笛胡琴響琖之類而歌中國之曲緬樂者緬人所作排簫琵琶之類作則衆皆拍手而和之車里樂者車里人所作用羊皮蒙三五尺長鼓以手拍之間以銅鐃銅鼓拍板與中國僧道之樂無異鄉村燕飮則擊大鼓吹蘆笙舞牌爲樂無中國文字小事則刻竹木爲契

如期不爽大事則書緬字爲檄無文案城池因高山爲砦無倉廩租賦每秋冬遣親信往各甸計房屋徵金銀謂之取差發每屋一楹輸銀一兩或二三兩承使從者象馬動以千計恣其所取而後輸於公家其法殺人與奸者皆死竊盜則一家皆死爲寇盜則一村皆死道不拾遺其民不定籍每三五人充軍一人正軍謂之昔剌猶中國言壯士也昔剌恃兵器餘皆負荷供餉每二十萬戰者不滿十萬師行軍在前酋長在中餉饋在後先進後退不一而號令不紊倚象爲聲勢每戰以繩自縛象上悍而無謀緪象爲弩革爲胄銅鐵雜革爲函勝則驕惰爭功負則逃竄山谷驛路無郵傳一里半里許構一小草樓以五人守之千里有報聞在旦夕公廨與民居無異雖宣慰亦止竹樓數十間上覆以茅用陶瓦者輒有火災民間器皿多以陶冶孟艮等處則有漆器描精其長用金銀磚碟琉璃等器其下亦以金銀爲之凡部長出則象馬兵戈及

木榻器皿僕妾財寶之類皆從動輒數百人隨處宴樂小民苦之男貴女賤雖小人視其妻如奴僕耕織貿易徭役皆婦人任之非疾病雖老不得息凡妻生子貴者以水浴於家賤者浴於河三日後以子授其夫耕織自若頭目之妻百數婢亦數百少者數十庶民亦有數十妻無妬忌之嫌舊俗不重處女及笄始禁足今則此俗漸革矣官民皆髡首黥足有不髡者則酋長殺之不黥足者則衆皆嗤之曰婦人也婦人綰獨髻腦後以白布裹之穿窄袖白布衫皂布桶裙貴者用錦繡跣足凡子弟有職名則受父母跪拜人死用婦人祝於屍前親鄰相聚少年數百人飲酒作樂歌舞達旦謂之娛屍婦人羣聚擊碓杵爲戲數日而後葬葬則親者一人持火及刀爲前導至葬所以板數片瘞之舉死者素所用之器皿甲冑戈盾皆壞之而懸於墓側是後絕無祭掃之禮矣在祿豐羅次元謀者男帶黑布帽穿窄袖白衫女著桶裙好樓居釜甑俱以

陶瓦俗尙奢侈孟春作土主會稱貸以粒其飾又有鞦韆會男女雜坐信鬼好訟見人多所忌諱掩鼠蝦蟆以敬賓客葬有棺少哀戚在江川路南者構竹樓臨水而居樓下畜牛馬婦人耳帶大環婚用牛祭用羊知蠶桑勤於耕織性柔畏法見人多退讓在臨安者男以青白帨纏頭著革履衣有襞積婦人以白帨束髮纏疊如仰螺好鬼喜浴雖極寒猶然山居構草樓家人狎處稍以帷帳間其臥處喪衣緋架木置屍於其上弔者各散紅布一方召拜瑪誦夷經三日以簟裹而舁之山妻不更嫁名曰鬼妻其食糯米蜻蜓在蒙自者插雞尾于笠端出則捕獵居則紡績在阿迷者爲滇莊佃民習同浦人新化納樓溪處大略皆同在十八寨者性險好殺畜蠱餌毒捕魚食鼠焚骨而葬又有髡者曰光頭獒夷蓋習卑里之俗額上黥刺月牙所謂雕題也見流官蹲膝坐舉手加額爲敬夫女先通而後娶葬不復顧或夢亡者昧爽至塚上設一石祝

之曰勿再返也在順寧者冠青而銳其頂耳環踏屨好衣素婚嫁用牛貧不能具者傭女家三年喪有棺斂封葬以石爲人佃作性懦弱衣劍川者言語侏𠌯所居瘴癘棺如馬槽以板爲之惟農業陶冶是務囂訟信鬼在騰越者火炙肉食不求其熟或取蜂糟而食之習緬字器用粗磁在曲靖者號白腳僰夷男婦俱短衣長裳漆齒文身戴笠跣足在鎮南者男子短衣婦桶裙跣足婚禮夷歌侑食人死令親者捉刀屍旁晝夜守之親朋以酒奠捉刀人呼死者之名灌諸口中如是者三日而後葬每村置樹以爲神六月二十四日集衆燃炬譁而賽神所居在山巔在姚安者濱水好浴腰繫竹籠捕魚爲生婚用牛羊至女家以水潑女足爲定以籜葉爲尖頂帽擅土布羊毛之利在元江者能爲鬼魅以一簪繫衣後即變形爲象馬豬羊貓犬之類立通衢或直衝行人稍畏避之即爲所魅入腰中食其五臟而易之以土昔有客言曾臥病醫巫勿

效禱於大士夢一女子自其脇下出二小兒漸成老人女子叱之乃去病遂已知之者遇其所變物以一手捉之一手即挺拳痛捶之必復爲人乃奪其箒而縻之即哀求以家貲之半丐脫食中多置毒藥中之者必不治賈客娶夷女者欲出必問還期或一二年或三四年女即以毒餌之如期至更以藥解救亦無他若不爾必毒發而死蓋所許之還期即死日也與外人交易爽約失信及私竊其妻女者必毒之信實樸厚者雖累出入其中亦無傷也其地高原曠野土產檳榔種蒔大槪如中國農桑葩時殺犬灑血汚之乃成實估人出之多獲厚利故馳走如騖焉戰恃象馬火銃然兵皆脆弱不能衝陷征發則買玀夷爲助

玀黑

玀黑順寍有之亦蒲㱟之異派也其俗與㱟人不甚相遠蜂蛇鼠蛤之屬無所不噉然頗勤於耕作婦人任力男子出獵多居山箐間

僕剌

僕剌一名樸腊婚喪與猓玀同而語言不通蓬頭跣足衣不浣濯臥以牛皮覆用羊革氈衫在霑州者强悍專務剽掠在石屏者良善畏法爲編民在王弄山者一名馬喇首插雞羽男子服紅經白緯衣婦女白堊山種木棉爲業

普特

普特以漁爲業性耐寒多無衣以敗網蔽身舟不盈丈而炊爨牲畜資生之具咸備又有泅水捕魚者丹鬚蓬髮竟日水中與波俱起口嚙手提皆巨魚今滇池旁碧雞山下其類千餘乘風揚帆所居無定名隸有司之籍而征徭多不與焉

窩泥

窩泥或作斡泥男子環耳跣足婦人衣花布衫以紅白錦繃辮髮數綹

海貝雜珠盤旋爲螺髻穿青黃珠垂胸爲絡裳無襞積紅黑紗縷間雜飾其左右既適人則以藤束膝下以爲識娶婦數年無子則出之喪無棺弔者擊鑼鼓搖鈴頭插雞尾跳舞名曰洗鬼忽泣忽飲三日採松爲架焚屍而葬其骨祭用牛羊揮扇環歌拊掌踏足以鉦鼓蘆笙爲樂食無箸以手搏飯而食勤生嗇用集貝一百二十索爲一窖死則囑其子曰我生平藏貝若干矣汝取某處窖餘留爲來生用臨安郡屬縣及左能寨思陀溪處落恐諸長官司景東曲靖皆有之在南安州又曰和泥男子剪髮齊眉衣不掩脛飲酒以一人吹蘆笙爲首男女連手周旋跳舞以爲樂人死以雌雄雞各一殉葬在阿迷者稱阿泥在鄧川者稱俄泥

糯比

糯比元江有之即阿泥之別種氣風俗與阿泥同

黑鋪

黑鋪元江有之其俗與阿泥同而言語微異性巧慧善作宮室能編竹爲器一切牀几棹椅之屬備極精巧有漢人莫能及者男多黧黑女微白上下相接皆有禮畜養山羊而不食羊肉乃夷中之最善者

㑩雞

㑩雞蓬頭椎髻標以雞羽形貌醜惡婦女尤甚挽髻如角向前衣文繡短不過腹項垂纓絡飾其胸遷徙無常居多竹屋耕山食蕎暇則射獵捕食猿狙佩利刀負强弩毒矢伺隙剽竊性很惡父子兄弟怒則相殺多居霑州及王弄山

磨些

磨些唐書稱磨些蠻與施順二蠻皆烏蠻種居鐵橋大婆小婆三探覽昆池等川今麗江之夷總稱磨些北勝順州祿豐亦皆有其類俗不頮

犖自古已然男子髮梳二縷以繩縛之耳戴綠珠婦人布冠好牛羊畜產射香馬能製堅甲利刀勇敢善騎射挾短刀以硨磲爲飾少不如意輒鳴鉦鼓相讐殺婦人投場和解乃罷其俗儉約飲食蔬薄歲競殺牛羊互相邀請有一客不至則以爲深耻每於五月五日登山祭天人死則以竹簣舁至山下無貴賤皆焚之

力些

力些　闕西皆有之在大理名栗粟在姚安名𤠯𤢊有生熟二種男子囚首跣足衣麻布衣披氈衫以毳爲帶束其腰婦女裹白麻布善用弩發無虛矢每令其婦負小木盾徑三四寸者前行自後發弩中其盾而婦無傷以此制服西番　滇繫作惟雲龍州有之

土人

土人在武定境內男衣絮襖腰束皮索饑則緊之縛繫刀弩婦人披羊

皮氈毳婚姻以牛羊刀甲爲聘新婦披髮見舅姑性剛劣不能華言有爭者告天煮沸湯投物以手捉之屈則糜爛直則無恙耕田弋山寅午戌日入城交易

土獠

土獠其屬本在蜀黔西粤之交流入滇亦處處有之而石屏嶍峨路南較多男子首裹青帨服白麻衣領上綴紅布一方婦人冠紅巾衣花繡性悍戾在嶍峨者樵蘇自給在路南者爲人佃種屋廬與𤞑人同在新興者居西山之麓服食婚喪習同白玀以孟冬朔日爲歲首

怒人

怒人男子髮用繩束高七八尺婦人結布於髮其俗大抵剛狠好殺與磨些同麗江有之其在鶴慶及維西邊外過怒江十餘日有野夷名𤡮子自古不通中國於本朝雍正八年相率到維西將虎皮二十張山驢

皮十張麻布三十方黃蠟八十斤充貢願永爲年例

扯蘇

扯蘇一名車蘇在楚雄臨安諸處居於山巔無陶瓦以本片覆屋耕山種莜麥皮履布衣器以木欙錫爲飾新平亦有之

山蘇

山蘇在臨安諸處潛居深山以板片爲屋種莜稗爲食能製竹器入市易米出常持弩射禽炙食種爲衣麻男子披髮跣足婦人挽髻蒙頭諸夷中惟此種最苦

儂人

儂人其種在廣南習俗大略與僰夷同其長爲儂智高裔部夷因號爲儂樓居無椅凳席地而坐脫履梯下而後登甘犬嗜鼠婦人衣短衣長裙男子首裹青花帨衣粗布如絺長技在銃蓋得之交阯者刀楯鏢甲

寢處不離日事戰鬭王弄山教化三部亦有之蓋廣南之流也

沙人

沙人習俗多同儂人慓勁過之在廣西者屬於隴氏在當州者屬於李氏沈氏維摩水下地遼闊諸酋互爭以强力相兼并又有青龍六詔者猙獰尤甚地產美移生懸岩千丈罰伐之多無全材其堅逾蜀產羅平州又有沙人器用木婚喪以牛爲禮

蒲人

蒲人卽古百濮周書與微盧彭俱稱西人春秋傳與巴楚鄧並爲南土本在永昌西南徼外譌濮爲蒲有因以名其地者若蒲縹蒲甘之類是也男子裹青紅布于頭繫青綠小絛繩多爲貴賤者則無衣花套長衣膝下繫黑藤婦人挽髻腦後頭戴青綠珠以花布圍腰爲裙上繫海貝十數圍繫莎羅布於肩上永昌鳳溪施甸及十五喧二十八寨皆其種

勤耕種徒跣登山疾逾飛鳥舊時有事多資其力今漸弱而貧其流入新興祿豐阿迷鎮南者形質純黑椎髻跣足套頭短衣手飾銅鐲耳圈帶刀弩長牌飾以絲漆上插孔雀尾婦女簪骨簪以絲絮織袈裟短裳緣以彩色婚令女擇配葬用娑羅布裹屍而焚之不知荷擔以竹簍負背上或傍水居不畏深淵能浮以渡在蒙自及教化三部十六砦者皆號野蒲桀驁尤勝諸夷在景東者淳樸務農在順寧治瀾滄江居者號普蠻亦曰樸子蠻性尤悍惡專爲盜賊不鞍而騎徒跣短甲不蔽脛膝馳突迅疾善鎗弩男子以布二幅縫合掛身無襟袂領緣婦人織紅黑布搭於右肩結於左脇以蔽其胸另以布一幅蔽腰見人不知拜跪寢無衾榻拳曲而臥

古宗

古宗一作狜猔西番之別種滇之西北與吐番接壤流入境內麗江鶴

慶皆間有之男子辮髮百縷披垂前後經年不櫛沐櫛必以牲祭披長氈裳以犂牛尾或羊毛織之婦人以青白磁珠子硨磲相雜懸於首其食生肉蔓菁麰稗

西番

西番永北一帶凡在金沙江者皆是辮髮雜以瑪瑙銅珠爲綴三年一櫛之衣雜布革腰束文花毳帶披琵琶氈富者至三四領暑熱不去住山腰以板覆屋俗尙勇力善射和酥酪於茶有綯字經以葉書之祀神逐鬼取而誦焉性暴悍隨畜遷徙又有野西番者倏去倏來尤不可制

峨昌

峨昌一名阿昌性畏暑濕好居高山刀耕火種婦女以紅藤爲飾腰祭以犬占用竹三十三根咯如蓍嗜酒負擔覓禽獸蟲豸皆生噉之採野葛爲衣無部長雜處山谷聽土司役屬今永昌羅古羅板羅明三寨皆

其種也舊俗父兄死則妻其母嫂後羅板寨百夫長早正死其妻方少艾自矢不失節遂餓而死其俗乃革

縹人

縹人其俗婦女以白布裹頭短衫露其腹以紅藤纏之莎羅布為裙上短下長男女同耕

哈喇

哈喇男女色皆深黑不知盥櫛男子花布套衣婦人紅黑藤纏腰數十圍產子以竹籠盛之負於背又有古剌男女色黑尤甚種類畧同哈杜亦類哈喇居山言語不通略似人形耳

緬人

緬人有數種曰老緬曰得楞子曰阿瓦如猛別雍會普幹洞吾擺古皆其類也大略各以其地名性貪利好鬬食不用匙箸交兵長於鳥銃其

火藥必得中國參赞傳之迅疾而無聲其法秘不傳人俗好佛男女俱以布盤其首色黑類吟喇所稱㑩㑩古者最遠而尢獷

結些

結些以象牙爲大環從耳尖穿至頰以紅花布一丈許裹頭而垂帶於後衣半身衫袒其右肩

遮些

遮些椎髮爲髻男女皆貫耳佩環性喜華彩衣盤旋蔽體飮食精潔戰鬬長於弓矢恃象銃稍與緬同孟養一帶多其種類

羯些子

羯些子種出暹西孟養流入騰越環眼烏喙耳帶大環無衣遮蔽腹下以布一幅掩之米肉不煮而食勇健執鎗刀敢戰喊聲如犬吠

地羊鬼

地羊鬼短髮黃睛姓阡狡嗜利出沒不常與人相讐能行妖術用器物易其肝膽心腎爲本石遂不救又置蠱於飲食中如元江所爲

滇南雜志卷二十四

上海曹樹翹春林編

種人下

喇魯

喇魯姓悍居崖穴衣麻布捕山禽野獸爲食賦役俱無

苗子

苗子有九種黔省最多在滇則宣威鎮雄亦有之多是花苗居水濱不畏酷暑多田羅陳蔡四姓形狀類黑乾夷蒙布爲冠飾以綵絨短衣無襟腰連細褶短裙至膝跣足節序擊銅鼓吹吶叭歡聚賽神書契數目字跡前六十甲子皆如漢制餘不同親迎婿步行迎婦歸始置酒待客母家三日後以牲畜送婿家以爲奩妝婿家答以牛馬布疋即準財禮厚欲送歸死則氈裹舁而焚諸野婚配各以其類不通諸夷

黑乾夷

黑乾夷宣威有之男子椎髻頭纏麻布耳帶大銅圈垂至肩穿麻布短衣跣足婦女衣套頭衣毛褐細帶編如飾盤旱於首飾以海貝硨磲等物衣領亦然褶裙亦用毛褐爲之居深山密箐問婚配不用媒妁男吹蘆女彈口琴唱和相調悅而野合歸語父母始用媒妁娶婦以歸人死則裹以氈舁而焚諸野此滇諸夷中之最賤者

狆人

狆人在黔省謂之狆家子曲靖昭通一帶毗連黔疆者皆有之其實即狆家之苗裔也好樓居其服飾男子纏頭跣足身穿青藍布衫衣袴婦女以青布裹頭微似僧帽綴以海貝耳戴大環身穿彩布短衣裙白布裹腿著大尖鞋其食甘犬嗜鼠風俗儉陋婚嫁以牛爲禮勤於耕作男女皆事犂鋤其物產在曲靖則有茶子棉花在昭通則有節竹方竹等

物其土宜稻麥蕎稗與漢民一體輸納貢物

苦葱

苦葱臨安鎮元沅江普洱皆有之性儉居山崖種蕎稗度日男女混雜不知禮義衣服多同糯比皆負箴籠入山取藥入市貿易在三猛者風俗稍異以六月二十四日爲年以臘月二十四日爲歲首至期宰牛烹羊以祭祖男女醉飽羣相歌舞葦蘆子檳榔其土宜稻

麥岔

麥岔和曲有之娶婦以牝牛爲聘吹笙飲酒擔柴荷蕢治生最爲勤苦

喇烏

喇烏臨安景東有之男如猓夷衣用棉布女裝如窩泥短衣桶裙山居亦務種植男善伏水取魚

羅緬

羅緬𤏡勸有之耕山種田肩挑背負採薪採蘭貿易米鹽

卡惰

卡惰元江有之性頑鈍喜歌舞男女多苟合遇婚娶通媒妁之日議聘金多者或至百金娶後其子孫猶有數世代祖父償聘金者故娶妻之家見婦生女則喜不自勝若生數子卽以爲大累葬皆火化

黑濮

黑濮所居多在威遠普洱交界之間其人多黑色男女皆徒跣不鞋跣滌語言稍似西番耕山力穡頗知紡織多作竹器入市交易男子剃髮爲辮短衣著袴善操弩矢女子單衣僅長尺前不扣合以衫布爲桶裙其裙蒙乳以至下體又用五色燒珠與海貝排串爲飾束於臍下兩耳穿孔環以銀鋼錫婚聘惟以牛銀喪服用白布葬卽除之其棺似木槽

㛯且

嫂且之種南中諸志紀皆所不載今惟姚安有之尙丑爲正月性好飮而蕩男婦作歡鳴葉吹新彈篾弄枯則皆音節流暢合萬曲而雜和之其聲暗咿然亦可聽飮竟月而忘返不知節用過此則終歲饑寒惟尋野茶充腹而已性亦多疑畏

戞喇

戞喇永昌騰越內外境俱有之耕種類阿猖形狀似猓玀兇悍善鬪婦女斜纏錦布於腰居山巓戶不正出屋廻山開門遷徙無常不留餘粟

卡瓦

卡瓦夷中之頑梗者也永順東南辣蒜江外有之貌醜性惡亦耕種有纍落紅藤束髮纏腰披麻布持利刃梭標於要路竊伏刼掠行商必結伴多人兼有保護者乃敢過今守禦戒嚴此風漸止商賈凡出騰越入木邦買木棉者必經其地呼爲卡利瓦有生熟二種生者刼掠熟者保

小列密

小列密雲州有之刀耕火種精於射獵遇雀鼠則以弩取而炮食之

利米

利米順寧有之男子好衣皂面黄黑善弩獵每射雀得之卽爲生噉女子分瓣赤足出外常披花布以蔽其身

猓人

猓人居瀾滄江大雪山外猓猓地方係鶴慶麗江西域外野夷結草爲廬或以樹皮爲屋挖黄連種黍稗性柔慵不通漢語更有一種居山巖中者披樹葉爲衣茹毛飲血不輕出人亦罕至其地按猓人界與怒地相接壤因畏怒人故不敢越界

大倮黑

大猓黑雲州有之黑陋愚蠢所食蕎稗即爲上品其餘樹皮野菜藤蔓及蛇蟲蜂蛭蟬鼠禽鳥遇之生噉不葺廬舍崖居野處與野人同類也

小猓黑

小猓黑習尚與大猓黑同形狀差小

野人

野人居無屋廬夜宿於樹顛赤髮黃睛以樹皮爲衣毛布掩其臍下首帶骨圈插雞尾纏紅藤執鉤刀大刃採捕禽獸茹毛飲血喜食蛇鼠性至兇猂登高涉險如飛逢人卽殺在茶山里麻之外去騰越千餘里無約束二長官爲所戕賊避之滇灘關內舊志稱蒋何岩谷野蠻以木皮蔽其身形貌醜惡男少女多持木弓以禦侵暴不事農畝採山中草木及動物而食之無器皿以芭蕉葉藉之今蒋何實無此種考唐書所稱閣羅鳳降蒋傳蠻其西有猓蠻亦曰野蠻漫散山中無君長婦或十或

五共養一男子舊志或本於此然尋傳與驃國同降閣羅鳳驃國即今緬甸野蠻又在其西則非尋甸可知又粵西猺人居深山食無釜甑以竹節盛米縛而焚之竹爆而炊熟採蜈蚣蟲蛇雜食之謂爲嘉饌其餘與前略同間有流入廣南者豈先時亦流入尋甸今屢用兵其地而遂無噍類乎併記之

六種

喇記其類在開化府

孔答

喇五

比直

菓葱俱在新平縣

附成在王弄山

以上六種舊志雖載其名而風俗種類俱無可考

史稱西南夷數十種不著其名號唐書南詔及兩爨蠻傳所載頗詳李氏舊志取而附益之作爨僰風俗謂二種盡滇南夷類然實繁有徒包括未盡兼之古今變殊有名實剌謬未免牽合附會者包氏志草一舉芟之又失之陋茲旁索故府有直指黃公所採民風圖記滇中諸夷甚詳又雜取獻老所稱述益之以通志所載區分而詳核之悉著於篇異日圖陳王會而考及種人或者其有取於斯

附方言

五方之風氣不齊嗜欲不同言語亦因之而異滇爲西南夷昔重譯來朝夷言莫解今雖薄海同風而各種方言仍難臆揣爰就志乘所載者依類訓釋得十一篇都爲夷雅一編附於種人之後以補周官土訓象胥之未備遊是地者亦可按譜而求矣

夷雅

釋天第一

美發爾女木天也

你買烈駝宛紊猓及擬機日也

海買亥論等猓波羅溤月也

根鳩星也

海朗冷龍米隙迷係風也

吉朗磨磨法丹木恕雲也

每枯發轟摶恩法米香木囃雷也

痕泮難糾米木合雨也

你侞膩髮內籠每阿多聞盜霜也

著旬志霓也

朋目馬磨糯非霧也

文雪也

每你乃春也每絨施夏也每處署秋也每初初冬也

庫哭歲也

知兎時也

寒謂之氣熱謂之此

酧晩蚤也何期晩也

每土木族天晴也每藏木登天陰也

巴哩峨恩歲豐也巴誇峨我歲歉也

過年爲戰筋

釋地第二

里何南稜頂謎迷地也

納南播亂反白山也容鈔白達上山也

瓦次呂白脚嶺也亦謂之坡

肯壟短亂拉歹迫白㰎坡也

做箐也

汝股卡洛祿丹着底覺莫路也忍今聊鯀走路也

戟南雞一結以木也戟提以亦奪飲水也戟吾以克赤盛水也

烏梯氷也

憾恒海也

迤彼那以江也

濠以莫河也

羅川也

開以輸溝也

歐哈期關也

莫好跌哨也

蚌景稱科職能得魯城也

曲覺街也知街市也

塘曹鄉也卡村也

里您那儺那當米窰田也恩里犁田也窰俄犁也剌布扯世撒種也都得世栽種也倚革拓收穫也

可勒省孫䝉虎介徹臥窰園也

睟梯橋也

耐頊本科膩已牆也

作都井也戟改覗沽雜咩天井也

弭熄度火也弭母熄都目吹火也彈子熄都擇取火也

你買土肺東也梅務南也你買谷灼西也竿克北也

果墮戞上也慮谷燭中也梅苔吃下也

前謂之結後謂之度左謂之方右謂之細

釋親第三

希烏撒人也

卡翁母皇帝也毎庫揑枯萬歲也都庫都枯千歲也

喜公者慕鄉臣也

阿普不竭布周布賀依坡阿伯祖也阿曾阿達祖母也

魯補浪濫息里希孫也魁貫希阿咩把希孫女也

阿巴博依博依頗父也阿買母也腊窑滅蔑依麽娘也

不搠布裸布襖波娘叔也阿你姑也

苴陸勒樓息左租子也左補租租吾男也覓阿咩母遮女也茂恩仕吾

女壻也

阿補必鮓必農依尾末秣兒也畢南比周猓依迷嫂也

跟生農黨農齋阮左年目卡阿佞弟也

妹買阿佞姊也姑買膩佞虐妹也

阿該生壘夫也你奴咩慾婦也

於扁阿五岳父也披紮岳母也莫虐阿你咩姨也

熟朱世朱師父也的子蘇育烏奈徒弟也

阿黨潛額朋友也

黨哈額色普撒普家主也吳僕遮家奴也

雜色地卡巴主人家也俗外俗汪客人也

率選厦助官也招峨沙祝額助長官也犀寡小官也選扁厦助沒做官

也

伴先魯者民也麻郁兵也
納那你也扼俄我也

釋身第四

古毋吃迫身也
怒買你麽心也
左呂烏弅頭也落補對拖吃叩頭也
爬買拖業念面也
古甫烏切髮也
你埋怒鼻鼻也
眠呂眼也那都目也
供邊業補口也
海足腦波耳也

拉腊扒手也
期扒足也坑脚也哺腡别腿也
然額笑也奴熄哭也
夆陸怕娘者厄行也
定任鄧嫣禾多立也
足南難宜多呢坐也
幾疎走也
醋及拜居吃跳也
意楫睡也烏膩醒也
甫領去也籠到來也
拉獨打也牗片鯿罵也
喝矖助善也誇馬諾馬助惡也

的厄大也計虐小也諳老爲暮諳少爲絲

洗樓呀雅書猓舒貧也

拖賴波支羅賤也

恒洒卒迷索覲菊富也

邊那丙鄙慊貴也

咻殊哺鳩莫捨孝也

殊殊洒濯友也

恕買都色都遞忠也

根止日摺幄邊坑信也

布苦思宜閏波俗禮也

哦買邊鄧哭施呼義也

馬考期以聊扮争廉也

杜多思多波厦籛耻也
特希遞籍色諾智也
恕買囑時世補脚仁也

釋宮第五

戠黑沾房屋也
頗羅黑歹廳也
磋戞我何樓也
古魯賭列樓也都而戈洗魯棟也
挫補櫓梯達七屋階也
孔角其門也
寡魯作竈也
多洗皮板也

完栽瓦也

目黑寺也

補黑廟也

船謂之離

釋器第六

彪幸神戍鄙施升也都痛桶通布斗也

斤展更掌更掌敬更奪機秤也加廠掌先奪列戥也

補歇歪鍋也布臘泥甑也圖以補桶也

誇拔椀也核邊哈當盤也阿蟾主筋也

苴拖瓶也公彼擇臼壺也硬生蘿也

汝添壁土刀也邊邊係苦鋤斧也

磋故祭苦鋤也

改拔租鍾也

棹謂之篩來覔謂之毋買

毋風莫鰀箕也苦助蝫貼脊箕也拉也車扯糞箕也

弈並厤比典哲果奪厤奇筆也添恩布思迫果寫字也

昧拿媽馬黑捫厤練墨也

書樹洒知哲倬雨拖衣紙也

堆恩屋羅硯也

添恩土事酸職稜索蘇迫書也添恩索讀書也思迫無讀也

釋食第七

哈假飯也哈魯假租喫飯也假兎飯米也哈樹下飯菜也飽曰硬餓曰

戎

訶汁酒也阿剌吉札汁燒酒也訶提植奪飲酒也

暈機都茶也恩鳥暈呢你機都牛乳茶也暈提機都奪歆茶也

訓何以壜親湯也

也岩挖則油也

且粗鹽也

疽作枝醬也

該雄醋也

釋用第八

巴拉賓衣也巴拉母批顧穿衣也

古蒙鳥時鳥助帽也

補買鳥時妾纓也

古魯鳥是都蜡色帕也

本艮祝是繫腰也

期史苦魯行纒裹脚也
裙謂之台褲謂之兩
撒期乃鞋也布韈襪也
馬喝利羅合笠也戢祥顧六襞衣也
硜却綫也
含蛇金也我兎銀也爾雞銅也首歇鐵也序搽錫也寄焉雞賓落錢也
私息柴也坑憾咩西炭也
弭造都是督點火炬也火炬謂之松明昧趨什補松明也
硬厙灰也鞋魯呢石灰也

釋植第九

濯扯兎米也形扯色穀也
租每獎大麥也獎舒十作小麥也梅習廈世燕麥也獎都是麥饅首也

亦謂之饝饝

奴弩豆也奴姜飯豆也打覩弩本趕里鴬豆也諸努摺豆腐也狠豆粉也

阿根古癡甜菽也阿卡世古苦菽也

補徽稗也

菊餔臥土阿結白菜也暢波羅臥土青菜

兩卜臥莫萊菔也

竿鳩則茄也

阿坑蔓菁也

多誇色菊王瓜也布哩南瓜也布里吐東瓜也

鵰集臥烏泥芥也

字洗樹也

施羨崖奚特洗魯术也
洗雅若方奚葹草也
羅巴尾魯花也
私卡梅也
安施洗松也
沭東白柏也
禰主色温桃也
愛色華杏也
汝呢柳也
差恩庫淒藥也
昧則目山竹也拉何杲目園竹也

釋動第十

土弄丙介色弄猓虎也
土旅丙膩色乃洗豹也
繞底麻𤺥罵募木馬也繞每拇莫騍馬也繞公兒馬也繞杜拇篤剔馬
也繞齊拇則騎馬也
篤繞利拇驢也
反拖拇騾也
恩獨歪瓦海女呢牛也拿恩魯恭黄牛也戟恩務呢水牛也恩是呢嘱
放牛也
由有別癡赤羊也
蒲獨暮磨木奚尾猪也挖豕也
狗謂之坑犬謂之期
諸肉曰施亦謂之挖護

岩寨結盖焉昂雞也
我旱寒也別俄鵝也
阿貝白別也惡鵊鴨也
你俄魚也
日補睬蛇也
補弄合木蠅也
彼丁補蝨也
釋雜第十一
希面俗孟教人也
嚊買索助所學好也嚊買社鳩助說好也
根止鳩尊說話也
賞帚諾玆做事也

哦買哦厄馬厄是不是也

哭喜過也

由羅輕也里哩重也

蟾舍長也歹呢短也

弅努多也能諾少也

浪土厚也邊波薄也

的溜流冷提磨搭目一也你送宋算能任膩目二也續散喪思冷色目三也籠細奚冷分目四也瓦哈呵我冷我目五也鈔差車火忤冷曲目六也賞拓疽哲姶冷係目七也貨別喜冷黑目八也姑苟居冷吃目九也詳謝昔錢冷册目十也

妾合百也都千也每業萬也昂他都年億也

溯你紅也邊拿納青也鞋賀綠也補白也時格黃也邊務藍也南那黑

也典枯靛也

阿邊是邊阿無古也阿依阿額今也

顧陸遺詩原序

林子將東歸蜕翁出一編手授曰此顧陸遺詩也余老矣恐今不收錄後世無有知其人與詩者亟編之子序數言可乎余受而卒讀蓋二先生爲明末遺老而顧先生則蜕翁之外祖陸先生又其鄉也其詩俱在遷鼎之後故宮離黍荆棘銅駝俛仰流連誰能堪此余嘗考明之亡其君尚可與有爲其士大夫尚多敦風節而效奔走卒至凶荒頻仍盜賊充斥不可收拾者蓋天所以開

聖人而一新景運也至甲申以後留都創建非有王謝諸臣又安能挽已絕之天命哉然而首陽之薇可採田橫之島可藏古今來各行其志亦聖人所深許而樂予者苟顧陸二公出應蒲輪歌詠廊廟又安必不如漢之申培公轅固生雍容明盛後世誰得而議之乃甘屏迹荒野寒餓終身至無室家妻子之樂而惟曳杖於冷煙殘照與窮猿暮雅同其

哽咽良可悲矣然顧先生詩蕭閒沖淡如義熙後之有淵明而陸先生則其遇益窮其境益慘其詩益苦而不可讀夫詩人孟東野之苦苦在時命而先生則苦在家國也嗚呼當時如兩先生者豈少哉其介節固不願聞於人間即緒言餘論或子孫不能守蕩爲煙雲化爲脈望不知凡幾有志文獻者亦徒彷彿於悲風嘯雨而已司馬遷文雄千古得外孫楊惲而始宣布徐文長詩妙天下得後人袁宏道而始流傳二先生之遺草雖未遽方駕前賢而要得蛻翁掇拾之使後世讀其詩以知其人則固無愧於楊袁也已甬東後學林兆鵬識

雲間首推顧陸二氏爲望族自三國至今二千年聞人未絕也先外大父顧懷海公暨陸孝曾先生俱以前明遺老隱居不出著書樂道不爲沽激之行絕無憤懣之言優游太平隨化而逝惜兩家子孫俱不振并不能讀父書欒郤之後夷於皂隸今且綫緒欲絕矣以是遺文散軼

百無一存余於童時在舅氏家見懷海公手稿一小册亦極殘破餘則並無隻字遂奉以歸時先慈泣而收之回首已五十五年矣昨猶子大韶自家鄉寄來幷附孝曾先生詩一卷皆亂時作歷今已百年其卷面書曰南京破後有時事詩三十餘首頗寄黍離之痛爲李存我取去今存我往矣詩之存否未可知日後知已中有見憐者幸一搜輯焉又一行曰此本留待錢虞鄰兄收管蓋亦脊殘數番恐非全本也其子客死於外不克收拾兩孫甚愚不類又非能守之人昔與僦居爲鄰故大韶得有此本倂以寄來嗟乎文章者公器也子孫旣不能守則凡後死者皆與有責焉余生也晚未得親覿兩先生儀範而獲覩寶珠如依法座余已年屆古稀設今不爲整理恐復歸之散失故各爲彙錄合作一編曰顧陸遺詩使後來者猶得挹芳徽於不泯云懷海公諱廷璋字文中懷海其號也亦自稱玉屏山人陸先生名號未詳俟考明補書之時雍

正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後學倪蜺識於雲南寓居之靜念庵

弁言

余輯滇南雜志徧搜逸史得蜿翁滇雲歷年傳一書既採各條入雜志矣卷末附顧陸遺詩一帙爲吾松顧懷海陸孝曾兩先生撰余生既晚自少又奔走四方梓鄉文獻多所未知細繹倪序極言兩家子孫愚不能保則雲間之無此本也概可想已夫吾松多詩家兩先生詩未必爲其至者而蜿翁深以遺失爲懼其志足感余亦松人也見鄉人遺迹置之可乎且兩先生身未至滇而詩已先在余在松不知兩先生名而於滇得其著作斯尤奇也爰復莊錄一通無可歸類因纂雜志而得即以附於雜志之後他日鄉人有續刊松風餘韻者舉是編贈之或可爲搜訂遺忘之一助云時

嘉慶十六年人日里人曹樹翹識

顧陸遺詩

顧廷璋 字文中號懷海 一號玉屏山人

辛丑除夕

自負詩中一世豪朝吟暮詠著年勞食薇久覺饑寒慣洗耳寧誇隱逸高種得琅玕忝舊本無他翡翠定新巢細推物理諸如此短髮蕭蕭不耐搔

歲事崢嶸竟鮮歡公私萬種萃貧難暖回柳眼青何托潔守梅心白未殘四大久知爲仗物六如端的是空觀尋常甲子書來慣莫把陶公作意看

壬寅人日

貧裏逢人日閒中度歲華春晴梅盡放興至酒難賒虀菜安余分鏤金任俗奢撚髭吟未就榾柮漫煨茶

偶成

選取騎龍趁遠裝曾聞宏景有遺堂白雲不負爲良友綠竹何曾有俗腸懷素臨池勤洗硯元章拜石夜焚香桑田滄海從翻易消得浮生出幻鄉

感懷十八首

當世林和靖高風人共聞喜吟時不輟愛酒日常醺麋鹿山中友龍蛇嶺上雲自憐睽隔久離索若爲羣林若撫雲鳳

豈止文章傑還欽見識精金陵昌大義釆石出奇兵東歎黃河瀉西憐斜照傾江都城下井玉骨尚淵清何怒人剛

當代論高誼無如公復幾人詩文名滿世琴鶴豈隨身極目燕臺暮傷心吳苑春故應深念我淡水自清貧朱思皇在廷

氣誼凌霄漢文章霸古今公榮寧不飲靖節只長吟圭組田園剩林泉

隱興深別來松上月猶照舊冰心 張無競大烈

才名年少起建鼓便登壇鶚首悲天碎鳶肩惜路難雄驅詩路溢狂趂酒腸寬莫悵修文早雲來振羽翰 喬子方世壎

貧賤滄桑變於今已十年閉門如隔世枯坐似逃禪分手知時易檯頭見月圓何當沽濁酒與爾醉花前 唐名卿國聲

徹骨貧如許饑寒懶出門朽知樗櫟樹酸笑糨糊盆惟爾能憐我情親若弟昆末投乞食句常得饔餘飧 潘愷容懿

自負不小可謂我非凡庸斑剝自彝鼎輪囷乃虬松世界豈云隘天地亦有容相看成一笑明月印前蹤 李升甫彥璋

伊人不可作歎息起悲風自有名山業堪稱一世雄瀛洲未平步理窟極深功壁壘風雲壯偏師孰敢攻 陳機來麐

安仁擅藻麗文作金石聲既有煙霞癖而多鷗鷺盟大雅爲宗主高懷

謝世名感來思囊昔珍重渭陽情 潘匡主襄

如今敦古道屈指不能多相業留岐伯科名謝薛婆功成不受賞世病箕全瘥我亦叨刀圭中心感若何 胡立齋交文

傲骨天生就甯貧不義錢嚴遵簾下卜陶亮淵邊田遠雨新禾稼春風布市塵先生眞妙隱以酒度流年 張元聲琴

忽向春光裏遙思高隱人酒酌杯杯好詩吟句句新病軀停鸛鶴衰髮雜金銀見說忘機事天游自采眞 戈彤寶丹生

惟君持大義相對必沾襟秘血猶凝晉陶悲故托秦靜中懷往事眼底見斯人悽絕無家燕年年蹴路塵 沈雪廬淵

每日消閒事惟將畫自娛山光遠與近溪水有如無佛閣昔分手秣陵今寄居常懷留我夜新筍薦瓊膚 釋六如智廣

眞稱善知識上紹下隆傳念佛度人意談空指月禪逍遙寺門外秋水

浸長天有典拈詩句前身是普賢 釋覺庵崇道

月暗庭梅凍還思姜被温自天承賦手捫舌愧愚昜伯道悲何極中郎淚復吞可憐今夜月惻惻度黃昏 家延喜廷玉

向欲尋閒屋中安白板床菜羹溪荇滑糲米水蓮香與子同温飽論文襲故常至今終未得頭白淚沾裳 家偘如朝侃

遣懷

新年試問幽居事報答春光酒也無婆餅焦驚莊叟夢石巖白貯陸家壺子猷移竹情原癖和靖題梅興不孤坐對嬋娟霜鬢冷似將清苦笑潛夫

雨後

石逕新添雨後苔幽禽啼日下虛臺雷驚林竹初生筍蟲嚙庭柯欲落梅只合棲閒遊鹿豕那堪混俗擾塵埃孤吟寫意從誰和消受春風酒

一杯

贈前總戎唐荻德

梅花落香雪柳眼笑春風傲岸煙霞表銷沈邱壑中致君曾賈勇殲寇舊稱雄今日閒弓劍悲歌天地空

壇樹蒼蒼月當時將拜韓每憐黔首瘁不惜鐵衣寒家國驚桑海風霜泣釣灘只將十年淚頻向五陵彈

絶句四首

擬移修竹傍幽居陸地風波不敢漁麥飯菜羹差自樂燕泥莫令漉琴書

桑榆猶剩晚天霞牧笛嗚嗚近不遐老圃灌畦長抱甕客來無酒愧貧家

青溪黃浦暗通潮扶杖微吟過石橋白也嗜詩兼嗜酒酒逋詩債酷於

注
太白無端爥午天兵災徵兆顧虛傳谿翁見此方多恨爲有貪泉及下泉

倚韻寄友
每上高樓憶仲宣滿頭白髮已皤然著書蚤負千秋業垂槖曾無一箇錢遇塞知希酬白眼病深不死荷皇天落花點砌茵重疊幽鳥相陪客醉眠

遣興
活火清泉初試茶和風微雨浣新花偶來蓮社逢良友且坐蒲團問法華煮字有壞饑不療挈瓶無智酒還賒寥天敞杖搘頭立野鳥啼殘日又斜

娑羅庵小憩

暫遺塵勞入化城坐分禪榻話無生遠公醉我聲聞酒隨喜林東共聽鶯

賓初弟五十初度

我家苦住長康里長康里中首稱子少年意氣能拏雲欄具霜嚴照秋水豪華仍復妙文章由來養叔精弧矢甲第叅天螺首門東方千騎歌鐘起有時縱獵夜歸來刻燭吟詩清泚泚揣摹欲上萬言書不屑隨人拾金紫夫何風木不勝悲陟岵啼號又陟屺俄然鼎革警烽烟玉衡斷折金甌毀無終山中田不荒長安城外瓜猶美已知通塞信蒼天一切有爲皆敝屣醒時常少醉時多嗣宗慎密誰能比余亦僑居郯南村躬耕飯牛食百指不義富貴等浮雲卷舒無礙吾與爾眼前野馬輕復輕如來叅透是乾屎五十年來非不非黯然魂銷只如此巢許山中歲月長欲潔其身先口耳阿兄顛毛雪不如今日祝君果何以惟有尊前共

舉觴弟勸兄酬醉方止醉來長嘯鳳鸞聲太無天地無無始

和陳眉公閒中原韻七首

身閒兩手不曾閒詩句才謄花又刪覓得村醪尊自把微醺潑墨寫青山

手閒兩眼不曾閒或看奇書或看山時白時青消永日科頭箕踞竹林間

眼閒方寸不曾閒夢覺留心步步閑善惡向來爭一間惡離不作善猶慳

心閒兩耳不曾閒杵響鐘聲夢乍還似有仙人鳴玉佩松風梧雨共潺潺

耳閒鼻孔不曾閒氣息時時自往還趺坐萬緣俱斷絕幽花馥郁入雙關

鼻閒口却不曾閒閒讀詩書茅屋間若有客來茶話畢憑教笑我老癡頑

口閒雙脚不曾閒懶踏紅塵健踏山日涉小園無事事和風好月伴閒關

寄南村周隱君

滿棚眉豆隔秋陽風過花微微氣香我欲扶藜來共話蒹葭深處月蒼蒼

訪友暮還

清風淡淡雨霏霏窓外紅稀緑正肥有興吟詩尋社友無錢沽酒睨春衣鳴鳩啼鴂隨游屐古木蒼藤挂落暉沈醉歸來才傍晚溪頭明月上漁磯

友人見訪

門外紅應塵上時辰聲楚楚賣交[illegible]草花笑日疑相慶鷗鳥忘機生獨宜竹葉浮尊光瀲灩菜根作供味[illegible]奇與君便永今朝樂明日陰晴且聽之

簡僧恆光涵一

師擬關門斷葛藤空華悟徹見元[illegible]眞煙霞早晚陪禪榻日月循環伴色身丈室看經惟對佛蒲團打坐不[illegible]迎賓隨他世事忙無了淸淨如何染一塵

辛卯十月一日得孫志喜

正是驚新日豚兒喜得孫但書香[illegible]繼豈慧種須論駿足寍思阮雄啼莫試溫善人斯足矣原不望高門

陸孝曾字號未詳

三忠詩并序

國家文恬武嬉廉耻道喪視棄君如視若脫屣長樂老人一何多歟李章
侯三公皆有文武才倉卒之間事權不屬竟以敗死爰彙次其大略作
三忠詩
筮仕伊方始中翰宣王言銜命返桑梓里道周懃輪轂國事日已非廟略
難具言銅駝悲索靖雞聲感劉琨昭時言有卓識愚者終昏昏及乎舊京
陷烽火逼江村時向余共語國亡豈豈獨存惟秉靡他志恐負高皇恩孤
城義旗舉敵勢益燎原君承鎖鑰寄何安危非所論城破身被執萇宏血
從噴忠節貫天壤詎等百萬魂余已已無家室泳棲祇樹園痛哭過西州
知己誼勿諼李存吾中翰
英英瑚璉姿皎皎璠璵質抱道慕古古人十載叶貞吉鳴琴化八閩璽書
召增秩錦服還江鄉傾覆悲王室甚貝旅僅兎株薄戍如鶴列强弱旣以
殊桑榆救莫必司馬散家貲身先保保琫珌知公懷樸忠勸駕遂一出驕

敵遝兇氛殺氣慘雲日志士豈惜生怡然就斧鑕觀其嚼齦血慷慨誰與匹浩氣歸太空人世徒嘆息天壤留芳名無需董狐筆（章次弓職方）

侯公文武才襄勳已累世坐鎮金山城軍民賴節制循撫有餘恩蒐討鮮留弊東海仰安流保障功匪細諸將起義兵生民遭吞噬無救社稷危徒爲寇盜厲公預識無成壘守以死誓八月敵騎來重圍若雲蔽轉戰十餘合敵將亦連殪激勸盡忠言三軍爲洒涕聊城不肯降睢陽積困勢畢命此一朝成敗安足計鼓濤弔胥魂塡海悲精衛悠悠山河非忠烈引退契（侯懷玉將軍）

挽錢子璧文學（并序）

當乙酉夏秋避亂者就鄉松城空矣文學居城家素封立志不遷七月間余遇於途語曰無地可遷余不解其故及破城日衣儒衣赴明倫堂投繯死焉

儒服儒冠別老親投繯不惜草茅身魂依列聖西山外氣貫孤城北海濱壁水一泓從皜潔宮牆萬仞得淄磷全倫合道行吾是愧殺悠悠食祿人

乙酉紀難八首

嚴霜降中夜卉物變芳妍荒郊延孤眺墟里無人煙喪亂不可保骨肉盡棄捐藜藿苦不充毛甏苦不全日暮行曠遠躑躅詎能前災福洵乖舛素履盜滋愆追維鄧伯道中心私自憐

北風夜蕭瑟階下啼寒螿離人不能寐攬衣起傍徨出戶視霄漢列宿懸微茫回顧房闥間蘭膏失容光兎絲結綢繆比翼偕翱翔撫昔難遣置感舊增永傷天際孤飛鴻嘹唳愴人腸

狂飆自天來嘉樹被摧折根株既不留枝葉豈復茁哀哀兩黃口東西各分訣微生寄天涯孤孕悲井渫飛轝一辭條恩情中道絕三復河滸

吟掩袂徒哽咽

厄運際陽九浮雲俄幻變國亡家與俱萍梗同遷轉倏忽乾坤移夙昔詩書賤息慮奉金仙名山托遐脊雖謝向平累終切老萊戀暮景逼萱堂如何謀慰遣

慰遣既無術羈旅誰足娛涕下沾衣裳相對惟唏吁親恩自罔極子責鮮艮圖誚讓申夏楚操作兼奚奴但能將母心筋力敢自誣愁思結方寸形影傷我孤

世態隨涼燠僮僕乏情愫昔時豢養人棄之不我顧服食恣歡娛進退任馳騖得意愜若茲途窮誰與訴鳳鳥方朝飢不如一野鶩去去避鴟梟高舉從雲路

無聊成獨往駕言返舊廬市廛焚已盡騁望卽鄉墟東里盛冠蓋勢力動軒車西鄰痛離黍終夜惟向隅盛衰旣以異哀榮豈不殊懷哉有仁

里決策將移居

故國不可處出門又安之適彼異鄉蕭縣索增心悲所見惟敵俘逃亡盡纍纍惴慄蹈兵刃愁歎餘瘡痍中豈無端士禍變焉得辭避逅正同患申懷益悽其造化胡不仁生成遽仳離

錢虞隣從鹽官來過我有作

亂後逢知己相看似夢中入門惟痛哭把袖對寒風孤寂漸棲鳥飄零逐斷蓬向來譚笑處回首忽成空

兵燹通秦駐翻成海國愁青氈來寇盜白骨積山邱避地艱危過辭家心事稠斧令君有恨宿草恐難求

水客寓居南鄉余走訪信宿而別

蕭蕭風雨夜與子足談心孤館張鐙靜寒宵候柝沈檀車甘勗志梁父自成吟明日扁舟遠相思攪我深

訪柔升姚子承下榻於洞逸齋中話存我死難事

扁舟遠溯暮潮平地僻焉知城市更梭席有年推大雅登堂今日見交情寒燈自下南州榻愁客翻悲北海盟若問惠施身歿後祇應腸斷夜烏聲

代哭十首

閒庭落木但蕭森蟋蟀牆東夜夜吟獨有傷心人不寐五更無夢擁寒衾

眺望浮雲向晚開滔滔逝水更增哀蘭舟欲泛無歸處圖鷩成羣莫浪猜

瓜蔓荒荒繞地垂霜前綠葉敗葳蕤深秋已盡寒風至依舊空階日暮時

數椽廬舍傍溪橋物在人亡永寂寥追憶去時同落葉驚颷吹散到今

朝

夙昔詩書不救貧一朝流落在風塵紛紛異俗應相笑獨念吹簫乞食人

此生飄泊歎無家竄向塵中度歲華最是法輪能破刧青山深處理袈裟

天涯兒女正茫茫入室翻如赴異鄉生死合離無處問月明偏不照離腸

衰草寒花薄暮天蕭幃虛冷益悽然回思十載辛勤事只合將心問夜泉

獨行踽踽更何依亡國從今事采薇閒向荒郊頻騁望中林無數暮雅歸

喪亂偏頹壯士顏幾回流恨滿鄉關出門盡是無愁客搖落儒生鬢已

斑

題貝多庵

曠野蕭疎落木黃繞溪蘆葦色蒼蒼花宮窈窕聞仙梵苔徑淸幽歷上方貝葉翻成龍藏秘旃檀淨供佛前香自憐不及營巢鵲戢影朝朝對法王

虞隣有悼亡之戚賦此唁之旋自傷也

我向寒風哭逝波君歌別鶴又如何獨當刼運傷綦縞詎有歡情慕綺羅黃口膝前啼莫顧白頭堂上淚還多結交事事偏相類腸斷天邊鴈侶過

虞隣將歸賦別

相逢亂後一沾衣復向江干理棹歸無限傷心隨逝水那禁惜別對斜暉林間窮鳥誰能托天際孤鴻只自飛從此料應歡會少生涯已盡首

賜蔵

西郊踽步有客談三昧庵之勝因往遊歷

駕言出郭西百卉淒平陸物態雜芸黃歲序變涼燠攬景趣逾歡癡侶尋幽築沿溪隨安流越阡探野藪梵宇面田疇刈穫欣有穀結構既精華規模亦森肅煥然丹漆姿震耀風塵目爐香爇晦明慧炬然暮夙元夜傳梵聲靈籟被竹木稽首禮世尊吾生何不淑大劫遘凌夷世網向攖逐多此形骸累徂化期捷速斜暉向西逝迴軫頻憂蹙

感昔

秉尙信無尤禍災罹孔熾撫今示屯夷悼往揮涕泗弱齡十有五趨庭觴退秉在疚惟煢煢衡恤間家身詩書恐見疎米鹽亦親試稍通鬮莨交薄娛北堂意每傷羽翮短終夜常不寐譬如欲爲山崇基始一簣嘔血躬畚鍤豈得辭憔悴閭黨或羨稱賢豪許意氣無端集蒼蠅思貽顧下

冬雨

悲風盈暮節密雨洒江干陽景終掩翳羣象莽無端槭槭柯條振淒淒煙霧團繁響驚夜寢慘色延朝寒積陰自緜亘奔溜成波瀾市朝旣以遍芳歲逝將闌況茲如晦候天路杳漫漫廣室來涼飈虛牖承修竿瞭嚦送苦音天外孤飛翰塊守萬感集行吟百憂攢轉令無家子悲歌行路難

弔義士沈虛堂

隱居雖韋布盡節卽忠貞白髮歸天上丹心隔世情共高王蠋義不羨壘胎名薤露歌休作如公自若生

豺虎披猖日乾坤傾覆時幾人不惜死天意豈難知氣激山河壯名同日月垂經旬納履事回想自成悲（被難前數拜公留談許久）

寄張濟

三秋淚盡無如我夜壑愁深更憶君痛似王裒詩可廢孝齊張武慟難聞身家已斷隨黃葉血淚難消洒白雲自有僧緣宜定計莫將儒服戀人羣

附詩餘六首

卜算子 歸鴉

隴首葉頻飛浦口潮初上殘雨蕭蕭欲暮天何處堪登望　風急度寒礁烟起迷青障歸鴉猶得一枝棲夜夜啼相向

菩薩蠻

隨陽半作天涯客汀洲花老凝烟碧絕塞不勝秋長征萬里愁　霜沾花羽濕幾度求羣急嘹唳過窗前孤飛獨可憐

浪淘沙 對月

斜月轉闌干香霧迷漫半輪遙挂碧雲端不見佳期三五夜依舊團圝

宵靜漏聲殘樓上孤看蘭鐙頻剔夢難安最是關山月一照羅帳生寒

聲聲令落花

碧闌悄悄庭院深深梧桐橘柚共蕭森狂飈如許飄搖那復歸林望斷斜陽淚滿襟　影落聲沈芳信亟既霜侵卷簾不見越傷心絲時一夢到如今恨難禁拋擲枯條傍水潯

謁金門鐙花

三更近鐙上添成花韻好事料無愁客分明朝何用問　伴盡霜華月暈照出離腸隱隱翡翠樓中應報信香風吹不斷

長相思即景

烏亂啼烏亂啼啼盡凉天日復西教人意轉迷　憶空閨恨空閨雲母屏風障舊𣇃着看看落月低